武俠世界



$2.00

820

◀編　後　話▶

由於近日來，我們接到很多各地和本港讀者來信與電話，他們都是關懷本刊提出很多珍貴意見，深表致謝。但在這裏由於篇幅關係，未能一一詳盡致答，只能簡括的答覆各位幾點問題：㈠本刊內容方面，十數年來都是以讀者意見爲意見加以改革，搜羅各地名家新作刊載，務求達到適應一般讀者所好。㈡近期來我們爲了配合工作速度發展，排字方面已局部採用電腦儀器進行，也許各位感覺上字體較爲細小一點，但很娟秀，加上我們的印刷一流水準，玲瓏清澈，實在已經做到盡善盡美了。㈢本刊是一本永遠定期性發行刊物(逢星期四出版)，但各位如要先睹爲快，在每週的星期三下午，港九各地已可見面，多謝捧場購閱。

***　　***　　***

今期的巨型小說「鐵拐俠盜」故事「危險人物」特別緊張驚險，只看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在所乘搭的航機墮毀後之際遇，實在替他們揑一把冷汗，還好，到頭來化險如夷，平安大吉。下期的小鬼子故事是「貪污大集團」，顧名思義，個人貪污新聞近日來已經成爲一般市民非議之談，欲知大集團的貪污後果怎樣呢？請下期不可錯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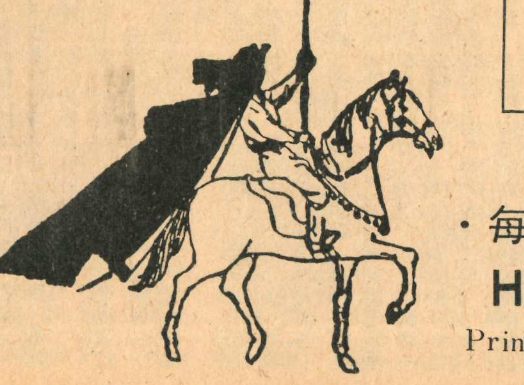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2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灌輸生活情趣
揭露新聞內幕
六大雜誌定期發行

藍皮書 $1.50
武俠世界 $2.00
環球文藝 $1.50
迷你雜誌 $2.00
新電視 $0.50
新知週刊 $1.00

環球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A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盧令・圖

危險人物

刦機事件　演成慘劇

香港是僅存的英國少數殖民地之一，儘管它存在着不少矛盾，有着屈指難算的不愉快事源源發生，但是就憑了自由這兩個字，每天便吸引不少非法入境者。

雖然有不少人不惜用種種方法偷渡入香港，但久居在香港的人總希望有機會到別處地方一遊。因此便造成近年來旅遊業十分蓬勃的主要原因。

其實人類生活在這個地球上，有機會到世界各地走走總是一件好事，否則，地球到底有多大，世界多美麗？我們很難體會！

但是，到別處去除了須要金錢之外，還須要時間，難得聰明的科學家不斷地爲我們的交通工具謀改進，使我們進入了噴射機時代；以前環遊世界可能花去大半生的光陰，現在就只須有限的時間。

如果世界上每一個國家既無海關制度，又沒有所謂「領空權」的話，那麼，世界各地的人類就會眞眞正正地變成了「四海一家」！到了那地步，旅遊更方便無比，出外看看這世界的人一定更多，因爲旅客無須再將大部份時間浪費在海關檢查，驗證等等移民制度上。

本來「四海一家」的確是一個相當理想的目標，全球人類無分彼此，安然相處，你說多好呢！無奈人類偏偏自作孽，天生有思想，又偏偏每個人的思想都不盡然相同，因此便有了分歧！

人種不同，政治制度不同，令到地球上的人類永遠不可能達到「四海一家」的夢想！

本來要令到數以億計的人口思想言行一致是不可能的事，儘管有人仍然抱雄心企圖完成諸如此類的美夢。但是俗語說得好，一樣米食百樣人，何況有些紅鬚綠眼的還吃薯仔和麵包呢！

雖然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種族各自爲政，每個國家都有他們自己的領土供人民生活，但是，由於種種因素令到他們彼此間無法安定下來，於是仇恨和野心所燃起的戰火便在世界各地蔓延！

說人類自作孽，其實並不過份，可不是嗎，地球上有大部份的地區並未開發，即使人口膨脹，只要多動腦筋，合力開發新地區，尋求新的資源，戰爭是絕對可以避免的！

無奈人類天生惰性，寧願冒着生命危險打生打死，去爭奪完成的果實（已開發地區），也不肯埋頭苦幹去從事新的建設，開發新的地域和資源。到底爲什麼？

政治野心家的胡思亂想，可能是上帝老早安排下來的伏綫之一！也許若干年之後，地球上各國就因爲你爭我奪而發生空前的大衝突！

於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一旦爆發，再不可能有第四次世界大戰。因爲人類將完全被核子戰爭所害；即使有人僥倖生存在這世界上，到時一切動植物將受輻射染污，結果還是無法再生存下去！完全滅亡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等到一切動植物從地球上毀滅，再經數以百萬計的年份，地球上的輻射逐漸消失，到了那時候自然又是另一個循環的開始。於是海裏的微生物跟隨着「進化論」的程序，逐漸變成人類，又重新由原始生活開始。

這種消極想法絕非不可能的，只要我們地球上任何一個大國失去了理智，悲劇就會隨時隨地發生；甚至不必等本世紀結束之前，可怕的事實就會出現！

就是因爲沒有誰會曉得可怕的事情在何時突然之間發生，所以三俠爭取可能的機會時間，跑到世界各地去看多一眼！

當時三俠都在泰國曼谷，還沒有回到原來居留地去，除了呂偉良和林愛莉這對新婚夫婦繼續他們的蜜月旅行之外，阿生也獲得他上司任如重的批准，給他較長的假期，讓三俠有機會在一起旅遊！

要不是爲了「佛國尋兇」一案，阿生也許未有這麼快獲得假期，但在該案中，他的上司有感於阿生勞苦功高，有意讓這位青年特警鬆弛一下神經；難得的是呂林二人正在蜜月旅行，更不愁旅途寂寞了。

三俠的目的地是星加坡！

星加坡以前也是英國殖民地，獨立後一般已改寫新加坡，其實那只不過是譯音而已。

新加坡目前是個獨立小國，民風簡樸，市區整齊雅潔，三俠早已希望有機會前往一遊，如今機會來了，更想不到的，就是他們竟由曼谷起程。

曼谷機場並不大，設備也難以追得上香港的啓德機場；雖然說那是東西方遊客的十字路口，但是單是冷氣設備就不敢恭維！

如所周知，曼谷天氣炎熱，行人在街道上走不上一陣已是汗流浹背；尤其是外地遊客，很難習慣當地的氣候，所以踏入冷氣不足的機場大廈，更加有走進了焗爐中的感受！

還好機場的海關檢查制度並不嚴密，自然也沒有防止刼機的新式電子儀器，隨隨便便就讓旅客們過關！

這對一般旅客來說無疑是十分稱便的；但是在身爲國際特警的阿生來說，就有着不同的想法！

他覺得年來世界各地不時發生刼機事件，而且多數輕易得手，主要原因就是各地機場防範不夠嚴密，就像眼前的情形一樣！

飛機旅客都是匆匆忙忙趕時間的，假如花費太多的時間令他們感到麻煩固然不好，但是太隨便了，就隨時會有危險！

新式的電子檢查儀器可以幫助安全人員的工作，例如香港啓德機場一座金屬感應機，就足以偵察旅客是否攜了槍械登機！但是曼谷機場暫時就沒有這種拱門式的電子儀器。

阿生沉思中登上了航機！

呂偉良和林愛莉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還以爲他仍在回憶着留泰時候的驚險遭遇。

登上了航機後，林愛莉才發覺登機證上面的編位令到他們三人各散東西！她很不高興，但又沒有辦法；可能是他們決定得太遲，地勤小姐難免會忙中有錯。

幸而航程不遠，他們三個人最多是各自休息一會，互不交談就是了。

起飛之後，空中小姐照例提醒乘客綁好安全帶，然後再示範充氣救生衣的使用方法。她的手法很熟練，只是面目全無表情，像個木頭人一樣。這也難怪，因爲她每天可能要做同樣的示範數次之多。難免會感到有些厭倦的！

其實空中小姐並不如一般人想像那麼自由自在，有如百靈鳥一般快樂飛翔！她們的眞正名銜應該是「空中侍應生」。

空中侍應生有女的自然亦有男的，他們不但要儀容端正服務態度好，更要懂得講多國言語。有了這麼多的要求，待遇當然不錯，加上每天東飛西飛，所以也難怪不少人非常羨慕他們！

既然是一名侍應生，自然要好好的服侍人客，而他們的工作幾乎是千篇一律的，每次如是，而每天可能有幾次；無論他們心情是否欠

佳，一定要擠出笑容來。萬一遇上了一些古古怪怪的乘客，還得小心應付。此外更不要講到安全問題了，因爲那不是一個人的事啊！

唯一最令人羨慕的，似乎就是能夠朝在東時晚在西，可以天天乘搭免費飛機！

但是，除非經常調換飛機班次，否則日久亦一樣會生厭的！例如公司派你經常服務於港台綫，你所能見到的，就只有香港和台北兩地的風光。但是如果你沒有休假，能否抽空到處「觀光觀光」？大有問題！

假如你不懂日語，只會講粵、潮、台、國、英等五種方言，差不多可肯定，公司決不會派你飛往日本，只可能來往港、台、馬、星、泰等地。

如果天天如是，你還羨慕他們的生活嗎？尤其是當你明白他們在飛機上面並非舒舒服服的躺在靠背椅上，而只是來往於通道間服侍人客——各種不同的客；比如有位太太，她帶來的孩子便急，她不想走動，又或者她本身暈浪，這就夠你痲煩了！起碼做地面上的侍應生就不致有這種痲煩。

所以林愛莉年青時，也發過做空中小姐的夢，只是後來乘搭過幾次飛機之後，這想法又改變了。

身畔坐了一位神父，似乎是歐洲人，又好像是南美的，皮膚有些黝黑，手上捧着一本厚厚的聖經，白領黑袍，鼻樑上架着一副眼鏡。當林愛莉無意中側過頭來瞥他一眼時，他非常有禮貌地笑了笑！

林愛莉用英語跟他搭訕：「神父，到新加坡去嗎？」

他只含笑點點頭，沒有答她！

然後，他把視綫移開了！

林愛莉心想：也許他不懂講英語。沒有理由吧！他手上的一本聖經就是英文版的。

無論如何，她也沒有跟他說下去！

神職人員不一定都是個健談者，有些人很怕跟別人聊天，只在講道時口若懸河。

她側首望向呂偉良那邊，她丈夫正與隣座一名乘客搭訕。

至於阿生，他却坐在後面。

阿生的隣座坐了一對母女，母親年紀看來最少也有五六十歲，女兒三十餘。

那個母親可能是第一次坐飛機，但是她並非暈浪，而是有着太多的担心，例如萬一飛機失事如何是好？一旦遇上了暴風雨，或者雷電交加又如何？

老太婆又問這兒下面是不是越南？也許她担心來自南越戰場上的火箭吧！

總之嚕嚕囌囌的，令到那個做女兒的不勝其煩！

阿生雖然感到很吵耳，但並不怪她。老人家固然長氣，實際上，她的担心也十分的有道理。

呂偉良看來是三俠之中唯一不感寂寞的人，因爲他隣座的人似乎很健談！

那個男子很年青，但長頭髮和滿咀鬍鬚令人總覺得老了。

呂偉良當時也以爲他上了年紀，後來在閒談中知道他只有二十餘歲而已。

「你是巴基斯坦人嗎？」呂偉良是從膚色中去忖測。

他知道星馬一帶，除了華僑和巫族人之外，有不少印度和巴基斯坦人。

豈料那青年人却苦笑聳肩：「不，先生，你猜錯了，我是巴勒斯坦人！」

「嗯……」呂偉良呆了一呆！「對不起，我只是亂猜一通！」

「不要緊！」那青年人笑道：「可能是我的膚色令你產生錯覺。」

呂偉良悄悄打量他，不知是否心理作祟，他似乎覺得那青年人的態度很不自然，腰間隆然有物。因此他難免會想到一些不幸的事情上面去！

呂偉良暗自吃驚，這年頭刧機是絕不意外的事，何況隣座又是個巴勒斯坦人？他們常常與刧機有關。

二次大戰後，以色列復國，使到巴勒斯坦人變成無家可歸，本來後者的遭遇是值得世人同情的，無奈巴勒斯坦游擊隊那種失去理智的行爲，往往換來了相反的效果，得不到世人同情不特已，還令人感到十分的反感！

例如世運會上的殘殺，若干機場上的盲目掃射以及刧機事件一再發生……等等，試問他們所得到的是什麼？

相反，「六日戰爭」中以色列的表現却令人同情，因爲阿拉伯國家的聯合進攻，事前任何人也不敢相信「螳臂擋車」的以色列會以弱者的姿態獲得大勝！

鋤強扶弱本來就是人類的一種正義心理，誰是誰非有待將來歷史學家的批判，但是在人類日益要求和平的今天，任何殘殺事件都不會獲得世人的同情。

尤其是鐵拐俠盜呂偉良，他一生中所作所爲早已爲世人所稱頌！

他討厭恃強凌弱的人，更不喜歡作出種種要脅的人；例如巴勒斯坦與以色列之間的糾紛，爲什麼要禍延至世界各地？

巴勒斯坦曾將三架巨型客機刧往沙漠焚燬，結果如何？目的達到了嗎？以色列投降了嗎？他們又得到什麼？

呂偉良沒有再跟隣座的人說話，他沉默下來了，因爲他腦海中想得太多！

但是，隣座那個青年人似乎就因爲他的突然沉默而感到驚奇似的。

他半開玩笑地對呂偉良說：「你不喜歡巴勒斯坦人嗎？」然後，他又看他的腕表！

呂偉良苦笑搖頭：「我沒有這樣說過。事實上這個世界存在着太多的矛盾。」

呂偉良只是不想在這種場合中表示他的見解，但橫眼看那個青年人突然面色一沉，冷冷地說：「中國人，你最好冷靜點！」

呂偉良心裏一凜，正想問他幹什麼，那傢伙已自腰間拔出一支手槍來！

呂偉良沒有看差，他腰間果然揷了一支手槍，可惜發現得太遲了！

與此同時，林愛莉身邊的神父也把一本厚厚的聖經揭開，中間挖空的部份也藏了一支手槍！事前他也看過一次手表。

林愛莉非常機警，她發覺情形不大對勁，就想先發制人！

但是，前前後後先後有數人拔出手槍來，揚聲叫機上的乘客保持冷靜！

機長突然也在擴音器中宣佈，這架航機已經被人騎刧！

機長要求全體乘客保持鎮靜，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就會成爲過去！很明顯的，這是一次有計劃的行動；刧機的人預先約好時間，在同一時間內採取行動。所以駕駛室那邊，也在這時候有了反應！

一些婦孺在驚叫！三俠可以聽到有人在躁暴地吆喝！

呂偉良隣座的青年人開始離座，他向各人表示他的行李中有炸彈！

林愛莉看見那位「神父」以手槍指住她，作爲人質！

阿生在後面看見這種情形，吃驚之餘，一點辦法也沒有！

這時候，即使三俠有勇有謀也沒有用，因爲機艙之內，前後出現了好幾個人，他們之中

有人持手槍，更有人握有手榴彈和手提機槍！

刧機者非常有默契地，迅速控制了一切，就算這時候機艙之內有一隊特警也沒有用，何況阿生在渡假中，手無寸鐵！

呂偉良的萬能鐵拐杖中有麻醉銀針，可以制敵，但是他却不想在此時此地反抗！

他明知這是政治性行動，如果因一時意氣而刺激起對方，悲劇立刻就發生。何況他不可能在一下子將幾個刧機者一擧擊倒，即使三俠一齊動手，但駕駛室那個又如何？

機長不見再廣播，也許他正忙於跟地面連絡！

機艙內整條通道已被刧機者所控制，手持手提輕機槍的人威風凜凜地站在其中。

阿生隣座的一對母女，驚慌得手足無措，母親在唸經求菩薩庇祐，女兒却在喃喃自語道：「該死的！怎麼會讓我搭上這班機？」

是的，阿生心裏也在說：怎麼會讓他們也搭上了這班機？

相信這時候機上所有的乘客都作同樣的想法，除了埋怨他們搭錯了飛機之外，就是以後的問題，例如刧機者是否得到機長的合作？他們要騎刧這架飛機到何處去？

一般來說，機長一定滿足刧機者的要求，因爲每一位機長都是受過嚴格訓練的，他們爲了顧全本身和乘客的安全，決不敢與刧機者爲難！

但是這到底是一宗突發性的事件，誰也不敢保證沒有意外發生。

林愛莉成爲那位僞裝神父的人質之後，也明知反抗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她在放棄掙扎之前心裏非常生氣，但現在反而冷靜下來了。

那位僞裝神父把挖空的聖經棄在一旁，用手槍指住林愛莉。

林愛莉看得出那是一支實彈手槍，她不會爲自己担心，因爲這位「神父」握槍的手法有破綻，如果她存心反抗，以她的身手是隨時可以得手的。

但是她必須顧及機上的其他乘客，因爲另外幾名武裝刧機者隨時會開槍。

這是二萬多呎高空，任何開槍事件也可能構成危險；如果有人失去控制，觸發一枚手榴彈的話，那就更加難以想像了。

林愛莉爲了緩和一下她與這位「神父」之間的緊張氣氛，終於忍不住說道：「你們到底想去那裏？」

「小姐，你放心吧，我們決不會叫你去地獄，只要你乖乖的聽我們的話。」那位僞裝神父說道，「我們會叫機長改變航綫往西飛！」

「難道要飛往開羅？」林愛莉試探地說。

「也許是的。」

「但是，你們似乎忘記了，這架只是中程航機，並非越洋飛機。」

「小姐，你放心好了，我們會教他們在新德里降落加油。」

「你們眞的要機長改變航綫？」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組織的命令！」

林愛莉又問：「你們是……黑色九月組織麼？」

「你猜猜吧！」

「你們的目的何在？」

「喚起世人的注意！」

「你們想叫世人注意什麼？」

「以色列人的侵畧行爲！」

林愛莉道：「但是據我所知，他們只是復國，除了六日戰爭中所佔領的土地之外，其餘的領土本來就是屬於猶太人的。只不過當他們亡國時，被你們居住而已！」

「聽你這口氣，你分明在幫他們！」

「我只講道理。我以爲無論如何，你們的交惡不該牽連到別人的身上！」

僞神父說：「你們中國人又怎會知道我們的痛苦心情呢！」

「我知道有許多中國人也是有家歸不得的，但我從未聽過他們出此下策去爭取世人的同情！」林愛莉理直氣壯地說。

那名僞裝的神父登時啞口無言！

這時候，林愛莉本來還想再說下去，但是她的注意力却被前面一排座位的一對母子引開了。

一名年約三十的母親，帶着一名年僅七八的兒子。年青母親在呵護着小兒子，以免他受驚，事實上小兒子根本一知半解。

小兒子向他母親問道：「媽媽，他們在幹什麼？」

「沒有事的，別多咀！乖乖的坐在這裏！」母親怕他惹怒了刧機者。

但是，小兒子還是問下去：「那些人持的是不是眞槍，還是玩具槍？他們是不是在玩警匪槍戰？」

林愛莉和隣近聽到他說話的人，差點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這孩子很有可能是從銀幕或螢光幕上看到了那些警匪片。

坐在阿生隣座的老婦人却唉聲嘆氣說：「大成是不是在機場接我們？美寶。」

「是，他一定帶着二個孩子在機場接機的。」身旁她的女兒說。

「唉！是我沒有福份，難得大成有些事業成就，難得他還記掛着我這老傢伙，叫你回來帶我去見見這二個外孫，竟然會這麼湊巧，遇上了這種不幸的事！」

「媽，冷靜點吧，沒有事的。」

「看他們兇神惡煞的，怎可能沒有事？」

「嗯……」做女兒的忽然又不知道該怎樣去安慰老人家好。

事實上這時候每一個人都在担心事情的演變，做女兒的也不能例外。

呂偉良身旁的青年人走開了，他跑到機艙前面去，可能要知道機長等人，是否已受到控制。

機艙的通道上有人來來往往，他們持着槍械，監視着每一個乘客！

忽然有人問道：「他們到底想怎樣？」

呂偉良發覺他是個四十餘歲的中年人，就坐在呂偉良的右隣；而剛剛離開的年青刧機者是坐在呂偉良左隣座位的。

呂偉良知道中年人是向他發問，因此答道：「可能是要求改變航綫吧！」

中年人又問：「他們要往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呂偉良聳聳肩，「反正事情已經發生了，冷靜點吧！」

「你以爲我會怕嗎？」中年人出乎意外地笑道，「我一生中見過的可怕事情太多了，這情形在我眼中簡直是小兒科！」

呂偉良忍不住看他一眼！只見那中年人樣子的確相當冷靜。

他好像是亞洲人，不知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但泰國、越南和柬緬等國的人也是差不了許多的，總之表面看來是黃種人。

呂偉良忍不住問：「老兄是幹盛行的？」

「軍人——職業軍人！」中年人笑了笑，又擧一擧右手，「看見了嗎？我是個滿身傷痕的人，這是戰爭所賜的！」

「你受了傷？」呂偉良看清楚了，那條臂是假的。他本來也是個殘廢者，自然更同情傷殘的人。

「是的，不妨告訴你吧，我是一點用也沒有的。」中年人苦笑搖頭！

呂偉良說：「你也看見了，我也是個殘廢

的人，但是，我從來沒有承認自己一點用也沒有。」

中年人說：「你還年靑！」

「跟你差不多少，三十幾歲了！」

「我四十幾了。」

「也不算老吧！」

「但我退役之後，變成無事可爲！」

「你是越南人？」呂偉良很容易就想到越南戰場上面去！

「是的，戰爭實在太殘酷！」

「到新加坡去找工作嗎？」

「不！」中年越南人苦笑一下，「在本國還找不到一份工作，在人地生疏的新加坡，更加不可能了。」

「那麼，探親吧？」

「不！我沒有親人在新加坡。不妨告訴你，我是來自殺的！」

呂偉良登時呆了一呆！

他一時之間還未想到事情的嚴重，以爲這退伍軍人是到新加坡去有何不軌企圖。但是當他想深一層，「自殺」二字殊不簡單，便不禁爲之渾身一震！

中年越南人若無其事地說：「如果他們要改變航綫，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因爲航機快要出事了！」

呂偉良吃驚地問道：「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不瞞你說，我在這飛機上早已放置了炸彈！」越南人說。

「你不是開玩笑吧？」

「不！絕對是眞的。本來我計算過，航機在中途爆炸，我們會集體海葬！但是現在，唉！眞是人算不如天算！」

「爲什麼你要這樣做？」

「爲了錢！」

「錢？」呂偉良問道，「你死了，要錢來幹什麼呢？」

「不是爲我，而是爲我妻兒和老母親他們以後的生活！」

「你太傻了！」呂偉良說，「你以爲這樣會獲得保險公司的賠償嗎？」

「你怎麼知道我事前購下了巨額保險？」

「想也想得到的，但是，你可能失望，快告訴我炸彈在那裏？」

「我不會告訴你！」

呂偉良正想說下去，背後有人吆喝一聲，衝了過來，一手揪住那個越南人！此時此地可以這樣做的，自然是刼機者。

呂偉良無法阻止，也不敢制止，雖然他明知用暴力對付這位退伍軍人只可能獲得相反的效果。

那個刼機者狠狠地揪住越南人的衣襟，喝問道：「剛才你說什麼？」

果眞是不脫軍人本色，那越南人冷靜如常，大有泰山崩於前也面不改容之慨！

越南人冷冷地說：「你惡什麼？不久之後，我們都會遭遇到同一命運，唯一不同的，也許是你不能上天堂，只有資格入地獄！」

刼機者以手槍指向越南人的腦門，說道：「告訴我，那個炸彈收藏在什麼地方？」

毫無疑問，這傢伙剛才已把越南人的說話都一一聽到了。

更多的刼機者跑過來查問發生了什麼事，即使沒有過來，也揚聲問詢。

呂偉良忍不住對刼機者說：「你們最好冷靜點，這不是講玩的！」

但是，他的勸告沒有用，刼機者耀武揚威地將他推過一旁！

那個越南人冷靜得很，他簡直沒有把這幾個武裝刼機者放在眼內。因此，他們的咆哮和惆嚇，完全無濟於事，只是增加他的反感。

就是因爲這樣，所以呂偉良才更加焦急，他不知道機長是否依了刼機者的意思，改變了航綫，但是如果越南人眞的要令炸彈在中途爆炸的話，現在時間也差不多了。因爲這時候大概已是全程的一半時間。

越南人被一名躁暴的刼機者毆打，咀角流出血來，他吐了一口滲有血絲的涎沫，說道：「你們別作威作福，你們的死期到了！」

幾個刼機者者嘰哩咕嚕的不知在談一些什麼，他們顯然相信了越南人在機上事前放了計時炸彈，尤其是當那越南人不斷地看腕表的時候。

就當刼機者的注意力集中在那個越南人身上的時候，突然有人發難，但是他們並非呂偉良三俠，而是一名泰國警官，他企圖奪取一名刼機者的手槍！

三俠大吃一驚，他知道這是一項萬二分危險的舉動，也是非常愚蠢的舉動，因爲刼機者不止一個人，而是好幾個。

刼機者的手槍剛落入泰國警官手中，另一名刼機者已開槍把他射殺。

槍聲把一些婦孺嚇得驚叫起來，秩序一度陷於混亂。一些男子乘機發難，刼機者接二連三地開槍，慘叫與吆喝聲此起彼落。

呂偉良夫婦和阿生等人，只覺得危在旦夕，但又欲救無從。

機身似乎失去了平衡，機長雖然再度廣播，要求大家安靜下來，但是一切都太遲了，飛機已開始急速地下降。

秩序更加混亂了，機艙內七顚八倒，情況危急萬分，有些婦人在驚叫中暈倒過去。

一些孩子在哭，他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刼機者再也沒有開槍，他們甚至後悔剛才太過魯莽，因爲眼前的情形，就是他們種下的惡果。

三俠眞想不到，他們一生中遭遇過不少驚險事實，但每次總能憑他們的機智化險爲夷。這一次身在險境中，他們竟然變得毫無辦法。

看情形決不可能有奇跡出現，航機已失去了控制，雖然機艙內的人還不知道駕駛室那邊的情形，到底是機件發生故障，還是剛才的連串槍聲造成某種程度的損壞，抑或是秩序混亂所造成的後果？

總之，飛機失去控制，而且正在急速地下降，却是每一個人所能感覺得到的事。

乘客們的驚叫，一方面是由於機艙內秩序大亂，另一方面却是每個人身體五官的感受，因爲飛機的急速下降，氣壓造成耳膜刺痛。有些人彷彿已踏入了地獄的門檻。

耳膜受到氣壓的壓迫，只要把口腔張開，就可以緩和所抵受的壓力，因爲五官的結構有許多地方是互相貫通的。但在匆忙與驚惶之中，即使有這種常識的人，亦未必記得起。

航機在震盪中急速下降，每個人都不難想像得到不久之後所發生的事情。那大概是一聲隆然巨響——航機先撞向地面，發生猛烈爆炸，跟住各人便紛紛失去了知覺——根本沒有可能僥倖再生存下去。

因此，在那一刹那間，更樂觀的人，也不可能保持鎮靜，甚至包括了身經百險的三俠在內。

三俠唯一佔得優勢的，就是常識與體力問題，他們知道一切已到了無可挽救的地步，那是經已發生的悲劇，既無可能讓他們去救人，就唯有自己想辦法救自己！所以他們就唯有充份利用他們的常識與體力。

三俠都是學過武功的人，體力勝人一籌，再加上他們身體平衡力的認識——那就是飛機

向下俯衝時應該如何還就等等。

他們首先希望保持身體不致受創傷，因爲目前的情形雖然危急萬分，他們還有一個生還的希望，這希望雖則只有千份之一機會，但仍然是存在的。

這千份之一的機會就是：航機在下墮過程中不會再發生爆炸！

假如機師經驗老到而又够冷靜的話，他可能把飛機衝向大海，或者是平原的地方！所以，只要飛機不再發生爆炸，他們還是有機會生存的。

但是，如果飛機發生爆炸的話，那時就全機盡毀，他們只可能在空中與機俱亡。

他們向來生存意志十分堅强，即使像眼前這種情況底下，他們仍然信心十足地與死神掙扎。

墮機慘劇是由刼機開始的，所以每一個人都在毫無準備下隨着飛機下墮！他們既不可能穿上救生衣，更不可能有其他選擇，能够像三俠那樣的緊靠在座椅之上靜觀其變的，已經少之又少。

飛機下降的速度甚急，間中還有非常劇烈的震盪！任何人在這種情形底下，都只有把性命付諸於上帝，有些人，實際上早已昏迷過去了。

呂偉良所以認爲他們尚有十份之一的生存機會，是由於飛機這條航綫在南中國海之上，只要機師鎮靜從事，只要飛機沒有發生爆炸，飛機可能降落汪洋大海之中，那就是唯一的生存機會了。

現在飛機是在傾斜角度中下降的，並非打着筋斗，否則更加麻煩了。

機師顯然在盡最大的努力，也是最後的努力，希望奇跡會出現，因爲機長又在廣播了！

機長要求全機乘客保持鎮靜，切勿自相驚擾，但他沒有說出更多的眞相。

呂偉良視死如歸，他只担心他的妻子，林愛莉緊緊地握住他丈夫的手，這時候他們已在混亂中走在一起。

那幾個刼機者由盛怒以至驚慌不已，反觀那個越南人，他却若無其事地安坐在那裏，更加使人相信這架飛機曾經受到他的破壞。

如果就是爲了保險費，這越南人未免太自私了，無論如何，這是一宗人間悲劇——非常殘酷可怕的悲劇，而且已經發生了。

許多人也會像呂偉良等人的想法一樣，希望奇跡終會出現，那就是航機終能安全着陸。現在除了駕駛室的人之外，沒有人曉得飛機下降的情況，唯一感到稍慰的只是飛機在似乎受到控制的情況下降落，而不是打着筋斗那樣。

情形正稍爲樂觀之際，突然「轟隆」一聲巨響，整架飛機驀地受到極大的震盪，人聲嘩然，全機的人都被嚇至魂飛魄散！

許多較爲樂觀的人，現在都感到眼前一片漆黑。

人聲在驚叫，安定下來的秩序又告混亂不堪。

飛機受到破壞，機尾部份似乎飛開了，飛機再也不能保持穩定。

機艙之內顚顚倒倒，沒有扣上安全帶的人就像皮球一樣，凌空滾撞一番之後，跌出機外去了。

機尾部份已經不見了，飛機分爲兩個部份，缺口處一片空白。

突然「嗶啦」連聲，彷彿世界末日來臨一樣，航機的殘餘部份受到一次極大的震盪之後，竟然變得空前的安定。

不少人已經嚇至昏迷過去，由於航機發生爆炸之後顚顚倒倒地下墮，一些人感到頭暈眼花，能够保持頭腦淸醒的，很快就會發覺突然之間穩定下來是怎麼一回事，原來這兒已是海面了。

海水迅速湧入，人們又是一陣驚叫。

三俠幸好沒有昏倒過去，而且頭腦非常淸醒，他們迅速解開安全帶，由缺口處游出去，沒有扣上安全帶的人，行動自然比他們更快了一步。

海水越來越多，整架飛機快要沉入海底去了。

風大浪更大，僥倖未隨飛機沉入海底去的人，開始要跟風浪作戰了。

不知道有多少人能逃出機艙，只見海面上有人也有一些雜物，自然都是由機艙裏跌出來的。

許多人都紛紛抓住飄浮在海面上的雜物，他們即使是個游泳能手，在這種情形底下亦無所施其技，只能借助浮水的物件，希望可以逃出生天。

正是「屋漏更兼逢夜雨」，能够僥倖離開機艙的人滿以爲穩可逃過大限，豈料海面上不但風急浪湧，天空上更是烏雲密佈，雷電交加，轉眼間還下着傾盆大雨！

在這種情形底下，別說要知道有誰能逃出生天，就是已找到浮水物件的人，也不知道他們自己的命運如何。

由於天氣如此惡劣，更加沒有人曉得他們身處何處，以及離岸多遠！總之，每一個人都只能自我掙扎求存，所以呂偉良一時之間，也無法知道他的妻子林愛莉是否也能及時逃出機艙。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擁抱着的是什麼東西，只知道它能令到自己從水面上浮起不致沉下去，後來才發覺那是一件救生衣。

怎麼會有一件充了氣的救生衣？他已無暇記憶，只知道航機一下子失去控制時，許多人都紛紛自座椅底下拉出救生衣來吹氣。

救生衣本來要穿上了才開始吹氣的，一定是有人在極度驚惶中記錯了程序，以爲先充氣才可以穿上去。

其他有些人抱住一些行李，座椅和浮木等等。行李可能是由行李艙浮出的，一聲爆炸可能已把行李艙炸開了，一些結構緊密的衣箱不入水，所以暫時可以作爲「水泡」。但一旦吃飽了海水之後又如何？把它作爲救生水泡的人，已沒有選擇的餘地，更沒有想到以後的發展了。

座椅是炸毀部份跌出的，輕乳膠座墊可能令它浮起來，但人們依附上去之後支持多久，他們也不敢想像。

至於那些浮木，爛板之類，不知道是飛機殘骸的一部份，抑或是由別處浮流而過的，總之，那是最可靠的救生工具了，起碼它不會下沉。

如果這是由別處飄浮而來的，那麼，這兒應該很靠近岸邊才對，因爲根據海洋上的水流與潮汐原理，只有近岸處才有這些廢物聚積。

風更大，浪愈急，天色越來越黑了。

明明是熱帶的氣候，但飢餓，疲勞加上海水的浸淫，令到身體一向强壯如牛的呂偉良，也開始感到寒冷而發抖。

他無法分辨方向，也不知道以後的命運，他只知道欲想求生，就只有拚命抱住那種充氣的救生衣。他沒有可能的機會讓他穿上，因此他只有拚命摟抱住它。

呂偉良不知道林愛莉和阿生怎樣了，這時候也沒有精神讓他再去想其他，因爲他逐漸感到昏迷，無力再支持下去。

在昏迷狀態中，他只聽到風聲，浪聲……

× ×

呂偉良感到渾身無力，也不知道這是什麼

時候，這是什麼地方。

陽光把他的雙眼照射得無法睜開，同時也帶給他一些溫暖。

他好像從一場噩夢中驚醒似的，掩着雙眼，坐了起來，另一隻手所摸觸到的，是一些沙石。

他記起了，他原來是給一些小螃蟹咬醒的，但耀眼的陽光令他一時之間無法睜大了眼睛。他輕輕移動了身體之後，小螃蟹走了，但陽光越來越猛烈。

呂偉良想站起來，但是，他的鐵拐杖不見了。義腿十分沉重似的，幾乎拖不動。

義腿是用輕鋁合金製成的，呂偉良平時即使沒有鐵拐杖，還是走得十分輕巧，不知怎的今天會如此沉重。

他想起了，是太飢餓，太疲乏了，另一個原因可能是義腿之內吃飽了海水。

當他逐漸習慣了光綫之後，他開始把海水自義腿中傾出。

身旁有好一些廢物散在沙灘之上，是海浪冲擊上來的吧？——他心裏想。

四顧無人，使他覺得有一種莫名的恐懼，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感覺得到的，可能是一個人，在受過一番折磨之後，加上腹如雷鳴的結果。

這是什麼地方？

海，陽光，沙灘和後面的樹木，這就是呂偉良當時所能見得到的。

海面上很靜，沒有風浪，也沒有帆影，只有一些廢物在飄浮。

回頭張望，只見樹木，不見人倫，也找不到屋宇或任何建築物。

呂偉良感到又飢餓又口渴，於是他極力支持着身體，站了起來，走進樹林中去。

他希望可以找到一些可以吃喝的果子，當然最好就是遇上一些人家，但看情形那是不可能的，因為那沙灘與海面上根本沒有任何船艇，也就等於告訴了呂偉良，這是一個無人居住的小島。

他勉強走到樹林中，突然聽到一些聲响，是樹葉在沙沙作响的聲音。他以為這裏有人，內心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喜悅。

雖然他也明白，即使這兒有人，也未必是同聲同氣的中國人，那時可能帮不了他，還帶來生命的危險，但此時此地，誰也會像他一樣去想。

驀地一道綠光閃動，呂偉良嚇得急忙倒退兩步，身體失去平衡，倒在地上。

那是一條蛇。

蛇眼發出綠光，開叉的蛇舌在吞吐，呂偉良躺在草地上只能見到牠的咀巴張開時可以容納一個拳頭那麼大，却不知道牠有多少尺長！

呂偉良手無寸鐵，但那條蛇一直游移着身體，在樹枝上蜿蜒而前，似乎在擇人而噬。

呂偉良回頭看見那條草地上有一枝樹木的乾枝，急忙站起來，但蛇身已離開樹枝，跌在草地上，移動得更快。

呂偉良知道來不及奪取那支樹枝，他再不採取行動，蛇兒就會咬傷他，問題是他不曉得這種是否毒蛇，如果這條萬一是毒蛇，只要讓牠咬上一口，就九死而無一生的機會。

因為這兒既然不見人烟，自然不可能有人來救援呂偉良，他勢必毒發身亡。

呂偉良一想到這裏，頓感手足無措。

現在他看清楚了，那條花花綠綠的蛇，長達一丈有多，以他現在的氣力，無論如何無法與牠搏鬥，因此他只有走避。

平時呂偉良即使不用拐杖，也可以走得很快！但今天不知怎的，他僅有的一條腿在發軟，另一隻義腿則在拖動中失靈。

那顯然是氣力問題，令到呂偉良力不從心，於是他又一次絆倒在草地上。

他明知一經跌倒，很難立即站起來，因為現在的呂偉良不是平時的鐵拐俠盜，他已經不知道有多少時間沒有吃過東西了。

既然渾身無力，自難與大蛇抗拒，看來他只有等死了，因為大蛇已近在咫尺，而他却無法爬得動。

一陣陣腥風，呂偉良不但可以看清楚大蛇的尖牙，還可以聽到那沉重的呼吸聲。

大蛇在張牙吐舌，呂偉良既然爬不動，只好滾動着他的身體。

可惜他的氣力有限，滾動的速度無論如何無法快得過那條大蛇的衝力。

呂偉良眼看這次完了。

眞想不到，一代俠盜出生入死無數次，在槍林彈雨中也可以僥倖生還，在利刀毒藥下亦能安然脫險，歹徒惡霸也無奈他何，這一次竟會死在一條大蛇的口中，而且可能永遠也沒有人知道。

宿命論者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飛機失事，在空中爆炸，墮入海中，再遇上風浪雷暴，但呂偉良依舊生存，這應該是「大難不死」吧？

但是，眼前他的生命正受到絕大的威脅，這麼大的一條蛇，那裏還有機會讓他生還？即使沒有毒，恐怕呂偉良亦難以倖免。

當大蛇伸首吐舌，有如鵝公頸一樣向他進攻時，呂偉良只感到眼前一黑，差點就此再度昏迷過去。

但是，在未昏過去之前，他竟然看見大蛇嘶叫一聲，蛇頭停止在半空，然後軟倒下去。

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跡，蛇頭竟然被一支利刺貫穿。

呂偉良在昏迷邊緣清醒過來，再看清楚，那是一支用堅木削尖的飛鏢。不偏不倚，剛好揷中了蛇頭，蛇身仍在蜷曲扭動。

呂偉良彷彿由另一場惡夢中驚醒，疑幻疑眞地四下裏張望了一遍，但不見有人。

他軟弱無力地爬了起來，下意識地遠離那條受了傷的蛇。

突然有人由樹上一躍而下，彷彿飛將軍從天而降。身體與樹葉磨擦時發出「嘩啦」一聲，也把呂偉良嚇了一跳。

那是一個人，他的矯捷身手，並不令到呂偉良羨慕，只可以令他回憶起他過去的輝煌日子。

那人年約三十，衣服都爛了。

他朝着呂偉良走過來，手上有一把利刀——可以開合的小刀。

「認得我嗎？」那人出乎意外地向呂偉良笑了笑，問道。

呂偉良疲乏地搖搖頭。

「我們是同機的生還者，我認得你！」那人說，「你本來持着一根鐵拐杖的，對不？」

呂偉良好像想起了，看來也確實有些見面善。

那人把一些果子拋過來，說道：「吃點吧，這是沒有毒的！」

呂偉良看見他也正在吃同類的果子，即使不知道它的名堂，他還是吃了，只因為他委實太餓了！

那人像猴子一般靈活，轉眼間又爬上樹去，採摘了一些生果下來，讓呂偉良吃個痛快。

呂偉良現在才有點氣力說話，他問道：「有其他生還者麼？」

「我也不大清楚。」那人說，「我是天亮前游上岸的，當時我見不到任何人，還以為我是唯一的生發者，原來還有你。」

呂偉良嘆了一口氣，瞪住那條死去了的大

蛇。

那青年人突走過去，一手執起尙在掙扎的蛇，一刀在牠的腹部附近刺下去，登時血如泉湧，他竟把咀巴湊了過去。

呂偉良看見蛇血由青年人的咀角滲了出來，就想起銀幕上吸血殭屍的可怖鏡頭。

但青年人却若無其事地回頭問道：「你也吸一點麼？這是沒有毒的蛇，如果有風濕病頂好，既可解渴，又可活血！」

但是呂偉良胸裏在作悶，隱隱還可以嗅到一陣陣的腥味，如何喝得下咽？

青年人看見他搖搖頭，他又自顧自的喝了幾口，這才把那條大蛇的殘骸扔上樹枝之上，吊掛起來。

青年人又問呂偉良：「你有火柴嗎？」

呂偉良搖搖頭。

他不知道他要火柴幹什麼，但事實上他已身無長物。

青年忽然又自言自語地說道：「是的，我問得眞蠢，即使口袋中有火柴，也會給海水弄濕了，還有什麼用呢？我應該問你有沒有打火機？」

「沒有。」呂偉良說，「我不抽烟的。」

「唉！眞巧，你我都不抽烟，否則我們可以吃一頓豐富的蛇肉。」青年人說。

呂偉良道：「你有胆吸生蛇血，為什麼不可以吃生蛇肉？」

「吸生蛇血可以驅寒去濕，活血生津，都市裏的人也喜歡，但蛇肉則非弄熟不可。而且，我想你也一定很飢餓了。」青年人說。

呂偉良點頭道：「多得遇上了你！」

「別客氣！」青年人拍拍呂偉良的肩膊道，「來吧！我們到那邊海灘走走，可能還有其他人飄浮到這小島來亦未可料。」

呂偉良走前幾步，拾起一支樹木的乾枝作手杖，他用慣了鐵拐杖走路，這樣總比較方便了許多。

青年人說：「剛才我攀登樹頂，往四下裏張望過了，那邊還有個海灘，這兒極有可能是一個小島！」

「沒有人麼？」

「我也不知道，但好像沒有。」

「那麼，這是個荒島！」

「是的，很有可能！」

「知道它的位置嗎？」

「不知道。」

呂偉良嘆道：「那麼，我們可能永遠流落在這裏！」

「不會吧！」青年人很樂觀地說道，「有關方面，今天一定會派出飛機到附近海面搜索，那時只要我們把握時機，就有被救回去的希望。」

呂偉良也不知道他在沙灘上躺了多久，但聽青年人這麼說，只是一晚而已。

青年人自稱未曾昏迷過，他是摟住一支浮木順住水流登岸的。

「你貴姓？」呂偉良問道。

「小姓繆。」青年人說，「你呢？」

「小姓呂。」呂偉良說道，「你是泰國人嗎？」

「是的，我是泰籍華僑。」青年人道，「我叫繆方雨，曾在蛇園工作，本來要到新加坡去找我父親的，想不到出了意外！」

呂偉良這才明白他何故不怕蛇，原來他曾在蛇園工作，可能習慣了喝蛇血，以致身體如此强壯。

他腰間還揷了幾支用堅木削成的飛鏢，也許是用作自衞的，想起他的眼力與腕力，呂偉良也不由得暗自佩服。

他們繞道到了海島的另一邊海灘，那兒也找不到人影。

海水很平靜，海面上不見有船隻經過，但遠處有另外一些海島。

青年人一直表現出一派樂觀，他說：「他們可能在另一些海島上登陸，但無論如何，我們將獲得飛機搜索隊的救援！」

「你怎麼會知道有飛機前來搜索？」呂偉良就沒有他那種樂觀！

青年人道：「飛機失事前一定報告方位，各國政府及海軍空軍等，每次出事時都出動搜索，看看有沒有生還者。這一次相信一定不會例外吧！」

「話雖如此！但是，我們這裏可能已離開失事的海面很遠。」呂偉良說，「我看，我們還是自己想想辦法較為上算！」

「我們自己想辦法？」青年人繆方雨苦笑一下，聳聳肩：「我們還有甚麼方法呢？這裏沒有船艇，也沒有人居住！」

呂偉良道：「到別的地方去走走吧，希望會有奇跡出現。」

於是二人又沿住海邊走，走到海島的另一邊，但是，海島的另一邊是岩石嶙峋，螺殼遍佈的地方，自然又是人影全無。

他們想找一處高山逗留，以便萬一有搜索飛機出現時，可以向天空上面示意，但是，這小海島中央只是一片叢林，根本沒有甚麼高山。唯一比較空曠的地方，就是那二個角度不同的海灘。

呂偉良對繆方雨說：「我們現在可以肯定這裏沒有人居住，趁我們還有氣力的時候，設法將一些樹木收集起來吧！」

「收集樹木幹甚麼？」繆方雨問道。

「編成木排，離開這裏。」呂偉良說。

「嗯！這辦法倒不錯。」

「你有一把刀子，足可利用。」

「是的，你說得對，趁我們還有氣力，趕快收集一些枯了的樹木，再割下一些青籐，就可以紮成木排！來吧！」繆方雨感到非常的興奮！

海灘上有不少浮木，是被海浪冲擊上來的，樹木中也有一些被風吹倒的，枯毀了的小樹，都被他們一一收集起來！

他們又利用繆方雨的小刀，割下一些青籐，將木條紮成了一張木排，放到海上去。那時候，已將近中午了。他們在飢餓中仍然以果子裏腹！

他們又在海灘上拾起了一些廢棄的木板做槳，照木排划向另一個海島！

事前他們本來有過非常小心的抉擇，離遠看過了其中一個島嶼可能有人烟，於是他們就朝住那一個小島邁進，可是到了中途時，水流極急，竟將他們的木排冲向了另一方向！

這是他們無能為力的事，一隻木排，兩塊木板和四隻手，在汪洋大海中十分的渺小，要與逆流對抗，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因此，他們只好順住水流，登上了另外一個海島！

從表面上看，這海島似乎較大！既然岸邊停泊了一些船艇，照情理也一定有人！

果然，樹木深處，隱約可以看見一些茅屋，但不見有人影。

樹木後面有烟冒起，呂偉良與繆方雨二人自然想到那邊可能有人煮飯；只要想到飯，他們就垂涎欲滴！於是他們加緊脚步，穿過樹木去！

走到中途時，他們已隱約聽到一陣陣叫囂聲，夾着一陣陣鼓聲！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正感驚愕之際，繆方雨急忙扯了他一把，示意道：「你瞧吧！那是甚麼？」

呂偉良仰頭一望，是一所建搭在樹上的茅屋，但見不到有人！

呂偉良低聲說道：「這可能是土人們居住的。」

「我不是指那些屋，你再看清楚吧！」繆方雨說，「屋旁掛着的是甚麼？」

呂偉良這才發覺，那是一串人頭骨——骷髏頭！

二人不期而然打了一個冷顫！

「聽過獵頭部落這名堂麼？」繆方雨低聲說，「我們可能又摸錯了門路！」

「既然來了，儘管過去看看吧！」呂偉良是被那陣陣的鼓聲吸引住了！

繆方雨也在好奇心的鼓動下，與呂偉良再趨前細看究竟！

前面是一片空地，一羣土人正圍住一堆火在大叫大跳；他們漆得五顏六色的，赤裸着上身，手持彎刀，真的是七分似鬼三分像人。

再細看另一邊，二人更加爲之吃驚不小，但最惶恐的還是呂偉良！

原來另一邊有幾個男女被人綑綁起來，分別繫在一根一根的木柱上，他們每個人都面露疲態，有些更淚流滿面，淒涼萬狀！

令呂偉良大感震驚的，就是其中一個女人，並非別人，正是他的愛妻林愛莉；其他數名男女，也似曾相識，他們可能是被救起的飛機乘客。

繆方雨也看得出呂偉良的神情，他躲在矮林後面，低聲問道：「是不是有你的朋友在這裏？」

呂偉良道：「是我妻子。奇怪！她怎麼會在這裏？」

「這裏有許多小島，也許他們被土人救了，可惜這是獵頭部落，未開化的。」

「你的意思是：他們要斬她的頭？」

「當然，我在曼谷聽人說過了，南洋有些小島之上，有些未開化的土人，相信人頭骨可以辟邪，所以，他們現在是在進行一項祭禮！祭禮完成了之後，他們就會把你的妻子等人斬頭！」

其實不用繆方雨多說，呂偉良也想到有此可能。現在他知道單是害怕是沒有用的，他必須設法去救他們這班「俘虜」脫險！

空地上圍了爲數約四十土人，有半數是男人，另一半是女人與小童！

林愛莉與三男一女，加上她總共是五個人，被繫在五根木柱上！

當時烈日當空，每個人都揮汗如雨！

那堆火不知是用何種木材燃燒的，烟霧冲天，氣味很奇特，像薄荷，又似檀香！

呂偉良估計過，就這樣與他們搏鬥，只怕不是土人的對手。

如果在平時，呂偉良又有鐵拐杖在手的話，他也許有機會；但是現在，他既無鐵拐杖，更無足够的氣力——他起碼有二十小時未吃過飯，再加上在海上的掙扎消耗了不少的體力。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他知道這是生死關頭，而且不僅是他個人的事，而是他妻子和其他四個人的生死存亡，還有其身旁的繆方雨。既然關係到這幾條人命，就更加不到他不小心從事！

既然不能以力量取勝，就只好動動腦筋，改用智取！

呂偉良扯了繆方雨一下，示意他向後面撤退！

繆方雨低聲道：「你想怎麼樣？目前這情形，我們很難下手！」

「是的，所以我們要改想其他辦法！」呂偉良指指那些搭在樹上的茅屋，說道：「希望上面沒有人，讓我們上去看看吧！」

樹上的茅屋建得很高，有些高達數丈，但最低亦有丈許以上！

呂偉良担心自己行動不便，揀了一幢較低的，沿住樹身爬上去！

樹身上有些凹入去的缺口，看來是利刀削成，讓爬樹登上屋子去的人更方便。

但是另一些更高的茅屋，只垂下一些青籐，使人想起猿人泰山的故事來！

呂偉良登上一間屋子時，發覺裏面沒有人，這正是他希望的。

茅屋之內陳設簡單，沒有床，沒有枱椅，更沒有其他傢俬雜物！只有一些椰子殼，裏面儲了一些燒焦了的魚，以及其他食物。

繆方雨飢不擇食，先吃了一頓再說；呂偉良也實在太餓了，他也不客氣，吃了食物，還有水果！

呂偉良不會忘記此行目的，他迅速找尋火種之所在！

結果給他找到了，那是一個小竹筒，直徑只有一英寸左右，長僅五六寸而已。許多人看見這些東西也許不知它的用途，但呂偉良見多識廣，他知道一些鄉間的父老仍然喜歡用此原始方法「引火」！

原來小竹筒之內藏着一支紙煤——就是以草紙捲成了紙條，燒焦了之後再被退入竹筒之內焗熄，於是便有了紙灰。

等到須要火種的時候，只要把燒過的部份推至筒口，再以火石相擊，紙灰就會被火星點着。這是相當原始的生火方法，但有些地方的鄉民仍然採用。

呂偉良既然知道了它的用途，便開始將兩顆火石互相敲擊，立即冒出了火花來，竹筒內的紙灰被燃着，再從屁股部份將紙條推出，用口一吹，紙條着了火，呂偉良一邊叫繆方雨準備撤退，一邊把茅屋燃着！

火光熊熊，迅速蔓延！

二人急忙退下，豈料一名土人剛好走過，見狀立刻拔出尖刀，朝住樹身飛擲而來！

呂偉良當時剛退到樹下，急忙往旁閃開，尖刀「察」地一聲，插入樹身數寸！

繆方雨眼見情勢危急，往腰間一摸，隨即把手一揚，那支削尖了的木製飛鏢釘在土人的額角中央，未見鮮血流出，土人已雙眼一翻，倒了下去！

呂偉良順手拔出砍在樹上的利刀，匆匆與繆方雨繞到樹林的另一邊！

他們不知道土人會在甚麼地方出現，他們只知道那邊比較接近林愛莉等人而已！

茅屋上面的火越來越大，引起了空地上的土人們的注意！

一陣鬼嘶似的，人影紛湧向樹林中來！

呂偉良和繆方雨二人無可避免地，與一些人相遇，立刻發生惡鬥！

土人們用的是尖矛和利刀，繆方雨用的是檢來的樹枝和他自製的木飛鏢，呂偉良則憑了他的一身武功再加上那柄利刀！

幸好遇上的土人只有三個，呂偉良一個人幾乎也可以應付得過去，加上繆方雨就更加有把握！

他們非常勇猛，土人沒有招架之力，三個全都倒斃過去！

但是，他們之死卻帶來了更大的危機，因爲有第四名土人看見了，他在那邊登高一呼，引來爲數十多名的土人，他們個個手持長矛，紛紛撲上來！

呂偉良情急之下，對繆方雨高聲說道：「讓我一個對付他們，你快去解開那五個人！」

但是繆方雨道：「不！你一個人應付不來的，讓我幫你！」

他們的爭辯還沒有結果，十多支長矛已刺

到了二人的身前身後來了！

呂偉良習過武功，他輕巧地閃避過長矛的密襲；繆方雨長棍擋格，撥開長矛，順勢又擲出自製的木飛鏢，又有人在叫聲中倒下去！

土人只憑着一股蠻力，從未受過訓練，縱然人多也未必穩佔上風，因此搏鬥中二人且戰且退，總可應付得來。可惜轉眼之間又湧來更多的土人，他們佩着利刀長矛，齊齊向二人包圍過來！

呂偉良這一驚非同小可，繆方雨手上的自製飛鏢也用光了！

目前唯一可以增援他們的，就是木柱上被綑綁起來的五個人；起碼呂偉良就知道有一個林愛莉可以助他們一臂之力！

但是，現在他們自救還不暇，那有本領擺脫土人們的糾纏？

呂偉良剛才且戰且退本來就是爲了及時解救林愛莉等人，想不到還是遲了一步！

繆方雨沒有自製飛鏢可用，威力經已大減！他的一條樹枝已被土人的利刀削去了一截，更加危在旦夕；長矛進迫，繆方雨的手臂先後被刺傷，幸好只傷及皮外，但亦血流如注！

呂偉良知道持久既無可能，而且對他們來說也極之不利。

於是他鼓其餘勇，拚盡氣力，利用手中利刀殺出一條血路，衝向綁人的木柱那邊！

無奈土人們雖然愚鈍，卻也看得出他的意圖似的，竟然再三攔截，兩個傷了，立即又有另外二人補充，總不肯讓呂偉良闖出重圍！

呂偉良身經百戰，頭腦異常冷靜，他明白到危機四伏，只要他們二人之中有任何一人失手，另一人勢難力挽狂瀾！

於是他吆喝一聲，閃身掠過一名土人的身旁，那土人立即揮刀砍來！

呂偉良以刀迎架，「噹」的一聲，二刀相碰，陽光刺眼的情況底下，也隱隱可以見到火光一冒！

畢竟也是呂偉良臂力過人，那土人手腕被震得隱隱作痛。

呂偉良似乎也曉得他自己剛才拚出了多少氣力，只見他左手迅速一探，轉眼已將土人的長刀奪在手中！

後面一名土人，匆匆飛撲而來，揮刀狂斬！呂偉良及時回格，長刀擋架，右手的利刀，往下一刺，土人腹破腸流，狂叫一聲，倒地死去！

呂偉良很少如此狠辣，但目前他已無選擇之餘地，他一方面要爭取時間，另一方面要前後兼顧！既要顧他自己，更要顧繆方雨！

呂偉良奪來長刀的目的，是準備利用他的飛刀絕技，將右手原來的短刀揮出，試把林愛莉後面的繩子由大木柱上面切斷，讓她及時逃脫！

但是，眼前繆方雨危在旦夕，令到呂偉良又不能不改變了主意！

繆方雨一根木柱原是一枝枯乾了的樹枝，但現在已被土人的利刀削去了一截，僅餘二呎左右而已，加上他的手臂血流如注，自然是希望有人加以援手！

其實在這種形勢懸殊的情況底下，繆方雨仍然力敵不倒，呂偉良已看出他的功力不凡，何況他還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因此，呂偉良決定暫時不再理會他的妻子，回身去救繆方雨！

繆方雨以半截樹棒迎擊數名持刀、矛的土人，吃虧是理所必然的事，他不被利刀砍死、長矛刺死，已算他功力過人了！

眼前繆方雨已是傷痕處處，呂偉良也看得出他無法支持得太久！

繆方雨爲了避開一支長矛穿心，側身閃避時絆倒地上！

一名土人立即撲到，以利刀相向！繆方雨急急以半截木棒往上一抬，刀鋒竟將木棒再切成兩段！只要土人再加一刀，繆方雨便要死在刀下！

呂偉良看得親切，無奈他此際也被數名土人團團圍困！

情急之下，右手一揮，刀已脫手飛出由二名土人身邊掠過！直竄向土人背後！

繆方雨正感到絕望之際，頓然看見土人手鬆刀墮，慘叫一聲倒了下去！

他也不管其他，翻身而起，持着土人脫手墮落的利刀，斷殺了一陣！

呂偉良鬆了一口氣！但是因爲要救繆方雨，他便延遲了去救林愛莉的行動，幸好繆方雨有刀在手，登時又變得生龍活虎！

呂偉良看不出繆方雨如此威猛，看他出手就知道此人學的是泰國武功，刀法固佳，拳脚更精！

二人橫衝直撞，因爲土人先後又死傷數人，陣脚漸亂，他們便趁勢殺到木柱那邊去！

五支粗大的木柱，綁了五個人，每個人都被反手用繩子綁起！

呂偉良和繆方雨眼看形勢對他們越來越有利，便決心先將土人擊退，再去救人！

但是，一陣號角聲來自樹頂高處，一名土人以一個响螺殼吹出陣陣刺耳音調，那邊遠處山頭之上，竟然有了回音！

視綫所及，但見人頭湧湧，數以百計的土人翻山越嶺而來！

呂偉良大吃一驚，抓住一名土人，以刀架頸，滿以爲如此一來其他的土人便會停止進攻！豈料他的想法完全錯了！

其他土人不但未停止敵對行動，他們更瘋狂地進襲二人！

呂偉良以刀柄在那傢伙的後腦力敲一下，被他制服的土人倒地暈去！

呂偉良不是一個嗜殺的人，除非是迫不得已！

現在他手揮雙刀，數名手持長短武器的土人無法迫近他半步！

呂偉良逐步移近更接近林愛莉等人之所在地，他希望在土人援軍未到之前，將林愛莉等人鬆綁！但是，數名土人似乎也看破了他的心事，總之不肯讓他接近！

呂偉良突然又瞥見一名土人走向五個被綁的人面前去！

他担心土人會傷害林愛莉等人，其實，只不過是因爲呂偉良剛才將一名土人奪刀，然後又以刀架其頸的做法提醒了土人。因此這土人現在就企圖用林愛莉等人作爲對呂繆二人的要脅！

呂偉良的想法不同，他既然担心林愛莉等人被傷害，便得爭取時間，要搶先令到林愛莉他們恢復了自由，即使無法抗拒，起碼亦可以逃避！

但是，目前他正被數名土人重重包圍，要一下子擺脫他們，可不是容易的事。不過呂偉良並不焦急，他早已想到用飛刀斷繩的方法，尤其是以目前這種距離，他應該有把握的。

綁人的木柱很粗大，因此各人雙手被反綁時，左右二人的距離總有數寸之闊。只要手腕有足够的力，眼力够準，這是不難做得到的。

呂偉良左手長刀驀地虛幌了一下，右手短刀就朝準林愛莉背後的木柱擲出！

刀光如電，急似星火，「察」地一聲，不偏不倚，剛好釘在林愛莉的二手之間。繩子斷了，林愛莉自然感覺得到，她輕輕一掙扎，便將一條繩子拉在手中！

這時候一名土人已揮刀殺到了跟前！

林愛莉不敢怠慢，右手一揮，繩子疾如雷電，先擊中了土人雙眼，只見那傢伙尖叫了一聲，棄刀掩目！林愛莉立時再將繩子一拉！凌空捲起一團銀光，利刀被繩捲住抽起！急急飛向林愛莉的面門！

林愛莉左手一揚，已把利刀接在手中！

第二名土人剛剛撲到，林愛莉先施落馬威，刀起刀落間，血花四濺，那傢伙重傷倒地，其他土人嚇得急急後退！

呂偉良担心他的妻子殺得性起，不知大難已將近臨頭——萬一土人的增援部隊殺到，他們便勢難倖免！

因此呂偉良高聲叫道：「愛莉，快些救人要緊！帶他們逃向海灘那邊吧！」

林愛莉會意，回頭連揮幾刀，分別將其餘四個人的繩子自木柱上削斷！

十多二十名土人雖然饒勇，但此時亦已非死卽傷，增援大軍快要殺到，呂偉良眼看目的已達，示意繆方雨跟他向海灘方面撤退！

連同林愛莉在內，他們總共是三男二女，分別在今天凌晨時份被島上土人俘擄，要不是呂偉良和繆方雨二人神推鬼拉的乘木排到了這裏，他們五個人的頭顱就會被獵頭部落的人斬下晒乾作爲戰利品了！

大隊土人揮動長矛利刀，在號角聲中衝了過來，雖然與海灘的距離尚有一段路程，如果呂林等人運氣好的話，也許可以登上那些停在海邊的船艇，解纜出海之後，他們才趕到。

但是，無奈他們運氣不佳！當各人湧到海灘上面來的時候，發覺船上有人看守！

一名土人手持一支洞簫似的竹管，放在口裏吹！突然有些東西在裏面射了出來！一名走在林愛莉前面的男子，登時應聲倒地！

那是一支毒箭，長僅數寸而已！

繆方雨大吃一驚，因爲在這班人裏面，也許只有他最了解這些毒箭的可怖！

他已不及向各人解說了，急忙把手一揮，小刀凌空飛舞而去！

甲板上一條人影隨着慘叫聲倒進海中去，海水紅了一片！

繆方雨趁住其他船隻上面的土人未採行動之前，很想以同一手法，用飛刀將們擊倒，但是他手上只有已經擲出了的一把刀。

繆方雨眼見其他土人之中，又有一人將竹管湊近了咀邊！

只要毒箭射出，他們剩下來的六個人之中，必有一人死亡！

繆方雨是一名泰國華僑，他除了喜愛武術之外，更喜歡研究南洋一帶的各式武器；他知道菲律賓土人有種毒箭是用竹管「吹射」的！

這些羽毛小箭長僅數寸，箭咀餵有劇毒，數百磅重的野猪也只消小箭一支，便在數秒鐘之內毒發死去，何況是人呢！

繆方雨正感到焦灼萬分之際，一把利刀疾馳而去，竄向一艘船上！那名土人毒箭還未吹出，人已倒了下去！

利刀是由呂偉良手中擲出的，快如閃電，準確無比，並不讓繆方雨專美！

吹射羽毛小毒箭是一種專門技能，並非每一個土人都會的。因爲把羽毛小毒箭由竹管中吹出，既要勁，又要準！而竹管放在咀邊，又不可能以眼睛去仔細瞄準。所以其他土人雖然分別守在其他船隻之上，卻未見持有同樣的發射竹管。

呂偉良最担心其他土人大軍殺到，催促各人搶登船上！

這艘船是一艘機帆，守船的土人已被刀砍死。各人上船後滿以爲可以把船開走，豈料左攪右攪總無法把船開動！

與林愛莉同時被俘的三男一女之中，有一個在海灘上中了小毒箭身亡，餘下二名男子俱是懂得機器的人。其中一個說沒有了汽油，另一個說這艘船似乎廢棄很久沒有開動過，只怕機件壞了！

各人正想躍過另一艘船上，隔鄰一艘的守衞土人亦已倒斃甲板之上！但是，其他船上的土人紛紛合力攻來！

呂偉良、林愛莉和繆方雨等三人合力迎擊，無論如何也不讓他們登上甲板！

但是，海灘那邊，人聲吵鬧，原來越山而來的土人援軍已經開到！

船上各人無不爲之大吃一驚！尤其是負責開船的二名男子，更加爲之手忙脚又亂！

呂偉良估計過了，如果這時跳過隣船還來得及，但是隣船是一艘風帆而已，沒有機器，一下子很難把它開動！

呂偉良希望那二名懂得開船的男子盡他們最後的努力，終能把船開動，因此他一邊與繆方雨合力把跳板推入海中，一邊提醒二名男子，到艙底去找汽油。

二名男子也知道情勢危急，他們二人分工合作，一個弄機器，一個跳入艙底去！

就在那男子躍下艙底之際，林愛莉眼明手快，她看見甲板上有一張綠色油布蓋住一些不知甚麼東西，她急忙過去將它揭開！

她歡喜得差點兒叫了起來！

是幾桶汽油。這正是他們急於要找的！

火海逃生　水中亡命

林愛莉急忙挽了一個塑膠電油桶的汽油到了艙門附近，揚聲向下面艙底的男子招呼，然後把塑膠桶吊下去！

原來林愛莉也曉得這艘機帆入油的地方在艙底下面！

那男子接過一桶汽油，如獲至寶，急急旋開了封口蓋子，把汽油注入儲油器內！

上面那個把舵的男子已將機器弄好，一拉手掣，馬達聲轟然而響！

全船的人爲之興奮萬分。原來這艘船並未毀壞不堪，只是土人不懂得開動機器，把它棄在這裏而已。至於船與汽油從何而來，那就不得而知了。大概土人過的是海盜式生活亦未可料。

達馬剛開動，船仍未開出，但土人大軍已經殺到！

土人們拚死企圖攻上船來，但呂偉良與繆方雨二人以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勇站在船頭上，土人雖則涉水而來，也無法越雷池半步！

但是，土人一批又一批的湧到，有些竟然用火把擲上船來！這時大家都明白，船的甲板上有數桶汽油，火把可能把他們幾個人火葬！於是林愛莉等人又匆匆將甲板上的火把一一拾起，回擲沙灘上！

情勢越來越危急，機帆的馬達突然忽停忽動的，分明是機器停用得太久，以致失靈！

各人眼看好夢又成空，土人的攻勢卻是花樣百出！一陣火棒亂擲，一陣又是亂箭齊飛！船上的人既要把火把一一回敬，另一方面又要避過亂箭的傷害，一時之間，爲之狼狽不堪！

林愛莉冒險把一桶汽油移到艙底去！但僅僅搬走一桶，就給呂偉良揚聲叫住！

原來呂偉良忽然之間又有了靈感，他叫各人合力將汽油扔向岸上！

盛載汽油的是灰色的塑膠桶子，一經扔上岸後，受到桶內的汽油震動，膠桶破裂，汽油濺得到處飛揚，一些土人手中仍然持有火把，有些火把則是船上回擲跌在沙灘上的，碰了汽油便立卽着火焚燒！

一時之間，海灘上變了火海一樣，土人們

紛紛走避！

呂偉良正感妙計得逞，突然一桶被扔離船上的汽油，中途墮入海中，蓋子飛脫，注得海面上全是汽油，風憑火勢，那一帶海面頓然也變成火海！

各人大驚之餘，正擬棄船，馬達又再次發動了，船竟然就在此時急急開動！駛向海中！及時脫離了火海。

着了火的汽油雖然繼續蔓延，火海也越燒越闊，但是機帆總算有驚無險地開動，及時離開了那處海灘！

土人們無可奈何，惟有振臂怪叫！

機帆駛出了海面之後，馬達忽然又停頓下來！

負責把舵的男子道：「沒有辦法，這艘船太久沒有使用，機器日久失修！我看還是改用風帆吧！」

船上六個人，總共是四男二女。除林愛莉之外，還有一個年紀很輕的少女，看她的樣子，最多不過二十左右。

其實從失事航機中能夠由海中逃走的，一定是年青力壯的人才有機會，否則，當時惡海中風浪正急，無氣無力的根本無從掙扎！

呂偉良對把舵的男子說道：「暫時就依你高見，使用風帆吧！但是，這是我們唯一逃出生天的工具，請你費點神，設法把馬達修理好吧！」

那男子也目睹呂偉良與土人搏鬥時的英勇氣概，要不是他，這五個人，一定做了獵頭族的祭品。現在雖然仍有一人中了毒箭死掉，但仍有四人生還。因此，那把舵的對呂偉良非常敬重。

他和另一名同伴先將風帆拉起來，林愛莉和那少女則用撕破的衣服，替繆方雨包紮身上各處的傷口；原來繆方雨這時已因失血太多，倒臥在甲板之上，奄奄一息！

呂偉良一直把繆方雨視作救命恩人，現在看見他這樣子心裏也難過。

他走到繆方雨的身邊，慇慇地問：「你怎麼樣了？」

繆方雨苦笑一聲，道：「生死有命！你會相信嗎？」

呂偉良道：「是的，我們由飛機上掉入大海中也死不去，你放心吧！」

「不！我有自知之明，這次，我勢難倖免！」繆方雨長嘆一聲！

呂偉良在林愛莉耳畔道：「到前面船艙去看看吧，也許可以找到一些止血療傷的藥物亦未可料。」

林愛莉會意地走了！

這艘船既是土人的戰利品之一，他們不懂得使用，所以呂偉良想到他們可能未有移動過船艙內的東西，就像甲板上的汽油一樣！

但是，繆方雨卻瞪住他說：「雖然我們相處的時間甚短，但是你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請再說一次，你叫什麼名字？」

「呂偉良。」

「呂老兄，你的武功很有底子！」

「過獎了！」呂偉良說，「你還是好好的休息一會吧，別再說話了。」

「不！你不必爲我再浪費氣力了，呂老兄，我知道傷得太重，流血太多，附近又沒有醫院爲我及時輸血，又如何可以令我倖免於死？」繆方雨又嘆氣道，「也好，想不到在我有生之時，還能夠結識一位像你這麼樣的朋友！」

呂偉良正想站起來，他是因爲林愛莉去得太久，他想去看看她是否找到了藥箱！

但是，繆方雨卻緊緊握住了他的手。

呂偉良俯視着他，目光中充滿了同情，也充滿了疑問！

繆方雨道：「呂老兄，可以答允爲我做一件事嗎？」

「什麼事？」

繆方雨又從手指上甩下了一枚戒子！把它交給呂偉良，說道：「這是我最有紀念性的東西，許多親友都知道它是我的標記！」

「你要交給誰？」

「交給我父親。」

「他在那裏？」

「新加坡，這裏有他的地址。」繆方雨又摸出一張字條來！

字條上寫了一個人的姓名，電話以及住址！雖然水濕，但仍然隱約可辨。

繆方雨說：「我有一筆債務，相信這些錢足可供我老父度其餘年，所以，你一定要叫我父親持這戒指代表我去催收這筆錢。字條上的住址是我父親的，姓名和電話則是我朋友的，也就是欠我錢的人！」

呂偉良這才明白，原來那張字條上的註明分別是屬於二個人的，自然不會是他父親的名字。

但是，一筆債務便足以供他父親度其餘年，相信這筆錢一定爲數不少！

繆方雨看來年紀不大，只有三十左右，那麼，他父親頂多也只不過五六十歲而已。算他父親再活十年，在通貨膨脹的今日世界上，要維持一個人十年的生活費用，也不是一個小數目。

不過，呂偉良這種江湖兒女，眼前他所想的決不是人家有多少錢，而是如何爲人辦妥這件事。

他坦然說道：「目前我們到底身在何處也不知道，但望機帆修妥，否則，我們的命運亦難以預測。不過，我可以答允你，只要我呂某有生還一天的希望，我總會設法將訊息送到令尊大人的手上。」

「謝謝你……！」

繆方雨話猶未完，那名蹲在一旁，協助林愛莉伺候繆方雨的少女不知怎的，竟然「呀」的一聲驚叫起來！

少女的驚叫絕非因爲繆方雨的面色蒼白，而是因爲她看見了一些極不平凡的事情出現在那邊甲板上面！

那是一名男子持了一些物件，押住林愛莉由船艙內走出來！

呂偉良循住她的視綫望過去，很容易見到了，他比那少女更爲吃驚！

一個是他妻子林愛莉，但另一個跟在後面的男人又是誰？

那男子手上持着的是一支古老的短槍！這可能是燃點火藥，發射出鐵沙的手槍！

然則，它每次只可發射一響而已，但這一響的威力也相當，鐵沙多達百多粒，滲入肌肉中可不是講玩的。動輒可令人致命！

當林愛莉的身形不再遮擋住那個男子的面部時，呂偉良看清楚了！

原來那傢伙並非別人，正是在同一飛機上，宣稱已將炸藥放在飛機上的越南軍官。

呂偉良等人都呆了一陣！

林愛莉雙手高舉，聳聳肩說：「他躲在船艙裏，我下去時發覺了他！」

呂偉良站直了身子，說道：「你差點兒把全機人殺盡，現在又想怎麼樣？」

那個越南人乾笑道：「你們大命，我也命不該絕！這也無話可說。來吧！現在，我是這艘船的主人，你們快開船，一切要依我命令行事！」

呂偉良道：「可惜你運氣不佳，這艘船並不如你想像中那麼好。」

「不管怎樣，我們現在也要把船開走，目

的地是馬尼拉！」越南人說。

「馬尼拉？」呂偉良苦笑道：「我連這裏是什麼地方也不知道，如何去馬尼拉，相信也只有你一個人才知道吧？」

越南人道：「也許是的，所以你們要聽我指揮！」

「你要指揮，自然可以，何必要脅內子？」呂偉良說道。

「別裝蒜了，你們之中，尤其是你——」越南人指住呂偉良說：「知道關於飛機失事與我之間的事情實在太多了！因此，你們一定恨透了我，所以我才不能不先發制人！」

呂偉良笑道：「你眞的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們之間根本無仇無怨。尤其是像眼前這種情形，正是前程未卜，我們更加要同心合力，同舟共濟，你又何必爾虞我詐？」

說話間，機帆已駛至大海外面，風浪很急！甲板上的人幾乎無法站得穩，紛紛要找東西扶手，以便令到身子平衡！

林愛莉乘機就想採取行動，但是被呂偉良用眼色制止。

呂偉良看得清楚，越南人鐵沙槍雖然陳舊，但威力仍在，而且他的右手手指在機掣之上，一觸即發；林愛莉因爲背着他，自然看得不及呂偉良那麼清楚。呂偉良担心她的生命有危險，所以示意叫她切勿輕舉妄動。免招殺身之禍！

越南人確是機靈得很，他笑道：「其實我的要求十分簡單，只要我安然抵步，大衆可以平平安安；否則只有同歸於盡！」

林愛莉就不服氣，她說：「你這支老陳皮手槍，只可以發射一响而已，你却不計算一下，這船上除你之外，還有多少人？」

越南人呵呵笑道：「我是一個退伍軍人，率領過軍隊在戰場上出生入死，自然懂得比你這婆娘多了許多。這船上雖然有許多人，但是，眞正有用的只有你一個而已！」

「你太看得起我了！」林愛莉說：「這裏就只有我丈夫最關心我的安全。」

「對啊！這已經够了！」越南人得意洋洋地說：「這裏的人暫時只聽從他一個人的說話。如果你妄動，我先殺了你！」

呂偉良担心他的妻子不知危險，心平氣和地說：「事到如今，大錯已經鑄成，你也不必太過緊張。事實上現在我們在這大海之上，不該對立起來，必須同心協力才可以渡過難關重重！」

「你說得對了，這番說話你應該對其他人說，叫他們切勿輕舉妄動，否則，你的妻子會先行犧牲！」越南人道。

呂偉良道：「內子個人的生命事小，我們全船人如何安然到達彼岸，這才是大件事！」

「你很會說話！」越南人道：「那麼，你們設法把船向南航行吧！據我推測，這兒可能是非律賓海域，馬尼拉之北！」

「你只憑推測而已，我們怎麼可以盲目地航行？」呂偉良道：「以我愚見，我以爲找一個較爲接近的小島登陸再說吧！」

那個把舵的男子也說：「是的，我們這艘船十分陳舊，機器也不知能否修復，決不能遇上大風浪，否則就有危險！」

「別再胡說八道了！」越南人咆哮起來，「趁沒有風浪的時間，趕快起程吧！你們休想再有搜索隊伍搜到這邊海域來！」

林愛莉冷聲道：「即使有搜索飛機出現在我們的頭頂之上，相信你也不准我們招手，是不？」

「不錯，你總算猜對了。」越南人道：「原因你也一定會清楚。」

「嗯！是因爲我們已知道你的秘密吧？」林愛莉試探着說。

「不！眞正的秘密，你們可能永不知道。」越南人說。

林愛莉道：「有什麼大不了的秘密，你不過爲了你的家人，購了保險，然後自携計時炸彈登上了飛機，讓飛機在上空爆炸，如此這般而已！」

「是的，我告訴你們的秘密就是這些！」越南人笑了笑道：「但是，眞正的秘密，只有我自己才知道！」

「這又有什麼分別？」林愛莉說：「總而言之，你爲了自私的理由，謀殺了百多條生命——十分無辜的生命。所以，落入任何一個國家的手中，你也會有罪的。」

「哈哈！」越南人笑道：「所以，我必須殺死一些重要的證人！」

呂偉良道：「你別傻氣，只要少了我們之中任何一個，你也無法到達目的地的！」

越南人又笑道：「除非你們乖乖的聽我的吩咐，那又當別論！」

林愛莉笑了起來，說道：「你別騙人了，這裏每一個人都已經聽到了剛才的秘密，只要我們任何一個有生還的希望，都足以令你的家人失望！你也一定明白到這點，所以到頭來你也一定把我們這裏每一個人趕盡殺絕！」

越南人笑容頓失，喝道：「你這潑婦！少開口！」

就在他幌動槍桿的時候，不知由那兒射出一度光芒！

越南人慘叫一聲！但是他的手槍沒有拋棄，人也沒有倒下去！

那度光芒是一把小刀掠空而過所造成的，穩穩插在他的肩膊上！可惜不是越南人的右肩膊，只是他的左肩膊而已！因此，他的手槍仍然穩握手中，只是痛得他束起了雙眉！

小刀在呂偉良看來十分的面善，但却不是他擲出的，而是躺在甲板的繆方雨。

繆方雨剛才一直看見一切情形，只是他因爲自己軟弱無力，所以才不動聲色而已！剛才他發覺那越南人越來越不對勁，因此担心他會傷害呂林二人這對夫婦，於是立即動手！

可惜他的氣力受到限制，準繩就有了問題，否則以他的飛刀絕技，他早已喪生。

現在那越南人不但沒有死，反而被那一刀觸發了怒火！

只見那越南人把槍咀一擺，直指向了繆方雨所躺的位置！

林愛莉的威脅解除了，她比較接近那個越南人，因爲一秒鐘之前她還是人質呢！因此她看得非常親切，她看見越南人的憤怒表情，甚至看見他的面部肌肉在收縮！

她知道他要殺他！

就當那越南人扳動手槍機掣的剎那間，林愛莉出其不意地飛起一脚，槍聲已是「砰」一响，火光一冒，鐵沙四濺！

手槍被踢得跌在甲板之上！

林愛莉沒有讓越南人有喘息的機會，手起拳到，越南人被她結實地打了幾拳；他完全沒有反擊的能力，加上傷口劇痛，刀子還沒有自肩膊上拔出來，如果林愛莉狠毒一點，一拳撞正他的傷口，相信他可能痛得昏倒過去！

呂偉良急忙過去制止林愛莉再動粗，林愛莉雖則怒氣難消，總也聽從呂偉良的勸告！

呂偉良動手替他把刀子拔出，林愛莉說前面艙底果然有個藥箱。只是剛才被越南人要脅住，沒有把藥箱搬上來而已。

現在呂偉良叫林愛莉去將藥箱搬出，爲越南人止了血，包紮傷口！

這一邊，林愛莉也利用藥箱中的藥物，替繆方雨治理滿身傷痕！

但是繆方雨說：「沒有用的，如果我是你們，就省下這些救急藥物，留待以後有用。因爲你們的旅程不知還有多遠啊！」

林愛莉一邊爲他用綳帶包紮，一邊說道：「這就是人類與獸類的分別，只要有一分希望，我們也不能讓你死去！」

繆方雨輕輕嘆口氣道：「土人的長矛餵了毒，因此我的傷口痛得十分厲害，我知道我已命不久矣！剛才我以爲他要殺你，否則我不會動刀！」

林愛莉道：「你做對了！只是我丈夫爲人太忠厚，太仁慈！」

「是的，他是罕見的好人！我以爲他只是武功好，想不到心腸更好！」繆方雨說。

呂偉良這時已爲越南人包紮好傷口，對他說道：「你別再逞兇了，到了此時此地，我們應該同舟共濟才是，怎可以互相殘殺？」

兩個會開船的，一個是泰國人，另一個是緬甸人，他們自然也目睹一切。彼此國籍儘管不同，但是對於善與惡的看法是一致的！

他們也覺得呂偉良的做法令人感動，要是換上了任何一人，他們也會把越南人殺掉！現在他們只担心留下這危險人物，後患無窮！

無論他們怎樣想，却沒有人敢向呂偉良提抗議，也許是因爲他們都是呂偉良和繆方雨救出來的，也許是呂偉良的一切言行令他們肅然起敬！

呂偉良一邊抹去刀上的血漬，一邊問越南人道：「你怎會躲在這下面的船艙？」

越南人道：「我本來跟他們五個人差不多同一遭遇，都是僥倖漂流到這小島之上，但是，我比他們聰明伶俐，因爲我發現土人的踪跡之後，立即躲了起來，而他們就變成俘虜！」

林愛莉和那泰國，緬甸人等聽了，不知好氣還是好笑，只有那少女一直未有作聲。

越南人又說：「我本來想偷船逃走，我較早時看過海灘附近所有的舟隻，就只有這一艘是機帆，可惜機器有點壞，又沒有汽油。我正想辦法之際，土人就在海灘上出現；他們聽到了號角聲傳出之後才登船戒備的，我也只好躲起來！」

呂偉良這才明白，船上的土人原來也是被號角聲驚動，才上船戒備！可見土人也非烏合之衆，起碼也有些組織！

呂偉良又問越南人：「你知道還有些什麼人生還嗎？」

呂偉良是希望得到一些關於阿生的消息，因爲林愛莉也不知道阿生到底是生是死！

但是那越南人道：「據我所知，就只有我和他們這幾個。」

緬甸人一邊修理馬達，一邊高聲說道：「我以爲可能還有一些人生還，他們可能在另一海島之上！」

林愛莉一直跟那緬甸人在一起，她不知道他怎會曉得有人在另一些小島之上，因此問道：「你怎麼知道？」

緬甸人道：「正如呂先生他們，不是飄流到另外一個小島上麼？要不是他們乘木排過來，我們也不知道他們仍然生存。」

呂偉良也覺得他的推測有些道理。這一帶海上既然有着無數的小海島，難保其他飛機乘客沒有機會飄流到上面去！

林愛莉問那個把舵的泰國人：「你可知道那一個海島上面住了人？」

泰國人聳肩苦笑：「我也不大清楚這兒到底是什麼地方！」

緬甸人說：「如果是印尼水域，大多數的小島上面都有人居住。」

那個受了傷的越南人却說：「這兒是非律賓水域，沒有人比我更清楚了。聽我說吧，把船開往馬尼拉！只要把船向南開，保證你們可以到達。」

呂偉良試問道：「你整天嚷着去馬尼拉，你在那邊有朋友嗎？」

「是的。」越南人說。

「你叫什麼名字？」

「這……這有什麼關係？」

呂偉良笑道：「我也知道你不會說的，因爲，這可能影响你的家人領取保險賠償，是不是？」

「嗯……」越南人苦笑了一下！

呂偉良說：「現在要不是還有太陽的話，我們甚至連東南西北也辨不出！因此，就算我們答應你往南航行，相信也沒有用！」

泰國人也說：「是的，說不定再南也找不到馬尼拉，說不定馬尼拉已在我們北面了！」

林愛莉忍不住說：「你們何必浪費氣力跟他嚕嚕嗦嗦呢？他根本就沒有資格講話！」

呂偉良對林愛莉道：「算了！」又對越南人說：「你安份一點吧！切勿存心不軌，否則你可能後悔莫及！」

林愛莉道：「我知道他怎樣想，一有機會，他就作反，企圖控制全場。嘿！但是我也不妨說得清楚點，只要你有種再動手，如果我不把你扔入海中餵鯊魚，我就不算是人！」

越南人垂下頭來，不敢再作聲；他知道衆怒難犯，尤其是對着林愛莉這種脾氣的人！呂偉良未必每次都可以勸服她的！

既然人家以德報怨，越南人也自覺理虧，還有什麼好說？

呂偉良把那把小刀交回給繆方雨！

繆方雨這時已筋疲力倦，奄奄一息！他對呂偉良說：「是他命不該絕，要不是我這樣，他沒有可能再有機會生存下去！」

呂偉良也相信「命中註定」這句話，雖然跡近迷信，但事實也不到當局者不信；許多時就好像冥冥中有個主宰一樣。

別的不說，就說呂偉良和林愛莉的相逢於異地吧，這簡直就像發夢一樣。

而越南人明明是尋死而來，結果他却沒有死去，甚至挨了繆方雨一刀，他還是生存着！這不是命中註定又是什麼？

繆方雨更加不能不相信命運的安排，他身上帶備的小刀，在最危急的關頭也忘記了使用，就像在海灘上對付土人一樣，當時他已將手中一把利刀飛擲上船，把船上甲板的土人殺掉了。但另一艘船上就有着另一名正待吹出小毒箭的土人，當時繆方雨就恨不得手上還有着另一把刀，但他偏偏忘記了口袋中還有着這把小刀！

想不到現在他躺在甲板之上，却爲了急於救林愛莉，而想起口袋中經常隨身携帶的小刀來。雖然這一刀無法殺死那越南人，但起碼已將局勢改觀了！

繆方雨果然有自知之明，他終於傷重不治死了！

臨死之前，他還再三拜託呂偉良爲他辦妥一件事——就是到新加坡去找他父親！

繆方雨又將那把小刀，送給呂偉良作爲紀念！

他黯然長逝！呂偉良倒忘記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就是關於繆方雨屍體的處理！

他知道有不少人非常注重死後的安置，也就是所謂身後事，如果繆方雨有親人在這裏，一切易辦，但這裏就只有他一個人！

呂偉良後悔剛才沒有趁他未死之前問清楚他，是否願意接受一次「海葬」？

在目前此時此地的環境來說，海葬應該是最乾淨的了！

可惜死者生前未有遺言，又有誰能爲他自

作主張？

本來在目前這種環境底下，即使自作主張把死者的屍體扔入海中，也沒有人提出非議，但偏偏遇着呂偉良這位鐵拐俠盜是個非常守信義的人。

他拉過甲板上一塊油布——本來是用來遮蓋住幾桶汽油的，現在呂偉良利用它來把繆方雨的屍體蓋上了！

情形開始又變壞了！

那邊烏雲密佈，看來不久就要來一場大雷雨！

南中國海往往是熱帶風暴的起源處，因此在那兒的海上不時有風雨，實在不足爲奇，但南中國海那麼大，他們當時的方位又在何處？連一向有航海經驗的「把舵者」——那位泰國人也不大清楚。

他只忖測那兒可能是印尼或菲律賓屬下的海域，因爲附近海面上的確有着不少的小島！而印尼就有「千島之國」之稱，其實菲律賓也擁有許多大小不同的島嶼！

浪也比剛才更大了！船上的人都希望修理好那副馬達，但是緬甸人表示他已無能爲力，看來只能憑風帆將船開動！

要使用風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還好那泰國人和緬甸人都懂得一點，否則，他們可能會把船弄沉，或者失去了控制而讓它隨風飄流的！

呂偉良勸那少女和林愛莉等人到下面船艙去，以免發生危險！

越南人也躲了下去。現在甲板之上就只留下三個人——呂偉良，泰國人和緬甸人！

林愛莉覺得很討厭，她不喜歡跟那越南人在一起！

她說：「這船上有兩個船艙，一前一後，爲甚麼你不到後面那個船艙去？」

越南人搖頭道：「小姐，你何必迫人太甚呢？」

「我不是迫你，只是覺得你討厭！」林愛莉含怒地盯住他！

越南人嬉皮笑臉道：「其實我等於做了你們的救星！」

「你敢再說這些風涼話？」

越南人道：「不是甚麼風涼話，只是我們所乘搭的飛機，本來就已經宣佈被刼。你想想吧，要不是飛機失事，你們現在也飽受了虛驚！說不定巴勒斯坦敢死隊會炸機，與你們同歸於盡的呢！」

林愛莉說：「巴勒斯坦人刼機只是爲了政治上的目的，他們往往只想引起世人的注意，到頭來總會沒事的。」

「沒事？」越南人笑了笑，「沙漠上燒燬三架巨型客機就是他們的傑作。」

林愛莉想了想，忽然又問道：「你家中還有些甚麼人？」

越南人道：「妻子，兒女和母親！」

「你是退伍軍人嗎？」

「是的，我早說過了。」

「你知道保險公司一定賠償麼？」

「照理應該賠的！」

「你眞的存心要去死？」

越南人苦笑一下：「說坦白話，誰想去死？只是沒有辦法！」

「你可以去找一份工作！」

「我已殘廢！」

「國家沒有照顧你？」

「照顧得太少，家人要捱餓！」越南人嘆氣道，「我們國家連年戰禍，本來就够窮了，戰爭令到我們更苦！」

林愛莉忽然稚氣地問：「你們爲甚麼會打仗？」

「爲了有人想改變我們的思想，想統治我們的國家。但是，這樣子打下去，很容易只得回一片土地，人都死光了！那時誰勝誰負，也沒有甚麼意思！」越南人聳肩一笑，又嘆了一口氣！

林愛莉忽然對這傢伙有了另一種看法，就是覺得他剛才那一番說話怪有意思的！因爲她一直就覺得這世界上到處戰火連綿，打生打死到底爲的又是甚麼？

爲了思想上的不同麼？

人類的思想本來就永不可能統一的，何必強迫別人與你一樣？

正如俗語說得好：「若要人似你，除非兩個你！」既然如此，何不就讓這世界上有着各種政制和思想的存在，然後讓人們自行抉擇呢？他喜歡走去東就任他走去東，他喜歡跑去西就讓他跑去西好了！

既然思想家，政治家能够創造一種思想，一種政制，一定有它的優點和存在價值的，那又何必你想我死我想你亡？

林愛莉一直都覺得，利用武力去侵畧別人，強迫別人就範，是最令人厭惡的事，無奈政治就是政治，政治是不講理由的！

林愛莉既然對那越南人改觀，也就不再堅持要他離去！

她又問越南人：「你的行李中，放了炸彈嗎？」

「不！只是一種儀器！」越南人道：「本來我不想說的，現在也說了。」

「甚麼儀器？」

「一種定時發動的新式儀器，但不是炸彈。它可以令到飛機上的導航儀器突然之間出毛病，無綫電通訊系統失靈！」

林愛莉恍然大悟：「這就是你所講的『秘密』了，是不？」

越南人點點頭：「是的，如果我不說出來，你永遠猜不到！」

是的，林愛莉雖則跟隨着呂偉良見識過不少，但從未聽過有這種儀器！

她又問：「誰給你這種儀器？」

「一個俘虜身上搜獲的！」越南人道：「據說美國當年有許多戰機在不知不覺中墮毀，就是這種秘密武器造成的！」

「但是，我們似乎聽到有爆炸聲！」

「可能只是儀器的干擾，令到飛機引擎發生爆炸而已！」

「你這樣做，即使得手，但他日搜查飛機殘骸時，那儀器一旦被專家檢獲，你豈不是前功盡廢，白白賠了一條性命？」

越南人笑道：「飛機若依原來的航綫飛行，我已計算過了，只要它墮毀，勢必墮入海中，儀器永遠不可能有人找到！」

林愛莉心裏道：好陰毒！

她又說：「但是，你一個人，能購下多少的保險費呢？即使將來獲得保險公司的賠償吧，相信數目也不會多！」

越南人的面色驀地一沉，視綫卻投到那少女的身上去！

林愛莉這時才回顧她身旁的少女！

少女一直默默無言！林愛莉以爲這只不過是少女的嬌羞而已，但現在，她卻發覺她正在哭！

「你哭甚麼？」林愛莉問。

「……」但那少女卻不作聲！

林愛莉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越南人這時又說：「這是人間慘劇，但我是出於無奈的！」

林愛莉似乎逐漸明白了！

她怔怔地問：「難道……難道你們是……父女？」

越南人木然無表情！

那少女珠淚漣漣地點點頭！

林愛莉既感到意外，又對少女寄予無限的同情！

她對少女說：「你自願做你父親的陪葬品麼？」

「嗯……」少女又點點頭！

越南人一直表現出他的「軍人本色」，態度强硬而又傲慢！

但是，現在他竟然也流出眼淚來了！

越南人哽咽着說道：「我太殘酷，但是，如果不把她帶來，將來好容易被人生疑！現在我是借故把她帶到星馬去賣給人家，買主替我們購下了巨額的保險費，相信事後不會令人生疑！」

林愛莉本來眞想破口大罵！罵這傢伙埋沒了理性，不該叫自己的女兒也一齊死！

但是，她回頭細心一想：誰肯讓自己的親生骨肉一齊去死？除非是迫於無奈的！

那少女抬頭看看林愛莉的神態，只見她瞪住那個越南退伍軍人。少女似乎在担心林愛莉大動肝火，急忙哽咽道：「這是我自願的，與父親無關，我不忍看見家人就快要餓死！」

林愛莉也輕輕地歎氣，她眞不知道說些甚麼好！

一個長年受到戰火洗禮的國家，到底還有多少悲劇發生過？

眼前她所能見到的，只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還有多少見不到的！

戰爭！爲了甚麼？爲人民麼？那麼，人民如此清苦又是誰賜給的？正是戰爭所賜的！

林愛莉忍不住詛咒起來：「可耻的政治家——去死吧！」

沒有人知道她罵那一方面，也許她只是冲口而出！

她憎恨戰爭，因爲戰爭從未帶給任何人一點好處，有的也只不過是把統治者抬上了高處而已！所以她常常對人說：政治家絕大部份都是大騙子！

× ×

風湧浪急，帆船極不穩定，但是那名泰國舵手把持得好，船還是依原來方向前進，他們的目的地是一個視綫所及的小島！

他們不知道那小島上是否住了人，總之他們覺得須要找個地方駐脚，他們也不知道要經過多久才有人來救他們，但船上沒有吃的喝的，他們必須想想辦法！

每次空難各國都有派出飛機艦隻參加搜索生還者，這次大概也不會例外吧，但是爲甚麼不見有飛機飛到這海域來？

也許是南中國海太大，也許他們處於極南或者極偏僻的地方。

無論如何，現在他們必須設法登岸，否則一不小心就會翻船沉沒！因爲風越大，浪越高！風帆早已落下了，只憑了掌舵者的經驗！

小島在望，但在風浪中的船隻可望而不可即！數丈遠的距離，可能一個半小時也無法登陸！這就是航海者的經驗！

好容易才令到那艘船迫近岸邊，突然「嘩啦」連聲，整艘船受到了一次極大的震盪！

「糟糕！觸礁了！」泰國掌舵人不由自主地驚叫起來！

「快些準備棄船！」緬甸人也是個有經驗的航海人員！

更驚惶失措的呼叫卻來自艙底！林愛莉和那越南父女目擊船底破裂，大量海水一湧而入，嚇得跑出甲板上揚聲呼叫！

呂偉良也知道情勢危急，事前誰也想不到這兒會有礁石！

「轟隆轟隆」的一連幾聲，整艘帆船被撞得四分五裂！

船上的人必須找一些可以扶持的東西支持住身體，甲板一旁繆方雨的屍體被撞擊得東滾西翻！若在平時，一定嚇壞人，但這時卻沒有人有空去瞧他一眼，人們所担心的，只是即將來臨的災難！

船，已粉身碎骨了！

人，不可能再停留在這裏，因爲船正迅速地往下沉沒！

各人趁住未投入大海之前，摟抱住一些浮水物躍入海中！

看來不可能超過十丈的距離，現在彷彿隔了千重山，拚盡生平氣力也無法游抵彼岸。儘管如此，各人爲求生存，還是拚命地掙扎！

六個活人一個死人同時在海浪中浮沉，沒有人向他們伸出援手！他們如果要繼續生存，就只有自己去掙扎，除了那個死人之外！

風浪像會戲弄人一樣，他們三番四次就快接近岸邊時，又被大浪冲擊開去，於是他們又要重新來過！

還好六個人都懂一點水性，就只有那個越南退伍軍人較爲困難，因爲他受了肩傷的影响，要跟風浪搏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呂偉良雖然殘廢，但他的氣力早已恢復了。在水中他的活動能力更强。他眼看那個越南退伍軍人快要沉沒時，伸手把他從水中撈起，讓他在風浪中獲得喘息的機會，繼續掙扎！

他不知道林愛莉怎麼樣了，只能在心裏祈禱！

在風浪中，即使親若兒女，愛如夫婦，也不可能細加照顧！他們只有各自掙扎！

狂風驟雨，整個天空像要塌下來一樣，黑漆漆的，海上六個人好像已跟繆方雨的距離越拉越遠，隱約可以聽到死神的召喚！

情況越來越壞，呂偉良因爲身邊有了那個越南退伍軍人的負累，活動能力受到限制。

浪把破船的板冲擊着，三番四次在各人的身旁掠過，任何人被它拍一下，也會就此昏迷過去，後果自然亦難以想像！

廢物湧向岸邊，同時也把各人推了上去！無論他們費盡了多少氣力才可以做得到的事，現在一下子就做到了！

但是這只是風浪的「恩惠」，稱爲「萬物之靈」的人類，彷彿受到了它的施捨！誰還能高聲說道：「人定勝天」呢？

南中國海每年都發生不知次數的大小風暴，造成財物人命的損失更是難以計算！「人定勝天」這句話，更不知從何說起！

呂偉良拚力將那個半昏迷的越南人拉上岸，回頭他也看見林愛莉拖住那少女登陸！

泰國人與緬甸人對水性更爲熟悉，他們比呂林等人更早到岸邊，這時正過來帮着他們掺扶住越南兩父女到岸上去！

有風也有雨，但各人找不到一些屋宇，只能躲到一些大樹下面去！

大家都已經筋疲力盡，越南退伍軍人更躺在草地上，讓風雨摧殘！

呂偉良將他扶起，讓他倚在樹旁！他的女兒負責照顧他！

泰國人一向表現得十分鎮定，他現在也在生氣地盯住那越南退伍軍人，狠狠地說道：「該殺的！要不是你，我們就不必受盡千辛萬苦的！」

緬甸人和林愛莉也在埋怨！

越南少女在哭，她用眼淚代表心聲，向各人求情！

在船上的時候，她不敢暴露身世，似乎就是爲了怕犯衆怒。甚至哭也不敢哭，但現在，林愛莉他們都知道了她是越南退伍軍人的女兒了。

她感到歉疚，却又不敢開口求情，所以就只有流眼淚！

他們之中只有呂偉良比較冷靜。他沒有埋怨任何人，他知道每個人做出一件事情來，必然有他的動機，何況事到如今，一切已是無可挽救了。所以他平心靜氣地，勸各人繼續前進，去找尋食物和可以避風雨的地方，這才是上策！

於是，各人休息過一會兒之後，又再起程了！

島上雖然看來荒僻，但草地上有小路可行。就憑「路是人行出來的」這句老話推算一下，這裏即使沒有人居住，最低限度也有人來過了。

呂偉良充滿信心地向前邁進！

他不知道以後又將會遇上一些甚麼事情，他只知道他仍然生存在這世界上的意義！

所有人都感到舉步維艱，但是大家都明白不能留在樹林中停得太久，這裏可能有毒蛇野獸，如果行雷閃電，這裏就更加危險！

因此他們都鼓起勇氣向前走，希望前面會有人烟出現！

他們須要吃的和喝的，但是如果這裏沒有人居住的話，他們就只能吃生果和捕捉野獸充飢，再過原始式的生活！

在樹林中，隱約看到遠處似乎有些建築物，這等於替各人注射了一服興奮劑。於是他們加緊脚步，走得更快了！

繞出那座樹林，那邊果然有屋宇！

那是一幢離開地面蓋搭而成的，四周環境十分優美，只有一層高的熱帶住宅！

烟，有炊烟冒出，當然是有人居住吧？」

——當時每一個人都會這樣想。

雨似乎小了，雲也開了，天色逐漸明亮！看來一切都在好轉中！

呂偉良聽人說過，馬來亞一帶地方可能因為天氣潮濕，鄉間所建的「房屋」，就是像眼前所見的一樣，離開地面建成的。

無論如何，他們希望這一次所遇到的，不再是未開化的土人！

各人走到屋前，發覺窗門是打開的，門也開了，但不見人影。

梯階只有十數級，他們很有禮貌地先呼喚了幾句，以免令到屋子裏的人一下子會受驚，但是，始終未見有人出來！

這是怎麼一回事？

六個人互相交換着眼色，每個人內心都驚喜交集，也充滿了疑問！

林愛莉對呂偉良說道：「讓我先進去看看吧！」

呂偉良也覺得，女人比較好些！

那個越南退伍軍人道：「叫小女陪你一齊去吧，你可能在言語上發生困難！」

於是二個女人走上那把扶梯，到了屋子的門口。奇怪！屋內怎麼會沒有人？

林愛莉回頭向呂偉良打了一個手勢，表示她們見不到有人。

呂偉良拄着一支木棒，這是走過樹林時檢來的，他習慣了用拐杖走路，同時也可以作為武器，以防不時之需！

他叫各人俱在下面等，讓他上去找這裏的主人。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這是很合理的事。

三個人入到屋子裏，還是不見有人。

那越南少女揚聲呼叫，也沒有人由裏面出來！

他們繞進裏面去，越南少女走在最前，不知怎的，她忽然驚叫起來！

呂偉良和林愛莉也吃了一驚，加緊脚步上前細看，原來有一男一女倒在地上，身上有血漬！

呂林二人發覺男的約莫四十餘歲，手掩胸部，眼睛半開，女的四十未到，似乎已氣絕身亡！

呂偉良蹲下去，那男子不知說了一些甚麼，聲音十分低沉！

呂偉良召來越南少女，他以為她會聽得懂，但是，她聽了還是搖頭！

越南少女很慌張，也不敢接近這二個血人，她忽然回頭走，召來了屋外三個人！

三個同行男子入來了，但是那個重傷的中年男子已經死去！

這分明是一宗兇案，怎麼辦呢？

看來這島上還有其他人居住的，但不知道是否有警察。如果有，目前這情形，會不會造成誤會？呂偉良是個老江湖，他自然想到這點了。

但是，那三個不同國籍的男子已無暇想及其他，有理沒理他們分頭到屋前屋後找尋食物充飢！

廚房裏有些食物在鍋裏煑，怪不得有烟冒出！呂偉良就憑了這點，相信兇手行兇的時間只在不久之前，可能兇手走了，他們就到！

死者看來是一對夫婦，但是他們何故被殺了？

呂林二人在屋內各處走了一遍！但不見有兇器。從傷口看，兇器應該是一把利刀。致命傷是胸腹等主要部位，兇手應該是個有經驗的殺人者。

呂偉良勸各人切勿久留，否則難免會惹禍上身！

他們三個人剛沿梯而下，那邊小路上人聲吵鬧！

呂偉良還沒有決定應該怎樣做，其餘三個男子已拔足飛奔進樹林中去了！

呂偉良也沒有理由再留下來。他担心不會講當地的語言，那就有如秀才遇着兵，有理也講不清！於是他帶住林愛莉和那個越南少女，加緊脚步，走進了樹林裏面去！

沒有人知道來者是誰，他們也不敢停留下來看個究竟！

他們以為只要儘快離開現場，就可以避免惹禍上身，但是，迎面却來了幾個青年男女。他們以極之詫異的目光，瞪住呂偉良等人！

越南退伍軍人試以馬來土語跟他們招呼，但是那數名青年不知怎的，回頭就走！

越南人道：「糟糕！這次怎麼辦？」

林愛莉道：「我以為我們不該走避，反正我們就沒有殺人！」

呂偉良也說：「是的，我要求大家不留下來，因為我們不懂講土話，很易造成誤會。但你們會講，可以向他們解釋。」

「這種情形很難解釋的！」越南退伍軍人道，「我知道南洋有許多小島上的居民根本未開化，我們可能被人活活打死！」

泰國人道：「但是，我們這樣子東奔西跑也不是辦法！」

越南退伍軍人又說道：「只有見一步行一步！」

「我們十分疲倦，我實在不想再走！」緬甸人說，「我贊成留下來！」

正當各人爭持不下時，後面又傳來陣陣人聲，顯然有人追來！

呂偉良和林愛莉留下來，那泰國人和緬甸人也不再走了，只有那個越南退伍軍人，把他的女兒一起拉走！呂偉良他們想阻止也阻止不了！

不久之後，大隊男男女女向呂偉良等人包圍過來！

他們之中有幾個穿制服佩槍的，可能是當

地警方人員，其他人好像是居民，但許多人手執木棒，在旁戒備！

儘管他們的態度並不友善，呂偉良他們也並不過份担心，起碼可以看得出，他們已是文明人，不會再是那些未開化的土人！

只要還有道理可講，他們就可以解釋清楚！因此他們四個人在毫無反抗的情形底下，束手就擒！

不久之前他們遇見的數名青年男女，頻頻指手劃脚，不知向那些武裝人員說一些什麼？後來他們看見數名穿制服的，在那幾個青年人的帶領下走進樹林深處，他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們知道還有二個人逃脫了，所以由青年人引導去找尋他們！

呂偉良等人被帶回兇案現場，領隊的一名警長會講英語，這對他們無論如何是比較便利的。

一批人員正在兇案現場調查。有些人跑到房子底下去找尋兇器！

那名警長向呂偉良他們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他們說出飛機失事經過，自認是失事飛機的生還者。警長半信半疑！

呂偉良也承認不久之前到過這兒來，也見過二具屍體，只是担心惹禍上身才跑開了。

呂偉良所以要坦然承認一切，是看見他們的現場偵查似乎甚為周密，他担心偵探人員可能在現場找到他們的指紋，不如早些說個明白，總好過到時被人查出時啞口無言。

警長親自向各人搜身。他搜出呂偉良身上有一把小刀，頓然為之緊張不已！

呂偉良只担心他們的偵探術一知半解，否則這小刀不可能令他受嫌殺人的，因為他看過了二名死者的致命傷，兇刀刀口起碼有一英寸那麼闊。但眼前這把小刀只有半吋而已！

無論如何，警長對呂偉良已是「另眼相看」，對他加緊盤問！

呂偉良也知道，要令對方相信他們的遭遇無疑是非常困難的事！其實就是他們自己，也對這一兩天以來所發生的事疑幻疑真！

他們險死還生，死神好像在跟他們開玩笑一樣。現在回憶起來，也像發夢一樣！

呂偉良等人經過三波四折之後，所有證明身份的文件業已失去，這就令到他們的解釋更加困難。

但是，繆方雨交給呂偉良的一枚戒指和字條，仍然保存着！

戒指就戴在呂偉良的手指上，字條經過一再水濕之後，字跡非常模糊！

警長看了一遍之後，問呂偉良：「這是什麼？」

呂偉良告訴他：「這是朋友臨死時交給我的，刀子和戒指也是，他要我代傳死訊，可惜他的屍體已在沉船時失落！」

「你很會講故事！」警長冷冷地說：「現在我們要拘捕你們四個人，因為我們相信你們與在逃人等，就是殺人兇手！」

呂偉良等人欲辯無詞，他們紛紛被武裝人員加上了手鐐押走！

呂偉良暗自叫苦，想不到他們千辛萬苦，由空中跌落大海，驚險重重也沒有死掉，到頭來竟然會不明不白地犯上了殺人罪嫌！

現在問題是他們不知道當地有沒有法律和通訊設備；如果有法律，他們可能會經過一番審訊，那自然還有自辯的機會！否則，他們就大有可能被人就地槍決，死得不明不白！

假如島上有通訊設備的話，各人的身份還可以獲得各原居地政府的證明。甚至只須證明他們是失事飛機的乘客，也不必立即死掉。問題只是「山高皇帝遠」，誰曉得後果會怎樣？

含冤莫白　慘遭問吊

東南亞國際特警首腦任如重還沒有離開曼谷，就接到三俠飛機失事的不幸消息！

任如重震驚之餘也感到後悔，後悔不該把假期批給他最得力的助手阿生！

老實說，站在任如重的立場，他只希望阿生能僥倖生還，其他一概死清光他也可以不理，甚至包括呂林二人在內！

這不能怪他自私，像阿生這種有勇有謀、有胆有色的青年，實在不輕易找到。難得阿生還擁有渾身武功，一副鬼靈精的頭腦，多少年來已不知令到多少歹徒為之喪胆！

任如重對阿生的期望甚大，他非常倚重他。以為這次先讓阿生有個愉快的假期，然後再把一些重要任務交給阿生去做！

尤其是經過了「佛國尋兇」一案後，阿生的名字已在巴黎特警總部裏面响起來！總部的領導層曾希望阿生有機會到巴黎一行。

想不到飛機失事的消息有如一枚炸彈，傳到任如重的耳鼓時簡直像地震一樣，差點令到這老頭兒昏倒過去！任如重驚惶之餘，一邊急電通知巴黎總部，一邊與泰國政府取得連絡。

初步消息傳來只是刦機，直到後來演變成不可收拾的墮機慘劇之後，任如重才獲得通知，因為該班機的乘客名單中有一名國際特警，否則任如重甚至還不知道發生了慘劇。

泰國政府據說已派出軍機前往搜索殘骸及可能的生還者。但任如重仍然要求儆他親自前往現場一帶實地視察！

根據星泰二地的無綫電指揮塔報告，航機首先報告被刦；但後來失去了連絡。如果單憑這點去推測，不能肯定航機失事墮毀！

但是，馬來半島上的一些鄉民，却向當地警方報告，曾目睹海面上空有一架民航機發生爆炸。憑時間上的推算，有關方面於是相信那班機已是凶多吉少了。

駐守星馬二地的英國空軍軍機，駐守泰國的美國空軍軍機以及一批艦備機，紛紛出動往南中國海展開大規模的搜索！

一些在隣近海域的軍艦和貨船，亦紛紛接到有關政府的無綫電要求，馳往現場一帶展開搜索行動。無奈不久之後，風雲變色，天氣非常之惡劣，搜索行動也受到了妨碍。

一度乘坐軍用機飛臨現場的任如重，焦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在一無所獲之後，任如重返回曼谷特警辦事處，立刻與巴黎總部連絡，要求總部命令東南亞各地，尤其是星馬二地的國際特警組織，組成特別搜索隊，找尋阿生的下落！

這是非常例外的做法！就是因為太過例外，所以才只可以由國際特警組織去辦！

任如重的意思，巴黎總部是非常了解的，他對阿生十分重視，不願意失去一個罕有的突出人才，於是不惜動用龐大的人力去搜索，希望會生奇蹟！於是巴黎國際特警總部立即通知星馬菲等地的分部，分別組織空前龐大的搜索隊伍，到一些可能的海域去，大舉搜索！

國際特警既是世界性的反罪惡組織，自然獲得各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於是各地國際特警所組成的搜索隊伍之中，包括了借用當地軍警的直升機、偵察機、戰艦和快艇等等！

阿生的一切有關資料亦已透過國際特警的電腦通訊系統，傳達到各地特警的辦事處去！

無論如何，任如重在未有關於阿生的消息之前，他是坐立不安的；這位資深的國際特警首腦一向獲得最高當局的尊重，他的意見自然也受到重視！自從「佛國尋兇」一案發生之後，曼谷的國際特警處「處長」這位置一直空懸

，而由行動隊長乃龍暫代，直至總部派人前來接替為止。

乃龍和阿生合作過不少次，他們已成為摯友。這次乃龍聽了這不幸消息，也非常震驚！

翌日，乃龍率領手下精銳，與任如重飛往新加坡。他們沿途研究可能墮機的位置，以便抵達目的地之後決定如何展開行動！

乃龍和任如重等人所乘坐的飛機是駐泰美軍的偵察機！

機上有最新式的攝影裝置。自然美軍當局是了解他們此行的任務的！

抵達星加坡之後，當地的國際特警負責人何文冲已候在機場。

他們被接回國際特警的秘密辦事處，立刻就展開一連串的研究會議！

何文冲展開一幅地圖，是馬來半島的形勢圖！

圖的末端就是星加坡，又稱新加坡，反正是譯音，不必計較了。

星加坡雖然是一國，但地方很小，幾乎任何一個馬來亞的省份都比它大。

這個亞洲新興小國，街道整潔，環境幽雅，人民的自覺性很高，當地人如果偶然發覺街上有一個烟蒂，他們也會俯首將它檢起，投於廢紙箱。這種美德相信許多地方難以一睹！

這裏大部份是華人，也有印人和巫族人。何文冲就是當地的土生華僑，因此對星馬一帶的環境非常之熟悉！

何文冲指示着地圖說：「若依正常的民航路綫，失事飛機應該沿住地圖的西面部南下，也就是馬六甲海峽這一邊！」

他指住地圖的左方解釋。

乃龍和任如重也知道馬來西亞東面較為荒僻，大部份繁盛都市都集中在西面，也就是地圖的左方。例如首都吉隆坡，著名的風景區檳榔嶼、吉打港、大港以及馬六甲市等，全都位於西面！

但是，正如何文冲說：這是一宗刼機事件，航機起飛之後不久就被人刼持，因此，飛機不依正常航綫飛行，也是天公地道的事！

何文冲又說：「東面是廣闊的南中國海，有許多十分荒僻的伶仃小島，砂勝越和菲律賓都在這邊，印尼則位於南方。範圍如此廣闊，所以如果沒有正確的位置，我們的搜索工作非常困難。目前英美艦艇正在南中國海的公海上展開搜索，至今為止，還未有任何消息！」

乃龍在旁，打開他帶來的一叠文件記錄，那是他從曼谷帶來的，裏面有航機失事前後的一切有關記錄和其他資料。

乃龍說道：「根據最後通訊記錄，飛機的位置大約是在東經一百度，北緯七至八度左右的位置——」

任如重立刻在地圖上找到東經一百度與北緯七至八度左右的位置！

他不等乃龍說完，他就說道：「這應該是印度洋才對啊！」

「不！」何文冲說：「馬來半島的西面是印度洋，東面是南中國海，北面則是暹羅灣！因此，如果憑最後通訊去摸索，就够叫我們無所適從了。」

「是的，這位置就因為隔着馬來半島，好容易差之毫厘，謬之千里！」乃龍說道：「但照我看，最後通訊絕不可靠。」

何文冲也說：「不錯，當時飛機上有黑色九月的刼機者，他們可能把飛機刼持到別處去。最後通訊並非航機的最後正確地點！」

任如重道：「但是，目前我們就只可以憑兩點去找人，第一，最後通訊指出的位置；第二，據報有人看見飛機在上空爆炸的地點！」

何文冲一早已接到了巴黎總部的指示，自然也得到當地警方的通知，報告目擊上空有飛機爆炸的居民，是屬於馬來西亞東面「彫門島」上的漁夫！

何文冲補充說：「如果他們沒有眼花，那麼飛機可能已被刼持着飛離了原來的航綫！由印度洋這邊橫過馬來半島，飛到南中國海這邊來！」

「為什麼你會說他們眼花呢？」任如重問道。

何文冲解釋說：「馬來半島較著名的島嶼有彫門島、森美蘭島、巴比島和丁基島等等，最近這幾年來，那邊的漁民不時向當局報告有神秘物體飛行，但結果都杳無實據！」

「原來你就因為這樣，不相信他們的說話！」任如重說道：「我覺得你這種想法完全錯了。漁民不是說謊的小孩子，他們沒有理由無中生有的。所謂查無實據，亦不足為奇，因為神秘飛行物體的出現已非最近的事，每次當局接到報告後，都派人前往現場偵查，結果都沒有下文。當初各地政府也以為是居民眼花，但近年目睹怪事出現的人越來越多，有時是數十人集體目擊其事，自無假的可能。你又怎麼能指他們造謠？」

任如重是國際特警組織的東南亞首腦人物，論輩份，論資歷，自然比何文冲高出許多，就是論等級也是他的上司。

因此，何文冲不敢再作聲。

任如重要他把當地居民目睹飛機在上空爆炸的詳情說出。何文冲於是把馬來亞政府轉來的文件副本交給任如重參閱。

根據資料指出：在彫門島外捕魚的漁民，當日曾目睹南中國海上空有一架航機發生爆炸，一團火光過後，飛機就墮入海中。

如果根據漁民所指的地點，那應該是北緯綫三度，與東經綫一百零七度之間；那兒海面上小島密集，屬於南中國海水域，位於馬來過島與砂勝越之間。

任如重依了副本上的提示，用紅筆在地圖上畫了一個紅圈。

然後對何文冲和乃龍二人說道：「我們就在這個地區展開搜索吧！」

任如重所以要「御駕親征」就是為了能够當機立斷！

憑何文冲的語氣，如果沒有任如重在着，他極有可能就不相信漁民們的目擊報告。而憑他自己個人的見解去作盲目的搜索！

任如重也並非百份之百的相信漁民們的報告，但他總覺得這樣會比較有點根據。

任如重向何文冲表示，立刻就要乘直升機出發；但何文冲告訴他，直升機性能所限，而且據報該地區天氣十分惡劣。他提議乘海軍炮艇出發。

但是任如重心情萬二分焦急，他那裏有耐性在海上就誤太久？因此他要何文冲與軍方連絡，查查那海域上是否有美國海軍的艦隻，尤其是航空母艦之類；因為任如重知道英美海軍曾開入該區搜索。

星加坡是有英國海軍駐守的，但他們的一切行動均屬軍事秘密，不輕易向外透露。不過英國既然也是國際特警的成員國之一，由身為國際特警東南亞首領的任如重出面去查，當然可以查到。

據報那處海域附近，參加搜索行動的英美艦隻有十多艘之多。

其中有可容直升機降落的主力艦、旗艦和航空母艦等等。

因此，任如重最後還是依照他的原來計劃，乘直升機出發！

何文冲以一個地區的負責人，自然拗不過任如重這位東南亞特警首領。他也只好乖乖的去準備好一切，盡快起程，因為他已知道這老頭兒的個性不能久候！

畧進午餐之後，任如重等人便分別乘軍方直升機出發！

事前他們已透過軍方的通訊系統，知會了南中國海上面的英美搜索艦隊。

那兒海域上的天氣的確很惡劣，海軍與空軍的搜索行動曾數度中止！

任如重等人所乘坐的直升機隊紛紛在一艘美國航空母艦降落之後，他們並不因為天氣惡劣而有所怠慢或拖延！

任如重立刻部署他率領前來的國際特警，一邊利用艦上的通訊系統與其他艦隻取得連絡，一邊由專人整理現場所收集得的情報，加以分析！

其他人看見老頭兒如此緊張，自然也受到影響，冒住風雨，出海搜索！

無奈海面之上，風湧浪急，到處烏天黑地，茫茫大海之上莫說要找一個人，就是要找一艘船隻，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儘管如此，任如重所部署的搜索工作，一點也未見鬆懈！

他訓令特警們不要把搜查工作局限於海面之上，而要伸展至一些荒僻無人的小島；在他的想像中，阿生既然是個善泳的人，只要有一綫生機，他也會游到可以駐足的地方，不管那些小島是否有人居住！

英美艦隊的海軍司令們，既然知道這老頭兒的身份殊不尋常，見他親自帶人前來搜索，也以為阿生是個身懷重任的要員；他們想像到這位年青特警的身上可能有些十分重要的秘密文件之類，既然英美同是「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國，所以，艦隊司令官們，也紛紛派員協助。

國際特警的搜索行動固然不受惡劣的天氣影響，也不受時間限制；他們不斷用無綫電通訊系統，與星、馬、泰、菲等地取得連絡，希望憑住他們的最新情報，找出一些綫索來。

翌日清晨，大批艦儀機奉命出動，南中國海上，彷彿來了大羣蜻蜓！

天氣時好時劣，但無論如何，任如重也不希望搜索行動停頓下來！

一架海軍飛機據報發現一處海面上有些可疑物體在浮沉！

在無綫電通訊系統的連絡中，國際特警所乘坐的軍用直升機立即飛臨該處海域，作低空偵察，果然發現一些紅色的救生衣，大部份是未及充氣的。

一些艦艇奉召開到現場打撈，證明那是民航機用的物件。於是任如重他們更加肯定，墮機地點就在那兒附近！

無論是否有生還者，搜查工作加緊進行，搜查行動也擴展到附近一帶的大小島嶼去。不管島上是否有人居住，搜索人員也上去訪問一番！

一些飛機在較北的海面上發現了其他物件在浮沉，一些艦艇也發現了海面上有汽油浮起。因此有關方面更加肯定飛機就在這兒墮入海中。

既然物件可以隨波逐流，生還的人自然亦有可能。摟抱住一些浮水物隨波逐流至一些小島上面去，除非根本就沒有生還者。——這是每一個人的想法，也是任如重他們的想法！

國際特警一方面配合英美海空軍，加緊向一些島嶼搜索，另一方面也利用無綫通訊系統，分別與馬來亞、星加坡、印尼、砂勝越、汶萊、沙巴，甚至菲律賓等地的警方取得連絡。

任如重他們認為：只要某些小島或者沿海地區的居民，如果發現有陌生人出現的話，他們勢必報警，此乃理所當然的事！

因此，國際特警除了着重搜索行動之外，也着力搜集來自各地的情報！

× × ×

那名越南退伍軍人，帶了他的女兒逃入樹林中之後，明知有人啣尾追來，於是爬上樹上去，躲了一陣。

當時他們居高臨下，看見幾名武裝人員在數個青年男女的率領下到處搜索。

那些青年人告知武裝人員：他們見到的陌生人包括四男二女，現在只有三男一女被捕，也就是最少也有一男一女走脫了！

那越南少女緊張得手心也出汗，她不知道她父親為什麼不跟呂偉良他們在一起！現在他們有如貓頭鷹一樣蹲在樹枝之上，只要稍動聲息，他們就會被下面持槍的人射殺！

因此，那越南少女連呼吸也摒息着！

反觀她那位退伍軍人的父親，却鎮定得令人驚奇。也許這種情景他昔日在戰場上見得多了，這就是軍人本色吧？

幸好不久之後，下面的人又沿住樹林中的小路，搜到了別處去！

那越南少女悄悄鬆了一口氣！

她忍不住低聲問她父親：「為什麼我們要走？我們又沒有殺人！」

「誰說我們沒有殺人？」那退伍軍人怔怔地說：「我們差點兒殺害了超過一百人！」

少女曉得他指的是飛機失事墮毀的事。是的，她現在也感到無限歉疚！

但是她不明白，她父親為什麼有勇氣帶她一齊去死，藉此讓他們的家人取得保險費，現在反而沒有勇氣去面對現實？

少女沉聲問道：「你是担心他們把我們拘捕之後，會揭發我們就是炸毀航機的人麼？」

「是的，那跛子的詭計，難道你還不知道麼？」那越南退伍軍人說：「他不肯殺我，就是留回一張生口對證，證明飛機是經由我們破壞的！」

少女道：「我不同意你的想法，我覺得那對中國夫婦實實在在是一等好人！」

「別嚕囌了，你不會明白的！」退伍軍人道，「這個世界上那裏有好人？」他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本來我以為這次的行動找到了替死鬼，黑色九月組織的行動對我們十分有利，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到頭來我們還是失敗了！」

少女又在流淚！

她想到東躲西躲也不是辦法，尤其是在這小島之上，只怕遲早會被人找到他們，那時一樣是無可避免地，被人解上法庭去！

她自然知道她父親的計劃，但為了家人以後的生計，她是自願作犧牲的。

祖母、母親，還有弟妹的生活。只要想到他們過得那麼凄苦，她就不顧一切！可惜到頭來還是功虧一簣！

她以為在過萬呎的高空上面，一聲「轟」然巨响之後便與飛機一同粉身碎骨，那一定什麼都不知道，既痛快而又沒有痛苦。此後她的親人就可以過着較富裕的生活了！

豈料千算萬算不及老天爺一算！現在他們父女二人不但無法在高空中死掉，甚至風浪也沒奈他何，在海裏也三番四次死不掉！

還有繆方雨死前那一刀，竟然也同樣沒殺死她的父親！

奇蹟嗎？還是上帝的作弄？

她現在才開始明白：原來一個人最大的懲罰並非「死」！而是「活」——活受罪比死更加可怕！

她覺得眼前就是活受罪！所以她忍不住心酸地哭了！

她父親看見她這樣子，自己也難過，儘管

他是一名退伍軍人，但身旁帶着的却是他的親生骨肉！他本來安排她去死的，但現在她却命不該絕！她還是活生生的！

良心上的責備，比任何體罰更令人難以抵受，因此他也哭了；只是沒有哭出聲音來，淌着淚！

父女二人正在各懷心事之際，驀地聽到一陣樹葉在沙沙作响的聲音自頭頂上面傳來！

他們吃了一驚！因爲在這些熱帶樹林中，隨時都會有毒蛇出現！

但是，當二人不約而同地，循聲望上去的時候，吃驚的程度比見到毒蛇更意外地可怕！

原來那是一個人！

不！如果那是一個人，他們就不致如此喪胆了，好像是鬼！

其實說得清楚點，他們見到的有三分似人，七分像鬼！

做父親的還可以力持鎮定，但做女兒的，差點嚇得雙足發軟，從樹上掉了下來！

由於樹葉遮遮掩掩，令他們一時之間也難以看得清楚那是甚麼東西，像人像鬼更像一頭人猿！

父女二人匆匆溜下樹來，奪路就逃！

但是，那傢伙來得更快，攀住樹籐一躍而下，有如飛將軍從天而降！霍然站立於父女二人的面前，擋住他們的去路！

現在他們可以看得更清楚了，那是一個人——一個他們見過的人。

越南退伍軍人在飛機上見過這個巴勒斯坦人了，他是刦機者之一。想不到他們又在這裏再見面，那副樣兒比在飛機上的兇相更難看！

他手持血刀，面目猙獰，一看就知道他不懷好意。

那刦機者冷冷地說：「你們別走！」

越南退伍軍人道：「你想怎麼樣？」

「我們既是同道中人，就應該攜手合作！」刦機者說。

「合作？合作殺人嗎？」退伍軍人盯住他手上的那柄血刀，已想到屋子裏二人是他幹掉的。

「不！我們要設法離開這裏，合作去偷船啊！」刦機者說，「剛才的情形我在樹上見到了，你們二人顯然也在逃避。我們何不走在一起呢？」

越南退伍軍人道：「只你一個人麼？」

「是的，我命不該絕，你宣稱放在機上的炸彈對我沒有威脅。」刦機者驕傲地說。

「那你打算怎樣？」

「用我們的合作精神，去找我們所須要的工具。我知道這是一個孤島，沒有船根本逃不掉！」

退伍軍人乘機又問道：「屋子裏那雙夫婦是你殺死的嗎？」

「是的！」

「爲甚麼你要殺他們？」

「爲甚麼？」刦機者瞪住越南人，哼了一聲！「你問得太過出奇了，就像你要炸飛機一樣，你能告訴我爲甚麼嗎？」

「我爲了家人能生活下去，爲了他們的幸福，我們準備犧牲自己，結果雖然死不掉，但那只不過是意外而已！」

「對了，我們刦機是爲了喚起世人對我們的處境加以注意，這也是爲了求生存！我殺死那對夫婦，也無非爲了奪取他們的食物，這也同樣是爲了求生存而已，有甚麼稀奇？」

「其實你無須殺死他們……」

「別假仁慈了！」刦機者咆哮着說，「他們不懂我的意思，言語不通造成誤會，他們想呼救，想逃跑，我沒有其他辦法！」

「好吧！別那麼大聲了！」越南人道，「小心我們一齊被人捉去！」

刦機者揮揮手道：「跟我走！看來我們要等待，等到天黑才動手。」

越南人父女二人不知道對方的計劃，但可以肯定的，就是刦機者一定比他們更早抵達這個小島。因此，他們相信這個巴勒斯坦人一定比他們更爲熟悉這島上的一切。

樹林中一再有人走過，刦機者和那對越南父女三番躲避，總算有驚無險！

這海島看來不小，有山有樹木，也建築了不少房屋。既然有武裝人員駐守，相信一定也住上了不少人。

島上有不少可以行車的水泥路，一些儎了武裝人員的吉甫車四下裏巡邏，他們顯然在搜索在逃的人。島上的居民都弄得人心惶惶！

呂偉良等四人被捕後，囚禁在一間類似警察派出所的平房內。

這裏面有一間臨時羈留所，彷彿一間飼養猴子的大鐵籠，丁方約四丈左右，中間有鐵欄柵把它分成兩格，分別有二度門入內。原來是爲了方便將男女囚犯分間開的。因此，呂偉良和林愛莉，仍然可以隔住鐵欄柵見面，互相呼應。

呂偉良他們這一次可以說是百詢莫辯，除非抓到了眞兇！

他們四個人被押進來之後，又經過了一番問話。看樣子他們絕對不會相信這四個陌生人的口供；甚至有位警官懷疑他們是越獄逃犯，所以不惜殺人。

外面一班島民非常暴躁，吵吵鬧鬧的不知說了一些甚麼。

後來那個泰國人告訴呂偉良說：「島民要立刻處決我們，爲他們的長老報仇，這一次我們眞的是含冤莫白！」

「別嚇人吧！」緬甸人說，「我聽到警官答覆他們，說要先向上頭請示！」

泰國人說：「我就是担心他們等不及了！島民力指我們就是兇手，他們顯然找不到眞正行兇的人。」

「我們實在沒有殺人，他們應該查出的。」呂偉良說道。

「這是相當偏僻的地方，如果警方受到島民的壓力太大，我們就性命難保了！」泰國人說。

林愛莉問：「這兒到底是甚麼地方？」

「我也不大清楚，但看他們的服飾，可能是星馬的警察。」泰國人說，「位於馬來半島砂勝越之間，有許多零星小島，這兒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吧！」

「那麼，應該很接近星加坡了，是不？」呂偉良插咀問道。

他念念不忘繆方雨死前所託！那張字條雖然給穿制服的武裝人員取去了，但是，上面所寫的東西，他還依稀可記！

泰國人告訴他：星加坡就在馬來半島之南，自然是非常接近這裏。

呂偉良在錄口供時，曾表示他有一個門徒是國際特警，曾與他們乘搭同一飛機南下，現在生死未卜，但爲了證明他們兩夫婦的身份，呂偉良希望他們能與國際特警組織的星馬分部取得連絡！

口供是這麼樣說過了，但不知道他們有沒有通知星馬二地的國際特警辦事處。

無論如何，現在他們四個人已經被關了進來，外面島民不斷叫囂，可不知是否正與警方談判。如果這裏還有法律秩序的話，他們也許不致於死，起碼他們還有個自辯的機會。

但是正如泰國人所說，萬一因爲這裏地處荒僻，扣押他們的人抵受不住島民們的暴躁，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被島民處以環首刑。

林愛莉隔住那度鐵欄柵，對呂偉良說：「已然如此，我們不如趁早逃走吧！」

「別傻氣！」呂偉良說，「這裏分明是個孤島，沒有船根本無法可以離開。」

林愛莉所以存在潛逃的念頭，是因爲這兒兩度鐵門的鎖看似複雜，但她知呂偉良幾乎閉上眼睛也可以將它弄開！

至於那些守衛，經常走了出去。照理他們有很好的逃走機會。

但是呂偉良認爲不該再冒險，假如逃走不成功，那時就更加麻煩了。

泰國人和緬甸人不知道他們的來頭，更不知他們是開鎖專家！

不久，一位警官入來了。後面跟着幾個人，其中二個是穿便服的，其餘的，都是武裝警員！

警官隔住鐵門問道：「我們已認定你們四個人是殺死亞都長老的兇手，你們還有甚麼話要說嗎？」

四個人分別大大地吃了一驚！

二名穿便服的分明是島民的代表，他們的神色非常憤怒！

呂偉良道：「你們有甚麼證據？」

警官把由呂偉良身上搜出的小刀揚了一揚，說道：「這就是兇刀，還有你們四個人的指紋都可以在兇案現場找到，這還不够麼？」

呂偉良道：「你們別開玩笑了，死者是給較大把的尖刀插死的，你們警方也應該看得出。我那把小刀根本未殺過人，沒有血漬。」

「誰說沒有？」警方人員道，「幸好我們也檢驗過了，這小刀有血漬，只不過給人抹掉，但開合處的罅縫中，仍有血漬遺下，你還敢狡辯？」

兩名島民代表又吵了起來。

呂偉良記起了，小刀是繆方雨擲擊過那名越南退伍軍人的，當時越南退伍軍人正要脅住林愛莉，繆方雨死前想以飛刀殺他，但他命不該絕，只傷了肩膊，刀上遺下的血漬自然也是他的了。

但是，越南退伍軍人已帶着他的女兒逃脫了，相信呂偉良再講盡千言萬語，也是無濟於事！

本來血也分幾個不同的類型，可惜這小島上一切設備簡陋，不必多問，相信們也沒有核對過小刀上遺下的血漬是否與二名死者相同。

否則那位警官就不會說出剛才那一番話。

武裝警員在旁荷槍實彈，小心戒備下，守衛開了鐵門，由警員將各人押了出去！

他們不知道是否被押出去審訊，只知道在目前這情形下想逃走是不可能的事！

門外大批島民羣集，情緒激動，有人高聲叫囂，也有人揮拳吶喊！

呂偉良等人暗暗吃驚！他們回味一下剛才警官的一番說話，就知道是凶多吉少；再想想爲甚麼有二名島民代表入來，事情就更爲明顯了！

外面的天氣已經好轉，陽光也開始露面了。但是呂偉良等四個人的心情則有如蒙上烏雲一片。

呂偉良等人被警員押到一處大空地上！島民們在吶喊聲中蜂湧而來！他們彷彿被押往刑場，眞的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大空地之上有一座架搭起來的高台，平時可能是要來演戲或者演講用的，現在却豎起了四枝木柱，四條繩子迎風招展，令呂偉良等人見了就感到心寒！

這顯然是臨時架起的「行刑台」！

他們四個人被武裝警員押上台去！每個人雙手均被反綁起來！

四條粗如手指的繩子，分別被套進呂偉良等四個人的頸項之上！

台下的島民叫聲震天！他們每個人似乎都絕對相信呂偉良他們就是殺死那對夫婦的眞兇；從他們如此激動的情緒看來，死掉了的「長老」夫婦一定十分受到島民的尊重。

呂偉良他們正是有冤無路訴。想不到他們這幾個人由高空墮機以及怒海沉舟，都可以化險爲夷，但這一次却死得不明不白！

警員們分別把四條繩索的結收緊，呂偉良他們每個人都感到有一種窒息的感覺。

四條大木柱的頂端都有滑輪，繩子穿過滑輪上面，下面的人只要把繩子的另一端用力一扯，呂偉良等四個人就會雙足離地被吊至氣絕身亡！

眼前明明是只有死路一條，但是他們一點辦法也沒有。因爲登上了木台之後，雙足也被綑綁起來。現在他們即使如何掙扎也是沒有用的。

繩子開始逐漸收緊，呂偉良等人雙足也開始離開了木台的表面！

這時候他們只有等死，如果掙扎的話，一定更加痛苦，也只有加速死亡而已！

突然之間傳來一陣槍聲，呂偉良等四個人固然被嚇至魂飛魄散！就是身爲「劊子手」的四名警員，也爲之手忙脚亂！

因爲槍聲並非發自台下的武裝警員，而是來自後面海傍！

呂偉良等人還以爲子彈射向他們，想不到反而因此獲得喘息的機會！因爲繩索放寬了。

警員們紛紛拔槍，趕往海傍去查看究竟。

海邊碼頭有人偷船，一名警員放槍制止，但那三個人已經得手！

警員情急之際，一連發射了幾槍！

等到其他警員馳至時，人們只見一艘機動快艇已離岸開出！

警員們紛紛搶登另一艘快艇，啣尾追去！

同時開槍示警！

呂偉良等四個人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想逃又逃不了，為之焦急不已！

偷船的三個人，兩男一女，他們當然不是別人，就是那對越南父女和一名巴勒斯坦的刦機者！由於絕大部份的人都集中到廣場來看「行刑」，所以呂偉良他們也無意中幫了他們，否則他們決定不會如此輕易就得心應手！

越南退伍軍人兩父女協同那名刦機者把快艇開出海面之後，加油狂衝！本來他們到底先行一步，即使沒有追兵，他們也應該有機會逃脫！

但是，他們正把快艇開出大海之際，頭頂上卻出現了十多架直升機；海面上也出現了一些艦艇。原來他們就是英美艦隊所組成的搜索隊。

一艘炮艇上面的指揮官從望遠鏡中目睹一切，既然後面一艘快艇上有人開槍示警，而開槍的人又是穿制服的，那麼，他們自然不難想得到在前面拚命逃跑的，可能是歹徒或者走私客之類！

於是那位指揮官立刻用無綫電指揮其他炮艇展開圍捕！

指揮官的目的只不過是助當地警方一臂之力，想不到如此一來，卻苦了那個刦機者和那雙越南父女；他們的快艇即使更快，亦難以逃出軍方炮艇的包圍網！何況附近一帶海面還有其他艦艇，頭頂之上還有不少直升機呢！

因此，越南退伍軍人準備投降，以免被炮轟！但是刦機者卻以刀子相向！迫他全速前進！無論如何也不准停下來！

但是，退伍軍人不肯就範，他叫嚷着說：「你瘋了嗎？這情形我們如何逃得了，只要炮艇開火，我們就會粉身碎骨！」

刦機者情急之下，一手拉開退伍軍人，自行駕駛，但軍人不甘示弱，二個人就此糾纏起來！

越南退伍軍人肩膊受了傷，刦機者手上卻有刀，混亂中軍人被刺了一刀，尖叫起來！

在旁看得親切的是那軍人的女兒——越南少女，她情急之下舉起一個空油缸，狠狠地向刦機者的後腦擊了一下！

那個巴勒斯坦人悶哼一聲，栽倒下去！

越南退伍軍人見狀舒了一口氣，但隨即又呻吟起來，原來他的胸腹之間被刺了一刀，正在流血！

炮艇紛紛開到，在後追來的警方巡邏快艇亦已經開到了。

他們一邊替傷者急救，一邊將被刦快艇拖回岸邊！

途中，島上的警方人員已將大致情形告知炮艇上的指揮官，感謝他們相助！

那位指揮官也把他們的任務說出，表示他們正在搜索失事墮機的生還者！

各人登岸後，島上的人的注意力亦早已由廣場轉移到海上來；但現在廣場之上又頓然熱鬧起來，因為剛才在海面上空飛行的直升機之中，有二架示意要降落。

島上最適宜直升機着陸的地方，就是那處寬闊的廣場！

當時呂偉良和林愛莉等人正「引頸待斃」！想不到會有直升機從天而降！

那是二架軍用直升機，漆上了英國皇家空軍的標誌，所以地面上的警方人員便打着手號，讓他們着陸！

但是由軍用直升機走出來的，卻是數名便衣人員，其中為首一人年紀已經很大，但卻十分壯健！他在一名星加坡警官的陪同下，走了過來！

現場上的是馬來警官，但星馬早已自成一家，雖然後來星加坡獨立成為一國，但是他們仍然無分彼此，像自己人一樣。

星加坡一名高級警官正準備把他身旁的老頭兒介紹給那位馬來警官，豈料就在此時，行刑台上傳來了一陣呼叫聲！

廣場上的人無不驚愕！

但更驚愕的還是剛剛彎着腰走下了直升機的老頭兒！

原來他並非別人，正是國際特警組織的東南亞首腦人物任如重！

行刑台上發出呼叫聲的自然亦非別人，正是呂偉良和林愛莉！

他們幾乎不敢相信，任如重這老頭兒怎麼會從天而降？起先他們以為眼花，但看真了果然是任如重，不由得驚呼起來！

任如重領導的國際特警人員，憑着各地警方連絡所收集得的情報，知道這小島上有數名男女來歷不明，且自稱為失事飛機的乘客，所以才急於乘坐軍方直升機趕來查看！但想不到那幾個人已被送上了行刑台，要不是傳來槍聲，他們亦已魂歸天國！

更加令任如重感到意外的，自然是被送上行刑台的四個人之中，竟有二個是他認識的好朋友！

為了公事，他自然希望能找到愛將阿生，但呂偉良是阿生的師父，也是他的朋友，能夠再見到他們當然也是一件喜事！

星洲警官知道呂林二人是任如重的朋友，便要求馬來警官放人！

但是馬來警官力指這四個人是危險人物，不久之前殺死了島上一雙長老夫婦，觸怒了當地人仕，所以才會送上行刑台！

呂偉良啼笑皆非，他向任如重說出經過，無奈苦無人證！

爭持間，越南退伍軍人兩父女以及那個昏倒之後又被救醒的巴勒斯坦人，亦已被帶到了現場來！

因為越南退伍軍人他們偷船行動開始時，就知道呂偉良等人已被送上行刑台。當時越南少女要求父親救人，但那名巴勒斯坦籍的刦機者卻認為這是大好時機，不准他們改變計劃。

現在他們三人既然逃走失敗，越南少女也就把一切過程說出，自然包括了刦機者刺殺長老夫婦的事也說了。這時警方才知道他們這一回真的是冤枉了好人，急忙將三人解回廣場這邊來，制止行刑；想不到那四個人已被帶到了台下來！

呂偉良等人從死亡邊緣獲得釋放，但真正的殺人兇手——刦機者，也沒有再交到島民的手上去處死！

因為航機失事是國際性事件，馬來警官既已明白一切，也不敢再過份遷就這班激動的島民！同時他在星洲警官與國際特警等人面前，也感到無限慚愧，對呂偉良等人也只好一再表示歉意！

眼前所見各人，是已知的生還者，但是阿生呢？這才是任如重急切要尋找的人，偏偏就沒有他的消息！

呂偉良也明白任如重的心情，其實他比任何人都更難過，因為阿生是他自小見到大的，不但是他唯一的徒弟，簡直是他的化身！

呂偉良對阿生的期望，比任何人都更為真切，但目前這情形也是無可奈何的。

刦機者和炸機者都同時落網了，軍警也只好先把他們帶走！

任如重心有不甘，他堅持要繼續搜索下去，因為他覺得呂偉良是個殘廢人，也可以安然生還，而阿生卻是個四肢齊全的人，比呂偉良不但更年青、更活潑，當然，亦同樣有機會生還！

於是聯合搜索隊的工作繼續在附近一帶大舉搜索，至於數名生還者，包括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在內，則被直升機送到星加坡去！

因為呂偉良的身份已被證明，所以馬來警官較早時從他身上搜得的字條等物，自然也交還給他。

呂偉良非常守信，他答允過繆方雨，只要他有生還的一天，也會替他辦妥那件事——通知他父親前往收回一筆債項！

因此，甚麼都可以忘記，只有那張字條不可以忘記取回。

呂偉良本來想留下，陪同任如重等人繼續進行搜索工作。但是，有關方面卻要所有生還者到醫院進行檢驗以及錄取口供。

呂偉良想起阿生，自然會非常憎恨那個越南退伍軍人，但是聽他描述他的苦況，以及看見他父女二人準備作自我犧牲時的情形，卻又不由自主地對他們寄予無限同情。

何況墮機事件到底是怎樣發生的，還沒有確實的答案！

最初的跡象顯示：確是有理由懷疑這個越南退伍軍人的！

甚至刦持航機的巴勒斯坦人也埋怨越南人破壞了他們的計劃，以至令到他們無法達到預期的目標！到頭來還令他的恐怖組織死掉了不少人。因此那個巴勒斯坦人非常憎恨那個越南退伍軍人。

但是，當時在小島上的時候，他須要有人協助，才可以達到偷船的目的，因此才容忍了他。

現在他們雙雙落網，越南退伍軍人雖被刺了一刀，但經急救後，已無大碍。後來他們在星加坡都受到嚴密的監管。

呂偉良和林愛莉都聽過越南退伍軍人所講的情形，那是關於令到飛機在不知不覺中失事的新式儀器的秘密。

有關方面後來也在越南人口中獲得證實。如果退伍軍人果真用此儀器令到飛機失事，那麼，爆炸聲又作何解釋？

雖然整架飛機已墮毀於大海之中，是否引擎發生爆炸，引致飛機墮毀？還無從證實。但是，飛機毀折部份位於機尾，而不是兩個機翼。照專家的推斷，那分明是行李艙有炸彈。

然則，豈不是除了巴勒斯坦人與越南退伍軍人之外，還有第三批危險人物，當時也準備要炸毀那架航機？同時這班人的目的又何在？

有關方面陷於迷惑境界中。

為了證實越南退伍軍人的口供是真的，越南美軍情報組人員亦應邀參加飛機失事的調查工作。據說，他們確曾擄獲這一類儀器，作用是專門擾亂航機導航儀的。

但是，這越南退伍軍人是否收藏起一具同類儀器則無從證實。不過在情理上，他們沒有理由生安白造，自討苦吃的！

巴勒斯坦人暫時知道就只有犯了殺人罪嫌那傢伙生還。他已承認這次刦機是有計劃的行動。參加者盡是他的同胞們，共有九人之衆！

據說：他們本來打算將航機刦持到埃及去，但沿途加油時會故意製造許多驚險場面，例如不肯釋放機上人質等等。

刦機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引起世人對巴勒斯坦問題的注意」！

他力證行李中沒有炸彈。因為他們只有隨身行李，就是用以刦機的槍械！只不過外面用一些物件稍作掩飾而已！

他們選擇曼谷機場，是因為那兒對出口旅客的檢查不太嚴密，結果他們果然有機可乘！

如果那越南退伍軍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沒有說謊，那麼，他們都與飛機失事沒有直接的關係，放炸彈在行李艙內的，可能另有其人！

但是，這第三批危險人物又是何方神聖？他們的目的何在？有關方面的確是費煞思量，也不知從何處着手調查才好！

呂偉良雖然身在星加坡，心卻在大海之上，他希望快些知道一些關於阿生的消息！

呂偉良的責任心很重，他看見手上那枚戒指，又想起衣袋中的字條來。自然也想起繆方雨那個青年人死前所託。

字條十分模糊，只因為一再經水浸濕了，還好字跡仍隱隱可辨。

其中一行寫住：「賀大志……」以下是一個電話號碼！

另一行則寫了一個住址！

據繆方雨死前所說，姓名是他朋友的，電話也是。他對呂偉良說，這人欠了他的錢。

地址是他父親居住的地方，只要他持着這信物——戒指，前往賀大志處，自然就可以收回一筆債項，這筆錢，足可供他老父度其餘年云。

繆方雨當時已因為傷重而奄奄一息，所以呂偉良為了讓他得到休息，沒有追問得太多。

呂偉良為了辦妥這件事，偕同妻子林愛莉，暫時離開了當地警局。

由於各人證物均已失落，當地警方唯有暫時照顧這批生還者。

當地的國際特警組人員，由於得到任如重的吩咐，他們也派人到警局與呂林二人連絡，看看他們需要一些什麼。

結果呂偉良只要了一些錢，以及一幅當地的市區街道圖。

呂偉良覺得繆方雨既然曾殺蛇救過他，是他的救命恩人，也是患難之交。死前有事委託，無論如何亦一定要為他辦妥。

在飛機失事後，呂偉良已失去了一切，現在他首先要買的，就是一根拐杖。

為了購買一支合意的鐵拐杖，他和林愛莉就走了不少地方。

許多地方都可以買到鐵拐杖，只是太輕了。而呂偉良既要求够重，也要求它長短合度，以及够堅硬，所以就找了不少地方。

他們發覺星加坡與香港並無多大分別，到處都可以見到我們中國人，大部份商店都是中國人經營的。也許最大的分別就是那些街道，寬闊而整潔，到處可見花卉樹木。

如果說香港是廣東人的世界，那麼星加坡也可以說是中國人的世界。

在香港，只要你會講廣東話，便可以到處通行無阻，否則你入商店購物時可能要用到「手語」，但在星加坡，無論你講廣東話，國語，潮州話，厦門福建話抑或英語馬來話等等，大多數店員都可以應付得來。因此，只要你是中國人，無論你講那一種方言，都會感到很方便。

呂偉良和林愛莉也購了一些衣物，雖然在警局裏已有人拿來一些衣物，讓他們暫時穿上（因為他們當時已衣衫襤褸），但到底衣不稱身，所以他們不得不另外再買一些。

不過，當地的服裝店並不像香港那麼多，陪伴着他們的一名國際特警向他們解釋說：「這裏的人對衣着很隨便，不像香港人那樣每年有數次為換季而緊張。」

事實上在街上走過的人，也的確穿得十分隨便。男人多數夏威夷恤一件，女的一件沙龍。想找個穿西裝畢挺的男人很難，濃粧艷抹的女士同樣罕見。

原來星加坡的氣候很特別，一年四季都是夏天，難怪他們都無須為「換季」而担心，一般人家的女士們年中單是服裝費就不知節省了幾許。

相反，那些富家太太小姐們，如果想找機

會顯耀一下高貴的貂皮大衣，簡直可以說全無機會，因爲那邊的天氣經常在三十度以上。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在那名國際特警的陪同下，按照字條上的地址去找繆方雨的父親。

字條一再經過水浸之後，字跡非常模糊，但是那名國際特警對當地的街道名稱十分熟悉，因此只要約莫看出一些輪廓，他便猜度到上面寫的是一些什麼街道名稱。

按址找到一條較爲偏僻的街道去，那兒連汽車也很少經過。

三人揮汗如雨，口乾頸渴，特警提議請他們在道旁喝些地道飲品。

星加坡到處都是大牌檔，無論是繁榮市區，抑或是偏僻的住宅區，都可以見到各式各樣的攤檔，他們分別售賣咸甜食品以及飲料。

儘管大街小巷上攤檔林立，但從未見過有警員出動豬籠車拉人的鏡頭出現，自然亦難以見到「緊張刺激」的「街頭追逐戰」。

小販們可以安閒地做生意，既無須「走鬼」，也不用担心被罰款，萬一有什麼不妥，警察也只採溫和勸諭的態度。

市民們既然安居樂業，試問還有誰冒着被射殺的危險去偷去搶？即使有些不法之徒出現，警察既然不必爲交差而拚命去拉小販，自然就有足夠的人力去對付犯罪的人。

據說香港政府非常「仰慕」人家的建設，警政等等措施，因此每年都有派一些「官」員前往考察，學習云。但是到底這些「官」學到了一些什麼？香港政府又有了一些什麼令人滿意的改善？

且說那名國際特警爲了解渴，介紹呂林二人喝一種美妙的飲品。

這種飲品叫「摩摩喳喳」，售價極廉，每杯不足港幣一元。裏面用芋頭，蕃薯，蓮米粒等，加進刨冰，再淋以鮮椰汁，香甜美味異常。既解渴，亦可充飢，誠屬妙品。

林愛莉以一個女子當街吃攤檔，似乎不雅，但環顧左右，不少時髦女郎一樣是站在街頭吃吃喝喝，甚至坐着豪華私家車來吃大牌檔的亦大有人在，也就是見怪不怪了。

那名特警似乎也看出了林愛莉的心意，他笑笑道：「這裏的人不似香港，絕無階級觀念，百萬富翁也穿着拖鞋短褲在街邊檔吃東西，不知道的還以爲他是街頭苦力呢！」

三人喝過了飲品，開始步入橫街去找繆方雨的父親繆老伯。

他們從來未見過老人家，只聽繆方雨說過一次，甚至他老人家有多大年紀也不清楚。

這一帶不但街道狹窄，屋宇也陳舊，多數是兩層高的建築物。

呂偉良他們找到一幢舊樓的二樓去，一個年過半百的老婦出來應門。

呂偉良問她：「請問是姓繆的嗎？我要找繆老伯，就是繆方雨的令尊大人。」

老婦自頂至踵的，打量了呂偉良一遍，她還未答話，裏面已傳出了人聲：「誰啊？」

是一個老年男子的聲音，然後見一個鬚髮斑白的人由裏面出來，汗衫襪褲，看來也有六十歲左右的年紀了。

老婦反問道：「你有什麼事？」

「繆方雨先生叫我來的。」呂偉良說到這裏的時候，那老人已到了面前。

老人道：「先生，你貴姓？」

「小姓呂。」呂偉良又介紹林愛莉和那名特警給他認識：「這是內子，那位是我的朋友劉先生。」

老人請各人入內坐下來，那老婦是他的妻子，但看她並不開心。

老人反覆地問：「你們有何貴幹？」

呂偉良一邊脫下手上戒指，一邊反問道：「老伯，請問你貴姓？」

「我姓繆，你不是說過要找我嗎？」

呂偉良也明知是多此一問，但是他受人所託，凡事不得不小心一些。

因此他又說：「那麼，繆方雨先生可是令郎？」

「是的，他在泰國謀生。」老人又問：「有什麼事嗎？」

呂良偉忽然不知道應該怎樣說下去才好，因爲繆方雨現在死了，而且連屍體也不知所踪，說出了眞相只怕老人家受不住刺激。

呂偉良把那枚戒指交到老人手中，說道：「這是繆方雨先生叫我交給你的。」

繆老伯瞥了一眼，那是一枚鑲上了瑪瑙的男裝戒指，實在值不了多少錢，而且很舊了。

老婦臉上一直沒有笑容，也沒有給人客奉茶遞烟。林愛莉老早已看出有些不妥了，這時她果然按捺不住，生氣地說：「那畜牲還有些什麼東西叫你交來？就只有這枚戒指麼？」

「是的——」呂偉良急忙又更正道：「不！還有一個人的名字和電話號碼……」

豈料話猶未完，老婦又說：「該死的，這算是什麼？簡直當我兩老死了，沒有錢寄回來，就只有這麼一枚戒指？嘿！」

繆老伯爲人似乎顧全體面，他不好意思地說：「算了，在人客面前，你少講句好嗎？」

「嘿！怕什麼？」老婦氣憤地說，「那畜牲太不成話了，枉我千辛萬苦將他養大，到頭來竟把我們兩老撇下不理，半年有多了，一個仙也沒有寄過回來，隻字片言也沒有！」

呂偉良道：「不！伯母，你怪錯了他，這次他可能會滿足你！」

他把那字條攤開，但却担心繆氏夫婦看不出上面寫一些什麼，因爲字跡實在太模糊了，所以呂偉良又向身旁的特警借來紙筆，另寫一張字條交給繆氏夫婦。

他解釋說：「這裏寫的電話號碼和一個人的名字，大概是繆方雨先生的好朋友。繆先生叫我帶這戒指來交給你，他說這是信物，只要你持着這戒指去找這位賀大志先生，他就會奉還一筆錢給你們。」

繆老伯接過字條和戒指，半信半疑地說：「就憑這些東西便有錢？」

「是的。」呂偉良道，「他說有人欠下他許多錢，你只要撥這個電話號碼，找一位賀先生，然後將這戒指出示，自然就有錢了！」

繆老伯瞪住那戒指，仍然不敢相信。

繆老太却詛咒着說：「眞是見鬼！竟然會有人欠他的錢！嘿！他不欠人家的已經够了，你千萬別信他，以免換來人家一頓臭罵！」

繆老伯也說：「是的，方雨到底在那裏？他簡直在開我們的玩笑！」

呂偉良知道無可避免，事情必須交代清楚，因此他終於說道：「先請二位別難過，如果你們有看報紙，應該知道飛機失事墮海的事情吧？」

繆老伯吃驚地瞪住呂偉良：「你……你的意思難道是……方雨……」

繆老太也改變了剛才的態度，無限驚惶地注視着呂偉良。

呂偉良難過地說：「是的，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樣說才好，他死了！」

兩老登時呆了一陣。

繆老伯雙手在發抖，眼睛紅了起來。

繆老太黯然淚下。

室內突然之間變成一片沉寂。

好一會兒，呂偉良才安慰他們說：「一切都是無可奈何的，而且已成定局，兩位還是節哀順變吧！」

繆老太怒氣全消，換上一副蒼白的面孔，

怔怔地哽咽道：「爲什麼會這樣？唉！我不該整天咒罵他，該死，我眞該死！」

林愛莉勸慰着她說：「伯母，算了，反正一切都是註定的，你詛咒也詛咒不來，這是天意啊！」

呂偉良道：「是的，飛機失事關係到百多人的性命，人力很難挽救，這些東西都是令郎死前交給我的，我是僥倖生還的人，照我看，令郎遺言必是眞的，爲了今後你們的生活，試試撥這個電話號碼吧！不妨將我剛才的一番說話轉達，相信他不敢賴賬的。」

兩個老人淚眼相看，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案中有案　意外之外

一艘機動快艇載着數名大漢，開到一個海島上，要找一批目睹飛機在天空爆炸的漁民。

據這班人向島民自我介紹說：他們是記者。

大漢們手段闊綽，島上居民對他們印象極佳，自然有不少人爲他們奔走。

他們找到了目擊慘劇發生的漁民，問了很多當時的情形。

其中一名大漢問道：「你以爲會有人生還麼？」

「應該有吧！」漁民說，「一些飛機船隻曾搜索各處小島，聽說還救回了一些人。」

「你可以帮個忙嗎？」大漢又掏出了一大疊花花綠綠的鈔票，「我們希望你帶我們出海去，因爲我們需要很多有關這方面的資料。」

漁民從未見過這麼多錢，說道：「你們要知道一些什麼？儘管告訴我好了，只要我知道的，一定可以帮你！」

另一名大漢於是問：「有聽說過發現浮屍嗎？」

「不！」漁民苦笑搖頭，「掉入海中的人，不餵鯊魚才怪！」

大漢道：「據說附近一帶有許多小島，會不會有些地方未被有關方面搜索過？」

「當然有此可能！」漁民道，「飛機艦隻只根據地圖逐一搜索，其實有許多小島只有我們最熟悉，地圖上根本找不到。」

「所以我們必須你的帮忙！」大漢把一疊鈔票塞進了漁民的手中。「當我們找到了須要找的東西時，另有重賞！」

漁民心花怒放，連聲答允下來。

於是吃過午飯之後，大夥兒就一齊出海。

漁民對這一帶海域的環境果然是非常之熟悉，他坐在快艇的甲板上，成爲這班大漢的響導。口講指劃的，帶他們到各處小島去。

那是一次「旋風式」的訪問，只要是有軍警到過的小島，他們就只循例問幾句便走了。反而那些未有搜索隊到過的他們才詳加偵查。

看來他們要找人——一個飛機乘客，他可能是其中一名生還者。

那名熟悉附近一帶海域環境的漁民，也逐漸了解到這班人不是什麼記者，因爲他們沒有携備攝影機，也沒有做速記。

他們這麼有錢，到底是何方神聖？

不管怎樣，漁民也樂於爲他們効勞，因爲他再捕一個月魚，也不可能有這種代價。

飛機已證實就在附近一帶墮海，海面上仍隱約可見一些軍艦和飛機在活動，只是他們來過了附近，現在已到了較遠的海域去搜查。

漁民是目擊飛機墮海的人之一，他一再描述當時的過程，那時他們在較遠處捕魚，所以不知道是否有生還者。事後他們才向有關當局報告，但相信這時飛機已沉入海底去了。

他們一口氣訪問了大小島嶼不下二三十個之多，有些是軍警搜索隊來過了的，有些根本沒有人居住。

但是，似乎一些收穫也沒有。

快艇上的人很失望，一名大漢遙指較遠處的一個小孤島，表示他們未到過的，不妨去看看，但是那名漁民道：「別開玩笑了，那兒怎麼可以去？」

大漢出奇地問：「爲什麼不可以去？」

「那是有名的魔鬼島，我們捕魚的也要遠遠避開。」漁民道。

「是什麼魔鬼？」大漢道，「我們絕不迷信，帶我們去看看吧！」

「不是迷信，那兒也不是眞的有鬼，只是住了一些未開化的土人，所以我們都害怕！」漁民說。

大漢道：「我們不怕，而且一定要看看，可能我們要找的東西，就在那裏。」

漁民無可奈何，只好說道：「我可以帶你們過去，但只到附近，我不上岸。」

大漢們也只有答允了。

快艇開到魔鬼島附近，漁民已隱約可見土人們在岸邊瞭望。

漁民警告道：「他們未開化的，我勸你們還是小心點才好！」

大漢道：「別生人不生胆，先跟他們講理，講不通我們才對付他們好了！」

「萬一他們野蠻如何是好？」漁民道。

大漢忽然露出了一支手槍，他示意說：「你可以放心了吧？」

漁民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人，但看來不會是警探吧？星馬警方的人根本就無須如此鬼鬼祟祟的。他們大可以表明是警方人員，豈不是更易得到帮助？

漁民開始感到懷疑，但已勢成騎虎，只好帶各人到了岸邊。

土人們列隊於海灘之上，個個面目呆滯，塗得五顏六色，根本就看不出有什麼表情。

漁民心驚胆戰，他不知道土人們會不會施突襲，也不知道大漢們有多少實力，如果只得一支手槍，那簡直無濟於事。

大漢們打着手勢示意，有人還拿出一些珠串來搖幌着。

那漁民看得出珠串是假的，此外又有一些七彩繽紛的手鐲，都是大漢們携備的，也許他們早已作好了一切準備。

說也奇怪，土人們看見了那些東西，果然雀躍不已，這點連那漁民也感到意外。

大漢笑語漁民：「看見了嗎？人是要用腦的，土人未開化，我們應該更容易說服他們才對，等着瞧好了！」

另一名大漢竟然還會講土語，跟那些土人大打交道，看得漁民口呆目瞪。

大漢們把携來的珠串以及七彩手鐲分發給岸邊的土人，他們高興得手舞足蹈。

一名大漢嘰喱咕嚕的跟他們說了一陣，只見一名年紀較大的土人拍了幾下手掌，說了幾句，數名年靑土人領命而去。

漁民暗自佩服，忍不住對一名大漢道：「你們眞有辦法！」

那大漢道：「我們早已知道這魔鬼島上住的是未開化的土人，但是要不是親自來過，也不敢相信我那位同事的話。他說土人喜歡珠串和七彩手鐲，想不到果然是眞的。」

「他剛才跟土人說些什麼？」漁民問道。

大漢道：「我那位同事是語言天才，他會講土話，他向土人查問了一些關於失事飛機的事！」

漁民更加覺得這班人來頭不小。

過了一陣，二名年靑土人匆匆忙忙走了回來，向那年老的酋長不知說了一些什麼，只見大隊土人立即離開了岸邊，湧入樹林中去了。

大漢們只有一人知道他們說了一些什麼。

那名懂土話的大漢道：「他們說，那一男一女不知怎的突然之間不見了。」

漁民問道：「什麼一男一女？」

大漢道：「是他們由海邊救起的墮機生還者，本來他們答允讓我們會見這兩個人，但剛才他們才發覺那一男一女失了踪。」

另一名大漢道：「一定是受不了土人的虐待，那男的會不會是我們要找的人？」

「我正在懷疑！」會講土話的大漢說，「無論如何，我們也得跟過去看個明白，以免他們把他活活殺死！」

於是各人也進入了樹林中去。

土人們正分頭展開搜索，有些在樹上瞭望，還帶了弓箭。

大漢們小心戒備，他們都用眼色連系，看來如果有什麼風吹草動，就一齊開槍反抗，然後向海邊撤退，快艇上有人留守，看來這班人好像都受過了訓練，行動極有默契。

土人們東奔西竄，忙得不可開交。

海邊有一些獨木舟，但都給土人們拖上岸來，現在更有些土人手持長矛弓箭，守衛在那裏，以防被人奪去獨木舟逃走。

到底那一男一女是誰？他們又如何可以逃走？如果躲在樹林中，相信遲早會給土人找到的，那時土人又如何對付他們？

大漢們所以步步為營，就是担心土人們殺害那一男一女。尤其是那個男的，極有可能是他們要找的人。

他們想過了，只要土人們用暴力，他們就不惜冒險開槍。

雖然他們也知道開槍會造成難以估計的後果，例如土人們會以弓箭和長矛反擊，這勢必會造成若干死傷。

但是為了救出他們須要找的生還者，他們是不計較後果的。

因此，在樹林中跟土人們東尋西覓的時候，有人悄悄用無綫電對講機通知海上的快艇，叫他們小心準備，留意是否有人求助，說不定那求助者就是他們要找的男子。然則，快艇就應該見機行事。

那漁民越來越驚奇，大漢們一切都是顯示出他們有備而來。

到底他們是何方神聖？

手槍，快艇之外，還配備了無綫電對講機，可見他們殊不簡單。

土人們雖然東奔西跑，但是竟然無法找到在逃的一對男女。

這魔鬼島並不大，前面海灘向西，後面懸崖峭壁則向東。

照實際情勢看，那對男女即使是世界游泳冠軍也不可能有胆由東面絕崖跳入海中，因為那邊水流甚急，而且要很遠才有一些小島。如沒有船隻在那邊接應的話，他們幾乎可以肯定沒有逃生的機會，到頭來只會溺死海中。

突然之間東面山崗上傳來一陣震人心弦的號角聲，土人們聞訊紛紛趕到那兒去。

各人登上絕崖瞭望，只見那一男一女果然就在懸崖下面。

他們分別抱住一大袋東西，雙手划水，遠看像二隻大海龜。

因為他們已去得太遠，根本難以看得清楚那是一些什麼浮水物。總之他們趁住水流，正在急急向南流，土人們都看得呆了。

大漢們互相換了個眼色，匆匆往後撤退。

他們明知再留在魔鬼島上也是沒有用的，只好迅速退回海灘這邊，登上快艇往南駛，追踪着那一男一女。

當他們的快艇迫近二團黑影時，大漢們不得不佩服他們的頭腦和勇氣。

原來那一男一女所抱住的浮水物並非什麼水泡，只是數十個乾枯了的椰子，這些東西在魔鬼島上多的是。他們把每一個椰乾互串起來，就變成了一張浮床，上面剛好躺下一個人。

椰乾浮床不大不小，所以那一男一女能够用手划水，也可以用雙足帮助推前，再加上水流的動力，難怪轉眼間便去得老遠！

一男一女都很年青，男的頂多二十餘歲，女的十七八而已！

大漢們的快艇追上他們的時候，他們頗感驚愕，但到底也是文明人，呆了一呆之後，那男的就忍不住問：「請問你們是甚麼人？」

快艇上數名大漢互相望了一眼，其中一個像是首領的說：「把他們接上來吧，也許他們會知道一些甚麼。」

於是數名大漢合力把二人扶上快艇來！

剛才快艇追上他們的時候，只不過用鐵鈎鈎住那二個椰乾水床，因為他們發覺那男子絕不是他們要找的生還者。所以，那對男女也弄不清楚他們的意思！

男的長相英俊，身裁也不錯，女的也相當健美。二人都是亞洲人。

快艇又再開動！

大漢首領問：「你們是飛機失事的生還者麼？」

那一男一女同時點點頭！

大漢又問：「只有你們二個？」

男的說：「我只知道我們僥倖未死，其他的却不知道！」

大漢問：「你為甚麼會走？」

那男子說：「我們怎可能永遠留在那小島上？而且，土人們對這位小姐很不規矩，所以我們只好悄悄計劃逃走！」

「你們互不認識的？」大漢出奇地瞪住他們！

女的粉頰通紅，垂下頭來。

大漢問：「他們囚禁着你們麼？」

「不！」男的答道，「如果我們被監禁，又怎可以悄悄收集椰乾拼成兩張水床呢？」

大漢又問道：「你知道還有一些甚麼人生還嗎？我的意思是，你們有沒有聽那土人提及呢？」

「沒有！」那男子道，「飛機墮海後，各走各路，有些在昏迷中被溺斃，但看情形有不少人生還。只可惜當時海面上風湧浪急，我們抱住一些浮水物游到岸邊被土人救起！」

「你貴姓？」

「小姓呂。」

「小姐你呢？」

女的答：「姓阮！」

大漢道：「有親人在星馬麼？」

女子答道：「有，我本來到星洲探望我姑母的，想不到遇此意外！」

男子答道：「我是到星馬旅遊的。」

大漢又問：「你幹甚麼的？」

「嗯……」男子呆了一呆，才答道：「我在香市任職於一間公司。」

「你們現在打算到甚麼地方去？」大漢又問道。

「最好請你們送我們到星架坡去！」那男子說。

「不！我們來自馬來半島的，上岸後你們自己想辦法回星洲好了。其實我們已帮了你們一個大忙，否則，你可能留在海裏餵大魚呢！」大漢說。

漁夫在旁一直不作聲，這時，他忍不住插咀道：「其實，你們可以把他們送到那些軍艦去！據我所知，他們正在搜索失事飛機的生還者。」

大漢很不高興地瞪了漁夫一眼：「我們不高興與軍人打交道。」

漁夫不敢再作聲！也許他想起了對方個個有槍在身上。

那被救起的男子很聰明，其實他早已看出了他們腰間有槍。起初他猜對方是緝私員，正在海上用緝私快艇巡邏！

但現在看來這班人不似政府人員，所以他也大感驚奇！

尤其是快艇故意繞道遠遠避開那些艦隻的視綫，更令人覺得這班人的身份神秘。

天色入黑，快艇也在一個島上泊岸。

這是快艇最早造訪的漁邨海島，他們就在這裏放下任嚮導工作的漁夫，以及那被救起的一男一女——然後匆匆離去！

漁夫雖然賺了不少錢，也吃了不少驚！現在他才可以舒一口氣！

他招呼那一男一女到他家中作客。

鄰居提醒那漁夫，叫他盡快報警，因為收音機廣播一再提醒大家，如發覺有飛機失事的生還者，應迅速與警方聯絡！

小島之上沒有警崗，但每天都有水警巡邏快艇經過，每次都逗留一陣才離去！現在是晚上，相信巡邏艇不會來了。

漁夫賺了不少錢，非常高興，劏鷄殺鴨，欵待這對男女。

到了翌日一早，才帶他們到海邊去，等候水警輪到來將他們帶走！

天亮之後不久，果然就有一艘水警巡邏快艇開到了碼頭。

二人由漁夫手上交給水警，同時也交代神秘快艇從魔鬼島海外將他們救起的經過！

水警一邊帶他們登上快艇查問，一邊用無綫電通知警方當局！

在警官的查問過程中，那男子的身份竟然令到快艇上各人為之驚害不已！

於是無綫電又利用了第一時間，通知了陸上的警察當局！

原來那青年男子的身份是一個國際特警，領班的警官，知道他就是當局特別提醒各巡邏艇要注意的「呂阿生」之後，所有人都呆了一陣！

自從任如重親自出動，會合英美海空軍四出找尋阿生之後，他的名字便印在每一名水警的腦海中。想不到這鬼靈精竟然又大難不死，相信任如重一定高興得難以形容了！

一小時不到，直升機已降落該小島的空曠草坪之上，一個白髮斑斑的老人，紅光滿面地，由一名星洲警司陪着下了飛機！

那老人當然就是任如重了。

任如重正待再度出發到公海上找尋阿生的下落，因為不少生還者在各處小島先後被發現之後，使老頭兒更加有了希望。

但是，那班神秘大漢又是誰？

他們要找的人又是誰？

警方綜合了那漁夫和阿生他們的口供之後，也認為事有蹊蹺！

可惜阿生和那漁夫當時都疏忽了沒有看清楚快艇的船身編號。

單是每個人都有槍這一點，就已經令到警方大感興趣，何況，還佩備了無綫電對講機的呢！

還有那麼多的錢！

對了，現在唯一可以追尋的綫索，就是大漢付給漁夫的錢！

於是，警方把漁夫和鈔票都一併帶走。那漁夫這時才曉得，橫財不及正財，麻煩終於來了！

阿生由任如重陪同，坐直升機回星架坡，那姓阮的少女，亦由警方帶走！

阿生像發了一場夢！

回到了星架坡的時候，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早已接到了消息，知道鬼靈精又死不掉，被通知到機場去，於是三俠又傳奇地在異地重逢！

任如重的努力不會白費！雖然他即使不「御駕親征」，阿生也遲早會被人救回來，但現在他這麼大陣大仗的却令到附近幾個地區的警方以及有關當局，也不得不對阿生另眼相看！

以後的搜查生還者的工作，雖然仍由英美海軍繼續，但無論如何，也沒有以前那麼緊張了。

由於神秘快艇的出現，使到有關方面又增加了不少疑問！

神秘快艇來自何處？

艇上大漢曾對阿生說：他們來自馬來半島，所以星警立即知會馬來亞警方，注意一艘神秘快艇的下落。

警方已檢驗過那些鈔票，並非假的，只好把它發還給那漁夫！

但是，神秘大漢們何故如此濶綽？他們到底要找甚麼人？

為了這點，警方又重新研究失事飛機乘客的名單。這名單曾在各地報章公佈過了，只不過一時之間未能確定那些是生是死而已！

警方也想到神秘大漢們可能是走私集團的人，因此他們曾將一些有案底的罪犯照片，拿來讓阿生辨認。結果阿生總是搖頭！

也就是說：神秘大漢們沒有一個是有案底的罪犯們！

事情越來越不妙！也越來越複雜似的！

起初呂偉良他們只以為巴勒斯坦人，也就是刼機者是危險人物！但現在看來，起碼有更多的危險人物乘搭那一班機！

越南退伍軍人就是其一！他們父女企圖利用一種新式儀器，令到飛機在高空失事，藉此騙取保險費，讓他們家人生活過得好些。

結果那種足以擾亂飛機導航儀的神秘儀器是否按時發生作用就沒有人知道，但根據所有生還者的口供，都認為當時飛機的行李，發生爆炸，因此飛機穿了一個大洞，墮入海上，生還者就紛紛由洞口逃了出來，在海上浮沉，有些逃不出的，就可能已被溺斃，隨飛機殘骸去了龍宮！

雖然一聲爆炸後，機上的人以為飛機斷為兩截，但經過專家分析，那只是衆人在驚惶失措中的一種錯覺，如果飛機一斷為二，勢必打着筋斗墮入海中，各人又那有機會逃生？

只有飛機只被炸穿一個大洞，機師極力控制住飛機，讓它傾斜降入海面，各人然後才有逃出生天的一綫生機！

但無論如何，飛機殘骸現在已經躺在五千噚的海床底下，打撈固無可能，要派蛙人潛落水底一窺究竟也不可能！

因為那兒大海之下，深不可測，海面之上，經常風湧浪急！

除了上述的危險人物之外，看來還有第三批，就是在行李艙放炸彈的！

還有，乘快艇的神秘人物急於要找的人，會不會是第四批？

阿生越想越後悔，當時為甚麼不問清楚他們要找的人姓甚名誰？

不過，當時他剛像夢中驚醒，能够慶幸生還已深感快慰，那裏還會想到其他？就算他開口查問，人家亦未必肯講。

任如重一方面為了感謝星馬二地警方當局的鼎力合作，還有英美海空軍的大力支持，便暫時留在星加坡，分別向有關當局致謝！

另一方面由於三俠證件盡失，任如重也得派人來往星香二地，為他們辦理補領證件的手續！

就在這段眞空時間之內，呂偉良他們便有

機會暢遊星加坡！

調查失事航機的工作還未完成，但一些生還者已紛紛被送返原居地！

至於刼機者和那對越南父女，自然被警方扣留起來，等候最高當局透過外交途徑，與各有關政府交涉和會商之後，才能決定他們的命運！

當然，無論他們落入泰國或星加坡政府的手中，都同樣逃不出法律制裁的！

×　　×

星加坡因為地理環境的限制，當局雖然大力發展旅遊事業，仍然難以追得上香港！

星加坡位於南方，無論在那一條旅遊路綫上，旅客都感到有些蹩脚！例如來自美國的旅遊人士，他們必把東京和香港列入旅程之內！台北和漢城可遊可不遊！

但是星加坡遠離香港，遊客寧願化一半機票的錢去遊曼谷也不南飛！

（按：由香港至星加坡的機票，剛好比飛曼谷的貴了一倍。）

目前世界上各國出國旅遊的人士中，以美日兩國最多，因此，位於南陲的星加坡，就吃虧不少，其實，星加坡值得一遊的地方，實在不少。

例如虎豹別墅，裏面比香港的更可觀！「十八層地獄」的塑像固然栩栩如生，花卉樹木更是多采多姿，令人目不暇給！

植物公園俗稱「紅毛花園」，裏面種植的胡姬蘭更是名聞世界。

除了上述的名貴蘭花之外，植物公園的小猴也令人喜愛。許多遊客故意以香蕉花生為餌，引牠們過來做朋友。

這些小畜牲竟然毫不畏羞！牠們會坐在你肩膊之上，非常友善！

歌劇院是政府建築的，富麗堂皇，座位三千，相當宏偉！

歌劇院右鄰有一間水族館，是遊客必遊之地，入場券很廉宜。高僅二層，全部冷氣，置身其間，彷彿在水晶宮之內！裏面牆壁全用巨幅玻璃構成，牆內實在是一個大魚缸，飼養着各式各樣的熱帶魚，令人目迷五色，美不勝收的！

紅燈碼頭與獨立橋之間，道路寬敞，市政廳，高等法院，紀念碑，萊佛氏酒店等等，俱建於此區，也是市區精華所在！

麥里芝水塘最宜夜遊。水塘不大，政府闢為公園。

塘中有亭，有長橋可達，中有噴水池，藉住燈光反映，變化多端，七彩繽紛！置身其間，彷彿人在畫圖中。

此外花巴山，玉屋以及牛車水等處，都值得遊客們一遊！

三俠趁住證件未到，聯袂到各處遊覽。他們所得印象就是：星馬華人才像中華兒女！

中國人是以和藹可親著稱於世的，但有些地方，就像香港的中國人，人情之淡薄，早已失去了我們民族的優良傳統！

星馬華人不但懂得互助互愛，也懂得睦鄰之道，市區的坊衆相處得有如鄉間的兄弟父老們一樣，這正是中華民族的美德！

三俠雖則是走馬看花，却也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

呂偉良在歸途中忽然又想起繆方雨的父母——那對可憐的老人家，他們不知道是否收妥了那筆「亡兒遺下」的欠債？

鐵拐俠盜一向最同情那些老弱無依的人，——所以就偕同阿生和林愛莉繞道去探望繆氏夫婦。

他不會忘記繆方雨的每一句遺言，記得繆方雨曾經在死前一刹那講過，那人所欠的錢，足够他父母過下半世！

照這樣看來，數目一定不會少。能否順利收到？確成問題！

呂偉良忽然又覺得當日忘記了教唆繆氏夫婦，不該對欠債的人太過坦率，否則，對方很可能以缺乏生口對證為理由，而拒絕還錢！

三俠到了那條橫街，登上一幢舊樓，開門的又是繆老太，這一次，她的面色還是那麼難看！同樣沒有半點笑容。

繆老伯對呂偉良說：「這種事情，其實任何人都不難想到它的結果。雨兒死了，又沒有欠據遺下，人家又怎會認賬？」

呂偉良問：「找到那賀大志麼？」

「找過了。」

「他怎麼說？」

「他叫我先留下那枚戒指，讓他驗過無訛之後再說，豈料今天我再打電話給他的時候，他竟然推得一乾二淨，唉！這世界的人心，眞的是，——」

林愛莉忍不住問：「你有沒有見過那賀大志？」

「當然有！否則我如何把戒指交給他？」繆老伯說，「我依了你們吩咐，昨天致電找到賀大志其人，然後道明了來意，問他是否認識我兒。後來他約我到他的辦事處見面。」

「那是甚麼地方？」林愛莉問。

繆老伯道：「一間出入口行，那姓賀的是經理，當時我們就在他的經理室見面。他承認是我兒子的朋友，而且承認欠了他一些錢，我問數目多少，他却避作正面答覆！」

繆老太道：「那簡直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誰會相信有人欠他的錢？據我所知，方雨這小子就欠下了不少本地人的錢，然後就才被迫遠走泰國的。」

繆老伯道：「但當時他確會承認，所以我才答允留下那枚戒指！」

呂偉良問道：「為甚麼一定要留下那枚戒指？」

「因為他說，先要證明戒指是否我兒遺物，我也只好留下。但今天再打電話找他，他已推得一乾二淨，說他根本未欠任何人的錢。」繆老伯長嘆一聲！「這世界就是這樣，講錢傷感情！」

「那麼，那枚戒指呢？」林愛莉問。

「還在他那裏。」繆老伯道，「他叫我隨時可以前往取回！」

林愛莉生氣地說：「他在那裏？你帶我去，讓我跟他講講道理！」

呂偉良也覺得那傢伙前言不對後語，既然叫人留下死者信物以作驗證之用，為甚麼回頭又推說沒有欠死者的錢？

於是三俠便在繆老伯的引導下，僱街車趕到一幢辦公大樓去！

繆老伯很氣！要不是三俠慫恿，他連那枚戒指也懶得取回！

現在他們來到了那間出入口行，但那兒的人說，經理不久之前接了一個電話，出去了，一直至今仍未回來！

呂偉良向那職員問道：「他今天還會回來嗎？」

「一定回來的！」那職員道，「我們還有許多文件等他回來簽！」

繆老伯看看牆上電鐘，說道：「你們也差不多快要下班了！」

「是的。」那職員說，「所以我比你更加焦急，有些訂單今天一定要寄出，沒有他簽字是無效的，他很少會這樣，在甚麼地方也沒有留下口訊，眞的急死人了！」

呂偉良也看得出，這傢伙不似在演戲！

林愛莉却以為他在演戲，說道：「好吧，

我們就坐下等等他！」

那職員表示歡迎：「好極了，各位隨便請坐，我看他也快要回來了！」

三俠和繆老伯果然在會客室坐了下來！小厮為各人奉茶遞烟，一片殷勤招待！

林愛莉一直留意住隔壁的動靜，那兒就是賀大志的辦公室，彼此間只用沙玻璃從中間開，如果有人，一定可以見到的。

但是，他們等到下班，還未見到賀大志回來！

那職員走過來抱歉地說：「幾位眞對不起，我看經理今天可能不回來了。」

「我早知你會說這句的！」林愛莉生氣地問：「你經理住在甚麼地方？」

那職員道：「你們不必以為他在家中，我剛剛打過電話去，但沒有人接聽！」

林愛莉道：「電話有時會失靈，請你帶我到他府上去吧！」

「好吧！」那職員無可奈何地說：「你們既然不相信，我也只好帶你們去！」

於是一行五人，又在那職員的引導下，來到了一幢花園住宅！

這是單層建築，環境幽雅。

各人只來到門口，就知道不會失望，因為一輛豪華私家車，停在裏面，顯然主人一定在着！

因為在來此途中，那名老職員說過給三俠知道：賀大志是獨身主義者，這裏只住了他一個人。

既然只有一個人，當然只用一部汽車吧。

那職員也認為他一定在家，但叫門時却沒有人跑來應門！

還好門很易開，既然透過籬笆可以見到汽車，防範盜賊的設備自不嚴密。

其實那邊許多住宅都是這樣隨便的，但犯罪率却很低！

各人入內時，須要穿過花間小徑！然後才可以進入住宅所在！

但是，當他們開始進入主要建築物時，大門打開，却令各人大大吃了一驚！

原來客廳之內，躺了一個人！

那是一個男人，渾身鮮血，動也不動的，蜷曲着身體倒在沙發旁的地毡上！

那職員呼叫着經理的名字奔了過去，急忙蹲下來推了他一把！

但是，那人動也不動！

他當然就是賀大志！繆老伯見過他了，想不到他會死得這麼慘！

呂偉良叫阿生找電話報警，但電話綫已被人割斷了，阿生只好到外面去借電話。

呂偉良提醒那職員，別移動屋內各物，然後到屋內各處看了一遍。

只見屋內一片凌亂，顯然是被人大舉搜索過！

呂偉良回頭問繆老伯：「那戒指是否仍在他的手上？」

「是的。」繆老伯說，「他當時很小心，接過戒指看了又看，後來叫我留下。」

「嗯！」呂偉良沉吟道，「看來我們太疏忽了！」

林愛莉忙問道：「你說甚麼太疏忽？」

「問題可能出在那枚戒指上面。」呂偉良沉思着說，「你想想，他為甚麼要小心檢驗一枚戒指？又何故留下來？」

「那是代表繆方雨的，自然要小心看個清楚，以防有假！」林愛莉道。

繆老伯道：「但是今天他在電話中竟推說從未欠過我兒的錢，却不是說戒指的眞或假。這才叫人氣結！」

外面阿生還沒有回來，警車聲已嗚嗚作響了！

呂林二人對於當地的警察效率不禁大表驚奇，阿生幾乎與警員們同時進入現場來！

賀大志已被證實死亡！繆老伯與三俠等人分別向警方作供。

阿生原來在外面先後打了二個電話，一個是致電報警的，另一個是通知國際特警組織的，當地的負責人，當然亦會轉知他的上司任如重。

阿生是因為他師父插手的催賬事件演變成命案，不得不担心到他們可能受嫌疑，所以順便知會國際特警組織出面，萬一就算有甚麼麻煩，也不致與他的上司失去了連絡。

任如重等人果然在不久之後亦趕到了現場。他們聽了呂偉良的陳述，也覺得這件事殊不簡單，值得懷疑的地方也多。

例如：賀大志外表如此富有，何故會欠下繆方雨大筆債務？——如果繆方雨不是說謊的話。

又例如：賀大志何故要繆老伯留下那枚瑪瑙戒指？那是信物還是有甚麼秘密？

此外，兇手在賀大志家中大舉搜索，他要找的到底又是什麼？

根據那男職員說，賀大志死前曾在辦事處接了一個電話，然後匆匆外出，是否赴約？那麼，約會死者的，會不會正是殺死死者的兇手呢？

諸如此類的問題，都令人費解。也成為警方追查的初步目標！

呂偉良發夢也想不到這件事會演變到這種地步。他提醒警方，問題也許出自那枚瑪瑙戒指，但事前他絲毫未有想到它的重要性，否則，他起碼也小心檢驗一番，然後才交到繆老伯手中。

偵探們一方面在兇案現場仔細搜索，看看那枚瑪瑙戒指是否仍在！

另一方面，偵探們又趕到死者的辦事處去。那名男職員自然亦被邀同行。他們的任務，就是要看看死者的辦事處有些什麼綫索可資追查。

就當偵探們到達賀氏出入口公司辦事處門外時，他們發覺辦事處的大門已被人撬開！偵探們立刻拔出手槍，小心戒備！

他們放輕脚步，進入賀氏公司辦事處內，隔着沙玻璃，看見有個人影在經理辦公室之內移動！

但是，那人顯然非常機警，發覺有人進來之後，立刻推開了窗門，一躍而下，跳落到街中。

偵探們紛紛衝入經理辦公室去！其中一名探目臨窗呼喝！但那人不理警告，落地後發足狂奔！探目被迫開了一槍！

那人並未中槍倒地，竄進路旁一輛私家車中，隨即開車逃走！

數名警探之中，已有一個爭取第一時間衝落樓下，本來想從中兜截，但見到對方上了汽車，他也急急攢進偵探們坐來的汽車，開車啣尾追去！

偵探們所用的車子都有無綫電通訊設備，因此在追逐過程中，警方的無綫電台已立即通知各巡邏警車，四出兜截！

二輛車子在追逐過程中，險象環生，雖然一些警察巡邏車接到通知後，已在一些路口阻截，但那在逃男子的駕駛術精湛，竟然把汽車衝上行人道，繞過阻住去路的警車！

橫衝直撞之中，行人爭相走避，走避不及的便傷倒地上！

警方為避免傷及無辜，又不敢開槍；但那傢伙反而撞傷了數名途人！

警方担心讓對方逃離市區，只要讓他有機

會越過「星柔長堤」，他就有機會消失於馬來半島的廣闊範圍之內！

原來星馬二地，彷彿香港與九龍，無論環境與地形均甚爲近似！

星加坡有如香港島，四周環水，柔佛海峽彷彿維多利亞海一樣，把星加坡與馬來半島分隔開。唯一不同的就是目前貫通港九二地的，是一條只准行車不准行人，而且收費昂貴的「海底隧道」；而貫通星馬的則是那條「星柔長堤」！

星是星加坡，柔是柔佛邦。

星馬二地就是因爲有了這條星柔長堤，交通十分方便。

馬來半島大過星加坡許多，就像九龍半島大過香港許多一樣。

警方爲了防止那疑人開車通過星柔長堤，因此一邊迅速調動警車到橋頭設下崗哨之外，一方面也根據追逐過程中的無綫電報告，派出更多警車搶在逃亡汽車的前頭，然後在街口排起一字陣——數輛警車一字兒排開，把整條馬路封閉，甚至包括了行人道在內！

逃亡汽車雖然企圖衝破警方的汽車一字陣，但終於車毀人傷，被武裝警員加以拘捕！

至此，一幕驚險重重，緊張刺激的警匪飛車追逐戰才告一段落！

疑人被帶回現場——他企圖爆竊的賀氏公司辦事處。

由於疑人受傷，一直在流血，因此他要求警探先將他送往醫院止血！

但是，偵探們十分機靈，他們因爲疑人的貪生怕死，反而警告他：「除非你講眞話，好好地跟我們合作，否則就讓你這樣流血致死，我們也是沒有任何責任的，明白麼？」

那傢伙果然直認奉命要找一枚瑪瑙戒指，他只知道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東西，卻不知道戒指有些什麼秘密。

警方人員懷疑他就是殺賀大志的人，因爲偵探們從賀宅的隣居口中知道，不久之前，有個陌生人由賀家出來；那陌生人可能就是這傢伙。

受傷疑人已認名陳貴！是馬來華人。

他被帶回賀氏公司辦事處，經過一番盤問之後，又再被帶到賀大志家中去！

隣居認出曾出現在賀家的陌生人正是陳貴，他就是刺殺賀大志的人！

陳貴承認他約會賀大志，目的是要取得那枚瑪瑙戒指。但賀大志不肯交出，所以在糾纏中，他便殺了賀大志，可惜，仍未能將戒指找到。

陳貴正打算在賀大志的辦公室搜索之際，偵探們已經趕到！

陳貴雖然招了供，卻說不出爲誰服務。他甚至不知幕後老闆是誰，只知爲了賺取一些報酬云！

話雖如此，警方卻不會相信他！

阿生一直在住宅花園內協助警方展開廣泛偵查，現在他進入了客廳之內，瞥了陳貴一眼之後，登時呆了一陣！

原來陳貴曾經出現過在神秘快艇之上，當時他與一男子，後來還把正在海中飄流的阿生和一名少女救起，送到一處漁村小島！

神秘快艇以及那班大漢的身份一直令人大感撲朔迷離，想不到陳貴的出現，使到這件事似乎開始有些頭緒了。

阿生自然把他的見解告知辦案的警方人員，尤其是由於呂林二人無意之間被繆方雨利用，他更加要小心從事！

毫無疑問，繆方雨是個問題人物，他死前所講的一番說話亦顯屬謊言！交由呂偉良帶交他父親的瑪瑙戒指並非信物，而是另有秘密。否則，決不會引致多方展開爭奪！

可惜呂偉良在大難不死，猶有餘悸之際，一時未有想到其中玄妙！

現在陳貴見了阿生，也知道勢難避免，警方人員把他推入一間房內，他已知道又要吃拳頭了！

陳貴急忙說道：「請聽我解釋，各位千萬不要動手啊！」

一名探員道：「看你喜歡吃軟還是吃硬吧！在國際特警的面前，我們不得不表現一下我們星警的辦事工作能力！」

陳貴道：「我確是受人僱用的，指揮我行事的人在吉隆坡！」

由星加坡駕車北上，約莫六小時可以抵達吉隆坡，如果乘搭內陸機，只須一小時而已！

因爲交通如此方便，警方自然相信陳貴的話可能是眞的。

陳貴在軟硬兼施的情況底下，供出了他們在吉隆坡連絡處的地址！

警方立即通知總部，由總部與馬來警方連絡，以便及時將這幫神秘人物一網打盡！

陳貴撞車時受了傷，他的合作換來妥善的治療和護理。

陳貴又向警方作供：他們是一個國際性的間諜情報組織。但是並不屬於任何一方面，純粹爲金錢服務而已！

因此之故，他們經常與東南亞各地的「業餘情報人員」取得連絡。

每當收集到有價值的情報之後，便分別向有關國家的諜報人員兜售。

例如駐泰國的美軍調動情形，自然是蘇俄與一些國家希望知道的，他們每收集到這一類情報，便向蘇俄和某些國家的人連絡，待價而沽！

又例如蘇俄艦隊在南中國的調動情形，也正是美軍和另一些人想知道的。他們又向美國中央情報局方面討價還價！

這種生意雖然危險，卻可以賺大錢，因爲買主往往是一個大國，價錢自然高！

由於他們的「雙重身份」，往往就受到某些國家諜報特工的委託。所謂「猛虎不及地頭虫」，外國特務雖則厲害，但往往由於環境限制，一切總無法及得上他們的工作效率。

如此一來，「他們的業務」便日益蓬勃，而且賺了更多的錢亦不必納稅，也就更加有足夠的金錢招兵買馬！

據說：近年來他們的「業務」已擴展到整個東南亞地區。許多大都市都有他們的連絡站，觸覺伸至每一角落！

最近，駐泰國的美軍有一份重要情報曾被人偷攝，縮映成微粒菲林，大小僅似一粒白米而已。據說這就是「業餘情報人員」的傑作。

某大國——R國希望獲得這底片，願出高價收購，於是陳貴那一間「情報公司」便通知曼谷公司，派事人將微粒底片運來星加坡！

但是，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已知道了此事，派出特務人員釘梢，所以陳貴的「情報公司」人員便臨時使出了「金蟬退殼」之計！把底片交到一個無關重要的人帶走！

這個無關重要的「客串間諜」，當然也就是死去的繆方雨！

繆方雨因爲武功底子好，又有家人在星居住，所以情報公司的人認爲他最理想，答應以重金爲報，只要他把底片交到吉隆坡的「情報公司」！

但是，繆方雨因爲知得太過清楚，竟然貪得無厭，一邊答允他的朋友「情報公司曼谷分處的辦事人員」，一邊悄悄與另一個國家——「C國」的諜報人員，討價還價，實行一箭雙鵰！

所謂「一箭雙鵰」就是由C國特工把一份假情報底片讓繆方雨到吉隆坡「情報公司」交差。另一方面，C國特工則令他將眞的情報底片交到星加坡「賀氏出入口貿易公司」給賀大志接收。

這項交易竟然又給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人偵知，他們頓然弄得頭昏腦脹，但底片卻無法搜獲！他們只確知在一班由曼谷飛星加坡的客機之上，只不過由於「情報公司」人員的狡猾，他們無法查出微粒底片由那一名乘客携帶。

於是有人下了一度密令，要在那班機着陸之前，無論如何要奪回底片。因爲航機着陸之後，可能已經有人在機場接應，那時就更加難以奪回。

負責跟踪追上飛機去的人，眼見任務失敗，又看巴游份子正在刼機，一時情急，就按動口袋中的無綫電遙控儀，令到行李艙內，他事前放在行李中的一枚電子感應炸彈發生爆炸！

這種自殺行爲在特務世界裏是見怪不怪的，他們認爲這是「光榮犧牲」！既然找不到底片，又不能讓底片落入敵方手中，就只有同歸於盡！

想不到人算不如天算，航機不錯是終於失事墮海了，但是，竟然還有生還者！

吉隆坡的秘密「情報公司」於獲悉此事後，立即派人乘快艇出海找尋繆方雨的下落。但想不到繆方雨已不幸身亡，戒指也交到了呂偉良的手中。

繆方雨的一箭雙鵰計劃失敗了。他只好退而思其次，希望死後替雙親帶來一筆財富。

由於代表C國的「賀氏公司」會付出巨款給他，所以他決定把這底片交給賀大志！

他以爲只要父親與賀大志連絡上，賀大志自會付出巨款給他父親。自然他不能對呂偉良講得太過坦白，否則便一無所得！

可惜繆方雨的謊言雖然利用了呂偉良，也作弄了他的老父。

因爲繆老伯對賀大志講得太坦白，說出其子已在飛機失事中死掉，只有這枚瑪瑙戒指作爲信物，催賀還錢！

賀大志就因爲人已死了，省得就省回一筆吧。於是把心一橫，便賴得一乾二淨！滿以爲六十過外的繆老伯無奈他何！

又怎知道曼谷的「情報公司」人員事後又獲悉他們的「客串特務」繆方雨，曾與C國情報人員連絡過。

幹這一行的人自然頭腦清醒，他們自然而然想到繆方雨可能出賣他們，因此立即暗中通知吉隆坡的總公司。

陳貴就是由吉隆坡總公司派出的殺手，他奉命去找賀大志。

陳貴他們既然號稱「情報公司」，幹那一行就熟那一行，他們自然知道賀大志的「賀氏公司」只是一個幌子，實際是C國的情報機關之一！因此陳貴就找上門去！

事先陳貴由總公司的檔案中，查出賀大志的一些資料。

那些資料中包括了經常與賀大志連絡的特工講電話的暗語。賀大志就是因爲陳貴當時能說出一連串暗語而上當。

他親自開車返家，這時陳貴已候在他家中了。等到他發覺陳貴不是自己人，那時已經太遲了。但他死也不肯說出底片之所在，陳貴軟硬兼施，就這樣在糾纏中把賀大志殺了！

整個事件的眞相大致就是如此！

但是，那枚瑪瑙戒指呢？

一般忖測，微粒底片一定是放在那粒「戒指面——瑪瑙」底下壓住，這應該是百無一失的！但是，陳貴找不到，警方搜遍了賀氏公司和賀宅也找不到。

吉隆坡警方已迅速採取行動，把「情報公司」總部一網打盡！

國際特警也透過巴黎總部，通知各地分部的特警採取行動，將「情報公司」各地的分公司的人逮捕。

國際特警組織既是世界性的安全組織，自然要維護世界和平。如果讓「情報公司」這一類組織存在，各大國之間很容易給他們挑撥離間，進一步萬一供給了假情報，第三次世界大戰因此爆發，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

因此，國際特警的行動，獲得各地軍警的全力支持，立奏膚功！

呂偉良絕難想像得到，眞正的危險人物差點兒令他們死得不明不白！

阿生也覺得國際特務們的手段殘酷，但卻又不能說他們卑鄙。

因爲他們往往一句「爲國家利益着想」，天下的事情也可以打發過去！

還好國際特警是個獨立性的組織，只要是危害人類安全的，他們都反對，並不受任何會員國或非會員國的政策所影响！

三俠在不知不覺間被牽進國際間諜特務的大混戰中，又一次從死神手中逃生！

但是，那份微粒底片又是一些什麼軍事秘密？各方面不見透露！

三俠覺得氣在心裏，他們一定要設法找到底片看個明白。

他們跟繆老伯談了許久，無非想知道他們見面時情形。

呂偉良覺得菲林底片有可能已交到C國特工的手中。

但是，爲什麼陳貴假稱口號，就可以把賀大志騙了出來？

會不會賀大志以爲C國特工派人到他家中收集情報，而將微粒底片帶來？



霸刀絕劍

神光

梁昌明痛苦地道：「黃霸天要把我這塊地方霸佔了。」

坐在他面前的是一個年青小伙子，他叫梁兆榮，是梁昌明的侄兒。

「叔叔，黃霸天是個甚麼人？」梁兆榮有點生氣了，「哼！如此橫蠻霸道。」

「他！」梁昌明長長地嘆一口道：「是由於他的武功了得，不少俠義道的成名人物，都喪在他的手下。」

「叔叔，我們也是武術世家呀，因何要懼他。」

「唉，兆榮，你有所不知，以我的武功，比起這黃霸天相差很遠。」梁昌明道：「祗怪我沒有在武功方面下苦功。現在，被人欺侮了，却無可奈何。」

「叔叔，黃霸天既然在黑道上獨行獨往，却爲甚麼突然看上你這塊地方？」

「兆榮，黃霸天對江湖可能有點厭倦了，所以才在這裏找地方安身立命，不再飄泊江湖，因此，他在我這附近興建了一座花園住宅。」

「那麼，他爲甚麼會看上你這塊地方呢？」

「他的野心很大。」梁昌明道：「他要把附近的人全部趕走，霸佔所有田地，作爲他的產業，成爲這裏的皇帝。」

「哼！這樣的人，怎能讓他橫行。」梁兆榮兩眉一豎，道：「叔叔，我替你把他剷除，而且也替附近的人除一大害。」

「唉，兆榮，談何容易呀！」

「叔叔，不要如此看低自己。」

「兆榮，不是我把黃霸天看得太高，把自己看得低，而是實事求是，我們是敵不過他的。」梁昌明道。

「黃霸天並不是天下無敵的人，我就要試試他，究竟如何了得。」

「兆榮，那太冒險了。」

「叔叔，我要知道，他最厲害的武功是甚麼？」梁兆榮道。

梁昌明沉吟一陣，道：「黃霸天最厲害的功夫是飛刀，尤其是連環九刀，在江湖中人沒有一個人能够逃出過他這連環九刀的。」

「這九刀是如何使法。」

「這九刀是每次三刀，每三刀分上中下三路而來，三刀接着三刀，最後的三刀是採取弧形的，變化莫測也是這三刀，江湖中人，避得過他六刀，也逃不過他最後的三刀。」

「哼，我們梁家武功也是江湖中響噹噹的，我就不相信會死在他手上。」

「兆榮，我們的武功如何？大家心裏亦明白，黃霸天也知道我梁昌明是梁家派的嫡傳人物，我雖然不濟，但還有其他人在，他敢如此做當然是有恃無懼的。」

「哼，我就是要給他點厲害看看，雖然身死，亦無怨言，究竟我已替民盡了力量，鋤强扶弱是俠義道中應有的本份！」

梁兆榮的氣概，使得梁昌明無話可說，他們沉默一陣之後，梁昌明拍拍梁兆榮的肩道：「兆榮，那麼，你要小心他的連環九刀呀！」

「當然，我不是冒然去找他的，在這三兩天之內，我要仔細的考慮一切。」梁兆榮道：「叔叔，現在我要走了，過兩天

警方在賀宅大舉搜索之外，也在賀大志的屍體上搜查！

但是，經過非常澈底而又嚴密的搜查，竟然一無所得！

微粒底片既然只有一粒米般大小，自然十分容易收藏。

因此，搜查工作一直在繼續！

陳貴說，講電話時的暗語口號，並無任何特殊作用，只是表示有「自己人」約見而已。

因此，賀大志未必會把底片帶在身上。他會不會在得手之後，立即通知C國特務前來接收？

然則，C國已經得手了！

但是，根據「情報公司」的情報，「賀氏公司」的僞裝工作做得很好。也因此之故星加坡的反間諜和政治警探，一直未發覺「賀氏」就是特務機關。

C國特務也有到星洲去，但每次入境必被星洲的政治警探釘死，不能動彈！

憑這理由，相信還未有人與賀大志取得連絡，尤其是那麼重要的文件，相信他不會輕易用傳遞方式交出！

呂偉良等三俠對於政治沒有多大興趣，他們只覺得政治只是一種統治手段，不能眞眞正正做到代表民意的！

世界上沒有一個政治家肯講眞話的，總統既然也可以說謊，其他可想而知。

因此不妨說：政治都是騙人的，問題在乎誰比較騙得高明些，騙得令人心服口服而已！

例如一些地方的政府，重征暴歛之餘，還把老百姓當作傻瓜！什麼儲備金有增無減，到頭來還要加租加稅！說穿了還不是因爲市長的祖家窮得要命，儲備金無非是津貼祖家的變相名詞而已！

一樣是騙，但騙得太低能就難以叫老百姓們口服心服！

也許上帝創造人類時，也想到了一些讓他們自取滅亡的「妙法」！

「妙法」之一是讓每個人都有一份自私心理，於是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爾虞我詐，讓他們永無寧日！

所謂間諜，特工等等，就是在爾虞我詐的情形底下所產生的！

阿生也受過類似的訓練，但那時他並不知道特工們的手段如此可恥，爲了達成一項任務，竟然可以視百多條性命如糞土，這難道就是「愛國行爲」麼？

一向對自己生命和任何人的生命同樣珍惜的鐵拐俠盜呂偉良，越想心裏越氣，他一定要把非林底片找到，將一切眞相公諸於世！

但是，微粒底片細如米粒，到何處去找？

呂偉良等三俠利用國際特警的名義和關係，要求星洲警方讓他們進入「賀氏出入口公司」，漏夜展開偵查。

星警方面也早聞名不如見面，知道三俠來頭甚大，遠非一般偵探可比，單從任如重無論如何一定要尋回阿生這一點，就可知他們三個人並非徒負虛名的。

「賀氏公司」一直有警方人員看守住！星警因爲查不到結果，打算明天再派人來查。

但是，呂偉良等三俠覺得時間非常重要，決定漏夜趕到賀大志的辦事處去看看。

要查的，應該查的，警方早已查過了！三俠看來又要空手而回！

但是，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等三俠，在賀氏的辦公室內內外外看了一遍之後，決定從頭再開始偵查！

不管警方是否看過的，他們都憑自己的眼光再看一次。

再來。」

這一晚，他沒有睡過，一直想到天亮，結果給他想出個破這連環九刀的方法。

第三天了，梁兆榮約好了和叔叔相見的時候。這天一清早，他把一切準備都做好了，並且帶備了龍泉寶劍，單騎匹馬去找叔叔梁昌明。

「兆榮，你想清楚破黃霸天的連環九刀沒有！」梁昌明關懷地道。

「叔叔，你放心好了，小侄既然來了。當然有一套應付他的方法，去吧，我們去找黃霸天去。」

梁昌明看看梁兆榮，見他滿有信心，於是也毫不猶疑，飛身上馬。

兩人來到黃霸天的莊前，梁昌明對莊內的人道：「快叫黃霸天出來，說我梁昌明要見他。」

莊丁連忙跑往莊內向黃霸天報告，不久莊丁出來，對梁昌明和梁兆榮兩人道：「黃莊主請兩位到莊裏見。」

梁兆榮毫不猶疑的舉步踏入莊門，梁昌明在此情形之下，也祗得硬着頭皮跟在梁兆榮的背後一起進莊去。

黃霸天坐在演武廳的中央，兩旁則站着一身勁服的莊丁，這陣勢也相當威風，見到梁昌明與梁兆榮走進來，鼻孔裏「哼」的一聲，道：「梁昌明，我來問你，你這一塊廢地，肯不肯出讓？」

「別囉嗦了，這是梁家祖宗留下來的物業，任何人不能動他一條草，」梁兆榮挺起胸膛道。

「吠，你這小子……」黃霸天瞪大眼睛，向梁兆榮上下打量。「你這小子的膽可不小呵！」

「哼，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梁兆榮道：「我來向你警告別動歪念頭，要用武即管用好了，我們是奉陪到底的。」

「好大的口氣。」黃霸天在喉嚨間迸出聲音來。

一陣勁風從背後向梁兆榮襲來，梁兆榮頭也不回，兩脚站在原地，劍出鞘，反手劈出一劍襲擊他的人已然中劍倒在地上，由於動作太快，許多人也不知道梁兆榮如何出手，祗見他把劍收回劍鞘時，襲擊之人已中劍身亡。

「梁家劍法果然名不虛傳，好吧，讓我來接他幾招。」黃霸天知道，在他的手下中，沒有一人是梁兆榮的對手，他們冒然出手，祗有自尋死亡。

黃霸天手裏已經拿出幾把飛刀，梁兆榮也劍出鞘，兩人相對而立。

黃霸天突然大叫一聲，三把飛刀電射而至，梁兆榮以劍擊落兩把飛刀，但第三把無法用劍，祗得身體往旁閃，剛剛避過，然而第二招的三把飛刀接着閃電而來，梁兆榮咬緊牙關，用劍把中路的一把飛刀擊飛，上下路的兩把飛刀只得施展梁家十八滾中的一陣翻滾，但已是遲了一步，兩把飛刀已經把梁兆榮劃傷了，黃霸天怎能放過他，最後三把飛刀也出手，就在這一時間，梁兆榮的劍也出手，這一劍直取黃霸天的中路，黃霸天想也沒有想到梁兆榮會這樣做的，劍插入黃霸天的胸膛，這三把飛刀也同時揷入梁兆榮的身體，梁兆榮「哈哈」一笑。把衣服撕開，原來他的身體包裏着薄鐵，雖然如此三把飛刀也揷入鐵皮中，飛刀只把梁兆榮輕輕刺傷，黃霸天兩手握着劍，緩緩倒下去了。

首先呂偉良發現桌上一把鎅紙刀缺了一個小缺口！

一般來說，辦公桌上的紙刀，是要來開信封口用的，但何故會缺了口？

呂偉良假定賀大志從繆老伯手中得到那戒指之後，會將紙刀撬開那粒「戒指面」——瑪瑙！因此而弄崩了紙刀少許，成一小缺口。

這點證明了微粒底片已被取出了。

但戒指呢？

微粒底片呢？

林愛莉忽然把一個花瓶取過，輕輕一搖，裏面「閣閣」作响！

警官說：「我們今天看過了，裏面是一些鵝卵小石。揷花用的。」

但是，林愛莉還是順手傾出，果然是一些又滑又圓的鵝蛋形小石子。不過，只有種水仙花最有用。

這些小石有啡色、白色、深褐色等等，令人眼爲之花！

林愛莉不敢相信自己眼睛，逐粒撥開來看，那枚瑪瑙戒指竟然夾在其中。

取起細看，一點也沒有猜錯，瑪瑙會被撬開，因此在這裏找不到微粒底片。

不過，他們並不罷手！

呂偉良怔怔地問道：「有什麼辦法最直接，可以不須任何人，而將底片交到C國國境之內？」

阿生毫不考慮地答：「寄信——放在信中寄回C國去，這是最直接的了。」

呂偉良於是想起賀氏公司一名職員說：有些信要等賀大志簽字才可以寄出！

他們在辦公桌一角，找到了一疊信封，都已貼上了郵票，但內中未有信件，也許要等職員逐封放入去！

信封面的地址已用打字機一一打妥了，爲什麼要先貼郵票？

再細看每個封面上的地址，有一封寄C國的，呂偉良立刻小心檢視。像鑑賞家一樣，在燈下左照右看！

結果，就在郵票底下，有一些小如米粒的黑點。用水沾濕了郵票，輕輕撕開，果然是那微粒底片。

三俠總算不枉費心機，阿生立即把底片送回國際特警組織，加以冲晒！

裏面是一些美軍駐泰基地的秘密地圖，包括一些不公開的基地和駐軍人數等等。要不是有特殊冲晒儀器，甚難將如此細小的微粒非林放大數千倍。

爲避免再起國際爭端，巴黎特警總部與星警同意將底片及已冲好的放大照片一齊加以毀滅！

三俠自無理反對！

呂偉良雖然未達到將一切秘密公開的心願，但也總算洩了一口氣！

但無論如何，他不敢相信他們三俠和其他百多人差點兒死在這微粒非林中，現在雖然有不少人生還獲救，但誰敢保證國際間的明爭暗鬥不會再害死一些無辜的善良百姓？（完）

名著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金字塔頂」 馬雲著

金字塔是埃及的象徵，但是金字塔之頂到底又有一些什麼秘密？「鐵拐俠盜故事集」今次介紹一篇以埃及爲背景的新故事「金字塔頂」，將繼「危險人物」之後不久刋出，敬請留意。

一月完俠情中篇／曹若冰·文 盧 令·圖

仁心書生（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林四奇：東劍、西刀、南指、北掌，五年一度的互較玄功，過去兩次均不分勝負，無法產生武林第一人，這次四人決心拚個結果出來，結果，四人同歸於盡，只有南指尙餘一息，値有書生梅天威上山欲求自絕，南指乃將四人的武功秘笈贈他並將本身賸餘功力輸入他身上助他練功，半年後，梅天威功成下山，奉南指遺命，欲往南海玄玉宮向南指門人報訊，抵達山下，恰遇東劍之女祁玉珊偕兩青衣婢女，問知梅天威要往南海，祁玉珊遂邀請梅天威同行——

義救少宮主 俠戮叛逆徒

這是一座小鎮。

這座小鎮實在够小的，最多不過百十來戶人家，只有南北一條街，從街頭一眼可以望到街尾。

俗語有謂：「麻雀兒雖小，但却五臟俱全」。

這座小鎮雖然很小，街道雖然很短，頂多不超過百丈長，但是茶樓酒館，飯店客棧，車行，藥舖，雜貨店，却是一應俱全。當然，其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爲地當官道要衢，南來北往的行旅客商必經之地的關係！

是梅天威和祁玉珊同行的十天以後，中午剛過一刻時分。

梅天威，祁玉珊和婢女小鳳小紅，四人四騎到達了這座小鎮上。

祁玉珊忽地一勒馬韁繩，說道：「梅大哥，我熱死了，我們就在這鎮上吃點東西，休息一會兒再走吧！」

梅天威勒住馬，望了望祁玉珊那被太陽晒得通紅，香汗淋漓的嬌靨兒，點頭一笑道：「好吧！」

於是，四人在一家看來比較乾淨一點的飯館門前下了馬，跨步入店。

剛跨入店內，祁玉珊的美目中倏然飛閃過一絲詫異之色地說道：「咦！她怎麼在這裏？」

梅天威問道：「誰？」

祁玉珊輕聲說道：「玄玉宮的護法姥姥。」

話落，立即快步走到站立在櫃枱前的一位黑衣老婦人面前，說道：「姥姥，您怎麼一個人在這裏？」

黑衣老婦人怔了怔！望着祁玉珊冷冷地道：「姑娘認得老身？」

祁玉珊笑道：「姥姥不認識我了麼，我是小珊呀！」

黑衣老婦人目中異采陡地一閃，驚異地道：「妳是小珊？呵！妳都這麼大了，妳要不說，老身還眞認不出妳呢！」

祁玉珊嫣然一笑道：「姥姥，你到這裏做什麼來了？」

黑衣老婦人忽然輕嘆了口氣，道：「說來話長……」語聲一頓，凝目問小珊，

道：「妳可是要去南海？」

「是呵。」祁玉珊點頭道：「我正是要去南海呵。」

黑衣老婦人道：「有事情麼？」

祁玉珊道：「沒有事情，我只是去玩玩，看看秀儀姊姊。」

黑衣老婦道：「南海妳不用去了。」

祁玉珊一怔，道：「爲什麼？」

黑衣老婦人道：「少宮主已經不在南海了！」

祁玉珊道：「她去了那裏？」

黑衣老婦人望了望梅天威，問道：「小珊，這位相公是誰？」

祁玉珊道：「他姓梅，也是來找秀儀姊姊的。」

黑衣老婦人道：「他找少宮主，什麼事？」

梅天威上前一步，拱手說道：「老人家，在下是受人之托，有話要轉告貴少宮主。」

黑衣老婦道：「相公是受誰之托？」

梅天威道：「老人家原諒，必須見到貴少宮主後，在下才能述說！」

「哦……」

適時，一名店伙提着一個飯盤子走過來，含笑說道：「老婆婆，您要的飯菜都做好了。」

黑衣老婦人接過店伙手裏飯盒，道：「謝謝你，伙計。」

目光轉向祁玉珊和梅天威說道：「珊姑娘和梅相公請隨老身來吧！」

於是，黑衣老婦人提着飯盒在前，梅天威和祁玉珊隨後，婢女小鳳小紅二人牽着馬跟在最後。

沿着鎭街往北，走出鎭街轉彎往西，西行三里多，進入一片樹林，樹林中有一座荒破的古廟。

黑衣老婦人等剛進入樹林，古廟門內突然閃身走出一個白衣少女快步迎了上來，道：「姥姥，您回來了。」

目光一瞥梅天威和祁玉珊等四人，問道：「姥姥，他們是？」

黑衣老婦人道：「他們是『括蒼』祁姑娘和梅相公，都是自己人，進去吧！」

「是。」白衣少女應了一聲，接過黑衣老婦人手裏的飯盒，轉身快步朝廟內走了進去。

黑衣老婦人轉向梅天威和祁玉珊道：「少宮主就在廟裏，老身替珊姑娘梅相公帶路。」

說罷，邁步在前帶路走向廟內。

在一間破陋的禪房內，雜草鋪成的床鋪上，「玄玉宮」少宮主司空秀儀臉色形容憔悴蒼白的，盤膝倚壁閉目趺坐着，精神神情很萎靡的樣子。

那個先前迎出廟門外的白衣少女和另一個白衣少女垂手默立在一邊，飯盒子就放在地上。

黑衣老婦人和梅天威祁玉珊進入房內，祁玉珊一見司空秀儀的樣子，心頭不禁一酸，道：「儀姊姊，妳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司空秀儀睜開眼睛，蒼白憔悴的臉上浮現起一絲高興的笑意，望着祁玉珊說道：「珊妹，果然是妳，眞高興還能見到妳，來！快到姊姊身邊來坐下吧！」

祁玉珊走過去在司空秀儀的身旁坐下，道：「儀姊，是怎麼回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司空秀儀輕聲吁嘆了口氣，抬眼望了望梅天威道：「珊妹，這位相公是誰，妳先替我介紹一下吧。」

祁玉珊美目眨了眨，望着梅天威道：「梅大哥，你有什麼話，你自己對儀姊說吧。」

梅天威微微一笑，道：「司空姑娘，請先告訴在下，姑娘生的是什麼重病？」

司空秀儀搖頭道：「我這不是病，是中了毒！」

「哦！」梅天威凝目問道：「姑娘可知中的是什麼毒？」

司空秀儀眨眨眼睛，道：「相公會解毒？」

梅天威道：「我并不會解毒，不過也許能爲姑娘略盡棉力！」

司空秀儀道：「相公可是懂得以功力逼毒？」

梅天威點頭道：「只是我從未使用過，還不知行不行？」

司空秀儀的臉上現出一絲希望之色地道：「我中的是武林人稱神仙難解的『散功散』，相公能麼？」

梅天威默然了刹那，道：「我可以試試，不過……」

司空秀儀道：「相公並無把握，是不是？」

梅天威點頭道：「不錯，這我必須先爲聲明！」

司空秀儀微微一笑道：「不要緊，如果不行，那也只是我命該如此，與相公無關！」

黑衣老婦人道：「相公，就請你趕快開始吧，若能替我們少宮主通淨體內之毒，『玄玉宮』上下全皆感戴相公之德！」

梅天威淡然一笑道：「老人家這麼說，在下可不敢當！」

說着跨步在司空秀儀身旁盤膝坐下，說道：「姑娘請閉目垂簾，在下運功替姑娘逼毒時，姑娘也許會稍感痛苦，但是姑娘要千萬忍耐，并使體內的眞氣與在下攻入的眞力匯合，姑娘明白麼？」

司空秀儀點頭道：「我明白，相公但請放心，無論是多大的痛苦，我也會忍耐的！」

梅天威點了點頭，向黑衣老婦和祁玉珊道：「請老人家和珊妹替我警戒護法，別讓人闖入來驚擾我！」

黑衣老婦人道：「相公請放心，這是老身份內之事，只要老身有一口氣，絕不容許任何人闖入這間禪房來的！」

語聲一頓，望着祁玉珊說道：「珊姑娘，這裏交給妳了，老身就在廟門口，如有什麼事情，請招呼老身一聲好了！」

祁玉珊點頭道：「姥姥放心，小珊遵命。」

黑衣老婦人朝兩個白衣少女招了招手，三人出房警戒而去。

祁玉珊和小鳳小紅三人移步走向禪房門口，小鳳小紅站在門外，祁玉珊站在門裏。

梅天威抬起一隻右掌抵在司空秀儀的背後「命門」穴上，提聚眞力，運功替司

空秀儀逼毒！

盞茶辰光以後，司空秀儀的臉上，泛起了一絲痛苦的神色，嬌軀也起了一陣輕顫！

但是司空秀儀沒有發出一聲「哼」聲，她貝齒緊咬，竭力忍耐着！

兩個時辰過後，梅天威渾身冒出了蒸蒸熱氣，司空秀儀臉上痛苦的神色消失了，蒼白憔悴的臉色，漸轉紅潤，同時身上的衣裳汗濕了，散發出一股淡淡的腥臭氣味！

梅天威緩緩收回了抵在司空秀儀「命門」穴上的右掌，因眞力損耗太多，閉目趺坐着未動，運功調息，以恢復損耗的眞力！

司空秀儀體內之毒雖已除淨，可是卻有如大病初癒般，嬌軀軟弱的躺了下去，但臉色已恢復正常，呼吸也十分平勻。

祁玉珊站立在門內，她目睹梅天威替司空秀儀運功逼毒的情形，美目中不由異采連連飛閃，暗道：「眞想不到，他內功竟然這麼深厚……」

又過了盞茶辰光，梅天威已運功完畢，睜開雙目輕吁了口氣，長身站了起來。

祁玉珊連忙走近一步低聲問道：「梅大哥，沒事了麼？」

梅天威星目瞥視了司空秀儀一眼，點頭道：「沒事了，妳招呼老人家她們進來吧！」

祁玉珊朝門外說道：「小鳳，妳到門口去請姥姥她們都進來吧！」

小鳳應了一聲，快步往外走去。

剎那工夫，黑衣老婦人和兩個白衣少女全都疾步走了進來。

梅天威不待黑衣老婦人開口發問，搶先說道：「老人家，情形總算順利，現在先讓她小睡一會兒，醒來後再運功調息一陣就好了！」

黑衣老婦人滿臉感激之色地說道：「多謝相公援手，施救大恩，『玄玉宮』弟子均感同身受，永記不忘，請先受老身一拜！」

說着身軀一矮，竟然跪下，兩個白衣少女立刻也跟着跪了下來。

梅天威連忙身子一側，伸手扶住黑衣老婦人急說道：「老人家和兩位姑娘快不要這樣，妳們這豈不是要折煞我麼！」

×　×

天將日落時分，司空秀儀醒過來了。

黑衣老婦人連忙趨前問道：「少宮主，您現在覺得怎麼樣？」

司空秀儀緩緩坐起嬌軀，說道：「好得多了，只是，身子還感覺有點兒軟弱無力！」

梅天威接口說道：「這是必然的現象，姑娘只要運功調息一陣子就無妨了！」

司空秀儀目含感激地望着梅天威點了點頭，立即閉目垂簾運功調息。

半個時辰過後，司空秀儀已調息完畢，站起嬌軀，長吁了口氣，朝梅天威檢衽一福說道：「俗話說『大恩不言謝』，這等救命大恩，妾身也不說什麼了！」

梅天威欠身拱手，含笑地說道：「姑娘最好別說什麼，就連這一福，也是多餘的了」

語聲一頓又起，問道：「姑娘現在還有什麼不適之感麼？」

司空秀儀搖頭道：「謝謝相公，已經完全好了！」

祁玉珊忽凝目問道：「儀姊，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妳怎麼會中了這種厲害劇毒的？」

司空秀儀輕嘆了口氣道：「這是本宮的不幸，出了叛徒，我一時不小心被其暗算中的毒！」

梅天威問道：「姑娘，叛徒的目的是什麼？」

司空秀儀道：「叛徒居心險惡，意圖謀奪掌宮令符，而後廣收弟子，擴充實力，稱霸南海武林！」

「哦……」梅天威微一沉吟道：「她在宮中是什麼身份？」

司空秀儀道：「妾身的師叔，是本宮宮務總管。」

突然，梅天威星目寒芒一閃，抬手朝司空秀儀打了個手勢，低聲說道：「外面有人來了。」

他話聲剛落，廟外已傳來一個沉冷的聲音，喝道：「司空丫頭！妳逃不掉的，快出來吧！」

司空秀儀，黑衣老婦人和兩個白衣少女臉色全都不由微微一變！

旋而，司空秀儀雙眉一揚，叱說道：「艾巧娟，妳追踪到此，一定不肯放過我麼？」

艾巧娟一聲冷笑道：「只要妳乖乖的交出掌宮令符，我一定放妳一條活命！」

梅天威問道：「這艾巧娟可就是那個叛徒？」

司空秀儀點頭道：「正是她！」

黑衣老婦臉露憂急之色地道：「少宮主，我們怎麼辦？」

司空秀儀道：「這還有什麼怎麼辦，她既已存心謀奪掌宮令符，得不到絕不會干休，現在已經追踪至此，我們躲也躲不掉，何況光躲也不是個解決的辦法，不如乾脆出去和她放手一拚好了！」

話落，舉步就要往外走去。

黑衣老婦人連忙伸手攔阻地說道：「少宮主，您千萬不能出去！」

司空秀儀一怔！道：「爲什麼？姥姥可是怕我不是她之敵？」

黑衣老婦人道：「少宮主如是在未中毒之前，老身相信，她功力雖比少宮主深厚，但是以所學而言，她實在未必是少宮主之敵！」

司空秀儀微微一笑道：「姥姥應該明白，現在我體內所中之毒已經除淨了！」

黑衣老婦人點頭道：「老身明白，但是目前少宮主的身體尙還虛弱，眞力還未完全恢復！」

梅天威突然接口說道：「老人家，妳可相信我？」

黑衣老婦人連忙道：「相公有話只管請說，老身怎敢不相信！」

梅天威正容道：「少宮主說的不錯，事情光躲並不是個解決的辦法，以目前的情形而言，不出去也絕對不行，讓少宮主出去好了。」

黑衣老婦人一聽這話，已知梅天威不會袖手不管，臉上立時掠現起欣喜之色地說道：「相公說的是，老身遵命！」

司空秀儀美目深望了梅天威一眼，沒有說話，舉步往外走了出去。

黑衣老婦人和兩個白衣少女連忙緊隨其後。

梅天威目光一瞥祁玉珊說道：「珊妹，我們跟着出去看看吧！」

祁玉珊點頭嫣然一笑，道：「好。」

和小鳳小紅隨在梅天威身後往外走去。

梅天威和祁玉珊小鳳小紅四人雖然跟了出去，但是卻隱身在廟門裏兩旁，並未現出身形。

司空秀儀和黑衣老婦人，兩名白衣少女走出廟門停步凝立着。

三丈多外，站立着一個神色沉冷，年約四十左右，容貌美艷的黑衣中年婦人。

她，正是那居心險惡，意圖謀奪掌宮令符的「叛徒」艾巧娟。

艾巧娟身後兩旁散立着二十多個黑衣男女；男的有中年大漢，也有相貌英挺的少年。

女的則大都是二十來歲的少女，最大的不超過三十歲的年紀。

艾巧娟輕聲一笑道：「儀姪女兒，妳可是已經想通了？」

「哼！」司空秀儀冷冷地道：「我是想通了！」

艾巧娟道：「那妳快拿出來交給我吧，只要妳乖乖的交給我，我絕不會難爲妳的！」

「不行！」

「爲什麼？」

「沒有那麼容易！」

「妳可是有條件？」

「不錯，我正是有條件！」

「妳可是要解毒藥？」

「不是！」

「那麼妳有什麼條件？妳快說吧，只要不違背常理，我一定答應！」

司空秀儀語聲冷凝地說道：「我要妳立刻把妳身後那些不是本宮弟子的人，全都殺了！」

艾巧娟雙目陡地一瞪，道：「丫頭，妳在說瘋話麼？」

司空秀儀冷笑道：「說瘋話的是妳自己！」

艾巧娟道：「丫頭，我勸妳還是識相點，乖乖的拿出來交給我！」

司空秀儀道：「妳別夢想了！」

艾巧娟道：「丫頭，我仍願放妳一條生路，給妳一個攷慮的機會，希望妳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司空秀儀冷冷地道：「我用不着攷慮，也早就攷慮好了，無論妳用什麼手段，也休想由我手裏奪得去掌宮令符！」

艾巧娟雙目突射殺機的沉聲說道：「妳眞要如此執迷不悟，可就怨不得我心狠手辣了！」

話落，舉步緩緩朝司空秀儀身前逼了過來！

黑衣老婦人心中暗暗一凜！連忙提聚功力戒備！

司空秀儀臉色神情冷漠地凝立着，目光灼灼的注視着艾巧娟，右手緩緩抬起，一隻中指伸得畢直的凝力蓄勢待發！

艾巧娟目睹司空秀儀的臉色神情，心頭下由驀感意外地一震！倏然停步臉露詫異之色地道：「咦！原來妳的毒已經解掉了？」

司空秀儀冷聲一笑，道：「妳想不到吧？」

「實在想不到。」艾巧娟目光一凝問道：「是誰替妳解的？」

「我！」

廟門口人影一閃，梅天威跨步現身走了出來，祁玉珊和小鳳小紅也跟着現身走出。

艾巧娟臉色微微一變！說道：「你是誰？」

梅天威沒理艾巧娟，神情瀟洒地走到司空秀儀身旁，含笑說道：「姑娘且請退後，此事由我來處理吧！」

司空秀儀微一點頭，和黑衣老婦人等後退了兩步。

艾巧娟目注梅天威，說道：「你要管閒事？」

梅天威點頭道：「不錯。」

「你爲什麼要管閒事？」

「我高興。」

「你和司空丫頭是什麼關係？」

「毫無關係。」

「你可懂得武林中的禁忌？」

「什麼禁忌？」

「別管別人門派中的家務事！」

「但是我偏要管！」

艾巧娟忽然一聲冷笑道：「你是什麼人？」

梅天威道：「武林人。」

艾巧娟一挑雙眉道：「我問你叫什麼名字？」

梅天威道：「追魂客！」

艾巧娟目閃殺機地道：「我看你應該叫做斷魂客才恰當！」

「有道理麼？」

「因爲你馬上就要斷魂了！」

「哦！這我倒有點不信！」

「我勸你最好是信！」

梅天威淡淡地道：「要我信很容易，必須給我點事實才行！」

艾巧娟冷笑道：「你要看事實那還不簡單。」

語聲一頓，倏然抬手朝身後的兩個黑衣大漢一揮手，喝道：「你兩個去給他點顏色看看！」

兩個黑衣大漢應了一聲，騰身直朝梅天威撲出！

梅天威一聲冷笑，雙掌一揮，「砰！砰！」兩個黑衣大漢同時一聲悶哼，身軀立被梅天威的掌力震得踉蹌後退，一屁股跌坐地上，嘴角溢血！

顯然，這兩個黑衣大漢不僅未能給梅天威什麼顏色看，反而自己都受了傷！

艾巧娟臉色一變！道：「閣下好高的武功，我低估了閣下了！」

梅天威淡然一笑道：「妳太疎忽了，其實妳早應該想到，我功力如是不高，怎麼能替司空姑娘逼出體內的劇毒！」

艾巧娟心頭倏地一震！道：「什麼！儀丫頭體內的劇毒，是你以內功替她逼淨的？」

梅天威點頭道：「不錯，妳既然持有這種劇毒，就應該明白，非獨門解藥不能解！」

艾巧娟冷冷地道：「哼！你先別得意，你功力雖然不差，但是未必就能强得過我去！」

梅天威道：「我也許是强不過你，不過，在未動手之前就說這話，未免嫌早了點！」

艾巧娟道：「你說的也是，那你就先接我這一掌試試！」

話落，倏然抬手一掌，直拍梅天威胸前！

梅天威一聲冷笑道：「我就接妳這一掌看！」

話聲中，跨步挺掌迎了上去！

「砰！」的一聲震響，二人身形同時一幌，艾巧娟後退了一大步，梅天威却只斜退了半步。

情形很明顯，梅天威的功力似是畧强了少許。

但是，艾巧娟竟得意地一聲輕笑，道：「閣下，現在你已經名符其實的『斷魂客』了」

梅天威雙目微微一凝，說道：「怎見得？」

艾巧娟道：「你已經中了我的『斷魂散』之毒了！」

梅天威心中不由暗暗一震！但是臉色神情却平靜淡漠地道：「哦！妳這話是眞的？」

艾巧娟道：「不相信你可以運氣試試，就知道眞假了！」

梅天威微微一笑，搖頭道：「不用試，我相信妳這話就是。」

語聲一頓又起，問道：「中了『斷魂散』多少時間斷魂？」

艾巧娟道：「六個時辰，不過，你如肯投入我屬下，我可以給你解藥，而且還會重用你！」

梅天威淡淡地道：「謝謝妳，妳也不必費心了！」

艾巧娟道：「你不想要解藥？」

梅天威道：「妳應該明白，我既能以內功替司空姑娘逼毒，沒有解藥，一樣斷不了我的魂！」

艾巧娟道：「這我明白，但是中了『斷魂散』一個時辰之後，你內功再高也無法逼出了！」

梅天威道：「那也不要緊，有一個時辰的時間，已經太够太够了！」

艾巧娟道：「你想在這一個時辰之內，我會讓你有機會逼毒麼？」

梅天威道：「我知道，不過，妳錯會我這已經太够太够的意思了！」

艾巧娟雙目眨動地問道：「那你是什麼意思？」

梅天威微微一笑道：「我的意思是太够令妳斷魂在我斷魂之前了！」

艾巧娟心神不禁陡地一震！道：「你想在臨死前拉個墊背的？」

梅天威道：「不是墊背的，是陪葬的，妳年紀雖然大了些，但容貌生得很美，有妳陪葬，我死又有何憾！再說……」

語聲一頓又起，道：「妳心腸狠毒，拉妳陪葬，也是爲武林除害，爲我自己的來生積點陰德，如此一舉三得的事情，我又何樂而不爲？我死也很值得了！」

艾巧娟忽然格格一聲嬌笑，說道：「想不到，你竟是個這麼看得開，十分有趣的人！」

梅天威道：「有趣雖然未必，不過，我倒確實是個很看得開的人，要不然我就不會有今天，有這麼一身武學功力了！」

這話，他說的可全是實情實話，只不過艾巧娟不懂，別的人也都不懂而已！

艾巧娟妙目流波地嫣然媚笑道：「俗話說得好，『好死不如惡活』，你既然認爲我生得很美，何不把這條命留下來好好的享受享受呢！」

這話，實在够無恥的！

由此可見，艾巧娟不但是個心腸狠毒之人，而且是個淫婦！

梅天威雙眉一軒又垂，淡然一搖頭道：「我雖然也這麼想，奈何我這個人向來不懂得享受！」

艾巧娟道：「不懂沒有關係，我會盡心教你！」

梅天威搖搖頭道：「謝謝，奈何我不想學！」

艾巧娟道：「看你外表很聰明的樣子，怎地這麼傻，只要你願意學，我保證你樂趣無窮！」

梅天威笑笑道：「算了，我時辰已經無多，我們該言歸正傳了！」

聲調倏地一沉，喝道：「妳小心留神，我要出手了！」

身形突然前欺，探掌如電，直朝艾巧娟的右肩抓去！

他出手奇快絕倫，艾巧娟心頭猛地一驚！自然而然的側身閃避，抬掌出指疾劃梅天威的脈門！

可是，梅天威抓勢倏地一變，竟然詭異地抓向她的腕脈！

艾巧娟意欲縮腕閃避，却已無及，只覺得腕脈一緊，手腕已經落在梅天威的掌中。

艾巧娟心中大驚！急地猛力一掙，掌未能掙脫，而且，腕脈痛入骨髓，半身發麻！

站立在一邊的那些黑衣大漢和黑衣少女見狀，全都大驚失色，立時身形齊動，就要撲出！

梅天威陡地朗聲沉喝道：「站住！你們要動一動，我就先斃了她！」

那些黑衣大漢和黑衣少女臉色神情全都不由一呆！立刻都不敢動了！

艾巧娟大聲說道：「放開我！」

梅天威冷冷地道：「妳急什麼？我自然要放開妳，但却不能這樣放開妳！」

艾巧娟道：「你想要怎樣？」

梅天威說道：「我要『斷魂散』的解藥！」

艾巧娟道：「你不是可以運功逼毒嗎？還要解藥做什麼？」

梅天威道：「運功逼毒太費事，有現成的解藥我爲何不要？」

艾巧娟道：「可惜，解藥並不在我身上！」

「我不相信！」

「我說的是實話！」

梅天威倏然轉向祁玉珊說道：「珊妹，妳過來搜搜她懷裏看，有解藥沒有？」

祁玉珊立刻應聲走了過來，玉手一伸，由艾巧娟的懷裏掏出了一個布包兒，打

開布包，裏面竟是一本「毒經」和四小玉瓶。

小玉瓶上均貼有標籤，兩瓶是「散功散」和「斷魂散」毒藥，兩瓶是解藥。

梅天威目光一瞥之後，道：「珊妹，妳先把這些收起來退後去。」

祁玉珊點了點頭，包起布包揣入懷內，默然退後。

艾巧娟眼珠轉了轉，道：「你是『東劍』門下弟子？」

梅天威道：「不是。」

「你究竟是誰？」

「告訴妳也沒有關係，我姓梅，叫梅天威！」

艾巧娟雙目倏然一睜，驚愕地道：「你就是從黃山蓮花峯上下來，傳說你得到了四奇武學秘笈的那個梅天威？」

梅天威點頭道：「那不是傳說，乃是事實，四位老人家的遺體，是我親手埋葬的！」

艾巧娟道：「如此你就該把本宮的『玄玉秘笈』歸還給我！」

梅天威淡淡地道：「這是妳們『玄玉宮』的東西，我一定會歸還，但不是歸還給妳！」

「你要歸還給誰？」

「現在『玄玉宮』的掌宮，司空秀儀姑娘。」

「你敢！」

梅天威臉色一寒，說道：「別對我發狠，妳應該明白，眼下妳連性命都在我手裏！」

語聲一頓，忽然轉向司空秀儀問道：「司空姑娘，貴宮規律對叛徒應該如何處置？」

司空秀儀答道：「敝宮規律森嚴，叛宮者死！」

梅天威道：「既是規律如此，姑娘就請下令吧！」

話落，抬手一指點出，封閉了艾巧娟的軟麻穴！

艾巧娟心神不禁猛地一顫！臉色煞白地嘶聲說道：「梅天威！你不能這樣對付我！」

梅天威冷聲一笑，再次轉向司空秀儀說道：「姑娘可以下令了！」

司空秀儀微一點頭，倏然肅容沉聲說道：「護法金姥姥聽令！」

黑衣老婦人金姥姥立刻躬身說道：「屬下恭候宮主令諭。」

司空秀儀深吸了口氣，緩緩說道：「宮務總管艾巧娟，竟敢毒害掌宮，謀奪令符，欺師滅祖，大逆不道，諭令金護法代替刑堂總管按本宮叛逆規律用刑！」

金姥姥躬身說道：「屬下敬遵宮主諭令！」

跨步而前，抬手一指點斷了艾巧娟的心脈，艾巧娟發出一聲大叫，噴出一口鮮血，身軀跌倒地上，蹬了蹬腿，雙目一閉，斷了魂！

梅天威目光一掃那些黑衣大漢和黑衣少女說道：「凡是『玄玉宮』弟子，願意返回『玄玉宮』重新做人的，請站到左邊去，不願的站到右邊去，不是『玄玉宮』弟子者，可站在原處不要動！」

他話聲一落，除了八個黑衣少女移步走向左邊站立外，其餘的一些黑衣大漢和三個年紀較大的女子都站在原處未動，但却無一人走向右邊。

梅天威雙目灼灼望着那八個黑衣少女問道：「妳們都眞心願意重新做人麼？」

八個黑衣少女立時齊聲答道：「我們全都眞心願意重新做人！」

一個少女，忽然朝司空秀儀矮身跪下，說道：「請少宮主寬恕弟子等，無知之罪！」

其餘七個少女也立刻全部都跟着跪下說道：「請少宮主恕罪！」

司空秀儀神情不禁有點激動地說道：「妳們都快起來，我知道妳們都是被脅迫的，我不會怪罪妳們的！」

「謝謝少宮主！」八名少女齊聲說着，全都站了起來垂手肅立着。

梅天威望着那些黑衣大漢，和三個黑衣女子，問道：「你們都是南海武林中人麼？」

一名中年大漢點頭說道：「是的，我們也都是被脅迫的！」

「哦！」梅天威道：「她是如何脅迫你們的？」

那中年大漢道：「用毒！」

「知道用的是什麼毒嗎？」

「不知道，只知道是一種慢性劇毒，每月必須服用一粒解藥。」

「不服便怎樣？」

「渾身奇癢，直到抓得皮破肉爛，流盡血液而死爲止！」

「哦……」梅天威星目一掃其他的黑衣大漢問道：「各位都中了這種毒麼？」

所有的黑衣大漢全都點頭道：「是的，沒有一個人例外！」

梅天威雙眉微蹙，沉思地道：「這可怎麼辦？她已經死了，雖然我可以運功逼毒，但是……」

那中年大漢接口道：「我知道她有一瓶解藥，只是不知她藏在什麼地方？」

八名黑衣少女的一名少女說道：「我知道有一處秘密地方，她把所有重要的東西都藏在那裏！」

梅天威問道：「是什麼地方？」

那少女道：「就在宮中她自已的臥室裏。」

梅天威雙眉一竦，說道：「這就好辦了。」

語鋒一頓，轉望着司空秀儀說道：「姑娘返回南海宮中以後，請立刻找出解藥，給他們每人一粒！」

司空秀儀肅容點頭，說道：「妾身遵命！」

梅天威又轉向一衆黑衣大漢問道：「諸位每月服用一次解藥的時間，還有多少日子？」

那中年大漢道：「大約還有半個多月左右。」

另一名大漢，接口說道：「我只有十一天了！」

梅天威微一沉吟道：「如此，諸位可於十天後的正午時分，前往『玄玉宮』以禮求見司空姑娘，每人討取一粒解藥。」

一衆黑衣大漢連忙說道：「謝謝梅大俠！」

梅天威神色忽然一肅，說道：「另外

我有幾句話要奉勸各位，希望各位從今而後好好做人，多行俠義，切勿爲害江湖，並望各位能够記取於心！」

一衆黑衣大漢說道：「多謝梅大俠金玉良言，在下等定當永遠記取於心！」

梅天威點了點頭，揮手道：「好了，各位現在可以走了！」

一衆黑衣大漢紛紛雙手抱拳朝梅天威一拱，轉身大踏步而去。

×　×

望着一衆黑衣大漢和那三名黑衣女子的背影，走出樹林之後，梅天威這才轉向祁玉珊和司空秀儀含笑說道：「珊妹，司空姑娘，妳們一定有很多話想問我吧？」

祁玉珊道：「是啊，梅大哥，你對艾巧娟說的話都是眞的麼？」

梅天威道：「事情說來話長，一切等會兒再詳細告訴妳們吧，妳先把那『斷魂散』的解藥給我一顆！」

祁玉珊神情詫異地道：「梅大哥，您眞的中了『斷魂散』毒了？」

梅天威點頭道：「要不然我要解藥幹什麼？」

祁玉珊連忙伸手由懷內取出那個布包遞給梅天威，嬌靨兒上却是一臉迷惑不解之色的問道：「梅大哥，您是怎麼中毒的？我怎麼一點兒也沒有看出來？」

梅天威一面打開布包，一面說道：「艾巧娟把『斷魂散』藥粉嵌在指甲裏，我一時不察，捱了她那一掌，就中了毒！」

「啊！原來如此。」祁玉珊這才恍然明白地說道：「她的手段眞陰險！也眞詭詐的！」

梅天威笑了笑，拔開「斷魂散」玉瓶的瓶塞，倒出一粒解藥，湊在鼻端聞了聞，只覺清香撲鼻，浸人心肺，清涼舒暢，知道確是解藥無誤，立卽納入口中吞下，盤膝趺坐地上閉目行氣運功驅行藥力！

司空秀儀見狀，知道此際禁忌驚擾，遂卽抬手朝護法金姥姥和那八名黑衣少女打了手勢。

金姥姥一見手勢，已知其意，立刻指揮八名黑衣少女脚步輕輕移動，在四週圍成了一個三丈大的圓圈，凝神戒備，替梅天威守護。

約莫過了盞茶辰光，梅天威緩緩睜開了眼睛，目光一掃八名黑衣少女圍立戒備的情形，不由朝司空秀儀微微一笑說道：「謝謝妳了，司空姑娘。」

司空秀儀嫣然一笑，說道：「這點兒小事，梅相公也要說謝，那麼妾身該怎麼辦？」

梅天威笑了笑，沒有說話。

祁玉珊美目微凝，關心地問道：「梅大哥，您的毒已經全解了麼？」

梅天威點頭道：「謝謝妳，珊妹，已經全解了。」

語聲一頓，長身站起，說道：「走，我們到廟裏去慢慢詳談吧！」

於是，梅天威在前，司空秀儀，祁玉珊，金姥姥三人隨後走入廟內。

祁玉珊的婢女小鳳小紅和八名黑衣少女全都奉命守在廟外。

進入廟內，四人席地坐下。

祁玉珊首先迫不及待的問道：「梅大哥，我爹他們眞的都……」

梅天威點頭道：「珊妹，我對艾巧娟說的都是實話！」

祁玉珊和司空秀儀的臉色神情立時全都一變！美目發紅，現出了盈盈欲滴的淚光！

梅天威輕咳了一聲，說道：「二位姑娘都請節哀！」

祁玉珊美目含淚的悲聲問道：「梅大哥，是誰殺害了我爹和司空阿姨的？您知道麼？」

梅天威搖頭道：「我想四位老人家可能是同歸於盡的！」

司空秀儀淚眼凝光地問道：「四位老人家在峯頂論武較技時，相公可是就已經在峯頂上了？」

「不是。」梅天威搖頭道：「我登上峯時，四位老人家已有三位斷了氣，只有姑娘的義母還活着，當時據她自己說，她已經活不過十二個時辰了！」

司空秀儀道：「她老人家可是有什麼遺言托請相公轉告妾身麼？」

梅天威點點頭，說道：「是的，令義母托我替她送信給姑娘，告訴她是被人謀害的！」

司空秀儀凝目急問道：「是什麼人謀害的？」

梅天威道：「北掌！」

司空秀儀黛眉陡地一挑，雙目寒煞電閃！

梅天威見狀雙眉不由微微一皺，說道：「姑娘請先別激動！」

語聲一落又起，道：「這話雖然是令義母要我轉告姑娘的，不過以我看這話裏可能有問題，其中也許有點誤會！」

司空秀儀一怔！凝目問道：「有什麼誤會？」

梅天威微微一笑，旋卽正容說道：「因爲北掌斷氣在令義母之前！」

司空秀儀神情呆了呆，緊皺雙眉沉思不語。

祁玉珊美目眨了眨，問道：「梅大哥，當時峯頂上還有別人嗎？」

「沒有。」梅天威搖頭道：「除了四位老人家外，只有我一個人！」

祁玉珊道：「梅大哥，當時您知道四位老人家在峯頂較技論武嗎？」

梅天威道：「不知道，那時我還是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弱書生，根本不懂一點武功！」

祁玉珊情不自禁意外地一怔！道：「那時梅大哥一點武功都不懂？」

梅天威點了點頭，接着便把當時登上峯頂的實情經過，對二位姑娘詳細述說了一遍。

祁玉珊道：「這麼說，梅大哥登上峯頂本是要尋死的了？」

梅天威點頭道：「不錯，我正是去尋死的！」

司空秀儀道：「如此，相公算是因禍得福了！」

梅天威淡然一笑，道：「令義母於垂死之前，雖然將殘餘功力傳給了我，使我平步登天，由一個文弱書生一下子成爲一個身懷二十年功力的武林高手，令義母並又費盡心機口舌說服我取得了武林人人想得到的『四奇』武學秘笈，照理，應該是

因禍得福，也是天下武林最幸運的人了，可是……」

語聲倏然一頓，搖了搖頭說道：「在我而言，却未必是！」

祁玉珊和司空秀儀，金姥姥三人全部不禁愕然一怔！六目齊皆詫異的望着梅天威。

祁玉珊眨眨美目問道：「這是爲什麼？梅大哥。」

梅天威輕聲吁嘆了口氣，又搖搖頭道：「算了，珊妹別問這是爲什麼了！」

司空秀儀道：「相公可是有什麼難言之隱？」

梅天威道：「那倒不是，只是說來徒然增人煩惱，所以我不願說！」

「哦！……」司空秀儀剛要再說什麼時，梅天威却已適時抬手朝她一搖，道：「姑娘別再問什麼了，再問也是白問，我決不會說的！」

語聲一落卽起，說道：「姑娘可知道令義母托我傳信給姑娘的條件代價是什麼嗎？」

司空秀儀一怔！搖搖頭道：「妾身不知。」

她嘴雖回說「不知」，但是心裏好像已經想到了一點兒什麼端倪，嬌靨上也立刻浮現起一層紅暈。

顯然，她是想錯了。

幸而梅天威沒有注意，不知道她心裏的秘密，否則豈不要羞煞人！

祁玉珊和金姥姥雖然發覺了她的神情有點兒怪異，但也只是怪異而已，並不明白原因。

梅天威臉容忽然一肅，道：「這代價條件是『玄玉秘笈』！」

司空秀儀心中甚感失望地怔了怔！眨眨眼睛問道：「相公告訴妾身這話的意思，可是『玄玉秘笈』不還給妾身了？」

梅天威道：「這是令義母和我談好的條件，我自然有權可以不還給姑娘！」

司空秀儀忽然一笑道：「事實既是老人家和相公談好的條件，妾身不會那麼不明事理，何況相公於妾身又有救命大恩，妾身如今還能執掌『玄玉宮』，皆係相公之力，相公請放心好了，妾身絕不會得強向相公索討的！」

梅天威星目異采一閃道：「姑娘好胸襟，好氣量，實在讓人欽佩！」

司空秀儀道：「謝謝相公誇獎，妾身這是尊重老人家的遺命，也是根據的一個『理』字！」

梅天威目光一凝，道：「姑娘對我這話難道沒有一點懷疑？」

「懷疑什麼？」

「姑娘就這樣相信我的話，不怕我這是假傳遺命，說的是謊話麼？」

「不！妾身相信相公，絕對不是那種人！」

「姑娘這絕對相信有道理麼？」

「有。」司空秀儀點頭正容說道：「第一，相公如是那種人，就不會得不辭千里跋踄，守約前來南海。第二，於知悉妾身的身份後，還冒險以本身功力替妾身逼除劇毒。第三，更不會得仗義伸手擒下叛徒艾巧娟，交由妾身傳令正以門規！」

梅天威笑了笑道：「謝謝姑娘對我的相信！」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姑娘，我告訴姑娘這條件的用意只是在說明我有權可以不還給姑娘，並未說不還給姑娘，姑娘明白我的意思麼？」

司空秀儀目光一凝，道：「相公的意思可是要把秘笈還給妾身？」

梅天威點點頭，說道：「不錯，我正是有這個意思，憑良心說，我已經沒有多少日子……」

「日子」怎麼樣？沒有接下去，語鋒忽然一頓，話題一變，說道：「我要秘笈並無用處，所以我想還給姑娘，不過，我却有個條件！」

司空秀儀道：「那麼相公還是不要把秘笈還給妾身，也不要說什麼條件了！」

梅天威道：「姑娘可是不願接受我的條件？」

司空秀儀道：「妾身身受相公活命大恩，願盡一切力量報答相公，却不願受任何條件要脅！」

梅天威道：「姑娘知道我的條件是什麼嗎？」

司空秀儀道：「妾身不知道。」

梅天威淡然一笑道：「那麼姑娘又怎知我是要脅姑娘呢？」

「這個……」

梅天威笑道：「說實在話，我之要向姑娘談條件，只不過是個藉口，也只是想得到姑娘一個口頭允諾的心安！」

語聲微微一頓，又道：「姑娘何妨先聽聽我的條件再說呢？」

司空秀儀默然了一下，道：「好吧，相公請說。」

梅天威道：「我請姑娘答應我，不要盲目的去找『北掌』門下弟子報仇！」

司空秀儀眉鋒不由一皺，說道：「這個……」

梅天威接道：「俗話說『寃有頭債有主』，姑娘是個明理之人，應該明白，如果『北掌』是謀害令義母的兇手，姑娘應該找『北掌』本人報仇，與其門下弟子何關，『北掌』既然已經死了，這仇也就應該了了！」

司空秀儀淡淡地道：「如果妾身不答應這條件，相公便不把秘笈還給妾身，是麼？」

梅天威道：「適才我已經說過了，秘笈對我並無用處，我根本就不想佔爲己有，我之提出這麼個條件，只是想得到一個意念上的心安，也是爲姑娘，姑娘不答應我，我仍會把秘笈還給姑娘的！」

司空秀儀道：「妾身要是只在口頭上答應相公，以後再去找『北掌』門人弟子呢？」

梅天威道：「那就是姑娘的信諾問題了！」

司空秀儀眨眨眼睛道：「相公會插手管麼？」

梅天威微一沉吟道：「如在三個月以內，我或有可能會管，三個月以後就難說了，那時只怕我縱然想管，也將是有心無力了！」

司空秀儀道：「爲什麼？」

梅天威道：「這與先前我不願說的是同一個問題！」

司空秀儀道：「相公這話可是指那爲什麼『尋死』的問題？」

梅天威點了點頭道：「話我已經說得很明白了，答不答應，姑娘請說吧！」

司空秀儀默然片刻，道：「妾身答應了，不過，妾身却有點補充說明！」

梅天威道：「姑娘請說。」

司空秀儀肅容說道：「我娘既說是被『北掌』謀害，事情可能確實不假，但是妾身仍要查個水落石出，兇手如眞是『北掌』本人，自然是人死仇了，但如查出是其門人弟子，妾身答應相公在半年之內不找他們報仇！」

梅天威點頭一笑道：「姑娘好明理，不過，雖然如此，我仍要謝謝姑娘！」

語聲微微一頓，又道：「關於秘笈，因爲我怕被江湖惡徒陰謀刼奪，所以我沒敢帶在身上，存放在一處十分隱秘地方，姑娘但請放心，我答應過的事情絕不食言，兩個月後的今天，我一定親自送到『玄玉宮』中，當面交還給姑娘！」

司空秀儀道：「沒有關係，什麼時候都可以。」

梅天威點了點頭，目光轉望着祁玉珊含笑說道：「珊妹，令尊的武學秘笈也存放在那處隱秘地方，我一定也還給妳！」

祁玉珊嫣然一笑，道：「不，梅大哥，你把它交給我哥哥好了。」

梅天威點頭道：「那也好。」

語聲一頓，目視司空秀儀道：「現在一切都已說完也說定了，我們該分手了，請姑娘盡快返回『玄玉宮』到艾巧娟的臥房裏找出解藥，以便那些被毒控制的人前往討取。」

司空秀儀道：「相公請放心，妾身回宮以後，就是拆掉了艾巧娟的那間臥房，也要把解藥找出來！」

梅天威含笑地點點頭，幌了幌手裏的布包說道：「至於這本毒經，原是艾巧娟所有，她是『玄玉宮』弟子，現在我就把它交還給姑娘。」

說着，把布包遞給司空秀儀。

司空秀儀並未伸手去接，搖頭這：「這東西請相公留着好了，妾身不想用毒害人！」

梅天威微微一笑道：「就因爲我看出姑娘是一位胸懷仁心大度的奇女子，不會用毒害人，所以我才要把它交給姑娘，毒雖然能害人，但也可濟世救人，姑娘是聰明人，想必當能懂得我的心意！」

司空秀儀略一沉吟道：「相公既如此說，妾身恭敬不如從命就是！」

梅天威一笑，長身站起說道：「好了，我就此告辭！」

祁玉珊跟着站起嬌軀道：「梅大哥，我和您一起走。」

梅天威道：「珊妹，妳不是要去南海去玩的嗎？怎不和司空姑娘同去『玄玉宮』玩幾天呢？」

祁玉珊道：「那是我以前的心意，現在我爹爹已經去世，我要到黃山去找我哥哥，將我爹爹的遺體移回去安葬，好讓老人家九泉下的英靈得安！」

梅天威點頭道：「珊妹說的是，如此我們走吧！」

於是，祁玉珊向司空秀儀和金姥姥告別，梅天威向二人拱手作別，和祁玉珊舉步走向廟外，司空秀儀和金姥姥，隨後相送。

梅天威和祁玉珊，婢女小鳳小紅四人四騎，離開了破廟樹林。

祁玉珊立卽說道：「梅大哥，我肚子餓了，我們就到中午去過的那家飯店吃點東西，在鎭上息歇一宿，明天一早再動身，好不好？」

梅天威經她這麼一提，肚子也立刻感覺很餓了，於是點點頭說道：「好，妳怎麼說怎麼好。」

祁玉珊嫵媚動人地笑了，笑得好美！好美！

梅天威見狀，心中不禁暗暗一嘆，忖想道：「看來我必須設法早點和她分手才好，否則……」

× × ×

第二天一早，梅天威，祁玉珊和婢女小鳳小紅四人四騎離開了小鎭，取道北行，前往黃山。

已正時分，四人因爲已經縱馬疾馳了一陣，遂就勒韁緩行，讓胯下坐馬藉以恢復體力。

四人正緩行之間，突見迎面官道上塵土飛揚，八騎健馬勢如風馳雲湧般疾奔而來。

梅天威凝目一望之下，雙眉不由微微一皺，說道：「珊妹，麻煩來了。」

祁玉珊也已看見了，八匹馬上乃是八個錦衣大漢，也都是「北掌」屬下弟子。

祁玉珊道：「梅大哥，要不要躲開他們？」

梅天威道：「我倒是眞想躲開他們，只是已經來不及了，官道兩旁都是一片稻田，也沒有地方好躲。」

說話間，八匹馬已經奔近十丈以內，除了最前面二人一個是二十二三歲年紀，臉色陰沉，神情冷傲的青年，一個正是前在黃山山腳下，攔住梅天威問話的那個身形高大的錦衣大漢外，其餘六人都是三十五六年紀的大漢。

那個身形高大的錦衣大漢一見梅天威，右手突地一勒馬韁繩，左手往上一擧，喊道：「停！」

梅天威和祁玉珊四人見狀，連忙也勒馬停住。

那錦衣大漢望了梅天威一眼以後，立卽轉向身旁馬上那臉色陰沉的青年說：「禀少主，就是這小子。」

梅天威一聽這錦衣大漢的口氣，心中已知這青年必是「北掌」霍萬蒼之子。

青年雙目如電地一掃梅天威祁玉珊等四人，神態冷傲地道：「韓坤，確實是他沒錯？」

韓坤點頭說道：「絕對沒錯！」

「嗯。」青年目光逼視着梅天威冷聲問道：「你可是梅天威？」

梅天威道：「不錯，我正是梅天威，閣下尊姓大名？」

青年道：「我姓霍名英傑，燕山『風雷堡』的少堡主！」

「哦！我失敬了。」梅天威淡淡地道：「少堡主找我何事？」

霍英傑道：「有事情問你。」

「什麼事情？」

「聽說你十多天前，是由黃山蓮峯頂上下來的，是麼？」

「不錯。」

「聽說『武林四奇』的遺體是你埋葬的，對麼？」

「也不錯。」

「這麼說你該知道『四奇』是怎死的眞象死因了？」

「不知道。」

霍英傑冷冷地一笑，道：「不知道沒有關係，那麼『四奇』的武學秘笈你總不能說不知道吧？」

梅天威道：「這我知道。」

「現在何處？」

「在我身上。」

霍英傑點頭道：「如此很好，你很誠實！」

語鋒一頓，倏然一伸手道：「你拿來吧！」

梅天威道：「閣下可是想要令尊的武學秘笈？」

霍英傑聲調沉冷地一哼，道：「我要全部！」

梅天威目光一凝道：「你要全部？爲什麼？」

「這你就別問了，拿出來吧！」

「我要是不拿出來呢？」

霍英傑突然哼聲冷笑道：「嘿嘿，看你的樣子，不是個糊塗人，應該明白眼前的情形！」

梅天威道：「眼前的情形怎麼樣？你可是想仗着人多勢衆搶奪？」

霍英傑冷聲一哼，道：「你明白就好，八對一，你自信能够應付得下來麼？」

這話聽得祁玉珊黛眉一挑，接口說道：「姓霍的，我們這兒還有三個呢！」

霍英傑神情冷漠地一笑道：「我早看見了，妳們三個姑娘家能管什麼用！」

語聲一頓又起，道：「姑娘，妳知道我爲什麼沒有把妳們三位計算在內麼？」

祁玉珊道：「你說說看？」

霍英傑笑笑道：「因爲姑娘生得很美，我想取得四奇武學秘笈後，便帶姑娘們跟我回風雷堡去！」

祁玉珊冷冷地道：「你認爲我們會跟你走！」

霍英傑道：「姑娘不跟我走也由不得姑娘！」

祁玉珊嬌靨神色一寒，道：「你以爲姑娘家好欺負，是不是？」

霍英傑淡淡地說道：「姑娘不好欺負麼？」

祁玉珊道：「霍英傑，你應該明白，當今『武林四奇』中的『南指』就是女人，而且門下弟子無一不是姑娘家！」

霍英傑心中不由暗暗一震！凝目問道：「姑娘是『玄玉宮』弟子？「

祁玉珊搖頭道：「不是，我住在六橫島。」

「娘姑是『東劍』門下？」

「他老人家是我爹。」

霍英傑怔了怔，冷傲的臉上忽然浮現起一絲驚喜之色地說道：「呵！原來是祁姑娘，那就更好了，姑娘且請作壁上觀，我取得四奇武學秘笈後，當將令尊的武學秘笈交給姑娘！」

語聲一頓，倏然轉向梅天威沉聲喝道：「梅天威，你怎麼說？」

梅天威道：「什怎麼麼說？」

霍英傑道：「四奇武學秘笈你交不交出來？」

梅天威淡淡地道：「本來我是想將令尊的武學秘笈交給你的，但是，現在我忽然改變了主意！」

霍英傑詫聲問道：「你改變了什麼主意？」

梅天威道：「連令尊的武學秘笈也不交給你了！」

霍英傑雙眉倏地一挑，冷笑道：「這麼說，你是不肯拿出來了？」

梅天威道：「你不是要仗着人多嗎，如此，你儘管出手搶奪好了！」

霍英傑目射寒煞地道：「梅天威，你眞要自找難堪，不見棺材不掉淚麼？」

梅天威神色淡淡地道：「我這個人向來就是這麼個倔脾氣，說好的，也許可以商量，說狠的，我就是不信邪，不聽那一套！」

霍英傑嘿嘿一聲冷笑，說道：「聽說你手底下很是不弱，我倒要看看你的脾氣有多『倔』？是我的手掌硬，還是你的骨頭硬？」

梅天威道：「說實在說，我的骨頭不是銅澆鐵鑄的，可能不會如你的手掌硬，不過，我的手掌大概決不會比你軟！」

「噢！」霍英傑目光忽然一凝，道：「我倒忘了，聽說你也會本堡絕學『風雷掌』，是麼？」

梅天威搖頭道：「錯了，我那不叫『風雷掌』，是『浪濤掌』！」

霍英傑道：「這掌名我怎麼從未聽說過？」

梅天威冷冷一笑，道：「那是你孤陋寡聞！」

「如此我請問，你這『浪濤掌』師出何門何派？」

「無門無派。」

「難道是你自己練的？」

「不錯，正是我自己練的。」

霍英傑忽然轉望着祁玉珊說道：「祁姑娘，妳不會插手吧？」

祁玉珊道：「很難說！」

霍英傑道：「怎麼很難說？」

祁玉珊道：「你們如果是單打獨鬥，我決不插手！」

霍英傑道：「否則，姑娘便要出手了麼？」

祁玉珊道：「那也得看情形而定，他能應付得了你們八個，我也不會出手！」

「姑娘和他是朋友麼？」

「我叫他大哥。」

霍英傑道：「這麼說，姑娘和他的交情很好了？」

「當然，要不是很好，我會和他一起同行嗎？」

霍英傑想了想道：「令尊的武學秘笈，他還給姑娘了沒有？」

祁玉珊道：「他是要還給我的，但是，我要他暫時代爲保管着，當面交給我哥哥！」

霍英傑眼珠微轉道：「有件事情，不知姑娘可曾想到過沒有？」

（未完）



遊俠傳奇故事

大江南北

朱羽·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雷金山為銀紅解圍，嚇走何老三後，突發現有槍手要放黑槍，雷金山手快槍準，那欲放黑槍的槍手還沒機會扳動槍機，已被雷金山所殺，事後賈炳和命銀紅往見李二禿子，盤查他來此原因，銀紅奉命後隨何老三往郊外一茅屋，李二禿子率直說出願贈予銀紅六千大洋，只要銀紅據實回答他三項問題，銀紅答應李二禿子的要求，李二禿子的第一問題是問呂剛到來要殺的是誰！

黑槍燃戰火　嬌語息鋒爭

銀紅道：「江北絲業鉅子孟長發。」

李二禿子道：「找你來幹甚麼？」

「由我指示呂剛去殺誰，這樣賈炳和就不會担上指使殺人的干係。」

「時間？」

「明晚。」銀紅手一伸，嬌媚地笑着說：「三句話已經說完了，拿錢來吧！」

李二禿子搖着頭：「銀紅！除了第二句話之外前後兩句都不可靠。」

「你認為我騙你？」銀紅瞪了眼。

「妳也許沒有騙我，但是賈炳和却騙了妳。」

「哦！」銀紅表面上還很冷靜，心頭却是怒火萬丈。

如果李二禿子說的全是實情，那她的確是被賈炳和蒙在鼓裏，她壓根兒就不知道這檔子事。

「銀紅！妳別想瞞我，我跟賈炳和有來往的事他就沒有跟妳說過。」

銀紅自然不認，咬牙說：「你別自作聰明，你們的事我全知道。」

「哼！」李二禿子對待銀紅一直都很和氣，這時才發出一聲冷笑。「銀紅！我可不是香椿芽兒——嫩貨，如果妳眞知道，方才為甚麼要拒絕我的邀請？」

「那是我個人的事，我不想見你。」

「銀紅！」李二禿子沉叱一聲，面色像豬肝。又道：「妳是吃了秤鉈鐵了心，幫賈炳和幫定了？」

銀紅是多麼機伶的人物？生怕李二禿子惱羞成怒，脫身不得，因此又嬌媚地笑說：「二爺！你這樣說可就寃枉人啦！方才我說的那幾句話是千眞萬確的，以我所想，賈炳和說甚麼也不敢打你的歪主意啊！」

李二禿子勾着脖子在沉思不語，良久才抬起頭來：「銀紅！只要風平浪靜，沒岔子，那六千塊大洋準會送到妳手上。麻煩妳給賈炳和帶個信，貨準時到，地點照舊，我李二禿子既然想賺錢，就不在乎這個不長毛的腦袋瓜兒……何老三！送銀紅回去。」

×　　×　　×

銀紅一回城，就急着找賈炳和，她非得將這件事情弄清楚不可，一個在幫的混混，被一個「空子」耍了，那簡直是一件難以容忍的事情。

賈炳和不在香料舖的後院裏，她撲了一個空。

她又轉彎抹角地找到了宋福成，宋告訴她，他也有事在找賈炳和，這位大爺好像突然失蹤了。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銀紅懷着滿肚子的懊惱回到了大江旅館，這時候已經上燈了。

呂剛穿着整齊，打算出門，兩人正巧在房門口相遇。

「上那兒去？」銀紅在打量他那身光鮮的穿着。

「溜溜。」

「沒有目的地麼？」

「溜到那兒算那兒。」

「你一定得留個去處，」銀紅的聲音很柔和，語氣却有命令的味道。「萬一有事也好找你呀！」

呂剛不想頂撞她，於是將去處報出：「有事就到玉仙班來找我吧！」

「哼！雅興可不淺哩！當心別作花下鬼。」

呂剛也懶得去敷衍她，掉頭就走了。在門口叫了一部黃包車直拉到玉仙班。呂剛雖不是調風弄月的老手，却也懂得皮毛。一進門就報出了青杏老五的花名，站在門口迎客的大茶壺也就不再吆喝，前頭領路，將他帶進了一間雅緻小巧的廳堂。

室雅何須大，這句話眞不錯，看牆上的字畫，青杏老五肚子裏還有一點墨水。但是呂剛想不透，這位青樓名妓密函約晤，到底是為了甚麼。

門簾飄動，一個紅粉佳人步履輕盈地走進，一張瓜子臉，兩粒大眼珠

，顯得很秀氣。如果不是在這兒見面，絕難想到她是風塵中人。

「呂先生！」一口鬆脆的揚州腔調，聽來悅耳已極。「害你久等。」

「青杏……」呂剛一開口，又停住，他不知道該如何稱呼。

「叫我老五。」她很爽利地說。同時她端起茶壺爲呂剛斟茶。「有個人要我傳句話。」

「哦！」呂剛微微揚起下顎，表現了有限度的驚愕。

「這個人也許你不認識。不過，認識他對你只有好處。」

「到貴寶地來了不到三天，已經認識了不少人。又是那位高手？」

「不是你們道上的。」

「老五！看樣子妳是個爽快的人，怎麼賣起關子來啦？」

青杏老五笑笑，柔媚地說：「呂先生！在你面前根本打不了馬虎眼兒，那裏有關子好賣？這個人姓黃，是個買賣人。」

「我不管他是幹甚麼的，只想知道他要妳傳的那句話。」

「四個字，」青杏老五伸出四根手指搖了搖，緩慢有力地說：「急流勇退。」

「金玉良言，」呂剛的表情很平靜，絲毫沒有驚訝。「這位黃先生的台甫如何稱謂？」

「草字金嶽。」突然在呂剛背後轉來話聲，門簾掀起，胖敦敦的黃金嶽緩步走出。

呂剛可不是井底蛙，聽到黃金嶽報出名號，心頭不禁一怔。畢竟邪不壓正，他臉上的表情都不太自然了。

黃金嶽向青杏老五打了一個眼色，她連忙站起來說：「二位談談，我去準備酒菜。」

「呂先生……」

呂剛立刻打斷了對方的話：「黃先生您是在那兒得意，我很清楚。我想先問一聲，今天相晤，是公？還是私？」

「先私，後公。」

「我不明白。」

黃金嶽很和氣地說：「我們先隨意談談，如果你有心交我這個朋友，那麼，我就想托你一點事。如果你不賞臉，就好像我們從來沒遇見過。」

「洗耳恭聽。」

「你不用管我幹甚麼行當，我在本地可以大抖特抖，卻管不了貴寶地武漢三鎭，再說，你沒有任何案底，用不着在乎我。這樣，我們才能推心置腹地聊上一聊。」

呂剛笑笑，他也只有以微笑作反應。面對一個吃公事飯的人，是不能隨便開口的。

黃金嶽顯然想給予對方一種安全感，所以聲音特別柔和：「呂先生！在江湖道上你是個有名氣的人物，有點規矩想討教。」

「客氣。」

「聽說幹這一行的，」黃金嶽屈起食指勾動了一下，作了個舉槍發射的姿勢。「絕不賺黑幫的錢。可有這回事？」

呂剛問道：「黃先生所說的黑幫是指…」

「這個。」黃金嶽又比了一個烟槍姿勢。

「有這個規矩。」

「據江湖上傳聞，呂先生是本地富商賈炳和請來作客的……」

呂剛連忙截住對方的話：「黃先生！關於這個問題最好請你不提。我若承認，那我等於混回了頭，我若不承認，又好像存心騙你…」

「好！不提！不提！有件事情卻非提不可。」說到這兒，黃金嶽的腦袋向前一伸，遂個字的用力地說道：「賈炳和是個鴉片販子。」

呂剛沒有任何反應，就好像他根本沒有聽到黃金嶽所說的任何一個字。他這份鎭定功夫眞是到了家。

「呂先生！你不覺得意外？」

呂剛仍是含笑回答：「只是有點感想。」

「感想？」黃金嶽顯然不明白他這兩個字的意義。

「嗯！如果我眞是他請來的，請我來又是爲了買賣，那我一定掉頭就走。」

黃金嶽突然掉轉話鋒：「話得從頭說了，你認爲我這個朋友值不值得交？」

呂剛斟酌了一下，才開口：「我交過各式各樣的朋友。以黃先生的氣度、風采、呂某人唯恐高攀不及。只可惜，我是個江湖浪子。」

「老弟！」黃金嶽改爲親暱的稱呼。「我也交了不少在江湖中闖蕩的朋友……」

「不過，江湖中人，最忌諱和公門中人攀交……」

「老弟！」黃金嶽的口氣有些激動。「我立刻就去辭掉偵緝隊隊長的職務，你應該沒有什麼話好推托的了吧！」

呂剛楞住了，許久，他才問：「黃先生這樣作，是爲了什麼？」

「有兩個原因：一，我生平最討厭假貌僞善之輩。二……」

「黃先生是指何人而言？」

「賈炳和。」

「哦！」

「你是不是覺得很吃驚？」

「的確有些吃驚。江湖上有不少壞人，我也作過壞事，但是我絕不假裝我是好人；如果我下決心作一個好人，我會要作得很完美，作得很澈底。」

「這就是我要和你交朋友的第二個原因。」黃金嶽加重語氣地說：「爲了求取你的信任，爲了消除你的顧忌，我寧願辭掉……」

「黃先生！」呂剛又搶着開了口道：「交朋友是萬萬高攀不上的，我只是迫切想知道您今天見我的眞正用意。」

「很簡單，我拉你一把你也拉我一把。」

「黃先生！你能不能說得更明白一點？」

「好！」黃金嶽低頭沉思了一陣，才緩緩地說：「據我所了解的情況，你目前正陷入一個非常危險的局面之中。如果你被人利用，那麼，你想買一片農場，作一個安份守已的農夫的美夢就完全破滅了。」

呂剛心頭暗暗一怔，他發覺這位精明幹練的隊長早已經和岑嘯雲已有了接觸，不然他是絕不會知道農場的事。

黃金嶽又接下去說：「我早已風聞賈炳和販賣鴉片的事，只是苦無證據。這次終於有了機會，不過，需要你幫忙。」

「我明白。你是要我作內應……」

「對！」黃金嶽流露了欣喜之色。

呂剛冷冷地一搖頭，道：「對不起！這件事我不能作。」

「爲什麼？」

「我是吃江湖飯長大的人，絕不能觸犯江湖道上的忌諱。」

黃金嶽臉上的欣喜之色消失了，焦急地說：「老弟！這樣作，不僅僅是爲了我，也是爲你自己啊！」

「我會照顧自己……」

「我知道你將如何照顧自己——退錢，走回頭路，對不對？不過，我要告訴你，此路不通。」

「放心。沒有人能够攔阻我。」

「但是你要想想你的妻兒。」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呂剛連忙問：「黃先生！你聽到了什麼風聲嗎？」

「有人埋伏在你家的附近，電報局的電報一定比你快，你趕到家，只有一件事情可作—

—辦喪事。」

「你是說，賈炳和派了人……？」

「不，是一個名叫雷金山的派去的人。」

「哦！」呂剛不禁鬆了一口氣。「這件事我已經私下解決了。」

「靠不住吧！」

「絕對靠得住，姓雷的是個漢子，他不會說話不算數。」

「問題是他作不了主，權柄操在賈炳和的手裏。」

「雷金山與賈炳和有什麼關係？」

「對！這也是一個問題的關鍵。」黃金嶽的語氣沉着而有力：「我猜想，雷金山只怕也是在替賈炳和辦事的。」

呂剛心頭不禁暗笑，方才他曾經以「精明幹練」四個字去評價這位吃公事飯的人。現在他發覺自已估計過高，幹練則有餘，精明未必。不錯，他了解不少情況，然而有許多情況卻不正確。他思索：是否應該向對方透露一點正確的消息。

終於，他決定在不違背江湖道義的原則下提供自已所知。對方帶來滿腔誠意，自已絕不能過份吝嗇。

他緩緩地說：「黃先生！這一個判斷你可能錯了。」

「錯了？」

「嗯！雷金山一直在江湖混，他是江北絲業鉅子孟長發的隨身保鏢。」

「我知道。」

「爲了在巢湖蠶戶中放印子錢，收生絲的事，賈、孟二人曾經起過爭執。雷金山在江北很有名氣，這不是單憑一支槍就可以闖出來，他一定很够義氣，也一定很懂江湖的規矩，他是絕對不可能倒轉頭來去反幫賈炳和的。」

「你這些情況是打從何處探聽來的？」

「大部份出自雷金山之口，小部份從旁查證，同時根據情況判斷，的確也是如此。」

「老弟！你可能判斷錯了。」

「怎麼呢？」

黃金嶽喝了一口茶，潤潤嗓子，然後有條不紊地說：「江北因爲不比江南富庶，因此老百姓的生活都很儉樸。衣食難週，何談其它，不過，最近變了。在三個多月前，竟然發現了鴉片膏子，雖然才短短的幾個月，已經有不少人爲這鬼玩意兒賣了田地，賣了兒女，弄得傾家蕩產。這些情況使我產生了一個念頭。」

「嗯！」呂剛很專心地在聽，沒有插口。

「也許賈炳和與孟長發爲生絲的買賣起爭執是假，暗中兩人卻在聯手作鴉片烟買賣。」

「這……？」呂剛不太相信會有這事，但是他又沒有話去駁斥對方。

「老弟！有話儘管說，別放在肚子裏，咱們現在是在研究問題，有正面的，再有反面的，如此才會發現眞象。」

「雷金山這兩天活動黃先生是否清楚？」

「知道一些。」

「他挑起我和『南興社』之間的磨擦，他找我攤牌，威脅我，都是以他老闆的利益爲前提。這不可能是玩花樣。即使是，也沒有什麼意義呀？」

黃金嶽沉吟不語，良久，才緩慢地說：「我們可以這樣假設：雷金山和你一樣，並不了解實際情況，他只不過在聽孟長發的調度。」

「那麼，賈、孟二人又在打什麼主意？」

「利用你們，」黃金嶽毫不猶豫地說：「除掉一個生意上的勁敵，或者謀一單鉅大的不義之財。」

現在輪到呂剛沉吟了，他左思右想，突然打了一個寒噤。黃金嶽的假設未必能够成立，但是局面的詭奇倒的確是他從未經歷的。

黃金嶽見他沉吟不語，輕輕問了一句：「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呂剛很有分寸地回答：「賈炳和似乎太大胆妄爲了。」

「老弟！」黃金嶽眼看談得入港，連忙加油上勁：「這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而是關係着許許多多受鴉片烟毒害的人。你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總不會袖手旁觀吧！」

呂剛的眉頭皺得很緊，一副爲難的神色。他起身離座，在廳內踱來踱去。過了很久，他才停下來，問道：「黃先生，難道沒有我，你就……？」

黃金嶽連忙接口：「老弟！非你不可，至少我沒有十成十的把握。」

「好！」這一個字雖是輕輕地由呂剛口中吐出，卻乾脆俐落，絲毫不拖泥帶水。「我原則上答應，不過，我還要跟另一個人商量。」

「又是岑嘯雲？」

呂剛苦笑一聲道：「原來你跟他早已碰過頭了。」

「我和他還算是舊識，他非常關切你，唯恐你陷入泥沼無法自拔。他是絕不反對你這樣作的。」

「我還是需要跟他說一聲。」

「他去了南京。」

呂剛聽後，不大明白，問道：「去南京幹什麼？」

「接小麻雀。」黃金嶽突壓低了嗓門：「老弟，事不宜遲，今晚就有事要你去辦。」

「黃先生！」呂剛很緩慢地說：「明知這一問是多餘的，我還是免不了要問——你信得過我？」

「絕對信得過。」

「好！」呂剛伸出手去，和黃金嶽重重一握。「一切悉聽吩咐，無不從命。」

黃金嶽不禁輕輕吁了一口長氣，他發覺：自已作了一件艱苦而又非常有意義的事。

× × ×

玉仙班另一間廂房裏也有客，是江長天，他的興緻似乎不在身旁那個粉頭的身上，他連瞟她一眼都不曾有過，只是一個勁兒嗑瓜子。

門簾撩起，老么舒文華走了進來。他並沒有立刻說話，只是向那個粉頭瞟了一眼。

歡場嬌娥最會察顏觀色，那粉頭知道他們要說機密話，連忙藉故退了出去。

「有事？」從江長天的口氣聽來，舒文華前來並非事先約好了的。

「緊急事。」

「說吧！」

「呂剛在青杏老五的房裏，正在和黃金嶽密談。」

黃金嶽這三個字就像一道閃電，一聲雷擊，江長天簡直被震昏了。驚愕良久，他才問道：「老么！你看淸楚了？」

「沒錯。」舒文華坐了下來，接着說：「青杏老五在門外把風，我幾次三番想挨過去偷聽一兩句，都被那娘兒攔住了。」

「老么！」江長天的神色凝重地說：「雙口萬兒和皮條子有來往，可不是一件小事，你看……？」

「以我看，咱們得趕緊告訴賈大爺。」

江長天瞪很豎眉，怒氣冲冲地說：「幹麼要告訴他！他仗着有幾個臭錢，不把咱們放在眼裏，咱們又何必管他？」

舒文華心平氣和地說：「老大先別發火。今天宋管事已經把話抖得很明了，賈大爺打老遠請來雙口萬兒，有他不得已的苦衷，絕不是冲着咱們，更不是算計咱們，我看……」

「老么！」江長天聲色俱厲地說：「我敎你幹什麼你就幹什麼！……先合計合計，如果

雙口萬兒和草頭萬兒眞是一串上的螃蟹，對咱們『南興社』是否有害？」

「有害。」

「怎麼呢？」

「雙口萬兒和我那一番談話，表現得誠懇已極，現在已證明完全是假的。他爲什麼要跟我來那一套花槍，其中必有緣故。」

江長天揑緊拳頭，在桌上驚天動地般一擂，厲聲說：「做掉他。」

「使不得！使不得！……」

拍！一個重重的耳光將舒文華的話打斷。

江長天自己也楞住了，良久，他才喟然地說：「老么！我一向最信任你，也最疼愛你，我實在不該打你，可是……唉，你這也使不得，那也使不得，你到底在怕什麼？」

舒文華眼眶裏漾着淚光，從他面頰上肌肉抽搐的情況看來，他顯然咬牙隱忍着心裏的委屈語氣還算堅定：「老大！你打我我還是要說，咱們千萬不能莽撞，輕舉妄動只有加速『南興社』的毁滅。」

江長天的怒氣並未平消：「你以爲『南興社』這塊招牌還在？早就敎人給摘啦！所有的行業都關了門，所有的人都像烏龜縮起了頭。老么！我這口氣難平，做掉他，我再說一遍，做掉他。你趕緊去安排，你在他離開這裏之後，回到大江旅館之前。我在這裏等消息。」

舒文華知道多說也是無益，只得萬般無奈地退了出來。眞是巧之又巧，在玉仙班的大門口和呂剛碰了一個正着。

呂剛似乎想迴避，舒文華却叫住了他：「呂兄！請借一步說話。」

呂剛向他投以一瞥，然後默默地走到街邊的暗影中。

舒文華來到他的身邊，却沒有立刻說話，似乎在猶豫着。終於，他很大胆地開了口：「雙口萬兒！現在發生了一件嚴重的事情，我不得不跟你談談。」

呂剛驚愕地轉頭望着他，並沒有說什麼。

舒文華又緘默了，似乎又有顧慮。

呂剛心頭突然有所領悟，進忙說道：「舒老么！此處說話不便，我們何不找個清靜的地方……」

舒文華又有了新的決定，一揚手切斷了他的話：「不必了。千言萬語歸成一句──呂兄多多保重。」

呂剛顯然還想說些什麼，舒文華却已轉過身去，他也只得掉頭離開。當他横過街心，向對面街簷走過去之時，舒文華的右臂輕微地揮動了一下。立刻有兩個大漢跑到他的身邊。「「做掉他！」舒文華的聲音很不穩定。「老大在文綉房裏等消息……」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忽然聽到「砰」地一聲槍響，同時，看到一個黑影竄進一條小巷。直覺告訴他：一定是呂剛遭到狙擊。也不知道爲了什麼，他竟然一彈身子，向那小巷追去。

前面那個黑影正在翻過一道矮牆，舒文華閃電出槍，砰然聲中。那人從矮牆上摔了下來，揚槍還擊，一時槍聲大作。

舒文華閃到牆脚邊，突聽背後有人說話：「舒老么！快走！偵緝隊的人就在附近，來了不好說話，這裏交給我。」

他回頭一看，說話的人是呂剛，連忙問道：「呂兄沒有受傷麼？」

「天保佑！他的身子顯得太早了，被我躲了過去……」

「呂兄！我只射傷了他的腿，一定要問出個來龍去脈……！我先走一步。」

舒文華剛走開，黃金嶽就帶着人到了。

他驚問：「怎麼回事？」

「想暗殺我，」呂剛輕輕地說。「麻煩隊長問個詳細，並給我一個消息。」

「好，你快走。」

× × ×

江長天臉色鐵靑，舒文華在一邊垂手而立，氣氛顯得很緊張。終於，江長天難看的臉色漸趨緩和，吁了一口長氣：「嗨──你這樣作也許是對的，不過，我總覺得萬一傳揚出去，對『南興社』的面子不好看。」

「老大！」一見江長天的神色和語氣都漸趨緩和，舒文華的胆子也就壯了。「不管從那方面說，我們這樣作都沒有什麼不對，識時務者爲俊傑，再說，現在的江湖，已比不得以前的江湖，單靠是『義氣』和『豪氣』是行不通的，我們一定要先顧到本身的利益。何况，外面的風聲很壞，都說賈大爺在幹膏子買賣。」

「說句實話，千行萬行，就是這一行不能沾。」江長天用力地一點頭。「好吧！我信得過你，這件事就交給你辦，咱們索性人情作到底，告訴姓呂的，若有需要，咱們『南興社』一定全力支持。不過，若有機會，還請他在黃金嶽面前打個招呼，咱們雖然拿過賈炳和的錢，也爲他辦過事，却不知道他是幹的黑膏子買賣。」

「放心！我會相機行事。」

舒文華離開玉仙班的時候，渾身都感到輕鬆，他覺得不但爲「南興社」盡了一份心，也爲呂剛盡了一份心，見面之初，他就打從心眼裏喜歡呂剛。打從出道以來，他還不曾見過像呂剛這樣的鐵錚錚漢子。

心情輕鬆，步履輕快。可惜這種輕鬆的心情立刻被外來的情勢破壞了。三個人，三支槍，都是老手，一露面，就將舒文華迫到了一個暗角落裏。

「舒老么！」其中一個開了腔，冷冰冰，硬梆梆：「對不住，人說强龍不壓地頭蛇，照說不該這麼對付你。情勢所逼，沒有辦法。」

一副江淮腔調，舒老么心頭已經有了底。不過，他還是問了一句：「各位是那一條綫上的？」

「別問是那一條綫上的，大江南北，黃河兩岸咱們都闖蕩過，無事不登三寶殿，請你舒老么走一趟，賞光最好，不賞光也得賞光。」

「沒話說，」舒文華很不在乎地一挺胸：「要去那裏？」

「跟着走就是。」

舒文華非常馴服，在槍口逼迫下，他犯不着作無謂的掙扎，他們很快就離開了市街，進入荒郊。

又來到那間竹林深處的茅屋，原來這夥人是李二禿子的手下。

李二禿子在燈下候客，他臉上的笑意很難讓人琢磨，他親自爲舒文華拉開椅子，又恭恭敬敬地遞上了一根烟捲兒。

「話不說不明，鼓不打不響，」李二禿子說話很不喜歡轉彎抹角，一開口就提到正題：「咱們跟『南興社』旣無過節，又無來往，所以有點事情請敎。」

「不敢。」

「剛才，我有一個弟兄挨了你一槍，爲什麼？」

舒文華心頭難免吃了一驚，但他表面上依然很鎭定：「我不喜歡打黑槍的人。」

「就是這個緣故？」

「不錯。」

「你可知道他打的是什麼人？」

「武漢來的職業槍手呂剛。」

「你可知道如果我不派人去打他的黑槍，他就要打我的黑槍？」

「這是我頭一次聽到這件事。」

「舒老么！別在我面前打馬虎眼兒，呂剛在玉仙班泡了不少時候，你和你們江老大，也在那兒泡着。我想：你們和呂剛一定有什麼約定。」

「完全沒有。」

「你以爲我相信？」

「我說的是實情。」

「不管是實情，還是假話，現在只有一條路可以走，敎你們江老大設法將我的兄弟放回來，否則，你就別想活着離去。」

舒老么見過太多的江湖人物，誰是虎（唬）牌萬金油，誰是說到作到的鐵牌，他一眼就看得出。他發覺：這個頭上寸髮不生的老江湖，絕不是唬唬人的脚色，狠字榜上一定有他的排名。

「對，好生想想，」李二禿子察言觀色，知道他的威脅已經發生效果，連忙又補了一句：「生死全在你一念之間。」

「我現在所想不是我個人生死問題……」

「那麼，你在想什麼？」

「你交代的事啊！」

「那會難辦？」李二禿子又瞪眼了。「只要你們江老大一句話……」

「人不在咱們手裏啊！」

「我知道，人在偵緝隊手裏。地頭上的帮會都和當地的皮條子有交道。江老大打一聲招呼，草頭萬兒還能不放人嗎？」

「朋友！若是你這般估計，那可就錯了。這位偵緝隊隊長可不比別的皮條子，天王老子找他，他都不會賣賬。」

李二禿子一雙牛眼瞪得更大，咆哮道：「舒老么！你想唬我？」

「絕不是唬你……」

「帮會裏的老么都是口舌伶俐的，我不會聽你這套花言巧語，拿筆墨紙張來……」李二禿子向他的手下吩咐一聲，又轉過頭來向舒文華說：「寫張條子告訴你們江老大，兩個鐘頭以內我的人要離開偵緝隊，不然，咱們就割斷你的頸子，快寫！」

一支短得用手都無法揑住的鉛筆頭和一張撕得歪歪斜斜，髒兮兮的紙放到了舒文華的面前。現在，他已無可選擇，只有寫。他希望能在字裏行間暗示他的所在地，但他發覺這是不可能的事。

× × ×

烟碟裏全是烟蒂，銀紅夾着烟捲兒的食指和中指，已經呈顯了焦黃色，嘴唇也是乾乾焦焦的，一包大前門只剩下了兩三支，旁邊還有一個揑扁了的空盒兒。她的眉尖深鎖，目光翻起來望着屋頂，只有在換上另一根香烟，捺熄烟蒂時才會變換一下姿勢。僅僅一兩個鐘頭，她似乎已經蒼老了許多。

有人敲門，她漫不經心地喊了一聲進來。却料不到進來的是呂剛。她詫異地望着他，然後在她身邊那張椅子上拍拍。她坐的姿勢沒有變，也沒有停止抽烟，但是她的目光却比先前有神采得多。

呂剛微有酒意，而他却故意裝出薰薰然的樣子，一連打了好幾個酒呃，坐下之後，就伸出手臂勾住了銀紅的頸子，和過去那種拘謹嚴肅的神態迥然不同。

銀紅絕沒有受寵若驚的反應，也許她是一個深藏不露的高手，即使心裏高興，也不會表露出來。口氣冷冷地問道：「是不是粉頭不够勁？」

「呃……」呂剛又打了一個酒呃。

銀紅又補了一句：「逛窰子，吃花酒，這麼早就回來了，可眞是怪事。」

呂剛輕佻地說：「因爲妳比她們都够味兒，所以我趕回來跟妳親熱親熱……」

話到一半，酒氣薰人的嘴巴已湊了過去。

「噁心！」銀紅閃開他，而且還站起來。

「妳怕酒味兒？」

「你的假話敎我噁心。」

「銀紅！妳什麼時候又對我說過眞話？」呂剛不但語氣很認眞，神情也很認眞，裝出來的酒意也在這一瞬間消失盡淨。

銀紅凝視着他，像在鑑賞一件古董似的。過了許久，她才問：「什麼話才算眞話？」

「實際情况。」

「那一方面的？」

「我。」呂剛指指自己的鼻尖。

「太含糊，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那麼我就說得更明白一點，在賈炳和眼裏，我是個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銀紅聳肩一笑，「呂剛！這樣說就未免太小看自己了。在賈大爺的心目中，你是一尊神，有了你，他什麼都不怕。」

「難道連我都不怕？」

銀紅有一瞬間的驚愕，她低下頭，去接燃另一支烟，她明顯的是在利用這個機會來緩和情緒，斟酌措辭，因爲她原來吸着的那一支烟捲兒還不到該捺熄的時候。

終於，她想到了一個她認爲最適當的措辭：「賈大爺爲什麼要怕你？」

「因爲我不是一個聽人擺佈的人，更不致被人耍，如果有人敢對我這樣，他一定會遭受嚴厲的報復。」

「哦！你認爲賈大爺是在耍你？」

「不錯。」

「那麼，你要採取報復了？」

「還不到時候。」

「這話怎麼說呢？」

「因爲我沒有肯定他犯錯誤犯到了什麼程度，也就使我無法確定報復的輕重。」

「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那件事？」

銀紅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是因他的作法而引起。」

「好，我願意作一個調人，要怎樣才能使你消除這種想法。」

「很簡單，只要賈大爺告訴我一件事。」

「什麼事？」

「今晚就告訴我，化三千塊大洋請我來，到底要我殺誰。」

「好，我立刻就去找賈大爺。」

銀紅說得很爽快，動起來也很爽快，站起來就向門口走去，剛要準備拉開房門的時候，她又轉過頭來問道：「如果賈大爺堅持不答應呢？」

呂剛冷冷地說：「妳應該想得到會有什麼結果。」

「是不是立刻掉頭回武漢？」

「沒那麼簡單。」

「我明白了，」銀紅意味深長地看了他一眼，又聳聳肩說，「賈大爺如果是聰明人，他就絕不希望有你這樣一個敵人。」

銀紅的態度突然從冷傲轉爲熱絡，實在大出呂剛的意料之外，其實這娘兒們是另有心機。賈炳和瞞了她許多事，這使她感到大不是滋味，正好利用呂剛的狠勁給那老傢伙一點顏色瞧瞧。

呂剛閉上眼睛開始沉思，一場戰鬥將要開始之前，他總是要靜靜地想上一想，他想的並不是將要遭遇的敵人，而是回想過去他所遭遇的險惡情況，他必須在過去敎訓中吸取警惕。

他剛閉上眼，就有人敲門。他輕應了一聲：「請進！」

來人是江長天，這頗使呂剛意外，江長天的面色沉重雙眉深鎖，這更使他意外。他有些驚楞地站在那裏，連擺手肅客的動作都忘了。

江長天反手帶上門，雙手一拱：「呂兄！實在太鹵莽……」

「別說這些客套話，」呂剛直截了當地問：「是不是有急事？」

「是有急事……」江長天欲言又止。

「那就快說呀！」

「既然來了，我當然要說。不過，我先要說幾句題外之言。」

「請。」呂剛作出一副恭敬的樣子。

「一個鐘頭以前，當你離開玉仙班的時候，我曾經命令我的老么舒文華派人做掉你。」

「哦！」呂剛大吃一驚。在江湖上，想做掉他的人太多，這不足爲奇，奇的是江長天爲什麼要告訴他。

「老么沒有聽我的話，他基於三個理由違背了我的命令：一是愛惜你是條鐵錚錚的漢子，二是爲了維護本社聲譽，三是爲了格遵江湖上的規矩……」

「也許他的作法是對的，但他違背老大的命令，在幫會的規矩上來說，是一件嚴重的錯誤。」

「我已原諒他的錯誤……」江長天頓了一頓，吁了一口長氣又接着說：「呂兄！我江某人沒有義薄雲天的豪氣，也沒有傲視羣雄的野心，自覺不是一個作老大的人才。關於我曾經要舒老么派人做掉你的錯誤的決定，我非常慚愧……」

「休提！休提！」呂剛連連搖頭，截斷對方的話。「江兄！還是快談正事。」

「還有一句話——我這也不成材，那也不成器，但我卻是一個恩怨分明的人。」

「是。」呂剛什麼話都不便接，只有靜靜地等他將場面話說完。

「現在，無論如何要請你幫個忙。」

「請吩咐，只要……」

江長天將舒文華寫的那張便條遞到呂剛的面前。

呂剛看了好幾遍，愈看眉頭皺得愈緊。最後，他很鎮定地問道：「江老大！你要我怎麼辦？」

「只有照着對方的吩咐去做，否則舒老么一定不能活着回來。」

呂剛當然不知道江長天已發現他和黃金獄暗中有連絡的事，但他也隱隱約約發現內中大有蹊蹺，對方要求放人，人在黃金獄手裏，自已那裏幫得上忙？

呂剛的反應很快，立刻將重點閃開，微蹙着眉頭說：「就算江老大跟本地的偵緝隊有交情，將人放回去，對方也未必就會放舒老么回來。」

江長天也是老江湖，一聽就發覺呂剛不願意洩漏他和黃金獄有來往的事。若是在一個鐘頭以前，他必定會勃然大怒，責怪呂剛不够義氣。

現在，他卻沒有絲毫埋怨。設身處地想一想，呂剛必然有難言的苦衷。

因此，他也將話題集中在實際情況上：「你以爲對方不會遵守諾言？」

「絕不會。」

「爲什麼？」

「因爲舒老么已經和他們對過盤。」（註：對盤即打過照面，相識之意。）

「那麼，以呂兄看，咱們如何才能救回舒老么呢？」

呂剛並沒有立即回答，想了一陣，才說：「江老大！這是急不得的事，急也沒用……」

「我不能不急，對方只給咱們兩個鐘頭的時限。」

「那麼，您在那兒等，我一個鐘頭以內給您回消息，到底該怎麼辦，咱們那時再決定，您說怎麼樣？」

「好吧！」江長天點點頭，瞧神色有幾分勉强。「我在臨江樓候佳音。」

「好！不見不散。」呂剛伸出手去。

江長天毫不猶豫地和他緊緊一握。天下無永遠的朋友，也無永遠的敵人，這句話一點也不錯。

× × ×

不知在宋福成面前費了多少口舌，銀紅總算見到了賈炳和，還是在香料舖。賈炳和顯然不願讓任何江湖人物走進他的院宅。爲此，銀紅在內心中又增加了幾分敵意。

「銀紅！」賈炳和顯得非常不悅。「我們事先說好了的，只許我找妳，不許妳找我，爲什麼要破壞約定？有什麼大不了事？」

銀紅先抽烟，後微笑，雖然內心像是點燃了引綫的炸藥包，表面上卻一點也不急躁：「賈大爺！談起買賣上的約定，論起江湖上的規矩，我是很能够遵守的，不然我在淮河兩岸也無法闖出萬兒來，不過……！」

「怎麼不說下去？」

「我想應該先說最重要的。」

「說吧！」賈炳和身子靠上了椅背，閉上眼睛，表情非常冷淡，似乎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引起他的興趣和關切。

「呂剛要我傳話。」

「傳什麼話？」賈炳和仍然閉着眼。

銀紅道：「他要立刻知道你到底要他做掉誰。」

「如果我的答覆不能令他滿意，他想怎麼樣？」

「我也問過他這句話，他不答。我說如果賈大爺不答覆你的問題，你是不是立刻掉頭回武漢，他回答我五個字。」

「那五個字？」賈炳和的眼睛仍然是閉着的。

「沒那麼簡單。」銀紅很用力地說出這五個字。

「沒那麼簡單？」賈炳和的眼睛終於睜開了，而且睜得很大。「這是什麼意思？」

銀紅很快就將話題轉開：「現在該說第二件事，是你和李二禿子的事。」

「我和李二禿子有什麼事？」

「哼！」銀紅鼻子一掀，噴出一股冷氣。「賈大爺！用一句四川話來說，你簡直是半天雲裏掛口袋——裝風（瘋），你和李二禿子有什麼事，你難道還不明白？」

賈炳和又靠上了椅背，又閉上了眼睛，但是明顯地可以看出現在他是力持鎮定，聲音也生硬得像是石頭：「他說了些什麼？」

「說了很多，很多。」

「妳是不是想從我的口裏印證他的話？」

「我認爲無此必要。」

「那麼，妳又何必提起他？」

「因爲他有話要我轉告你。」

「說吧，我在聽。」

「李二禿子說，要你老實點，別玩花樣，不然，頭一個挨槍的一定是你。」

「他是這麼說的？」

「一個字不多，一個字不少。」

「銀紅！」賈炳和仍然閉着眼睛，語氣緩和地說：「妳的差事已經完了，今晚妳就可以回江北。」

銀紅自然是大感意外，但她並沒有顯露聲色，微訝地問：「賈大爺！你是說，這兒已經沒有我的事了？」

「不錯。」賈炳和的神色很平穩，他又靠上了椅背，閉上了眼睛。

「呂剛那邊……」

「我會直接和他連繫，這樣轉彎抹角的，

反而會增加麻煩，滋生誤會。」

銀紅眞够老辣，賈炳和突然將她逐出圈外，可說是件很嚴重的問題，而她卻能够咯咯嬌笑，語如春風地說：「賈大爺！那就不大好意思啦！拿了您三千塊大洋，什麼事也沒有給您辦妥……」

「銀紅！」賈炳和又坐直了身子，顯露了不算太勉强的笑容。「別這麼說，日久天長，往後仰仗妳的日子還很多。好啦！我也不跟妳餞行了……」

逐客之令已經很露骨地下達了，銀紅當然不便再流連忘返，說了幾句場面話之後，就辭了出來。

她還是走的後門，小巷漆黑，有些陰氣森森。銀紅一個勁兒地在思索賈炳和爲甚麼會有這樣一個突變，根本就沒有感覺到她所置身的環境是多麼陰森恐怖。

突然，她撞到了一個東西，軟綿綿的，不！那不是東西，而是一個人，一個渾身黑色打扮的男人，在漆黑的夜色中似乎很難發現他的存在。不過，也有三點亮光——他的兩粒眼珠和他手上的短刀。

距離很近，逃脫已不可能！抗拒好像也無能爲力。雖然只是極短的一瞬間，銀紅已經衡量了情勢。心頭固然大驚，表面上並未失色。

黑衣大漢也是那麼冷冷地站着，既未說話，也沒有進一步的行動。

銀紅又很快地衡量了新的情勢，對方似乎不是要殺她，否則絕不會等待，拖延。

她吁了一口氣，輕輕地說：「我知道，你奉了賈大爺的命令來殺我，動手呀！你還在等什麼？」

大漢開口了，聲音低沉而無力：「銀紅姑娘，如果妳放乖點，妳絕不會死。」

「還要我怎麼乖呢？」銀紅的語氣就好像在和她的情郎調笑。「難道要我閉上眼睛，偎進你的懷裏？」

「跟我走。」

「走？上那兒去啊？難道你殺人還有一定的地方嗎？就在這兒給我一個了斷吧，看你握刀的姿勢就知道你是一個行家。你一定會教我痛痛快快的……」

「妳眞想死？」大漢話中已有怒意。

「我並不想死，可是賈大爺若要我死，我能不死嗎？」

「銀紅姑娘，別鑽牛角尖，我只是奉命帶妳去一個地方，並不是要妳的命。別嚕嗦，走吧！」

「帶我上那兒去呢？」

「到了那兒妳自然知道。」

「好！我跟你走……」最後一個字還在她的舌尖上跳躍，她的身子已飛快前撲，手中也閃起一道寒光。

一個嬌柔的年輕女人，在一個剽悍的壯漢虎視眈眈之下，會突然出刀反擊，這是許多人想不到，也不敢相信的事。然而這卻是擺在眼前的事實。銀紅不但撲得兇，撲得猛，而且手裏的短刀使用得非常嫻熟，先撥掉對方手裏的匕首，然後刺向對方的心臟。

如果這個壯漢稍稍疏於防範，或者缺乏經驗，他就死定了。所幸他早已了解銀紅是個什麼樣的人物。疏於防範是他所犯的錯誤，然而對敵經驗卻很豐富。他不躲不閃，事實上銀紅進攻的速度和兇猛根本不容他躲閃。他雙手交义，像把剪刀似地封向銀紅迎胸刺來的利刀。雙手受傷，勢不可免，最少可以逃脫利刀穿心之危。

鋒利的刀刃從他的手背上滑過，鮮血噴洒出來，然而他那隻完好的左手卻已順勢扣住了銀紅握刀的右腕。

近身相搏，又是白手對血刃，那壯漢自然懂得速戰速決的原則，右手受傷，疼痛難當，但也得全力一搏，兩指從銀紅的虎口肌肉側挖進去，硬將她手中的短刀奪了下來。他雖手背受創，卻又佔了上風。

銀紅在較力上是吃了虧，在經驗方面，她是非常豐富的老將，左手自腰間一掠，另一把長僅三寸的鋒利小刀又到了手中，往前一挑，就插進了那壯漢的右肋。幾乎同時，那壯漢奪得的短刀也插進了銀紅的胸腔。

二人同時中刀。所不同的是：銀紅的三寸小刀齊根而入，而且刺中要害，那壯漢是反刺，自已的拐肘抵住了銀紅的軀體，刀尖只不過進去幾分，還沒有進入腔內。生死已分，勝負已定。嚴格說來，銀紅只是勝在運氣較好。

那壯漢手一鬆，身子向後栽倒。

銀紅手按胸部創口，也迅速離開了現場。

× × ×

時間太短促，不能作週詳的考慮，而且岑曬雲去了南京，又乏人商量，呂剛只得倉促作了決定，和江長天實話實說，明來明往。這個決定看起來雖有些草率，也有些冒險，但也有幾個理由可以支持這個決定：基於江湖道義，他不能置舒老么的生死不顧，根據他對江長天的觀察，這個人絕非單憑賈炳和的財勢就可買通，在江湖道上稱雄霸者，絕大部份痛恨販毒的勾當，如果江長天知道了賈炳和的底牌，一定站在勢不兩立的地位。行了！有了這幾個理由支持，他的決定已不算狂妄大胆了。

現在，他決定先去臨江樓和江長天會面，然後找黃金獄放人，放人不一定會換回舒文華，但最少可以緩和一下緊張的情勢。

他以極輕鬆的心情和步伐走向門口，而他卻迎接了一個令人緊張的場面……

他剛要出門，銀紅卻飛快地衝了進來，血從她的指縫間流出，一件淡綠色的夏布衫已經變成紫紅色了。

儘管呂剛拿她當敵手看，此刻卻也不能不加聞問，他機警地先關上門，然後將銀紅扶到躺椅上靠好，殷勤地問：「傷在那裏？」

「胸口。」

銀紅以很生冷的目光望着呂剛，似是對他的殷勤感到意外。「好像沒有透……」

「沒透就好辦，坐着，別動。」呂剛像是一個療傷的熟手，很快地從他的皮箱內取出一個小皮包。

他從皮包內取出一瓶雲南白藥，將每瓶中只有一粒的小紅丸先塞進銀紅的咀裏，然後毫不猶豫地解開銀紅的衣服鈕子。傷口就在乳溝處，他用一團棉花將傷口邊沿的血漬擦乾凈，敷上雲南白藥，蓋上紗布，還加上兩條膠帶。短短幾分鐘，療治工作就完畢。這固然由於他的手法熟練，藥物齊全也是順利的一大原因。

「你準備得眞週到。」銀紅以感激的目光望着他。

「幹我們這一行的，隨時都得準備受傷，」他將藥物收進小皮包，以漫不經意的態度問道：「刀子並未穿透，是對方手頭不够勁？還是……？」

「是我的運氣好。」

「哦，」呂剛笑了。「幹我們這一行的，好運氣就像冬天的太陽，貴重得很……對方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一個粗壯的男人。」

「我的意思是說，那小子是那條綫上？」

「可能是賈炳和的人。」

「哦！」呂剛流露了驚訝之色。

「我跟姓賈的崩了。」

「爲啥？」

「可能是因爲我知道了他太多的秘密。」

「殺妳滅口？」

「沒有別的理由。」

「那小子呢？」

「被我掛點了。」（註：掛點，即殺死之意。）

「妳是憑猜臆？還是有眞憑實據？」

「兩者各半。」

「這是怎麼個說法？」

「呂剛，」銀紅瞇着眼凝視着他，緩慢，柔和地說：「我只想告訴你一件事——賈炳和雖然是一個做生意人，却比我們黑道上的人物還難鬥。」

「謝謝妳的提醒，」呂剛笑笑，立刻又皺緊了眉頭。「銀紅，現在該爲妳自己打算一下了。不管是誰想要殺死妳，妳不死，他還是絕不會甘休的。」

銀紅突然笑了起來，那笑，很蒼涼，也有濃厚的諷刺意味。沒有人制止她，她又戛然而止，默默地對着呂剛凝視。神情很古怪，至少在呂剛眼裏看來是如此。

「妳笑什麼？」呂剛皺着眉頭問。

「我想起了一位前輩的話，他說：『若要兩個寃家團結一致，那就爲他們製造一個共同的敵人』，我們現在的情況正是這樣。」

「妳認爲我們是寃家？」

「是的，從我們見面到剛才，我們一直都格格不入。」

「妳認爲我們已經有了共同的敵人？」

「是的。」

「誰？」

「賈炳和。」

呂剛別轉了頭，大概是爲了閃避銀紅那兩道灼人的目光。他緩緩地說：「銀紅！妳也許說對了，但也可能說錯了。在我退回那三千塊大洋的酬勞之前，賈炳和還不是我的敵人，如果他不是幹某一種黑良心的行當，他也不可能是我的敵人。」

「你所說某一種黑良心行當是指什麼？」

「這個。」呂剛姆指與小指兩頭一翹，作了一個烟槍的姿勢。

「哼！」銀紅鼻孔一掀，冷冷地說：「他幹的正是這個買賣。」

「鐵定？」

「沒錯。」銀紅似乎唯恐呂剛不信，還不厭其煩地加以補充：「他明天晚上就要接進一大票黑貨，跟他作買賣的人是誰，我都知道，而且，據我猜測，他要你做掉的可能就是這個人。」

「哦？」呂剛瞪大了眼睛半晌說不出話。

「就是因爲我知道了這件事，所以賈炳和才要殺我滅口。」

「妳是怎麼知道的呢？」

「這個人是我的老相好，他聽說賈炳和化錢將你從武漢請來，心生疑惑向我查問……」

「不必細說了，」呂剛打斷她的話。「我還有點事情要辦，先給妳換一家旅館……」

「不必費事，」銀紅似乎對她本身的安危一點也不在意。「這裏是賈炳和的地盤，換到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

「有一個地方賈炳和却找不到。」

「那裏？」

呂剛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南興社。」

「南興社！」銀紅原是靠在躺椅上的，此時不禁坐了起來，突然的運動，牽動了她的傷口，令她呲牙咧嘴。「呂剛你在打什麼主意？南興社是賈炳和死黨，只要姓賈的勾勾手指頭兒，那羣傢伙就跑得飛快，你難道不淸楚？」

「妳說的是實話，但我相信一件事——江長天是個鐵錚錚的漢子。」

「漢子！」銀紅這兩個字說得極爲輕鄙。「說句話你可別見怪，難道你呂剛就不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三千塊大洋就把你給買來了。如今的江湖，可不比五百年前，一千年前的江湖，什麼義氣，什麼規矩，滾它娘！大家眼裏只有錢。錢！錢！臭錢……」

「銀紅，我不怪妳滿腹牢騷。事實上妳也說得對極。不過，南興社在眼面前是靠得住的，因爲江長天和我有共同的利害關係，說得現實一點，他現在正有求於我。」

「哦！」銀紅激動的情緒平復了許多，楞楞地望着呂剛。瞧她的眼神，似是迫切地想知道下文。

「南興社的老么舒文華被一個不知名的人綁架去了，我和江長天正在竭力設法……」

「快說，是怎麼回事？」

呂剛就將事情發生的始末，約畧地敘述了一遍。

銀紅聽得很仔細，還不時揷問一兩句，她的目光中出現了狡黠的神色，似是對整個情況都已瞭若指掌了。

「我的傷勢怎麼樣？」她突然問。

呂剛道：「不太重，只要能止住血，多休息休息……」

「雲南白藥是療傷聖品，尤其具有止血功能，想必這點小傷已無大碍了。走，我陪你去一趟。」

呂剛愕然地問：「去那兒？」

「去找舒老么呀！」

「上那兒去找？」

「一個只有我才知道的地方。」

呂剛以古怪的神色看着她，就好像她的頭上突然生出了一對角。

「我還得先去一趟臨江樓……」

「不必，讓江長天在那裏等，急也只有讓他急。待會兒拿老么交給他，他就樂了。」

「銀紅，妳好像很有把握？」

「十成十。」

「好吧！」呂剛被她那種充滿信心的神色所征服，終於同意。「不過，我得先將妳的創口再包緊一點。」

他又從皮箱裏找出來一卷裹傷布，在她的胸腔上匝了幾週，這才和她離開了大江旅館。

夜涼如水，街上行人漸稀。

一出旅館大門，呂剛就發現街角落裏有一個人在那兒探頭探腦。他輕聲說：「銀紅！妳一個人先放單，該往那個方向走就往那個方向走，別回頭。」

「怎麼啦？」

「老江湖啦！怎麼還問這種話？」

銀紅不再說什麼，大步往前走去，呂剛則走向另個方向。不過，他一閃身又繞了回來。

呂剛的判斷不錯，果然有人在踩銀紅的盤子，挺機靈的，一掩一閃，是個老行家。不管他的資格有多老，當他踩盤子的時候一定只注意前面而不注意後面。

呂剛很不費事地就溜到了那傢伙的身後，一隻手搭上了對方的肩膀。

對方也算是個高手，並不回頭察看，右手翻上肩頭抓住呂剛的手，就要施展摔交手段將呂剛從他的肩頭上端拋擲出去。

不管他的手法多熟練，反應多麼快速，總是比呂剛慢了一步，後腦勺上挨了狠狠一拳，不想躺下也得躺下了。

銀紅聞聲折了回來，眼看呂剛將那傢伙往路邊拖，不禁問了他一句：「做掉了？」

「沒有，留他一口氣。」

「幹嗎要留他活口？」銀紅不自覺地流露了她那殘酷的本性。

「我『洗』過他，身上未帶『噴子』，他只不過奉命『追拖』，何必要他的命？」呂剛似有意，似無意地補了一句：「銀紅！咱們並非天生喜歡殺人，是不是？」（註：洗即搜，噴子即手槍，追拖即追踪之意。）

銀紅沒有說半句話，掉頭向前走去。

來到了荒郊野外，距離那座小茅屋近了，銀紅回過頭來，悄聲說：「雙口萬兒，你在這兒等等，先讓我一個人過去探探。」

呂剛連忙說：「銀紅，妳總得讓我了解一點情況，不然遇上什麼變故，我就不知道該如何處理了。」

「你就待在這兒吧！不是我賣關子，其中情況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盡的……」她的話還沒有說完，就大步地向茅屋行去。

茅屋無燈，似乎已經人去屋空。

銀紅放慢了腳步，還故意咳嗽了幾聲。

但是，茅屋內外仍不見响動。

她又重重地咳了一聲，不高不低地說：「禿二爺，銀紅來拜會您啦，開開門吧！」

她的話就像符咒，茅屋的門當眞呀然而開，幸虧銀紅是個跑江湖闖道兒的硬手，不然一定會被嚇暈過去。

茅屋內一片漆黑，也不見人影，顯得陰沉恐怖，銀紅可不在乎這些，昂首闊步地走了進去。門又關上，接着，嗤地一聲，有人劃火柴燃燈。茅屋內不但有人，而且還有好幾個，李二禿子大馬金刀地坐在一把竹椅上，架起二郎腿，幌幌悠悠地搖盪着。

李二禿子臉上有笑意，那一絲笑意也顯然是硬擠出來的。口吻更是不像頭次見面那樣熟絡了：「銀紅，夜闖俺李二禿子的窰，有何貴幹？」

「二爺！」銀紅手撫胸脯上的創口，硬裝笑。「你這是幹嗎呀？一臉假笑，滿咀硬話，而且這個『闖』字用得太離譜啦！」

「銀紅！」李二禿子那一絲勉強擠出來的笑容也消失了。「咱們不在磨房，妳也不是拉磨盤的驢，犯不上繞圈兒，開門見山，有話直說。」

「二爺！你得耐住性子，凡事都有個前因後果，我得先交代清楚。」銀紅用脚勾過來一張凳子，舒泰地坐下，這才接着說下去：「想起往日，你待我不算薄，所以，你的事我可不能不管。」

「嘿嘿！難爲妳有這片心，我領啦！」

銀紅凝視着他，很用力地說：「二爺，你做錯了一件事。」

「哦？」李二禿子微微一楞。

「你千不該，萬不該，不該綁架了『南興社』的舒老么。」

「妳怎麼知道是我綁了舒老么？」

銀紅原只是憑藉猜測，口裏雖說十成十，心頭却只有五，六分，如今可眞是十成十了，李二禿子畢竟是粗人，一開口就洩了底。

「二爺，咱們同過床，共過枕，也曾共過心腹，這一點我還估不透麼？」

「哈哈……」笑聲粗濁刺耳，却很眞摯。「小娘們，妳它娘的眞是摸透了我，說吧！是不是『南興社』要妳來當說客？」

「不是。」

「賈大爺敎妳來的？」

「也不是。」

「那麼是誰？」

「我自己敎我來的。」銀紅指着鼻尖說。「二爺！我總不能眼睜睜地，見你往火坑裏跳啊！」

「嘿嘿！我它娘的打從十八歲那年闖道兒開始，就已跳進火坑了。銀紅！妳的好心多餘啦！」

「二爺！」銀紅很嚴肅地說：「你別玩笑了，俗語說得好，強龍不壓地頭蛇。『南興社』不好，也是埠上一幫，你硬要砸它的招牌，你一定也討不了好。」

「什麼？」李二禿子頭上冒光，兩道濃眉直立起來像一對黑蠟燭。「我砸『南興社』的招牌？到底怎麼回事妳弄清楚了沒有？舒老么不問靑紅皂白就傷了我一個弟兄，傷了不算，還落進鷹爪的手裏。妳到說說看，這口氣怎能忍下？」

「二爺！你到這兒來，是爲了鬥氣？還是爲了辦事？」

「辦事。」

「那又何犯着鬥氣？」

「這也不完全算是鬥氣，只要我的弟兄能回來，我這裏就放人。」

「難辦。」

「有啥難辦？地方上的帮會若是跟地方上的鷹爪子沒有交情，那還混啥？」

「二爺想必不了解此地的情況，偵緝隊隊長黃金獄好比張飛賣刺蝟——人强貨扎手，他從不賣江湖人物的賬，二來嘛，江長天是塊毛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還不想跟六扇門中的人攀交情。所以你吩咐的江長天辦不到。」

「瞧妳，」李二禿子呲牙咧嘴地笑了。「一張小咀眞像當年游說列國的蘇秦，妳說我該怎麼辦？」

「放人。」

「放人！」李二禿子的笑容又消失了。「擒虎容易放虎難，辦不到。」

「二爺！你弄錯啦！舒老么非但不是一頭虎，還是一個朋友。只要你一放他，你立刻就有了三個朋友。」

「那三個朋友？」

「舒老么是一個，江長天是一個，還有一個嘛，對你更重要。」

李二禿子情急地問：「小娘們，妳它娘的別賣關子行不行，快說是誰？」

「呂剛。」

「呂剛？」

「嗯！呂剛和舒老么兩個是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雙口萬兒也正爲舒老么的事發急。你若放了舒老么他一定感激不盡。二爺，雙口萬兒這個朋友你若是不想交，你就是一條驢啦！」

「銀紅！」李二禿子有些激動地走過去，一把抓起她的手。「妳沒誆我？」

「我會嗎？二爺，我敢嗎？」

「好，兄弟們，請舒老么出來……」李二禿子的神色突然一楞：「咦！這是怎麼啦？」

原來銀紅胸脯上創口滲出來的血水已經浸透了衣裳，夏布褂子上紅了一大塊。

銀紅冷冷地說：「一點小傷……二爺！給我一支烟捲兒。」

李二禿子倒還是個憐香惜玉的人，忙不迭地掏烟捲，劃火柴。待銀紅狠狠地吸了兩口之後，他連忙問道：「究竟是那個兔崽兒子幹的好事？」

「八成是賈炳和派的人……」

「他？他奶奶的……」

銀紅朝他一呶咀，李二禿子連忙住咀回頭，原來舒老么已經被「請」出來了。這個「請」字用得實在不恰當，因爲舒老么被倒翦着雙手，並未鬆開。

李二禿子破口大罵道：「王八羔子！敎你們請舒老么出來，是這麼個請法嗎？趕快鬆綁啊！」

他那些兄弟那敢怠慢，全都擁了上去。

舒老么發現銀紅在座時，心頭不免一怔。現在他已明白了，銀紅是來救他的，但他不明白她何以要這麼做，當然，其中的彎兒是他永遠也想不轉的。（未完）

一棒喝武林

攀折玫瑰灌薔薇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段鴻興與酈羽爲爭史秀龍，正欲拚搏之際，公羊伯突現身調解，說服雙方，仍由史秀龍返回客棧，以誘月姑到來，史秀龍返抵客寓，正欲就寢，突聞呼救之聲，立持棍追出，呼救者原來是欲赴京會夫的王少奶奶，待史秀龍追入房中，賊人聞聲驚遁，事後，九飛鈸辛烈告知史秀龍，疑那王少奶奶或是月姑化身，要史秀龍設法偵查，翌日，王少奶奶命老蒼頭來請史秀龍午間赴宴，以謝昨晚相救之恩，史秀龍答允赴約，老蒼頭走後，史秀龍向辛烈詢問，是否已經肯定了那王少奶奶即是月姑——

九飛鈸辛烈道：「八成不錯！」

史秀龍道：「既然如此，你們何不立刻動手？」

九飛鈸辛烈道：「還要作最後的證實。」

史秀龍道：「如何證實？」

九飛鈸辛烈道：「這就要偏勞你了。」

史秀龍道：「你要我開門見山的問她：『王少奶奶，妳可是月姑？』這樣麼？」

九飛鈸辛烈道：「別說笑話了。」

史秀龍道：「要不，該如何試探？」

九飛鈸辛烈道：「到了中秋夜那天晚上，如果她再約你相會，她就毫無疑問是月姑。」

史秀龍道：「這麼說，你們還是打算等到中秋才動手了？」

九飛鈸辛烈道：「不一定，一旦證實她就是月姑，我們就要採取行動。」

史秀龍道：「我有一種預感，你們的計劃只怕要落空。」

九飛鈸辛烈不解的問道：「爲甚麼？」

史秀龍道：「因爲你雖然以店小二的面目出現，可是却不斷的在我的房間進進出出，我若是月姑，早就看出來了！」

九飛鈸辛烈好像碰了一個釘子，訕訕的退出去了。

史秀龍覺得很無聊，覺得有一種「相識滿天下，知己無一人」的寂寞之感，在房中枯坐了一會，忽然想起那個拒絕自己贈金的梅映雪，覺得找她談談還比較有意思，當即舉步出房，往梅映雪的房間走去。

來到梅映雪的房門口，正欲舉手敲門，房門却適時打開——原來梅映雪正要出房。

她一見史秀龍站在門口，神色一怔道：「史恩公，您有事麼？」

史秀龍尷尬一笑道：「沒甚麼，只想找你聊聊……」

梅映雪微露羞色道：「對不起，我一個女孩子，未便請恩公入房。」

史秀龍道：「那麼，咱們再去後花園談談好麼？」

梅映雪道：「難女正想上街去呢。」

史秀龍問道：「幹什麼？」

梅映雪道：「尋母。」

史秀龍一哦道：「有無消息？」

梅映雪搖首道：「還沒有，今天難女打算去西城門那一帶找一找看。」

史秀龍道：「我陪妳去好麼？」

梅映雪感到意外，呆然道：「陪我去？」

史秀龍道：「是的，今早我無事可做，要是沒有甚麼不方便，我願陪你半天。」

梅映雪沉默了片刻，才露出一個感傷的笑容道：「難女與恩公身份懸殊，恩公要陪難女尋母，豈非太委屈了？」

史秀龍笑道：「不，我的身分並不清高，甚至還很卑下，如果妳以爲有錢就是高貴之人，那就錯了，我的錢是出賣人格得來的。」

梅映雪迷惑道：「出賣人格？」

史秀龍道：「走，到了街上，再詳細告訴妳。」

說畢，當先向外面走去。

梅映雪略一猶豫，即隨後跟出。

兩人走出客棧，並肩走向西城門，梅映雪對於他的「出賣人格」似乎甚感驚奇，隨又問道：「所謂『出賣人格』，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

史秀龍長長嘆了口氣道：「這件事情，我本來不想說的，不過……我心裏苦悶得要死——妳知道有個叫『月姑』的女人麼？」

梅映雪搖首道：「不知道，她是恩公的甚麼人？」

史秀龍道：「她與我毫無一點淵源，她是

武林中一個十分可怕的女人，武功高，心腸毒，由於淫蕩成性，所以經常與男人約會，把男人當作玩物，然後下手殺之……」

當下，他將接到「月姑情簡」及自己先後把命賣給上官亭及「十二飛鈸酈羽」等情，一五一十的說給她聽。

梅映雪聽完他的敘述，駭異已極，不由停住脚步道：「如今你怎麼辦？」

史秀龍道：「我已收了『十二飛鈸』的銀子，當然只有聽他的了。」

梅映雪道：「你爲何不逃？」

史秀龍道：「那我豈不成了騙子！」

梅映雪道：「我是說，當初你收到『月姑情簡』時，爲何不逃？」

史秀龍搖頭苦笑道：「逃不掉的，凡是被月姑看中的男人，沒一個能够逃掉。」

梅映雪問道：「約定之期一到，她即會現身？」

史秀龍道：「是的。」

梅映雪道：「如今有十二飛鈸和公羊伯，段鴻與等人埋伏於側，她還敢來麼？」

史秀龍道：「如果她不敢，她也就不是名震天下的月姑了。」

梅映雪道：「十二飛鈸和公羊伯，段鴻與等人能不能制服她？」

史秀龍道：「公羊伯和段鴻與兩人之中，只要一個就够了。」

梅映雪道：「既是如此，你的命不是保住了麼？……」

史秀龍道：「這又未必，月姑是個神出鬼沒的女人，而且大家都未曾見過月姑其人，說不定她出現時，還沒有人知道呢！」

梅映雪道：「哦……」

史秀龍道：「昨天有個叫王少奶奶的住入客棧，她說不定就是月姑。」

梅映雪道：「哦……」

史秀龍道：「昨夜我替她驚退了一個蒙面賊，她爲表謝意，今天中午要在客棧中宴請我哩。」

梅映雪緊張起來，問道：「你答應了？」

史秀龍點頭道：「是的。」

梅映雪道：「這豈非自投羅網？」

史秀龍道：「有十二飛鈸和公羊伯，段鴻與等人窺伺於旁，大概不會有問題。」

梅映雪道：「你要特別小心！」

史秀龍點點頭。

梅映雪道：「八月中秋那一天，你如能逃過『月姑』的月劍下，是不是表示以後就沒事了！」

史秀龍點頭道：「大概是的。」

梅映雪道：「那以後，你打算幹什麼？」

史秀龍道：「我還沒有去想……」

梅映雪道：「那以後，你至少應該珍惜自己的性命，做一些比較有意義的事。」

史秀龍道：「對。」

梅映雪幽幽一嘆道：「你我的遭遇雖然不同，但却同是天涯淪落人……」

史秀龍移步向前行去，道：「現在談談妳自己，如果妳尋母不着，將何去何從？」

梅映雪一邊跟行一邊搖首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史秀龍道：「嫁給我如何？」

梅映雪一呆道：「甚麼？」

史秀龍住足凝視着她，道：「嫁給我！」

梅映雪臉泛紅潮道：「嫁給你？」

史秀龍道：「是的，假如我能逃過『月姑』這一刧的話。」

梅映雪不勝嬌羞，低下螓首，吶吶地道：「恩公曾經大力資助難女，難女自當以身相報，可是——」

史秀龍插口道：「妳別誤會，我不是要妳報答，而是覺得我們可以結爲夫婦。」

梅映雪羞答答道：「我不配，我只是個賣唱的……」

史秀龍笑笑道：「我的身份也不高，我只是個庸庸碌碌的小人物！」

梅映雪道：「你不是，你雖受制於人，但却有一副俠義心腸。」

史秀龍道：「妳雖是個賣唱的姑娘，但妳不同流俗，妳有一顆純潔的心。」

梅映雪道：「恩公，太誇獎我了，我……我……」

史秀龍道：「如果妳覺得我不是妳的如意郎君，那就算了。」

梅映雪忙道：「不，我沒有這個意思，我只是覺得……覺得……太突然了。」

史秀龍道：「妳我都已是孑然一身的人，沒有一個親友可爲媒介，所以我才大膽提出——怎麼樣，妳願意嫁給我麼？」

梅映雪微微點頭，羞不可抑地道：「恩公若不嫌棄，難女當以身相許……」

史秀龍大喜道：「那好，八月中秋那天晚上，我若能不死，咱們立即離開濟南府，找一個地方成親去！」

× × ×

中午。

史秀龍準時回到安福客棧。

王少奶奶的老僕人早已鵠候於房外，一見他回棧，大大的鬆了一口氣，說道：「啊，史壯士您回來了，老奴還以爲……來來來，酒席就設在家少奶奶的房間，史壯士就請隨老奴來吧！」

於是，史秀龍就到了王少奶的房間。

王少奶奶打扮得嬌艷無比，美如一朵盛放的鮮花，看見史秀龍入房，即斂衽爲禮，輕啓朱唇道：「史壯士請坐。」

史秀龍稱謝坐下。

酒席非常豐盛，都是平時難得吃到的山珍海味，所用杯盤器皿也都精美絕倫，看情形她爲了請史秀龍吃飯，不但花費了不少的銀子，而且下了特別功夫。

王少奶奶今天表現得十分大方，當即在史秀龍的對面坐下來，含笑說道：「能得史壯士賞光，妾身不勝榮幸之至。」

史秀龍謙虛道：「少夫人太客氣了，小可受之有愧。」

王少奶奶道：「昨夜設非壯士搭救，妾身恐已遇害，大恩大德，豈能不略表寸意？」

史秀龍欠欠身道：「小可只不過將那賊子驚走而已，少夫人若以此爲大恩大德，豈不愧煞人也！」

王少奶奶嫵媚一笑，沒有再搭腔，回顧身邊侍婢道：「小青，斟酒。」

那侍婢立即自桌上捧起一瓶竹葉青，爲史秀龍和她各斟滿一杯酒。

王少奶奶這才又向史秀龍笑道：「史壯士，妾身有個意見……」

史秀龍道：「少夫人請說。」

王少奶奶道：「今日史壯士既接受了妾身的邀請，就請不要拘束，好麼？」

史秀龍也不喜歡拘束，哈哈一笑道：「少夫人既如此說，小可便放肆了。」

王少奶奶伸出纖纖玉手，端起自己的一杯酒，道：「史壯士請！」

史秀龍喝下一杯酒後，更無一點生疏拘束之感，拱手笑道：「少夫人性情豪爽有如男人，想必是巾幗英雄！」

王少奶奶嫵媚一笑，道：「那裏，史壯士太誇獎了，妾身若是巾幗英雄，昨夜也不會嚇得哭起來了。」

史秀龍哈哈笑道：「話不能這麼說，要是有個蒙面人突然闖入小可的房中，小可一樣會被嚇壞的。」

王少奶奶又敬了他一杯酒，然後問道：「史壯士何方人氏？」

史秀龍道：「河南。」

王少奶奶道：「河南嵩山少林寺，乃是中原武術的發源地，史壯士的武功，莫非是從少林僧練來的？」

史秀龍搖頭道：「不是，小可的一點微末之技，是祖上傳下來的——少夫人怎知小可會武？」

王少奶奶道：「昨夜史壯士自妾身房中飛出，身輕如燕，妾身是以知史壯士會武。」

史秀龍哦了一聲道：「少夫人可知昨夜那蒙面人是誰？」

王少奶奶搖搖螓首，輕嘆一聲道：「妾身不知，不過他的來意，妾身却猜到了一些。」

史秀龍注目問道：「他來意何在？」

王少奶奶慼然道：「可能是準備殺害妾身的！」

史秀龍道：「他爲何要殺害少夫人？」

王少奶奶又搖搖首，沒有說下去，端起酒杯强笑一下道：「史壯士請喝酒，妾身不想再談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史秀龍面現凝重道：「那蒙面人若是爲殺害少夫人而來，他昨夜沒有得手，今後可能還會來，少夫人何不把心中的猜疑說出，讓小可替妳出個主意？」

王少奶奶又輕嘆一聲道：「家醜不可外揚，叫妾身如何說出呢？」

史秀龍一怔道：「哦，那蒙面人之來，與少夫人的家庭有關？」

王少奶奶微一點頭道：「可能。」

史秀龍道：「怎麼說呢？」

王少奶奶苦笑道：「這只是妾身的猜測，不敢說一定是……妾身在想：昨夜那蒙面人，可能是我丈夫僱來的兇手！」

史秀龍一驚道：「妳丈夫要殺妳？」

王少奶奶悽然一笑道：「他是恨不得我早死的，我死了之後，他立刻可以飛黃騰達！」

史秀龍道：「哦？」

王少奶奶這才說出一番緣故來。

原來，她是魯東萊陽人氏，娘家姓薛，名寶娘，十八歲嫁給同縣的王宏爲妻，那王宏雖是讀書之人，只因生在富有之家，從小便養成了一副驕傲橫暴的個性，年長卽吃喝嫖賭樣樣都來，由於如此，他們夫妻之間時起爭吵，後來，王宏之父命他赴京趕考，王宏到了京師居然一試及第，但過了一年，漸漸有消息傳回家鄉，據說王宏已在京師另結新歡，那女子竟是朝中一位大臣的女兒，消息中說王宏若能與其結親，更可平步青雲云云，王宏的父親着了急，便要她上京師與王宏團聚——

「但是，妾身知道那負心人絕不歡迎我去，因爲妾身若去與他團聚，無異破壞了他的前程，所以妾身很懷疑昨夜那蒙面人可能是他派來殺妾身的兇手！」

薛寶娘說到這裏，黯然神傷的垂下了螓首來。

史秀龍頗爲同情，可是心裏仍然懷疑她是月姑，當下表示同情的嘆息道：「少夫人遇人不淑，誠屬不幸，不過昨夜那蒙面人却不一定是妳丈夫派來的兇手。」

薛寶娘道：「妾身也希望不是……」

史秀龍道：「少夫人到了京師，他要是不肯善待妳，那……」

薛寶娘苦笑道：「那只好認命了。」

她又敬了史秀龍一杯酒，接着道：「就因怕他變心，所以妾身才視上京師爲長途，不願急着趕路。」

史秀龍道：「但遲早要去的啊！」

薛寶娘道：「不一定。」

「嗯？」

「史壯士剛才說妾身有男人的個性，此言的是不假，妾身與一般婦女不同，總覺得夫婦既是不能白首偕老，莫如早日勞燕分飛的好，不悉史壯士以爲如何？」

「這個……」

「不同意？」

「唔，少夫人的見解，也許有些道理！」

「妾身出言大膽，有違傳統婦德，尚望史壯士莫要見笑才好。」

「不敢，不敢。」

「來，史壯士請吃菜。」

「謝謝，謝謝。」

兩人一邊吃一邊談話，也許是竹葉青在肚子裏發生了作用，談話愈來愈不顧禮節，愈來愈有味了。

「史壯士成親了沒有？」

「還沒有呢。」

「你一表人材，而且武功高强，一定有不少姑娘鍾情於你呢！」

「剛好相反，一個都沒有。」

「眞的？」

「不假。」

「也許是你的眼光太高了，看不上一般姑娘，嗯？」

「不是，不是。」

「史壯士希望將來娶一個甚麼樣的女人爲妻？」

「若得如少夫人者，於願足矣！」

「嘻，史壯士說笑了，妾身有甚麼好？史壯士竟想娶一個像妾身這樣的女人？」

「少夫人美麗大方，有丈夫氣，任何男人看了，都會——啊，小可出言無狀，少夫人莫怪。」

「不要緊……」

「少夫人準備何時動身？」

「過了中秋再走。」

「爲什麼？」

「不爲什麼。」

「月圓之日，正是你們夫婦團圓之時，少夫人何不立刻趕去京師，與妳丈夫共渡良辰佳節呢！」

薛寶娘道：「月圓人不圓，人圓心不圓，去之何益！」

「留此又有何益？」

「唉！」

「少夫人爲何嘆氣？」

「沒甚麼，唉，咱們喝酒吧！」

「酒入愁腸愁更愁。」

「妾身不愁。」

「哦？」

「史壯士，談談你自己吧，你到濟南府來，有何貴幹？」

史秀龍道：「沒有什麼大事，等見一個人罷了。」

「誰？」

「一個女人。」

「啊，她是史壯士的甚麼人？」

「情人。」

「哦，剛才史壯士還說——」

「是個從未謀面的情人。」

「從未謀面，何得謂之情人？」

「因爲她看上了小可，約小可八月中秋相會，共渡良辰佳節。」

「史壯士說笑話的吧？」

「不，是眞的！」

「妾身不懂。」

「她叫『月姑』，少夫人可曾聽過『月姑』這個女人的風流韻事？」

「沒有，她是甚麼樣的女人？」

「貌若天仙，心若蛇蠍，天下第一淫婦，被她看中的男人，可有機會與她過一夕之繾綣，然後就要死在她的利劍之下。」

「啊……」

「很有趣吧？」

「有趣？我的天！這樣的女人你還說有趣？難道你不怕死麼？」

「生而何歡？死而何懼？小可倒覺能與她共一夕之歡，不失爲人生一大樂事。」

「她的武功很高？」

「是的。」

「你打得過她麼？」

「再加十個我，也不是她的對手。」

「那你爲何不逃？」

「不，天下的男人多得很，她肯挑上我，足見她很瞧得起我，我不能讓她失望。」

「容妾身再問一次，史壯士不是說着玩的吧？」

史秀龍搖頭道：「不是，是千眞萬確的事情，再過三天，小可就要死在她的劍下。」

薛寶娘吃驚地道：「而你眞的不做任何打算，眞的要在此等她？」

史秀龍點頭道：「不錯。」

薛寶娘以困惑的神情望着他，然後輕輕一嘆道：「可惜……」

史秀龍道：「可惜？」

薛寶娘道：「是的，史壯士正値年輕有爲之年，却甘心死於一個女人之手……」

史秀龍笑道：「並非我甘心，而是逃不掉啊！」

薛寶娘道：「妾身不信史壯士逃不掉，你只是不願逃避而已。」

史秀龍笑着搖搖頭。

薛寶娘道：「爲甚麼你認爲逃不掉呢？」

史秀龍道：「因爲她可能巳來到安福客棧之中，小可一舉一動，均在她的監視之下。」

薛寶娘道：「縱然如此，只要史壯士有心躲避，仍然是逃得掉的。」

史秀龍道：「少夫人可有錦囊妙計？」

薛寶娘道：「有，只看史壯士，肯不肯而巳。」

史秀龍道：「少夫人不妨說說看。」

薛寶娘微笑道：「你附耳過來！」

史秀龍湊近她身邊，聽了她的耳邊細語之後，不覺哈哈一笑道：「少夫人此計甚妙！」

薛寶娘笑道：「你答應了？」

史秀龍道：「不，小可要先考慮考慮。」

× × ×

酒足飯飽，史秀龍回到自己的房間時，巳是黃昏時候，他和衣往床上一倒，很快就睡着了。

也不知睡了多久，忽然被人拍醒，定眼一瞧，原來又是化名爲「李祿」的九飛鈸辛烈。

史秀龍坐了起來，很不開心地道：「你爲甚麼不讓我睡够了再來？」

九飛鈸辛烈笑了笑道：「家師要立刻知道你和她吃飯的詳細情形！」

史秀龍懶洋洋道：「我所能奉告的是：到目前爲止，還無法斷定她是不是月姑，只不過有些可疑就是了。」

九飛鈸辛烈問道：「你有沒有跟她談起自己的事？」

史秀龍道：「有。」

「她有何表示？」

「她慫恿我逃走，並替我定下一個脫身之計。」

「說下去！」

「她要我男扮女裝，化裝成她的模樣，帶着她的老僕和二婢乘她的馬車離開客棧。」

「哦！」

「她說這樣必能逃過月姑的耳目。」

「她自己呢？」

「留在我房中，等我遠離濟南府之後，她再設法離城，與我會合。」

「地點在何處？」

「三十里舖。」

「你答應她了？」

「沒有，我說要先考慮考慮。」

「很好，你對此的看法如何？」

「她可能是一番好意。」

「錯了，從她替你定下的這個脫身之計來看，可以證明她必是月姑不錯！」

「怎麼說？」

「她必巳知此處危機四伏，不可能與你共渡佳節，故要騙你離開而去三十里舖下手。」

「哦……」

「你睡覺，我去把一切情形報告家師，然後再給你指示機宜。」

九飛鈸辛烈說完這話，卽退出房間去了。

史秀龍酒意仍在，昏昏欲睡，當下又往床上一倒，想再舒舒服服的睡一大覺，那知剛剛躺下，就聽床左的那座衣櫥「伊！」的响了一下，他一驚而起，輕喊道：「段洞主，又是你麼？」

不錯，段鴻興又從那衣櫥裏鑽出來了！

史秀龍嘿然道：「你眞有辦法，這安福客棧巳佈滿十二飛鈸酈羽的眼綫，而你竟能兩度神不知鬼不覺的混入我房中來！」

段鴻興整整衣衫，輕笑一聲道：「所以，你從這一點可以知道十二飛鈸酈羽要想逮住月姑是很困難的，換句話說他根本無力解救你於不死，還是跟本洞主合作牢靠一些，怎樣？」

史秀龍搖搖頭道：「段洞主又來了，上次小可巳經說的很明白！」

段鴻興露出一個狡笑道：「這次你小子恐怕非答應不可了！」

史秀龍聳聳肩道：「段洞主怎麼威脅我都沒用，我早巳將自己置之於死地。」

段鴻興道：「你自己不怕死，也不怕別人因你而死麼？」

史秀龍一笑道：「我管不了那麼許多！」

段鴻興道：「如是梅姑娘呢？」

史秀龍面色一變道：「她怎樣？」

段鴻興緩緩道：「她的性命正受到威脅，可能將因你而死！」

史秀龍又驚又怒，一跳下床，抄起鐵棒喝道：「你把她怎麼了？」

段鴻興搖搖手，笑道：「別急，她目前很好，還不會受到傷害。」

史秀龍怒道：「段鴻興，虧你還是大理國的第一高手，使用這手段不覺得面紅麼？」

段鴻興笑道：「本洞主向來是爲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人！」

史秀龍恨不得一棒砸死他，但腦筋一轉，忽的化怒爲笑道：「你走了個空招了，其實那梅姑娘與我非親非故，我才不管她的死活！」

段鴻興笑道：「眞的？」

史秀龍道：「不錯！」

段鴻興掉頭便走。

史秀龍心虛，忍不住問道：「你要到哪裏去？」

段鴻興不答，開門欲出。

史秀龍知道他將去對梅映雪不利，不禁輕嘆一聲道：「你回來！」

段鴻興一笑折回，道：「你答應了？」

史秀龍悻悻然道：「你要怎樣？」

段鴻興自懷中摸出一個小紙包，遞給他道

：「這是本洞主自製的迷藥，無色無味，任何人吃了後，都將昏迷三晝夜，你找個機會將此藥放入月姑的食物中就行了。」

史秀龍收下了迷藥，道：「你看那王少夫人是不是月姑？」

段鴻興道：「我不知道，總之當你確定誰是月姑的時候，你就下手便了。」

史秀龍一伸手，說道：「你還要給我一樣東西。」

段鴻興道：「甚麼？」

史秀龍道：「一部武功秘譜。」

段鴻興笑道：「哼，你倒沒忘記！」

他又自懷中摸出一册羊皮書，遞給史秀龍道：「好好的練，不出三年，保證你可以擊敗十二飛鈸！」

史秀龍收下武譜，接着問道：「你何時釋放梅姑娘？」

段鴻興道：「等你迷倒了月姑的時候。」

史秀龍道：「在這中間，你不許傷害她一根汗毛，否則我會跟你拚命！」

段鴻興咧咀一笑道：「放心，本洞主只對月姑一人有興趣！」

說畢，一閃出房而去。

史秀龍關上房門，點亮房中的一盞燈，即摸出武功秘譜，在燈下閱讀起來。

正看得入神，房門外有人開聲道：「史大爺，小的替您沏上一壺好茶來了。」

是九飛鈸辛烈！

史秀龍收下武譜，走去開門，讓他進入，問道：「令師有何指示？」

九飛鈸辛烈將一壺熱茶放在桌上，才低聲答道：「家師要你答應她。」

史秀龍道：「甚麼時候？」

九飛鈸辛烈道：「今天已是八月十二，明天走好了。」

史秀龍道：「你們做何打算？」

九飛鈸辛烈道：「一半跟踪馬車，一半留此監視她的行動。」

史秀龍點點頭道：「好，就這麼辦。」

九飛鈸辛烈接着淡淡問道：「剛才段鴻興進來跟你談些甚麼？」

史秀龍心中一驚，道：「哦，你們發現他了？」

九飛鈸辛烈冷冷一笑道：「他的一舉一動，也在我們的監視之下！」

史秀龍道：「那麼，你們知不知道他將採取何種行動？」

九飛鈸辛烈道：「那天他雖然接受了公羊伯的調解，但顯而易見的他仍想獨得月姑。」

史秀龍道：「他倒沒有這樣表示過，他只問我跟王少奶奶吃飯的情形而已。」

九飛鈸辛烈道：「你有沒有將她的計劃告訴他？」

史秀龍道：「沒有。」

九飛鈸辛烈欣然道：「很好，如能因此擺脫他的糾纏，我們將另有重謝——我走了。」

× × ×

次日晌午，史秀龍由老僕人的通報而進入薛寶娘的房間，對昨日的午宴表示謝意，然後告訴她對她籌劃的「脫身之計」已考慮過。

薛寶娘笑問道：「意下如何？」

史秀龍道：「行得通的話，固然很好。」

薛寶娘一挺眉毛，笑道：「你認爲行不通麼？」

史秀龍道：「是的，我一個大男人要扮成如少夫人者，只怕……」

薛寶娘接口道：「不難，由妾身替你打扮就是了，保證可以魚目混珠。」

史秀龍道：「如果眞的可以，小可希望今天就能離城。」

薛寶娘即向老僕人吩咐道：「去通知掌櫃結帳，就說咱們待會便要動身。」

老僕人應是而去。

薛寶娘又向一侍婢吩咐道：「去門口守着，如有店小二要進房，告訴他我在換衣衫。」

那侍婢答應一聲，站到房門口去了。

薛寶娘打開一個衣箱，取出一套漂亮的衣換，向史秀龍笑道：「史壯士請脫衣。」

史秀龍微窘道：「眞的要脫麼？」

薛寶娘道：「是的。」

史秀龍心想她既然敢看，我怎麼反不敢脫，於是就在她的面前脫了起來。

脫到只剩下一條內裳時，薛寶娘才開口笑道：「好了，再脫下去就羞煞人啦！」

她隨即帮着史秀龍穿上那套漂亮的衣服，史秀龍對着銅鏡看了看，直搖頭道：「不成，不成，簡直是不倫不類，叫人看了不笑掉大牙才怪！」

薛寶娘笑道：「等一下把頭部打扮好時，你就會覺得比妾身更嬌美更迷人了——來，坐下來。」

她推着史秀龍在妝梳台前坐下，便動手替史秀龍塗脂抹粉起來。

隨着她一雙玉手巧妙的改造之下，史秀龍果然覺得自已變得有些漂亮了。

「頭髮怎麼辦？」

「妾身會把它梳高，再包上一條髮巾。」

「脚呢？」

「有長裙蓋着，看不見。」

「走路的姿式——」

「等下妾身教你。」

如此這般，約莫兩刻時後，史秀龍果眞變成一個「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了！

然後，她開始教他走路，如何移動脚步，如何扭腰擺臀……

「我們就在三十里舖見面？」

「是的，妾身至遲十四日晚可到。」

「妳會不會有危險？」

「月姑要的不是妾身。」

「她可能遷怒於妳。」

「大概不會，要是她逼妾身說出你的去處，妾身隨便扯個謊就行了。」

於是，化裝爲王少奶奶的史秀龍，就在二侍婢的摻扶下，輕移蓮步的走出了客房。

他頭上包着髮巾，又是一路低頭而去，因此竟沒有一人看出他是男扮女裝。

老僕人早已將行裝搬上馬車，且已將馬車開到客棧門口，故史秀龍一走出客棧，根本沒有拋頭露面的機會，就被扶入車廂裏了。

老僕人等他和兩侍婢坐定，隨即關上車廂門，轉回前面車座，開動馬車便向街上馳去。

轉彎抹角駛出了南城門，濟南府便在馬蹄的揚動下漸漸被抛在腦後。

史秀龍雖知自已正在走入月姑佈下的陷阱裏面，但是能夠暫時脫離十二飛鈸那帮人，却也有一種輕鬆愉快的感覺，唯一使他感覺不舒服的就是身上的女裝打扮。

他從車廂的一個小窗口往外看，看出已遠離濟南府，便向二侍婢道：「我可以恢復本來面目了吧？」

侍婢之一道：「還不行。」

史秀龍道：「爲甚麼？」

侍婢道：「恐有意外呀。」

史秀龍道：「甚麼樣的意外？」

侍婢道：「要是月姑突然出現，那豈不是功虧一簣？」

史秀龍道：「不是已經騙過她了麼？」

侍婢笑道：「到了三十里舖才能作準。」

史秀龍問道：「三十里舖有多遠？」

侍婢道：「入夜可到。」

史秀龍道：「你們去過那地方？」

侍婢道：「是的。」

史秀龍道：「到了三十里舖，我們將住宿在那裏？」

侍婢道：「客棧呀。」

史秀龍「哦」了一聲，沒有再開口，而閉上眼睛準備假寐片刻。

那侍婢却又開口道：「史壯士！」

史秀龍睜目道：「嗯？」

那侍婢微笑道：「這次史壯士若得脫月姑的糾纏，打算怎麼謝我們少奶奶呀？」

史秀龍笑笑道：「妳說呢！」

那侍婢笑道：「這要你自已說。」

「你家少奶奶大概不希罕金錢。」

「是的，我家少奶奶的夫家和娘家都很富有。」

「所以小可也不知道該怎麼答謝了。」

「我家少奶奶雖然不愁吃穿，但日子過得却不愉快，原因史壯士大概已知道了。」

「是的，她遇人不淑。」

「史壯士如能使她生活快樂，那就是報答了。」

「小可又不是她的丈夫，如何能够使她生活快樂？」

「嘻，娶她呀！」

「娶她？」

「正是，我家少奶奶對她丈夫已心灰意冷，一直想下堂求去，要是史壯士——」

「不成，小可已與一位姑娘訂有婚約。」

「噢，跟哪一位姑娘訂了婚約？」

「她叫梅映雪。」

「是那個賣唱的？」

「正是。」

「唉，她有甚麼好？」

「小可覺得她很好！」

入夜時分，車抵三十里舖。

這是個大鎭，由於地處要衢，故雖非縣城，却有縣城的規模，街上店舖林立，頗爲熱鬧呢。

馬車在一家名叫「上林苑」的客棧門口停下來。

這可能是三十里舖最好的一家客棧，內面寬敞美觀，吊在門口的一盞寫着「上林苑」三字的絲布燈籠，散發出柔美的光亮，給投宿者一種溫暖的感覺。

馬車一停妥，隨有一個店小二迎上招呼，態度非常的慇懃客氣。

老僕人向他接洽道：「車中人是我家少奶奶和兩個侍女，我們要兩間上房，另外給我一間普通客房。」

店小二連聲應是，拱手不迭。

老僕人打開車廂門，讓二侍婢扶史秀龍下車，即由店小二領入客棧裏面。

最後，進入一間陳設雅麗的上房，等到店小二退出之後，史秀龍才如釋重負的透了一口大氣，道：「我的天，男扮女裝眞不好受！」

侍婢之一笑道：「過兩天就會習慣的。」

史秀龍瞪眼睛叫道：「過兩天？爲甚麼要過兩天？我現在就要恢復本來面目！」

說着，就要動手卸裝。

侍婢忙的阻止道：「現在不行，你進入客棧是少奶奶，怎麼可以一下變成男人！」

史秀龍一想不錯，不覺眉頭大皺道：「剛才在路上時候，我應該恢復本來面目才對！」

侍婢掩口笑道：「是呀！」

史秀龍嗒然道：「如今可怎麼辦？」

侍婢道：「等明天我家少奶奶趕到時，你再恢復本來面目就是了。」

史秀龍無可奈何的聳聳肩。

侍婢道：「你應該慶幸才對，因爲你終於逃過月姑那個女人了。」

史秀龍口中稱是，心中却暗笑道：「哼，我眞的逃過了麼？」

侍婢問道：「你肚子餓不餓？」

史秀龍道：「早就餓了。」

侍婢道：「那麼，我去吩咐店小二把飯開到房間裏來吃。」

吃過晚飯後，史秀龍無事可做，跟二侍婢聊了一會，即上床睡覺。

次日，他仍足不出戶，一直呆在房中，等待着薛寶娘的來臨。

現在，他已確定王少奶奶即是「月姑」不錯，但是他已一點不憂懼，因爲他知道十二飛鈸酈羽一帮人和段鴻興等人一定會跟踪到達，一定會在適當時候現身，而自已身上還帶着一包迷藥，在目前將計就計的情況下，要迷倒月姑已不是一樁難事。

現在使他感到興趣的還是那天公羊伯告訴他的一段話：「十二飛鈸酈羽要逮捕月姑，爲子報仇只怕是次要目的，他主要目的是要向月姑索回一件東西，那是一件非常珍貴或非常重要的東西，而那個老怪物段鴻興要找月姑，其目的也相同……」

月姑由酈家盜手裏奪走的那件東西，究竟是何種稀世珍物？

而月姑既然奪得了那麼一件寶物，何以不遠避他處，竟還有心情對自己投遞情簡，要與自己共渡中秋佳節？

這些問題，他知道快有答案了。

只要「王少奶奶」一到，最遲在明天——中秋之夜——所有的謎就要全部解開了。

這天，他在房中與二侍婢下棋打發時間，到了薄暮時分，房外忽有人敲門！

侍婢之一起身走近房門，低聲問道：「誰呀？」

「是我！」

聲音很重濁！

史秀龍一聽聲音很陌生，立即站起戒備。

那侍婢打開房門，只見站在門口的，是個英俊的白面書生，不由一怔道：「你找誰？」

白面書生一指史秀龍道：「找你家少奶奶，在下聞說你家少奶奶深閨寂寞，無計渡芳春，故來拜訪拜訪！」

聲音由重濁變爲清脆悅耳！

侍婢立刻聽出是誰，噗哧一笑道：「既如此，相公請進來！」

白面書生一提長衫，舉步入房。

史秀龍也看出他是誰，欣然道：「謝天謝地，妳終於來了！」

白面書生正是王少奶奶！

她扯下頭上那頂文士帽，笑道：「侍候來遲，還請少奶奶原諒則個。」

史秀龍笑道：「別打趣了，那邊的情形怎樣？」

王少奶奶道：「妾身不知。」

史秀龍一怔道：「怎的不知？」

王少奶奶道：「你們走後不久，妾身即乘人不注意溜出了安福客棧，投入另一家客棧，今天一早，妾身即雇車趕來，故那邊的情形怎樣，妾身一無所知。」

史秀龍佯喜道：「這樣看來，小可此次的逃脫是完全成功了！」

王少奶奶道：「妾身前天不是說了，史壯士只要有心躲避，必能逃得脫的。」

史秀龍拱手道：「少夫人錦囊妙計救得小可一命，小可眞不知要怎樣報答。」

王少奶奶道：「別客氣了，你還不是救了妾身一命，這叫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史秀龍道：「現在小可可以恢復本來面目了吧！」

王少奶奶點首一笑道：「當然可以了，你還給我，我還給你！」

說畢，取了一套衣裳，進入床左的布幔裏面。

不多時，她自布幔裏面走出時，已恢復貴婦之裝，她把手上的男人衣衫丟給史秀龍，笑道：「你也進去換衣服吧！」

史秀龍換上男裝洗去「顏華」之後，覺得滿身輕鬆，當下向她問道：「明天已是中秋，少夫人做何打算？」

王少奶奶幽幽一嘆道：「中秋又怎樣？對妾身來說，良辰佳節是最無意義的了！」

史秀龍道：「少夫人不該如此感傷，這與妳個性不合啊！」

王少奶奶苦笑道：「女人畢竟是弱者……」

史秀龍道：「妳該尋找快樂，不要去想那些痛苦的事，那會使妳越痛苦。」

王少奶奶點點螓首，強笑一下道：「對，那麼你準備如何過中秋？」

史秀龍道：「小可還沒決定……」

王少奶奶道：「留下來如何？」

史秀龍心中暗發冷笑，故作不懂的問道：「留下來？」

王少奶奶道：「跟妾身一道過中秋，不會像跟月姑那樣有殺身之慮。」

史秀龍道：「中秋之後呢？」

王少奶奶道：「隨你的便，你要走的話，妾身絕不留你，你願意留下的話，妾身也絕不攆你。」

史秀龍點頭道：「好，咱們一道過了中秋再說吧。」

× × ×

中秋到了！

佳節的氣氛籠罩着整個三十里舖，只有「上林苑」客棧反顯得特別的冷清，因為「遊子」均已歸去，幾乎只剩下史秀龍和王少奶奶主僕幾個人。

一大早，王少奶奶就叫來店小二，要他準備一桌上好的酒席，以便今夜賞月飲酒。

史秀龍則在房中研讀段鴻興贈送的武譜，正看得入神的時候，門外忽然響起了店小二的聲音。

「客官，小的替您沏來了一壺熱茶。」

史秀龍就收起武譜書道：「端進來吧。」

房門被推開，店小二端着一壺熱茶入房，他把茶壺茶杯擺上桌子，然後自懷中摸出一片摺紙，遞給史秀龍，低聲道：「客官，有人要小的把這東西交給您……」

史秀龍心頭一動，接過摺紙，問道：「是誰？」

店小二道：「小的不認識他。」

史秀龍就揮手道：「好，你出去吧。」

等店小二退出後，他才展開摺紙閱讀，只見白紙上只有這麼寥寥幾個字：

「立刻依計行事」

下面署名是個「興」字。

史秀龍即將白紙揉成一團丟入床下，暗忖道：「立刻依計行事？他幹麼如此躁急？唔，對了！他必是怕十二飛鈸等人跟踪趕到，故要先下手為強！為了解救梅映雪，只好對十二飛鈸失信了！」

思忖一定，他即掏出迷藥，倒入一隻茶杯，然後靜坐等待。

不久，便見王少奶奶的侍婢推門內進，說道：「史壯士，我家少奶奶請您過去談談。」

史秀龍道：「等一會再去，我頭有些不舒服……」

那侍婢一怔道：「史壯士病了？」

史秀龍搖頭道：「沒有，只是有些頭痛而已。」

那侍婢道：「想是着涼了，我去告訴我們少奶奶！」

說罷，轉身急去。

不一會，王少奶奶來了！

她滿臉關切的神色，問道：「秀龍，你怎麼了？」

史秀龍揉揉兩邊太陽穴道：「沒甚麼，就只有些頭痛……」

王少奶奶道：「是不是着涼了？」

史秀龍道：「不知道，大概不是吧？」

王少奶奶趨至他身邊坐下，摸摸他的頭額，道：「沒有發燒嘛！」

史秀龍道：「沒有，沒有，可能是昨夜沒有睡好之故，不要緊的。」

王少奶奶嫵媚的瞟他一眼，笑道：「幹嗎不好好的睡呢？」

史秀龍看看跟入房的侍婢，欲言又止，窘笑笑，表示有侍婢在場，不便說出來。

王少奶奶看得出，立刻向那侍婢道：「妳回房去，叫妳的時候再來！」

那侍婢一笑退了出去。

王少奶奶跟去閂上房門，又回到史秀龍身邊偎依坐下，柔聲道：「秀龍，你有甚麼話要告訴我？」

語氣，親暱到極點！

史秀龍有些飄飄然，笑道：「沒有，妳問我為甚麼不好好睡，叫我如何回答呢！」

王少奶奶笑道：「想念那梅姑娘？」

史秀龍搖頭道：「不是，不是……」

王少奶奶道：「聽說，你跟那梅姑娘訂親了？」

史秀龍點頭道：「是的，不過……我現在有些後悔……」

王少奶奶道：「為甚麼？」

史秀龍道：「因為我發現並不眞的喜歡她，我喜歡的是……」

王少奶奶含情脈脈的凝視他道：「誰？」

史秀龍起身走去桌前，倒了兩杯茶，把其中一杯遞給她，笑道：「喝了這杯茶，我再告訴妳。」

王少奶奶接過那杯熱茶，吹涼之後，一口就喝了下去，笑道：「好了，你快說吧！」

史秀龍也將一杯茶喝下，接去她的茶杯放回桌上，才含笑道：「一定要我說麼？」

王少奶奶道：「嗯，非說不可！」

史秀龍一把摟住了她，在她耳畔低語道：「我喜歡的是妳！」

王少奶奶好像早在期待着這句話，嚶嚀一聲，螓首埋入他胸懷道：「眞的麼？」

史秀龍道：「眞的！」

王少奶奶玉臉發紅，眼眸漸漸變痴呆，喃喃說道：「抱緊我，抱緊我！」

史秀龍緊緊抱住她，道：「妳……沒有什麼不舒服吧？」

王少奶奶嬌軀漸軟，無力地道：「我……也許太興奮了，所以……所以……」

史秀龍看出她體內的迷藥已開始發作，便將她放到床上，輕笑道：「月姑，妳是月姑，對麼？」

王少奶奶「唔」了一聲，立時閉上眼睛，昏迷不省人事了！

史秀龍忍不住要雀躍歡呼起來。

月姑終於反栽在自己手裏了！

這個殺人如麻的淫婦，今天終於陰溝裏翻船，栽在自己手裏了！

今後再沒有月姑了！

而自己也終於保住了性命了！

他正在得意萬分之際，驀聞窗外面響起了「篤篤」兩聲輕響！

他冷不防吃了驚，凝聲道：「甚麼人？」

「我！」

是段鴻興的聲音！

史秀龍一聽是他，連忙走去打開後窗，見段鴻興正含笑立在窗下，乃低聲說道：「進來麼？」

段鴻興一躍跳入房中，走近床前看看王少奶奶，咧咀一笑。

史秀龍道：「梅姑娘在何處？」

段鴻興走近床前，伸手入王少奶奶的身上摸索，一面答道：「此去西方八十里，有個地方叫柳林鎭，鎭東有座廢塔，她在塔上。」

史秀龍聽了欲離去，但一看他在王少奶奶的身上亂摸一通，忍不住問道：「段洞主在找甚麼？」

段鴻興道：「你別管！」

史秀龍道：「你好像旨不在要人嘛！」

段鴻興掉頭瞪他一眼，道：「少嚕囌，快走你的吧！」

史秀龍一笑，飛身躍過後窗，到了客棧的後牆，正想翻牆出去，視綫瞥處，突然怔住！

原來，圍牆的左右兩邊，此刻已出現了三個人！

一個是十二飛鈸鄺羽！

一個是五通神言公臣！

一個是九飛鈸辛烈！

他們面含微笑，似乎早就到了！

史秀龍一見他們出現，自不好一走了之，當即轉向十二飛鈸鄺羽迎上去，反手指指客房，低聲道：「他們在房中。」

十二飛鈸鄺羽微微頷首，道：「老夫知道了！」

史秀龍道：「那王少奶奶，已證實確是『月姑』不錯，你們可以動手了。」

十二飛鈸鄺羽一對精眸刀也似的盯着他，微微冷笑道：「你跟姓段的有暗盤？」

史秀龍點頭承認道：「不錯。」

十二飛鈸鄺羽神情嚴厲地說道：「為甚麼呢？」

史秀龍道：「因為他刦走了那個賣唱的梅姑娘，威脅小可要殺死她。」

十二飛鈸鄺羽輕哼一聲，說道：「他要你怎樣？」

史秀龍道：「他給了小可一包迷藥，要小可對『月姑』下迷藥，小可因知鄺大當家一定會趕到，『月姑』不慮被他搶走，故照他的意思做了。」

十二飛鈸鄺羽道：「如今『月姑』已被迷倒了？」

史秀龍道：「是的。」

十二飛鈸鄺羽又問道：「如今他在房中幹甚麼？」

史秀龍道：「搜『月姑』的身子。」

十二飛鈸鄺羽略現緊張的急問道：「可曾見他搜出甚麼來了？」

史秀龍道：「好像還沒有。」

十二飛鈸鄺羽沉思有頃，轉對徒弟九飛鈸辛烈道：「烈兒，你送史老弟一程！」

九飛鈸辛烈應了一聲，即向史秀龍招招手，飛身飄躍出牆。

史秀龍就跟着越牆出去。

九飛鈸辛烈領路疾行，不久已出了三十里舖，到了鎭外的曠野上。

他四顧無人，隨即剎住脚步，回對史秀龍笑道：「你就在這地方上路吧！」

史秀龍笑道：「陰司路麼？」

九飛鈸辛烈一掌切出，厲笑道：「你猜對了！」

出掌又快又重，呼的一聲，就切到了史秀龍的胸前！

史秀龍早就料到十二飛鈸鄺羽要他送一程的意思，故早已在防備着，一見他掌到，略一偏身，也一掌反擊出去，大笑着道：「多謝相送！」

「砰！」的一聲，他打出一掌，反而擊中了辛烈的腰部。

九飛鈸辛烈「咦！」的一聲，一連顛出三步，以難以置信的表情叫道：「小子，你不含糊嘛！」

史秀龍笑道：「剛學會沒有幾天！」

他說的實話，剛剛發的一掌，乃是公羊伯傳授給他的幾招絕活兒之一。

九飛鈸辛烈可不信他的技藝在自己之上，嘿嘿冷笑道：「二十招之內，我若不能收拾你小子的狗命，我就不姓辛！」

話聲一落，立時搶前展開猛烈的攻勢！雙掌怪招迭出，招招往史秀龍的致命要害招呼！

史秀龍就全力迎戰，能破解的就破解，不能破解的就以後退躲避。

打了十多招，辛烈是佔盡了上風，但却沒打中史秀龍一掌，這使他心浮氣躁起來，突然暴叱一聲，悍然騰身直撲向前，雙掌十指曲張如爪，發出了全力的一擊！

這一次攻勢凌厲無匹，似乎打定主意不惜挨史秀龍一掌，也要當場把他扯裂！

史秀龍大吃一驚，但他臨危不亂，反應亦極迅速，疾忙仰身翻倒地上，雙脚飛踢上去。

這又是公羊伯傳授的奇技之一！

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嘭！嘭」兩響，辛烈原已撲下的身子，登時憑空向上飛起，幾成斷綫紙鳶之勢，一直飛出二三丈，才跌落地上。

原來，他的攻擊不但無功，腹部反被史秀龍踢中，而且挨得不輕，落地以後，竟已站立不起！

史秀龍拱拱手道：「承讓！承讓！」

辛烈雙手抱腹努力的坐起來，突然抬頭厲叱道：「早得很，你納命來吧！」

「呼！」然一響，一片圓形的東西，自他手中甩出！

那是一面巴掌大的小銅鈸，它像流星劃空般的，朝着史秀龍直飄過來！

史秀龍見銅鈸來勢甚快，心頭發毛，連忙頓足往旁竄開，但盡管閃避得快，銅鈸仍自他腰邊飄過，只差一兩寸就可使他腹破腸流。

辛烈一看第一面銅鈸無功，鼻中哼一聲，雙手猝然齊揚，兩面銅鈸又自他手中甩出！

兩面銅鈸挾着刺耳銳響，一上一下如鬼哭神號電奔而至！

史秀龍慌忙一低頭，再往旁竄開。

誰知剛剛躲開之際，耳中又聽得「呼！呼！呼！」三聲銳響，又有三面銅鈸分上中下三路打到了他的身前！

史秀龍自感很難躲過，心中暗叫一聲「我命休矣！」身子一扭，往地上滾倒。

這一滾，却滾得恰到好處，居然躲過了其中的兩面銅鈸，而只被一面銅鈸擊中左臂膀！

像是被劍劃傷，他感到一陣劇痛，接着是腦內一陣暈眩，刹時就失去了知覺！

看情形，銅鈸浸有劇毒！

× × ×

他沒有死。

他很快就甦醒過來了。

像是做了一場短暫的惡夢，當他神智恢復清醒時，發覺自己仍在曠野上，身邊的地上有一灘黑血，他本能的掉頭在看自己的左臂膀，竟發現臂膀上已裹着一塊白布——有人替他裹好臂傷了！

這使他大感驚奇，不覺坐起道：「咦，這是怎麼回事啊？」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失魂引

文·古龍　圖·盧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管寧在白袍書生中毒昏倒地上時，在無意間獲睹公孫左足遺下的絹帕，爲雨水冲出字來，得知青錢的秘密，他藏起絹帕與青錢，抱着昏迷的白袍書生下山，在一老樵夫茅屋中歇息，而黃山翠袖之徒凌影也恰來到，凌影取出僅存的一粒護心靈藥給白袍書生服下，與管寧娓娓談論江湖物事，不意爲樵夫暗中下毒，幸那樵夫只是意存警誡，要他們此後莫再粗心大意，並說在桌上有解藥，言畢飄然而去，管寧忙把解藥冲水給凌影服下，兩人經此一刼，情愫更濃，凌影問及管寧家中情況，又問他家中情況，又問他家居何處——

千里嬋娟共　情仇恩怨纏

管寧道：「北京，你去過北京嗎？那可眞是一處好地方，雖然風沙吹在你身上，卻會使你感到溫暖，就像是……就像是慈母的手在輕輕撫弄着你的頭髮似的。」

此刻他心中滿是柔情蜜意，是以說起話來，言詞也像是詩句一樣。

凌影呆了一呆，喃喃自語：「慈母的手在撫弄着你的頭髮！呀……這是多麼美呀！可是……唉，我連這是什麼滋味都不知道。」

管寧心弦一震，暗道：「我怎地如此糊塗，偏偏要提起人家心中的傷心之事。」

卻見凌影凄然一笑，又道：「我早就聽人說起北京城，可是總沒有機會去，喂，我陪你回北京城好不好，去看看你的家，然後……然後我們再一齊出來，來做你應該做，而還沒有做的事。」一面說着，一面她卻不禁垂下了頭，一朶紅雲，便又自她頰邊升起。

管寧只覺心中一甜，將自己的手掌，握得更緊了些，輕輕問道：「眞的？」

凌影之頭垂的更低了，此刻從她身上，再也找不出半分嬌縱刁蠻的樣子，她低低地垂着頭，望着自己的脚尖，輕輕回答：「你知道我不會騙你的，爲什麼還要問我。」

於是，又是一陣幸福的沉默，又是一陣含情的凝睇。

很久很久，他們心裏都沒有去想別的事，但是暈迷着的白袍書生突地沉重地喘息一聲，這一聲喘息，卻將他們又驚回現實。

而憂鬱的凌影，此刻竟突又輕輕笑了出來，她眼睛朗亮地眨動一下，似乎已忘記了自己悲慘的身世，笑着說道：「對了，到了河北，我還可帶你去找一個奇人，這位奇人不但武功極高，而且還是武林中有名的神醫，你朋友中的什麼毒，他也許能够看出來，甚至能够替他解毒也說不定——」

她語聲微頓，一笑又道：「當然我們要先回到你的家去，看看你的爹爹媽媽，讓他們不要爲你担心。」此刻，她就像是個溫柔的妻子似的，處處爲他打算着。

管寧心中縱有千萬件困惑難解之事，但在這似水的柔情中，也不禁爲之渾然忘去，而換之以無比幸福的憧憬。

於是他亦自柔聲說道：「我們可以叫輛大車，將他放在車上，然後，我們一人騎一匹馬，因爲只有騎在馬上，才可以看到沿途的美麗風景——」

說到這裏，他突地想起和他一齊來的「囊兒」，突地想起了「囊兒」那一雙活潑而頑皮的眼睛，便不禁長長地嘆息了一聲，道：「可惜的是，你沒有看到囊兒，你不知道他是一個多麼可愛的孩子——」

凌影瞭解他的悲傷，也瞭解眞正的悲傷，不是任何言能够化解得開的，便默默地傾聽着他的話，傾聽着他敘述「囊兒」的可愛。

於是，她也瞭解到人們在傾述一個已經死去的人是多麼可愛的時候，他心裏該有一份多麼沉重的悲哀。

他們一齊走到床跟，俯視着猶自暈迷未醒的白袍書生，這一雙生具至性的少年男女，在爲自己的幸福高興的時候，卻並未忘記別人的悲傷，他們都知道此刻躺在床上的人，不但有着一身驚人的武功，還一定有着一段驚人的往事，而此刻他卻只能無助地躺在床上，像是一個平凡的人一樣。因之，他們對他，便有了一份濃厚的同情心，雖然他們全都不認識他，也不知道他不但武功驚人，往事驚人，而竟是當今武林中，最最驚人的人物。

人事是多麼奇妙，他們此刻若是知道他是誰的話，只怕他不會再有這份濃厚的同情心。

× × ×

北京城，這千古的名城，就像是一個大情大性，大哭大笑，大喜大怒，大飲大食的豪傑之士一樣，冬天冷的怕人，夏天卻熱得怕人。

管寧回到北京城的時候，秋天已經過去，漫天的雪花，正替這座千古的名城加上了一層銀白的外衣。

雖然雪花漫天，但是京城道上，行人仍然是匆忙的。

他們夾雜在匆忙的行人裏，讓馬蹄悠閒地踏在積雪的官道上，因爲他們知道，北京城已將到了，又何須再匆忙。

穿着價值千金的貂裘，跨着千中選一的駿馬，伴着如花似玉的佳人，眼看自己的故鄉已然在望，呀——！管寧此刻眞是幸福的人，路上的人，誰不側目羨慕地向這翩翩公子望上兩眼。

而凌影呢？雖然是冬天，雖然吹送着漫天雪花的北風，吹在人身上已有刺骨的寒意，但是她的心，卻像是在春天一樣，因之她唇檀烘日，媚體迎風，含嬌細語，乍笑還嗔，也像是在春風中一樣。

車輪滾過已將凝結成冰的積雪，輾起一道細碎的冰花。

馬蹄踏在雪地上，蹄聲中像是充滿喜悅之意，突地——

凌影嬌呼一聲：「北京到了。」

管寧抬起頭，北京城雄偉的城牆，已遙遠在望，於是，便也喜悅地低呼一聲：「北京城到了！」

這漫長的旅途中，他雖享受了他一生之中從未享過的似水柔情。但是，夜深夢迴，小窗凝坐的時候，他還是未能忘去四明山莊中那一段血漬淋漓的悽慘之事，於是他小心地將那串「如意青錢」中的青錢探下一枚，於是——

他開始更深切地瞭解，武學一道的深奧，絕不是自己能够夢想得到的，自己以前所學的武功，在武學中不過是滄海一粟而已。

這枚青錢中的柔絹，絹上面寫滿了天下學武之人夢寐難求的內功奧秘，夜深之中，他像是臨考前的秀才似的，澈夜地研習着這種奧妙的內功心法，幸好他武功雖差，但也曾修習過一些內家的入門功夫，再加上他絕頂的聰明，因之他在研習這種奧妙心法的時候，便沒有什麼困難。

一天，兩天……

自天車行不斷，旅途甚爲勞碌，晚上他卻澈夜不眠，研習着武林中至深至奧的內功心法，奇怪的是，他日復一日，夜復一夜地如此勞碌，精神不但絲毫沒有困倦，反比以前更爲煥發。而等到天氣很冷的時候，他中夜不眠，衣裳單薄地深宵獨坐，也沒感覺到有絲毫寒意。

因之他知道自己的辛勤沒有白費，也知道這串「如意青錢」之所以能够被天下武林中人視爲至寶，不惜以性命交換的原因了。

但是，在這漫長的旅途中，要向一個終日廝守，又是自己心目中所愛的人隱藏一件秘密，卻又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

他曾經不止一次，想把這件秘密說出來，說給凌影知道。

但他又不止一次地忍耐住了，因爲他心底有一份自己不願解陣的恐懼，他生怕這串「如意青錢」會在他和凌影之間造成一道陰影，在這段漫長的旅途上，他曾經用了許多方法向許多武林中人旁敲側擊地打聽，打聽的結果全都一樣，那就是多年以來，「如意青錢」是不祥之物的傳言，已在江湖中流傳很廣。

何況縱非如此，他也覺得不該將這件秘密說出來，因爲她依然是自己最最親近的人，可是這串「如意青錢」認眞說來，此刻尚非自己所有，而他也立下決心，遲早一日，自己總該將它交回原主——公孫左足，他有時甚至會責備自己不該私自研習這「如意青錢」上的武功，但是一種無法拒抗的誘惑卻又使得他爲自己解釋：「這串如意青錢是被執在我交還給公孫左足之後，又被他拋在地上，我才拾到呀。」

此刻，他望着北京城鎮雄偉巍峨的城牆，一時又忘去了這許多令他煩惱的事，他心中喜悅地感嘆一聲，暗自忖道：「遊子，終於回到家了。」抬目望處，北京城不正像已張開手臂，在迎接他的歸來嗎？

一入城門，凌影不禁又爲之喜悅地嬌喚一聲，滿天的雪花下，一條寬闊平直的道路，筆直地鋪向遠方，道路兩旁的樹木雖已凋落，但密枝虬幹，依稀仍可想見春夏之時，濃蔭匝地，夾道成春的盛景。

樹幹後面，有依次櫛比的店家，店門前多半掛着一層厚重的棉布門簾，一個手裏捧着一壺水烟，滿頭白髮如銀的老人，推着一輛上面放着一個紅色火爐的手車，悠閒地倚在虬結的樹幹上，吸一口水烟，便嘹亮地喊一聲：「烤白薯——」

嘹亮的喊聲，在寒風傳出老遠，讓聽的人都不自覺地享受到一份熱烘烘的暖意。

這是一座多麼純樸，多麼美麗的城市，久慣於江左風物的凌影，驟然見着這城市，心胸中的熱血，不禁也隨着這老人眞純簡單的喊聲飛揚了起來，飛揚在漫天的寒風的雪花裏。

這就是任何一個人初到北京的感覺，而千百年來，這份感覺也從未有過差異，就只是這匆匆一瞥，就只這一句純樸的呼聲，就只這一純樸的老人，已足以使你對北京留下一個永生難以磨滅的印象。

一輛四面嚴蓋着風篷的四馬大車，從一條斜路上急駛而來，趕車的車夫一身青布短棉襖，精神抖擻地揮動着馬鞭，突地一眼瞥見管寧，口中便立刻「得兒」呼哨一聲，左手一勒馬韁，馬車倏地停住，他張開大口哈哈直樂，一面大聲叫道：「呀，管公子，你老可回來啦？這不是快有兩年了嗎？喝，兩年可眞不短呀，難爲你老還記得北京城，還記得回來！」

管寧勒馬一笑，笑容中不禁有些得意，他心中想的卻是：「兩年來，北京城還沒有忘了我。」揚鞭一笑，朗聲說道：「飛車老三，難爲你還記得我——」

語聲未了，馬車的風篷一揚，車窗大開，從窗中探出幾個滿頭珠翠的螓首來，數道拋波

，一齊盯在管寧臉上，齊地嬌聲喚道：「管公子，眞的是您回來了呀？可眞把我們想死了，前些天西城的金大少，捲簾子胡同的齊三少還都在提着您哪！這些日子，您是到那兒了呀，也不寫封信回來給我們，您看，您都瘦了，外面雖然好，可總比不上家裏呀！」

燕語鶯聲，頓時亂做一處，遠遠立馬一旁的凌影，看到眼裏，聽在耳裏，心中眞不知是什麼滋味，幸好沒有多久，趕車的飛車老三揚鞭一呼，這輛四馬大車便又帶着滿車麗人絕塵而去。

於是，等管寧再趕馬到她身旁的時候，她便不禁星眼微嗔，柳眉重暈地嬌嗔着道：「難怪你那麼着急地要回北京城來，原來有這麼多人等你。」突地語聲一變，尖着嗓子道：「你看你，這麼瘦，要是再不回來呀，就要變成瘦猴子了。」

說到後來，她自己也忍不住「噗嗤」一聲，笑出聲來，因爲她此刻雖有妒意，卻不是善妒的潑婦，因之還能笑得出來。

就在這種溫馨的笑聲中，他們又穿過許多街道，在這些街道上，不時有人向管寧打着招呼，有的快馬揚鞭，錦衣狐裘的九城俠少，聽到管公子回城的消息，也多快馬趕來，站在道旁，含笑敍濶，也有的輕袍緩帶，溫文爾雅的京城名士，和他對面相逢，便也駐足向他寒暄道：「管兄近來可有甚麼佳作？」

凌影直到此刻，才第一次看到管寧眞正的歡笑，她開始知道他是屬於北京城的，這正如北京城也屬於他一樣。

終於，他們走入一條寬濶的胡同（你若是不瞭解胡同的意義，我也無法向你解釋，因爲那是很難找出一個相同的名詞的，但是我可以告訴你，「胡同」也是一種街道，就是和南方的「弄堂」，武漢的「里」，和台灣的「弄」相似的街道。）

胡同的南方，是兩扇紅漆的大門，大門口有兩座高大的石獅子，像是終古都沒有移動似的，默默地相對蹲踞着。

凌影心念一動，暗忖道：「這就是他的家吧！」

她一路上，都在幻想着自己走入他家時，該是一種甚麼樣心情，而此刻，已走到了他的家，不知怎地，她心中卻有了一種自慚形穢的感覺，這心高氣傲的少女走過許多地方，會過許多成名人物，但是她生出這種感覺，此刻卻是生平第一次。

於是她躊躇地停下馬來，低聲道：「你回家吧，我在外面找個地方等你。」

管寧一楞，再也想不到此刻會說出這句話來，吶吶說道：「這又何苦，這又何苦……我在家裏最多就待三五日，便和你一齊到妙峯山去，拜訪那位武林名醫，你……你不是和我說好了嗎？」

凌影微勒韁繩，心裏是有許多話要說，可是咀裏卻一句說不出來，緩緩伸出手，扶着身旁的車轅，這輛車正靜躺着那神秘而失去記憶的白袍書生，這武林一代高手，此刻卻連站起來都不能够。

管寧一手撫摸着前額，一手提着淡青色的馬韁，他胯下的良駒也像是知道已回到故居之地，不住地昂首嘶着。

驀地——

朱紅的大門邊一道側門「呀」地開了一半，門內傳出一陣嬌柔的笑語，隨之走出三五個手挽竹籃，紫緞短襖，青巾包頭的妙齡少女來，一眼望見管寧，齊地嬌喚一聲，脫口叫道：「少爺回來了。」

其中一個頭挽雙髻的管事丫鬟，抿咀一笑，聲音突地轉低，低的幾乎只有她自己聽見：

「你路走得眞慢，比管福整整慢了個多月。」

管寧微微一笑，飛身下了馬，走到凌影馬前，一手挽起嚼環，再也不說一句話，向大門走了過去，馬上的凌影微啓櫻唇，像是想說甚麼，卻又忍住了，默默坐在馬上，打量着從門內走出的這些少女。

而這些少女，也在呆呆地望着她，她們再也想不到自家的公子會做人家牽馬的馬夫。

「這位姑娘是誰呢？」

大家心裏都在這麼想，管寧也從她們吃驚面色中，知道她們在想甚麼？乾咳一聲，故意扳起臉來，沉聲喝道：「還不快去開門呢。」

少女們齊地彎腰一「福」，雜亂地跑了進去，跑到門口，忍不住爆發起一陣笑聲，似乎有人在笑着說道：「公子回來了，可還帶回一位媳婦兒，喝，那可眞漂亮着哪。」

於是朱紅的大門開了，公子回家的消息，立刻傳遍全宅，這富豪之家中上至管事，下至伙伕，就都一窩蜂似的迎了出來。

身世孤苦，長於深山的凌影，出道雖已有一段不短的時日，但所接觸的，不是刀頭舔血的草澤豪雄，便是快意恩仇的武林俠士，這些人縱然腰纏萬貫，但又怎能和這種世澤綿長的世家巨族相比。

是以她陡然接觸到這些豪富世家的富貴氣象，心中難免有些惶然失措，就生像是有一隻山鹿在她心中亂闖似的。

但是，她面上卻絕不將這種惶然失措的感覺露出，只是靜靜地站在一旁，看着這些家奴七手八脚地接着行李，七口八舌地問着平安，有的伸長頸子往那輛大車中探視，一面問道：「公子，車子裏面是不是你的朋友？」有的卻將目光四掃，問道：「囊兒呢？這小頑皮到那兒去了。」

這一句問話，使得管寧從驟回故宅，歡會故人的歡樂中驚醒過來。

他心頭一震，倏然憶起囊兒臨死前的悽慘笑容，也倏然憶起他臨死前向自己的說話，低頭黯然半晌，沉聲道：「杜姑娘呢？」

站在他身旁的，便是被他打發先回家來的管福聞言似乎一楞，半晌方自回過意來，陪笑答道：「公子，你敢情說的文香吧？」他在奇怪公子怎會將一個內宅的丫環稱爲「姑娘」，他卻不知道管寧心感囊兒對自己的恩情，又怎能將他的姐姐看成奴婢呢？何況從那次事後，他已看出這姐弟兩人屈身爲奴，必定有一段隱情，而他們姐弟雖然對自己身世諱莫如深，卻也必定有一段不凡的來歷。

管寧微微頷首，目光四下搜索着，卻聽管福又道：「方才公子回來的時候，文香也跑了出來，站在那邊屋簷下面，朝這邊來，不知怎地，突然掩着臉跑到後面去了，大概是突然頭痛了吧？」

管寧嗯了一聲，心中卻不禁大奇，忖道：「她這又是爲了甚麼？難道她已知道『囊兒』的凶訊？但是，這似乎沒有可能呀？她看不到弟弟，至少也該詢問才是。」

他心中又開始泣起了疑惑，但是等到內宅有人傳出老夫人的話，讓他立刻進去的時候，他便只得暫時將心中的疑念放下。

慈親的垂詢，使得他飽經風霜的心情，像是被溫水洗滌了一遍。

這一對富壽雙全的老人，雖然驚異自己的愛子怎會帶回一個少女，但是他們的心已被愛子歸家的欣慰充滿，再也沒有心情去想別的，只是不斷地用慈藹聲音說道：「下次出去，可再不能一去就這麼久了，這些日子來，你看到些甚麼？經歷過些甚麼？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年青人出去走走也好，可是『親在不遠遊』，你難道都忘了嗎？」

管寧垂首答應着，將自己所見所聞，選擇了一些歡悅的事說了出來，他當然不會說起「四明山莊」中的事，更不會說起自己已涉入武林恩怨。

拜見過雙親，安排好白袍書生的養傷之處，又將凌影帶到後園中一棟精緻的房裏，讓她洗一洗多日的風塵勞頓。

然後他回到書房，找了個懂事丫環，叫她把「杜姑娘」找來。

他不安地在房中踱着步子，不知道該用甚麼話說出囊兒的凶訊，又想起囊兒臨死之際還沒有說完的話，不禁暗自尋思：「他還有甚麼要我做呢！唉——不論是甚麼事，我縱然赴湯蹈火，也得替他做好……」

喚人的丫環回來，卻沒有帶回「杜姑娘」，卻皺着眉說道：「她不知是怎麼回事，一個人關起房門，在房裏，我說公子叫她，她也不理。」言下對這位「杜姑娘」大有責備之意，恨不得「公子」立刻叫管事的去痛罵她一頓才對心思。

管寧心中卻爲之一凜，考慮一會，毅然道：「帶我到她房裏去。」

公子要親自到丫環的房間，這在這豪富世家之中，確是聞所未聞，就算管寧自己，走到她門口的時候，脚步也不禁爲之躊躇起來，但心念一轉，又不禁長嘆一聲，暗忖道：「管寧呀管寧，你在囊兒臨死的時候，曾經答應過他甚麼話。他爲你喪失了性命，你卻連這些須嫌疑都要避諱……」

一念至此，他揮手喝退了跟在身旁的丫頭，大步走到門口，伸手輕輕敲了敲門，莊容站在門外，沉聲說道：「杜姑娘，是我來了。」

夕陽將落，斜暉將對面屋宇的陰影，沉重地投到這間房門上來。

門內一個嬌柔的聲音，低沉着說道：「進來！」

管寧又躊躇半晌，終於推開了房門艱難地抬起脚步，走了進去，若不是他生具至性，對「義」之一字，遠比「禮」字看得重些，他便再也沒有勇氣跨入這間房門一步！

巨大的陰影，隨着推開的房門，沉重地壓入這間房中來。

房子裏的光，是黝暗的，管寧目光一轉，只見這「杜姑娘」正自當門而立，雲鬢鬆亂，星目之中，隱含淚光，身上竟穿的是一身黑緞勁裝，滿面悽惋悲憤之色，一言不發地望着自己。

他不禁爲之一楞，那知道「杜姑娘」突地冷冷一笑，緩緩道：「公子光臨，有何吩咐？還請公子快些說出來，否則……婢子也不敢屈留公子大駕！」

語聲雖嬌柔，卻是冰冷的，管寧無可奈何地苦笑一下，沉聲道：「在下此來，確是有些事告訴姑娘……」他語聲微頓，卻見她仍然動也不動地站在門口，完全沒有讓自己進去的意思，便只得長嘆一聲，硬着頭皮，將自己如何上了「四明山」，如何遇着那等奇詭之事，以及「囊兒」如何死的，一字一字地說了出來，說到後來，他已是滿身大汗，自覺自己平生說話，從未有過此刻更費力的。

這「杜姑娘」卻仍然呆立着，一雙明眸，失神地望着門外，就像是一尊石像似的，面上木然沒有任何表情，心裏卻不知在想甚麼！

管寧不禁從心底升出一陣寒意。這少女聽了自己的話，原該失聲痛哭的，此刻爲何大反常態！

那知他心中怔忡不已，那知這少女竟突地慘呼一聲，轉身撲到床邊的一個小几前面，口中不斷地低聲自語：「爹爹，不孝的劍兒，對不住你老人家……對不住你老人家……」

聲音悽慘悲憤，有如九多猿啼。

管寧呆呆地楞了一會，兩顆淚珠，忍不住奪眶而出，道：「姑娘……姑娘……」可是下面的話，他卻不知該說甚麼！

緩步走了兩步，他目光一轉，心中突又一凜，那床邊的小几上，竟放着一個尺許長的白木靈位，靈位上面，赫然寫着：「金丸鐵劍，杜守倉總鏢頭之靈」！而靈位前面，卻放着一盤金光閃爍的彈丸，和一柄寒氣森森的長劍！

黯淡的微光，照着這靈位，這金丸，這鐵劍，也照着這悲悽號哭的少女不住起伏的肩膀，使得這滿充哀痛之意的房間，更平添了幾許悽涼，森冷之氣，管寧只覺自己心胸之中，沉重得幾乎透不過氣，伸手一抹淚痕，沉聲低語道：「姑娘，囊兒雖死……唉，姑娘，令尊的深仇，小可雖然不才，卻……」

他期艾着，心中思潮如湧，竟不能將心中的話說出來，但他此刻已經知道，這姐弟兩人的身上，必定隱藏着一段血海深仇，而他也下了決心，要替他們將這段深仇報卻！

那知這少女哭聲突地一頓，霍然站起身來，拿起几上的長劍，筆直地送到管寧面前，管寧失神地望着劍尖在自己面前顫動，也感覺到面前的森森劍氣，但卻絲毫沒有移動一下，因爲這少女此刻縱然要將他一劍殺死，他也不會閃避的！

暗影之中，只見這少女軒眉似劍，瞪目如鈴，目光中滿是悲憤怨毒之色，管寧不禁長嘆一聲，緩緩道：「令弟雖非在下所殺，但卻實因在下而死，杜姑娘若要爲令弟復仇，唉——就請將在下一劍殺卻，在下亦是死而無怨。」

他自忖這少女悲憤之中，此舉必是已將囊兒慘死的責任，怪到自己身上，那知他語聲方了，眼前劍光突地一斂，這少女手腕一抖，長劍凌空一轉，打了個圈子，她突然伸出姆，食兩指，電也似的揑住劍尖，這長劍竟變成劍柄在前，劍尖在後，管寧怔了一怔，只見這少女冷「哼」一聲，卻將劍柄塞在自己手裏，一面冷笑着道：「我姐弟生來苦命，幸蒙公子收留，才算有了托身之處，囊兒慘死，這只怪我不能維護弱弟，又怎能怪得了公子。」

她語句雖然說的極爲凄惋，但語聲卻是冰冷生硬的，語氣中亦滿含憤意，管寧不禁又爲之一呆，他從未聽過有人竟會用這樣的語聲，說出這樣的話來。

只聽她語聲微頓，竟又冷笑一聲，道：「只是杜宇卻要斗胆請問公子一句，我那苦命的弟弟，究竟是怎樣死的，若是公子不願回答，只管將杜宇也一併殺死好了，犯不着……犯不着……」說到此處，她竟又忍不住微微啜泣起來，下面的話，竟不能再說下去。

管寧不禁大奇，不知道她怎會說出這樣的話來，沉吟半晌，沉聲道：「令弟死因，方才在下已告知姑娘，此事在下已是負疚多多，對姑娘所說，怎會有半字虛言，姑娘若是——」

他話猶未了，這少女杜宇卻竟又冷笑接口道：「公子是聰明人，可是卻未免將別人都看的太笨了，公子既然想帮着她將我們杜家的人都斬草除根，那麼……那麼又何必留下我一個苦命的女子，我……我是心甘情願地死在公子手上……」手腕一送，管寧連退兩步，讓開她筆直送到自己手上的劍柄，呆呆地望着她，只見她面上淚痕未乾，啜泣未止，但卻又強自將這份悲哀，隱藏在冷笑中，她爲甚麼會有這種神態呢？管寧只覺自己心中思潮糾結，百思不得解，不禁暗問自己：「他問誰？爲甚麼要將杜家的人斬草除根！」抬目望去，杜宇也正瞬也不瞬地望着自己，她一雙秋波中，竟也像是纏結着不知幾許難以分化的情感，不禁長嘆一聲，沉聲說道：「姑娘所說的話，在下一句也

聽不懂，只是在下卻知道這其中必定有一段隱情，姑娘也必定有一些誤會，姑娘若信得過在下，不妨說出來，只要在下有能盡力之處，唉——剛才在下已說過，便是赴湯蹈火，亦是在所不辭的。」

杜宇星眸微閃，卻仍直視在管寧面上，像是要看透他的心似的。

良久良久——

她方自一字一字地緩緩說道：「囊兒是不是被那和你一齊回來的女子殺死的？」語聲之緩慢沉重，生像是她說出的每一字，都花了她許多氣力。

管寧心中卻不禁為之一震，脫口道：「姑娘，你說的是甚麼？」

杜宇目光一轉，又復滿充怨毒之色，冷哼一聲，沉聲說道：「她叫凌影——」語聲一頓，瞪目又道：「是不是？」

「凌影」這名字出自杜宇之口，聽入管寧之耳，管寧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冷戰，只覺杜宇在說這名字的時候，語氣中之怨毒之意，沉重濃厚，難以描述，心中大驚忖道：「她怎的知道她的名字。」這第一個「她」指的是杜宇，第二個「她」字，指的自然是那已和他互生情愫的凌影了。

心念一轉，又忖道：「難道她與她之間，竟有著甚麼仇恨不成。」目光抬處，只見杜宇冷冷地望著自己，一字一字地接著又自說道：「你知不知道她是誰？」

管寧茫然搖了搖頭，杜宇冷冷又道：「她就是殺死我爹爹的仇人——也就是殺死囊兒的人——是不是？」

這三句話說的語氣越發沉重緩慢，管寧聽來，只覺話中句句字字，都有如千斤鐵錘一般，擊在自己心上，只聽她又冷冷再說了一遍：……「令弟確非她所殺……令弟怎會是她所殺……她怎會殺死囊兒……」此刻他心中紊亂如麻，竟將一句意義相同的話，翻來覆去地說了三次，杜宇突地凄然一笑，無限悽惋地說道：「你又何必再為她隱瞞，我親眼見她殺死了爹爹，雖非親眼見她殺死囊兒，但——」

管寧定了定神，知道自己若再如此，此事誤會更深，乾咳一聲，截斷了杜宇的話，一挺胸膛，朗聲說道：「管寧幼讀聖賢之書，平生自問，從未說過一句欺人之話，姑娘若信得過管寧，便請相信令弟確非她所殺死——」

杜宇微微一楞，只覺面前這少年語氣之中，正氣凜然，教人無從不相信他說的每一句話，目光一垂，低聲道：「真的？」

管寧堅定地點了點頭，又自接道：「至於令尊之死——唉，她年紀尚輕，出道江湖也沒有多久，只怕姑娘誤認也未可知。」他一嘆之後，說話的語氣，便沒有先前的堅定，只因他根本不知其中的真情，說話便也不能確定。

杜宇雙目一抬，目光連連閃動，淚光又復瑩然，猛聽「嗆啷」一聲，她手中的長劍已落到地上。

暮色已重，房中也就更為陰黯，她呆呆地佇立半晌，忽地連退數步，撲地坐到床側，凝目門外沉重的陰影，悽然一嘆，緩緩說道：「七年以前，一個夏天的晚上，爹爹囊兒和我，一齊坐在紫藤花的花架下面，月亮的光，將紫藤花架的影子，長長地映到地上，映在我和爹爹身上，媽媽端了盤新剖的西瓜，放在紫藤花的架子上，晚風裏，也就有了混合著花香瓜香的氣味。」

管寧出神地聽著，雖然不知道這少女為甚麼突然說出這番話來，但卻只覺她話中滿充幸福柔情，天倫的樂趣，他雖然生長在豪富之家，父母又對他極為鍾愛，但卻從未享受過這種溫暖幸福的天倫之樂，一時之間，不覺聽的呆了。

只見杜宇仍自呆呆地望在門外，她似乎也回到七年前那充滿柔情幸福的境界中去了，而將自己此刻的悲慘之事暫時忘去。

一陣暮風，自門外吹來，帶入了更沉重的暮色，管寧目望處，卻已看不清杜宇的面目，只見她斜斜倚在床沿的身軀，像是一條柔馴的貓一樣，心中不禁一動，立刻泛起了另一個少女那嬌縱天真的樣子，卻聽杜宇已接著說道：「我們就慢慢地吃著瓜，靜靜地聽著爹爹為我們講一些他老人家當年縱橫江湖的故事，媽媽靠在爹爹身上，囊兒靠在媽媽身上，大大的眼睛閉了起來，像是睡著了，爹爹就說，大家都去睡吧，那知道……那知道……唉——」

她一聲長嘆，結束了自己將未說的話，管寧只覺心頭一顫，恨不得立刻奪門而出，不要再聽她下面的話，因為他知道她下面要說的話，必定是一個悲慘的故事，而生具至情至性的他，卻是從來不願聽到世上悲慘的事的。

但是他的腳步卻沒有移動，而杜宇一聲長嘆之後，便立刻接著說道：「那知爹爹方自站起身來，院子外面突然傳來冰冰冷冷的一聲冷笑，一個女人的聲音緩緩道：『杜……』。」她沒有將她爹爹的名諱說出來，輕輕咬了咬咀唇，才接著說道：「那個女人竟說要爹爹快些……快些去死，我心裏一驚，撲到爹爹身上，爹爹站在那裏動都沒有動，只是輕輕摸了摸我的頭，叫我不要害怕，但是我卻已感覺到爹爹的手已有些顫抖了。」

她眼簾一闔，想是在追溯著當時的情況，又像是要忍著目中又將流下的淚珠，管寧也不禁將心中將要透出的一口氣，強自忍住，像是生怕打亂她思潮，又像是不敢在這沉重的氣氛中，再加上一份沉重的意味似的。

杜宇又自接道：「這聲音一停，許久許久都沒有再說話，爹爹一面摸我的頭，一面低聲叫媽媽快將我和囊兒帶走，但是媽媽不肯，反而站在爹爹身旁，大聲叫院子外面的人快些露面——你知不知道，媽媽的武功很好——」

她語聲一頓，淒然一笑，像是在笑自己為甚麼說出這種無用的話來。

但是她這一笑之中，卻又包涵著多少悲憤哩。

只聽她沉重地喘息幾聲，又道：「那知道媽媽的話還沒有說完，院子外面突地吹進一陣風，院子裏就多了兩條人影，那天晚上，月光很亮，月光之下，只見這兩人都是女的，一個年紀大些，一個卻只有我一樣的年紀，兩個人都穿著一身顏色的衣裳，我一目望著牆外，可是卻也沒有看清她們兩個人是怎麼進來的。」

管寧心中一寒：「綠色衣裳！」

只聽杜宇一口氣接著又道：「爹爹一見了這兩人，摸在我頭上的手抖得像是更厲害了，但仍然厲聲道：『翠袖夫人，來此何幹？』那年紀很小的女子冷冷一笑，從懷裏拿了個黑黑的鐵彈子出來，砰地拋在地上，一面冷冷地說道：『我叫凌影！』爹爹見了這鐵彈，聽了這名字，突然一言不發將我舉了起來，往外面一拋，我又驚又怕，大叫了起來，身不自主地被爹爹拋到牆外。」

管寧忍不住驚呀一聲，杜宇又道：「爹爹這一拋之力，拿捏得極有分寸，再加上我也練過些武功，以是這一跌跌得根本不重，我立刻爬了起來，那知道又是咚地一聲，囊兒也被拋了出來，被拋在地上，那時他年紀極小，只學了些基本的功夫，這一跌卻跌的不輕，馬上就放聲大哭起來，而院子裏卻已響起爹爹媽媽的叱喝聲，和那個女子的冷笑聲，我想跳進牆去，但囊兒哭的很厲害，我那時心裏亂得不知怎麼好，想了想，就先扶起囊兒叫他不要哭，然

後就拉著他一齊跳進院子裏。」

此刻她話說的語聲仍極緩慢，但卻沒有停頓，一口說到這裏，管寧只道她還要接著說下去，那知她語聲一頓，隔了許久，卻又失聲哭了起來。

然而，她縱然不說，管寧卻已知道她還沒有說完故事。

一時之間，他木然而立，只覺自己全身都已麻木，再也動彈不得，更不知道自己該說甚麼話。

夜色已臨——

這豪富之家的四周，都亮起了燈火，只有這個角落，卻仍然是陰黯，而那白楊木製的靈牌，在這陰黯的光綫中，卻更為觸目。

這觸目的靈牌，在管寧眼中，像是一個穿著白袍的鬼魅精靈似的，不停地晃動，不斷地擴大，縱然他閉起眼睛，它卻仍然在他眼前。

而杜宇的哭泣之聲，生像是變成了囊兒垂死前的低語——

此刻他也瞭解囊兒垂死前還未說完的話，他知道囊兒要說的是，要自己為他爹爹復仇，不禁迷茫地低語道：「他為我死了……我又怎能拒絕臨死前的請求呢？何況……何況我已立誓答應了他。」

但是，這仇人，卻是曾經給了他無數溫情，無限關懷，無比體貼的人，若是老天一定叫他們之間的一人去死，他一定會毫不考慮會選擇自己，而此刻，為著道義為著恩情，為著世間一切道德的規範，他都該去殺死她，他！他該怎麼辦呢？

他望著地上的長劍，又一次陷入無限的痛苦之中，杜宇緩緩地抬起頭來，任憑自己的淚珠，沿著面頰流下，抽泣著道：「我不說，你也會知道，就在那短短的一刻之中，她們已殺死了我的爹爹和媽媽，自此，我雖然沒有再見過她們一面，可是她們的面容，我卻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最後的一句話，雖只短短數字，然而在她口中說來，卻生像是有十年那麼長久，等到她將這句話再重覆一遍的時候，管寧只覺身上每分每寸的肌膚，都為之凍結住了，幾乎無法再動彈一下。

他垂下頭，再抬起來，黑暗中的人影，仍然靜靜地坐在床側，就生像是在等待著他的回答一樣。

但是，他卻不知道自己該回答甚麼！

兩人面面相對，雖然彼此都看不清對方的面容，但卻聽到對方的呼吸，心跳之聲，只因此刻見斗室之中，正是靜寂如死。

但是——

房門外突地滑進一條人影，有如幽靈一般地漫無聲息，腳步在門側一頓，突又掠起如風，倏然滑向管寧身側，手掌微拂，纖纖指尖在管寧腰畔「期門」穴上輕輕一拂，掌勢回處，卻托在管寧脅下，身形毫不停留，竟托著管寧掠向牆邊，輕輕放在一張靠牆的椅上。

這一切事的發生，確是霎眼間事，管寧只覺眼前人影一現，腰畔一麻，便已坐到椅上，等到他想驚呼反抗的時候，他已發覺自己不但真的無法再動彈一下，而且甚至連出聲都不能夠了。

杜宇一驚之下，長身而起，脫口驚呼道：「你是誰？」

黑中的人影冷冷一笑，緩緩道：「你連我是誰都認不出了嗎？你不是說我的面容你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嗎？」

杜宇面容驟變，後退一步，卻又碰到床沿，撲到床上，隨又長身而起，一個箭步，掠出五尺，疾伸雙手，拾起地上長劍，手腕一抖，腳步微錯，目光筆直地瞪向仍然依牆而立的人影，大聲道：「你是凌影！」

黑暗中人影冷冷一笑，緩緩道：「不錯，我就是凌影！就是殺死你爹爹的人。」

杜宇失聲一喊，纖腰微扭，劍尖長引，突地一招「長河出蛟」，黑暗中猶見寒光的長劍，便電也似地向凌影刺去。

「凌影」輕輕一笑，腳步微錯，婀娜的身影，便曼妙地避了開去，杜宇劍勢未歇，「噗」地刺到牆上，凌影又冷冷一笑道：「就憑你這點武功，要想報仇，怕……哼哼，還嫌太早哩！」

杜宇此刻目眦欲裂，早已忘記自己是個女孩子，扭身撤劍，刷刷又是兩招，口中大罵道：「你這賤人……你這賤人……快賠我爹爹的命來。」縱然如此，惡劣之言，她還是說不出口，一連說了兩聲「你這賤人」，才將下面的話說了下去。

剎那之間，她已電射般發出數招，「金丸鐵劍」杜守倉昔年主持南「大甲鏢局」，劍法暗器，一時頗負盛名，此刻杜宇急怒悲憤之下，所施展的劍法，雖仍功力稍弱，但卻已頗有威力。

那知凌影卻將這有如長河出蛟，七海飛龍的劍法，視如兒戲一般，口中冷笑連連，身形騰挪閃展，在這最多丈餘見方的小室中，竟施展出武林上最上乘的輕功身法，將招招劍式都巧妙的避了開去！

管寧穴道被點，無助地倒在椅上，只見眼前劍光錯落，人影閃動，根本分不清誰是杜宇，誰是凌影！卻知道這兩人其中之一，毋庸片刻，便會倒下一個，而這兩個不共戴天的女子，卻是一個對他有恩，一個對他有情！

一時之間，他但覺心中如煎如沸，恨不得自己能有力量將她們制止，但他此刻卻有如泥塑木雕，除了眼睜睜地看著她們動手之外，便根本沒有其他辦法。

突地——

又是「嗆啷」一聲，杜宇手中的長劍，竟又落在地上。

只是這次卻並非因她自己心中激動，而是因為凌影一招「金絲反手」，令她無法抵擋。

她驚呼一聲，連退三步，那知面前的「凌影」，卻如影附形般迫了上來，手掌一伸，眼看明明是拍向她的胸膛，她舉手欲架，那知腰畔卻已一麻，原來凌影的左手已又先點在她的「期門」穴上。

冷笑道：「你也躺下吧。」腳步微伸，雙手微托，身軀一轉，竟將她也托在管寧身側坐下，拍了拍兩人的膝頭，忽地低聲唱道：「排排坐，吃菓菓，好朋友，真快樂……」唱的雖是兒歌，但歌聲之中，卻有無比的寂寞淒涼之意，唱到後來，竟亦自低聲地泣起來。

管寧只覺心中彷彿無數浪濤洶湧，一浪接著一浪地湧向他心的深處，又像是有無數塊巨石，一塊接著一塊地投向他心的深處。

他但願自己能大聲呼喊出來，更希望自己能跳起來捉住凌影的手掌，只見凌影低低的垂著頭，低低地啜泣半晌，突地抬起頭，望向杜宇，道：「你剛才說了個故事給別人聽，現在我也說個故事給你聽——」她語聲停頓許久，方自接道：「從前，有個女孩子，當她很小很小的時候，她爹爹就被一個叫『金丸鐵劍』的人殺死了，那只是因為她爹爹的名字叫做『鐵丸金槍』，而那『金丸鐵劍』卻認為這犯了他的忌諱。」

管寧頭不能動，口不能言，眼珠卻向旁邊一轉，但卻仍看不到杜宇面上的表情，不禁在心中長嘆一聲，忖道：「原來此事其中還有如許曲折——」

卻聽凌影已又接道：「這小女孩子運氣不

好，連個弟弟都沒有，一個人孤苦伶仃，到處要飯要了許久，才遇着一位女中奇人，把她帶回山，傳給她一身武功，而且替她報了殺父的深仇，只是她因為那『金丸鐵劍』沒有將自己殺死，所以她也就放了杜守倉的一雙兒女的生路。」

她語聲一頓，突地轉向管寧，大聲道：「你說，她是不是該報仇的，你說，你若是她的兒女你該怎麼辦，哼哼——只怕你此刻真的連杜守倉的女兒也一齊殺死了。」

管寧呆呆地望着她，心裏也不知是甚麼滋味，只見她的一雙眼睛，在黑暗中有如兩粒明星，一閃一閃地發着光。

那知，這朗星般的眼睛突然一閉，她竟突地幽幽長嘆了一聲，緩緩道：「但是，她沒有這樣做，因為她怕這樣做，會傷了另外一個人的心，這個人為了報恩，雖然想為杜守倉的女兒殺死她，但是她却一點也不恨這個人，因為……唉，我不說這個人你也該知道。」

管寧只覺耳畔轟然一聲，那一浪接着一浪的浪濤，一塊接着一塊的巨石，此刻都化做一股無可抗拒之力量，向他當頭壓了下來。

而杜宇呢？她更不知道自己心中是甚麼滋味，却聽凌影長嘆一聲，又道：「她雖然脾氣很壞，也不是好人，但是現在她却讓自己的仇人，和自己……自己最最喜歡的人坐在一起，而她自己却立刻要走了，走到……很遠……很遠的地方，這為了甚麼……這為了甚麼……她自己也不知道。」

她說到一半，已又開始啜泣，說到後來，更已泣不成聲，語聲方了，突地雙手掩面，轉身奔到門口，腳步突又一頓，緩緩回過身來，緩緩走到管寧身前，緩緩垂下頭含淚說道：「我點了你的穴道，是因為怕你在我和她見面的時候，你難以做人，我還不解開你的穴道，是因為我想要你和她多坐一會兒，你……你知道嗎？」狠狠一頓腳，電也似地掠到門口，轉瞬便消失在門外的黑暗裏，只留下她悲哀啜泣之聲，彷彿在管寧耳畔飄盪着。

這是一份怎麼樣的情感，又使管寧心中生出怎麼樣的感覺！

我無法描述這些，因為世間有些至真至善至美的情感，事物，本都是無法描述的，你能够嗎？

現在，管寧和杜宇，又一次可以聽到彼此心跳的聲音了，而杜宇，却恨不得自己的心立刻停止跳動才好，她不能忍受這份屈辱，更不能接受這份施捨的恩惠，她在心中狂喊道：「妳為甚麼不殺了我！」又不禁在心中狂喊道：「總有一天，我會殺了妳。」

只是她此刻根本無法說話，她心中的狂喊，自然也不會有人聽到。

門外夜色深沉處，忽地飄下數朵純白雪花，轉瞬之間，漫天大雪便自落下，寒意也越發濃重，然而這侵人刺骨的寒意，管寧却一絲也沒有覺察到，此刻，他的四肢，軀體，都似已不再屬於他自己，只有腦海中的思緒，仍然如潮如湧，還有一陣陣微帶甜意的香氣，也像是他腦海中的思潮一樣，不斷地飄向他鼻端。

雖然他的四肢軀體已因穴道的被點而麻痺，而這種麻痺又使得他無法感覺到任何一種加諸他身體的變化，但奇怪的是，他却仍可感覺到此刻緊靠在他身畔的，是一個柔軟的軀體，他也知道這柔軟的軀體，和那甜甜的香氣，都是屬於杜宇的。

他想將自己的身軀移開一些，但是「黃山翠袖」的獨門點穴名傳天下，那凌影所施的手法雖然極為輕微而有分寸，却已足够使得他在一個對時之中，全身上下都無法動彈一下。

因之，此刻他便在自己心中已極為紊亂的思緒之中，又加了一種難以描摹的不安之感，在如此黑暗的靜夜中，和一個少女如此相處，這在管寧一生之中，又該是一個多麼奇怪的遇合呀！

他聽得到她呼吸的聲音，她又何嘗聽不到他的，兩人呼吸相聞，軀體相接，想到方才那凌影臨去之前所說的話，各各心中，都不知是什麼滋味，杜宇悄然閉起眼睛，生像是唯恐自己的目光，會將自己心中的感覺洩露一樣。

因為她自己知道，當自己第一眼見着這倜儻瀟洒的少年時，便對他有了一份難言的情感，這種情感是每一個荳蔻年華的懷春少女心中慣有的秘密，而她却忍受了比任何一個少女都要多的痛苦，才將這份情感深深地隱藏在自己心裏。

許多日子來，她甚至連看都不敢看他一眼，她將他看成一株高枝修幹的玉樹，而自己僅是一株托庇在樹下的弱草而已，這種感覺自然是自憐而自卑地，然而，却已足够使她滿足，因為她畢竟在依靠着他，而他也允許她依靠。

管寧出去遊歷的時候，她期待着他回來。

於是，當她知道他已回來的時候，她便忍不住從後院中悄悄溜出來，只要他對她一笑，已足以使她銘心刻骨。

但是——

他的確回來了，却帶回了一個美麗的少女，她看到他和這少女親密的神情，也看清了這少女竟是她不共戴天的仇人，呀——這是一份多麼難以忍受的痛苦，她險些暈厥在她所佇立的屋簷下！

回到她獨居的小室，取出她父親的靈牌和遺物，換上她僅有的一身緊身服裝，跪在她爹爹的靈位前痛哭默禱，她雖然未嘗有一日中斷自己武功的鍛鍊，但是她仍然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絕非人家的敵手，只是，這却也不能阻止她復仇的決心而已。

那知——

他却突然來了，此後每件事的發生與變化，都是她事前所沒有預料來到的，而此刻，她被她不共戴天的仇人安排到和他緊緊坐在一起，她心裏雖然悲憤、哀傷、痛苦，却還有一份其他的感覺，這種感覺便就是她不敢洩露出來的——她多麼願意自己能永遠坐在他的身畔，一齊享受這份黑暗，寒冷，但却美麗的寧靜呀！他雖然絕頂聰明，却再也想不到她心中會有這種情感，他只是在想着凌影臨去時的眼波與身影，一幕幕記憶猶新的往事，使得這眼波與身影在他心中的份量更形沉重，他又怎會想到四明山莊小橋前的匆匆一面，此刻竟變成永生難忘的刻骨相思。

一陣較為強烈些的風，捲入了數片雪花，門外靜靜地長廊上，突地响起一陣輕微的腳步聲！一個嬌柔的聲音低低呼喚着：「公子……公子……」

管寧雙目一張，抬頭望去，只見門外黑暗之中，彷彿有了些許微光，這呼喚之聲，也越來越近，他知這是家中的丫頭來尋找自己了。

微光越來越亮，呼喚之聲也越來越近，管寧心中又是高興，却又有些難堪！

「她們若是見了我和『文香』這樣坐在一起，又會如何想法？」

那知，呼喚之聲，腳步之聲，突地一齊頓住，那聲音却低低說道：「前面是文香的房間了，公子怎麼會到那裏去了。」另一個聲音立刻接口說道：「前面那麼黑，看樣子文香那妮子一定是因為有點不舒服，所以睡了，我們還是別去吵她吧。」

於是腳步聲又漸漸遠去，在這逐漸遠去的腳步聲中，依稀仍可聽到：

「可是……公子到那兒去了呢？這可真怪

、找不到他，老太爺又該……」

管寧心中暗歎一聲，知道先前帶着自己來到此處的那個丫頭，必定沒有將此事說出來，是以她們方才找不到自己。

「但是，她們若找不到我，我豈非要這樣就上一夜？」他又不禁為之焦急：「就算她們找到了我，却也無法將我的穴道解開呀！」心中一動，突地想到自己在歸途上一路暗暗修習的內功心法：「我姑且試試，也許它能幫我解開穴道也未可知！」

一時之間，許多種對那「如意青錢」妙用的傳說，又復湧上心頭，「這件武林秘寶上所記載的武功，是否真的有如許妙用呢？」他暗中一正心神，摒絕雜念，將一點真氣，凝集在方寸之間，一面又自暗中忖道：「這問題的答案是否正確，只要等到我自己試驗一下便可知道了。」

真氣的運行起初，是艱難的，艱難的幾乎已使他完全灰心，他却不知道一個被點中穴道的人暗中運氣調息，本是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若非他得到這種妙絕天下的內功心法，便讓他再苦練十年，只怕也難以做到。

但是，毋庸片刻，他自覺真氣的運行，已開始活潑起來，上下十二重樓，行走卅六周天，他暗中狂喜地呼喊一聲，方待衝破腰畔那一點僵木之處，那知門外又復响起一陣腳步之聲，其中還夾雜着嘈亂的人語，顯見這次走過來的人數，遠較方才為多，走也遠較方才快些。

刹那之間，門外已映入燈光，腳步聲已到了門口，管寧心頭一跳，張目望去，只見三、兩個青衣小鬟已擁着一個身着醬紫長衫的中年漢子走了進來。

屋中的景象，在這些人的眼中確乎是值得躍異的，那中年漢子，驚呼一聲，倏然止住腳步，口中脫口道：「公子，你在這裏！」他再也想不到這位公子竟會在黑暗之中和一個府中的丫鬟坐在一處，那三個青衣丫鬟更是驚得目定口呆，幾乎將手中舉着的燭台都驚得掉在地上。

杜宇暗中嬌嗔一聲，趕緊閉起眼睛，她瞭解這些人心裏所想的事，心中正是羞愧交集，恨不得自己能立刻躲到一個新開的地縫中去，那知身側突地一動，管寧竟倏然站起身來。

管寧被點的穴道若是沒有自行解開，他此刻如不能站起來也還罷了，他這一站起來，不但自己今後惹出無窮煩惱，使得杜宇也因之受累不淺，因為這麼一來，人人都只道他是和杜宇在此溫存，還有誰會相信其中的真象呢。

那中年漢子是這豪富之家的內宅管事，此刻只道自己暗中撞破了公子的好事，垂首連退三步，心中暗道一聲：「倒霉。」口中却恭聲道：「前廳有人來拜訪公子，請問公子是見，還是不見！」

此人老於世故，臉上極力裝作平靜的樣子，就像是方才的事他根本沒有看見一樣，管寧方才一驚之下，真氣猛然一衝，衝過了原本就點得不重的穴道，此刻呆呆地愣在那裏，還在為自己的成功而狂喜，直到那中年管家將這句話又重覆了一遍，他方自抬起頭來，茫然問道：「是誰？」

這中年管家見到他這種失魂落魄的模樣，心理越發想到另一件事上去，暗中「嗤」然一笑，口中方待答話，那知——

門外却突地響起一陣高亢洪亮的笑聲，哈哈大笑着道：「貧道們不遠千里而來，却想不到竟驚破了公子的溫存好夢，真是罪過的很，罪過的很。」

中年管家，青衣丫鬟，杜宇，管寧，齊地一驚，轉目望去，只見一個身軀高大，聲如洪鐘，鷹嘴獅口，重眉虎目，身上穿着一襲杏黃道袍，頭上戴着一頂尺高黃冠的長髯道人，大步走了進來，雙臂輕輕一分，中年管家，青衣丫鬟，都只覺一股大力湧來，蹬蹬，齊地往兩側衝出數步，燈火搖搖，驟然一暗，「噹」地一聲，一支燭台掉在地上，只剩下一隻火光仍在飄搖不住的蠟燭，維持着這間房間的光亮。

中年管家雖然暗怒這道人的魯莽，但見了這等聲威，口中那裏還敢說話，只見這黃冠道人旁若無人地走到管寧身前，單掌斜立，打了個問訊，算是見了禮，一面又自哈哈大笑着道：「貧道們在廳中久候公子不至，是以便冒昧隨着貴管家走了進來，哈哈——貧道久居化外，野莽成性，想公子不會怪罪吧。」

中年管家心中又自一驚：「怎地這道人一路跟在我身後，我却連一點影子都不知道！」

却見管寧劍眉一軒，沉聲道：「在下與道長素不相識，此來有何見教。」

這黃冠長髯的道人笑聲方住，此刻却又捋髯狂笑起來一面朗聲道：「公子不認識貧道，貧道却是認識公子的——」他話聲一頓，目光突地閃電般在兀自不能動彈的杜宇身上一掃，接着又道：「公子在四明山中，語驚天下武林中的一等豪士，與黃山『翠袖夫人』的高足結伴北來，行踪所至，狐裘大馬，揮手千金，哈哈——如花美眷，似錦年華，江湖中誰不知道武林中多了一個武功雖不甚高，但豪氣却可凌雲的管公子！」

這黃冠道人邊笑邊說，說的全都是讚揚管寧的言語，但管寧聽了，心中却不禁為之凜然一驚，暗中忖道：「難道這數月以來，我已成了江湖中知名人物，可是，我並未做出什麼足以揚名之事呀？」

他却不知道自己在四明山中所做所為，俱是和當今武林中的頂尖高手有關，和他結伴同行的，又是名傳天下的「黃山翠袖」門人，再加上他自己風流英俊，年少多金，本已是江湖中衆人觸目的人物，等到他一路北來，而「四明山莊」那一件震動天下武林的慘案亦自傳出，他自己便已成了江湖中許多人都樂於傳誦的人物，只是他自己一些也不知道而已。

本自難堪已極，僵坐在後面的杜宇聽了，心中亦自一動：「原來他沒有騙我，四明山中，真的曾發生那麼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怪事。」目光動處，只見管寧呆呆地望着這長髯道人，突地伸手一拍前額，像是恍然想起了什麼，脫口說道：「道長可就是名揚天下的『崑崙黃冠』。」

這長髯道人哈哈一笑，捋髯答道：「公子果然好眼力，不錯，貧道確是來自崑崙。」

杜宇心中又是一驚，她生於武林之家，又曾在江湖流浪，這名列宇內一流高手中的「崑崙黃冠」四字，她自然是知道的，只是「崑崙」一派遠在邊陲，「崑崙雲龍十八式」的身法雖然名傳天下，但「崑崙」派中門人足跡，却極少來到中原，此刻他們突然現身北京，竟又來尋訪一向與武林中事無關的管寧，這又是為着什麼，却令杜宇大惑不解了。

却聽這黃冠長髯道人語聲微頓，突地正色道：「貧道笑天，此次隨同長門師兄一齊來拜見公子，確是有些話想來請教——」目光四下一掃：「只是，此地似非談話之處，不知可否請公子移步廳中，貧道的掌門師兄還在恭候大駕！」

管寧心中暗嘆一聲，知道這「崑崙黃冠」的門下，此來必定又是和四明山中所生之事有關，暗中一皺劍眉，那青衣小鬟早已拾起地上燭台，重復點燃，此刻便舉着燭台走到門口，中年管家雖然暗中奇怪公子怎會和這些不三不四的道人有了關連，但面上仍是畢恭畢敬的樣子，引着他們走過長廊，轉過花園

，來到大廳！

管寧一面行走，一面卻暗忖着道：「這崑崙黃冠此來若又提起那『如意青錢』，我又該如何答話，我若對他們說了實話，只怕他們必定要動手來搶，那麼一來，唉——只怕爹爹也要被驚動，但是，我又怎能說謊呢！」

一個不願說謊的人，便常常會遇到許多在別人眼中極為容易解決的難題，他一路反覆思考，不知不覺已走入大廳，目光四掃，只見兩個道人正襟危坐在廳中左側的紫檀大椅上，亦是黃衫高冠，但一個形容枯槁，瘦骨嶙峋，一個豐神冲夷，滿面道氣，和這長髯道人的粗豪之態，俱都大不相同，管寧心中一轉，忖道：「這豐神冲夷的道人，想必就是『崑崙』門下的掌門弟子了。」

這兩個黃冠道人見了管寧，一齊長身而起，笑天道人大步向前，指着管寧笑道：「這位就是管公子，哈哈——師兄，江湖傳言，果然不差，管公子的確是個風流人物，師兄，你可知道他在後院中——」

管寧面頰一紅，心中大為羞憤，暗罵道：「人道『崑崙』乃是名門正宗的武林宗派，這笑天道人說起話來，卻怎的如此魯莽無禮，難道所有武林中人，無論那個，都像強盜。」

卻見那形容枯槁的道人乾咳一聲，眼皮微抬，向笑天道人望了一眼，他目光之處，生像是有着一種令人難以抗拒的神光，竟使得這飛揚跋扈的笑天道人，倏然中止了自己的話，緩緩垂下頭，走到一邊，管寧目光抬處，正和枯瘦道人的目光遇在一處，心中亦不禁為之一凜，他一生之中，竟從未見過一人目光有如此銳利的，若非親目所見，誰也不會相信這麼一個枯瘦矮小，貌不驚人的道人目光之中，會有這樣令人懾服的神采。

只見這枯瘦道人目光一掃，眼皮又復垂下，躬身打了個問訊，竟又回頭坐到椅上，再也不望管寧一眼，而那豐神冲夷的道人卻已含笑說道：「貧道倚天，深夜來此打擾，實在無禮的很，公子如還有事，貧道們就此告退，明日再來請教也是一樣。」

這三個道人一個魯莽，一個倨傲，只有這倚天道人不但外貌豐神冲夷，說起話來亦是謙和有禮，管寧不禁對此人大起好感，亦自長揖而禮，微微含笑，朗聲說道：「道長們遠道而來，管寧未曾迎待，已是不恭，道長再說這樣的話，管寧心中就更加不安了。」

他一面說着話，一面揖客讓坐，此刻他見了這倚天道人的神采，心中已認定他是「崑崙」一派的掌門弟子，是以便將他讓到上座。

那知這倚天道人微微一笑竟坐到那枯瘦道人的下首，笑道：「貧道隨同敝派掌門師兄前來請教公子一事，但望公子惠於下告，則不但貧道們五內感銘，便是家師也必定感激的。」

管寧目光向那枯瘦道人一掃，心中動念道：「原來他才是掌門弟子，」口中沉吟半晌方自答道：「在下年輕識淺，孤陋寡聞，道長們如有下問，只怕必定會失望的。」

笑天道人長眉一軒，哈哈笑道：「貧道們不遠千里而來請教公子，為的就是此事普天之下，只有公子一人知道，哈哈——貧道知道，公子是必定不會叫貧道失望的。」

管寧心頭一凜，強笑着道：「道長說笑了，在下知道什麼！」轉目望處，只見那枯瘦道人仍是垂目而坐，倚天道人仍自面含微笑，等到笑天道人狂笑聲住，方自緩緩說道：「敝師弟方才所說，確是句句實言，貧道們想請教公子的事，普天之下的確只有公子一人知道！」

管寧心中雖已忐忑不已，但面上卻只得又一笑接道：「既是如此，道長只管說出便是，只要在下的確知道，萬無不可奉告之理。」

倚天道人笑道：「那麼多謝公子了。」語聲突地一頓，目光在管寧身上凝目半晌，方自一字一句地緩緩說道：「在四明山中和公子同行的白衣人，公子想必知道他此刻在什麼地方吧。」

管寧一心以為他們問的必然是有關「如意青錢」之事，此刻不禁暗中透口長氣，但心念一轉，不禁又一皺眉忖道：「他們奔波而來，問那白衣書生的下落，卻又是為着什麼呢？」俯首沉吟半晌，方自答道：「道長們打聽此人的下落，不知是為了什麼，如果……」

笑天道人突又一聲狂笑，大聲道：「貧道們打聽此人的下落，為的是要將他的人頭割下——」管寧心中又自一凜，脫口道：「難道此人與道長們有着什麼仇恨不成……」

倚天道人長嘆一聲，緩緩道：「四明莊主夫婦，與敝兄弟俱屬知交，敝兄弟此次遠赴中原，為的也就是要和他們敘濶，那知一到四明山莊，——唉——」他長嘆一聲，倏然住口，那笑天道人卻接口道：「貧道們到了四明山莊，只見裏裏外外竟連個人影都沒有，直到後園中，才看到武當山的四個道友，在後園中幾堆新墳前面焚紙超渡，貧道們大驚之下，趕緊一問，才知道四明山莊中竟發生了如此慘事，管公子——此事想必是極為清楚的了。」他此刻說起話來，不但不再狂笑，神色沉重已極，生像是變了個人似的。

管寧長嘆一聲，頷首道：「此事在下的確清楚的很——」

笑天道人袍袖一拂，倏然長身而立，大步走到管寧身前，厲聲又道：「公子雖非武林中人，那四明山莊中慘死之人，亦和公子無關，但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公子難道沒有為他們難受嗎！」

管寧又自緩緩頷首，口中卻說不出話來，

笑天道人又道：「那麼公子便該將殺死這麼多人的兇手的下落說出來，否則——」

管寧劍眉一軒沉聲道：「否則又怎的？」

笑天道人一捋長髯，冷笑一聲，才待答話，那倚天道人卻已緩緩走了過來，一把拉着他的師弟，含笑向管寧說道：「貧道們知道公子和那白衣人本非知交，自然也不會知道那人的可恨可惡之處——」

管寧接口道：「是了，在下和白衣人本無知交，又怎會知道他的下落，何況——據在下所知，四明山莊中那件慘案，亦未見得此人做出來的，比如那『峨嵋豹囊』兄弟兩人，嫌疑就比他重大的多，道長們如果想替死者復仇，何不往四川峨嵋去一趟，也許能夠發現眞兇，亦未可知。」

他生具至性，雖然和白衣書生並無知交，但卻覺得此人既已傷重，自己便有護此人的責任。再者他還覺得此事之中，必定有許多蹊蹺，想來想去，總覺這白衣書生絕非兇手，雖然眞的兇手是誰，他此刻也不知道！

那知他話聲方了，那笑天道人卻又仰首狂笑起來，突地伸手入懷，取出一物，在管寧眼前一晃，厲聲狂笑着道：「你看看這是什麼？」手腕一反，將手中之物筆直地擲到管寧懷中。管寧俯首望處，只見此物竟是一個豹皮革囊，囊中沉甸甸地，顯然還放有暗器，囊上的皮帶，卻已折斷，到處參差不齊，彷彿是被人大力所斷，翻過一看，囊角旁邊，卻整整齊齊地用黑色絲線繡了個寸許大的「鵲」字。

這豹皮革囊乍看並不起眼，但仔細一看，不但皮上斑紋特別絢爛，而且囊口囊邊，還密密繡了一排不經凝目便難發覺的「鵲」字，繡工之精細，固是無與倫比，繡字所用的黑色絲線，用手一摸，觸手冰涼，竟不知究竟是什麼繡的。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慕容美·文　盧令·圖

龍虎殺手

網破魚躍窟　籠開鳥不飛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天狼會施展聲東擊西計，把被囚石庫的萬成刧走殺死，而負責監守的楊四也遭了毒手，黑心老八也被脅投効天狼會，這一切經過，天狼會以為進行得神不知鬼不覺，豈料一切均落入暗中釘梢的公冶長眼中，不過他只袖手旁觀，待高大爺責怪到他頭上，他才說出一切，並說已知天狼會的人落脚點之一是羊腸巷小翠花住所，同時提議由他和薛長空、左天斗、袁飛前往捉人，抵埗後，只有一小販似為武林人偽裝，由薛長空向他盤詰，公冶長掩至小販背後，突施暗襲，把那偽裝小販的武林人制住——

公冶長壓低聲音道：「現在怎麼處置這個傢伙？」

薛長空道：「讓他坐去牆腳根下，把草笠拉低一點，蓋住他的面孔！」

公冶長含笑點頭，同時豎了一下大姆指。因為這實在是匆促之間一個最好的善後辦法。

現在，那小販靠牆俛首而坐，雙臂橫抱胸前，一頂破草笠遮住大半邊面，看上去就像因為生意清淡，正在那裏偷閒閉眼養神。

這時即使有人過來想買麥芽糖，看到他仁兄這副姿態，也不忍心去驚動他了。

巷子裏的玩童，仍在吵鬧不休，兩人開始以悠閒的步伐，向巷底走去。

這條羊腸巷，不僅巷道狹仄，而且曲折多彎，無法一眼見到盡頭，對眞正的尋芳客來說，無疑別有一番幽趣。

這時不過辰初光景，每一家的大門，都關得緊緊的，巷子裏顯得特別岑靜。

公冶長指指薛長空的衣袖，悄聲笑着道：「你把那傢伙的小唐鑼拿來幹啥？」

「拿來敲呀！」

「想騙潘大頭開門？」

「比拉門環總要好得多。」

「你又不知道他們約定的信號，怎麼個敲法？」

薛長空笑笑道：「正因為不知道，敲起來才特別有效！」

公冶長道：「胡敲一通？」

「差不多如此。」

「這樣他們就會來開門？」

「至少不會因聽到敲門聲音而躲起來。」

「你有把握？」

「七成！」

「哦？」

薛長空又笑了一下道：「就因為不清楚他們約定的信號，等會他們聽到我的鑼聲，一定會因鑼聲不成章法而深感詫異，以為發生了無法以預定信號表達的情況，只要不致敲了要他們逃避的信號，就算純然為了好奇，他們也會派個人出來看看的。」

這種想法雖然近乎一廂情願，但仔細想想，也的確不無道理。

譬如說：你跟同黨約好了，鑼聲兩短一長是來了可疑人物，一長兩短是受到包圍；鑼聲密集是快快躲避，稀稀落落則是太平無事。

如今你忽然聽到鑼聲每敲四響停一下，完

全是一種你不熟悉的信號，你有甚麼想法呢？

「去看看這傢伙在攪甚麼名堂！」

這無疑是人人都會自然而然升起的一個念頭。

這也是人類性格上的一個弱點。

人人都希望別人接受自己的規範，如果別人違背了，便忍不住火冒三丈，便忍不住要加以查究！

薛長空便是想利用這一人性上共通弱點。

這邊同時說明了這位雙戟溫侯一向雖然甚少表現，如論處事之精幹老到，也許更在那位魔鞭左天斗之上！

公冶長向前走了幾步，才又問道：「等下我們如何對付這個開門察看的人？」

薛長空只回答了一個字：「宰！」

「無論這人是誰？」

「無論是誰！」

「為甚麼不先留下活口？」

「大費手脚。」

這是實情，也是經驗之談。殺一個人的確要比擒下一個活口省事得多。

公冶長點點頭，沒有再開口。

今天的人手，是他分配的。

他選擇這位雙戟溫侯同一組，無疑是項聰明的決定。

小翠花的住所到了。

一盞油紙燈籠，在門簷下微微擺動，這表示昨夜屋裏留了客，不便再納佳賓。

公冶長比了一下手勢，薛長空點頭道：「好，你過去站近一點，出來的只要不是小翠花，只管下手。」

「萬一竟是是翠花怎辦？」

「交給我對付！」

接着，小唐鑼便在巷子裏响了起來。

「鏘——鏘——鏘鏘！」

「鏘——鏘——鏘鏘！」

「鏘鏘鏘！」

「鏘鏘鏘！」

「鏘——鏘——鏘鏘鏘——鏘鏘鏘——鏘鏘！」

「鏘鏘！鏘鏘！鏘鏘！」

果然是胡敲一通，時緊時慢，或重或輕，完全不成章法。

沒有多久，大門哇的一聲打開了。

一個帶着怒意的聲音跟着傳了出來：「朱裕，你在攪甚麼名堂？」

不僅反應不出兩人所料，甚至連對方的語氣，也跟兩人事先揣測的一模一樣。

只可惜他們還是算漏了一着。

原來如今開門現身的這個人，既不是他們担心會碍手脚的小翠花，也不是他們希望見到的潘大頭或金四郎，而竟是昨晚在如意坊，故意以詭秘乖張的舉動，使全坊人心惶惑不定，冀以便利金四郎說服黑心老八的那位藍衣天狼長老！

「我們的天狼長老，人人都力足收拾虎刀段春而有餘！」

這是三號金狼那天在花十八的臥房中，臨死之前吐露的秘密。

公冶長絕不懷疑三號金狼這話的可靠性。

在天狼會中，「天狼」地位高過「金狼」，目前這批金狼之中，有些人的武功．就不在七殺手之下，天狼長老的武功如何，自是不問可知。

至於虎刀段春，公冶長一直認為這位虎刀的一套刀法，絕不遜於自己在劍法上的成就。

換句話說：天狼七老如果人人均有降服虎刀段春的能力，也就等於人人均有降服他這位龍劍的能力！

如今，出人意料之外的是，這位天狼長老竟然也歇在小翠花處。

他第一個要交手的敵人，竟然就是天狼會中一位天狼級的人物！

薛長空希望他一擊成功，他能辦得到嗎？

× × ×

薛長空的小唐鑼，是從巷口那一頭，一路慢慢的敲過來的。

公冶長則貼牆靠在右階的另一邊。

藍衣天狼長老被鑼聲吵擾，他惱火的人，是他心目中一個叫朱裕的下屬，他探出頭來，當然是先循聲向巷口那邊望過去。

這是公冶長和薛長空兩人希望發生的情況。結果，他們的希望沒有落空。

這位藍衣天狼長老頭一伸出大門，首先望去的地方，果然是巷口那一頭。

他大概因為起床匆促，衣服沒有完全穿好，所以人站在門檻後面，只探出了一顆腦袋。

這位天狼長老為了想一下瞧個清楚，脖子伸得還真够長。

公冶長當然不願錯過這稍縱即逝的機會。

他猝然躍出，對準老怪物後腦，一掌劈了下去！

薛長空哈哈大笑！

這位雙戟溫侯之所以感到得意，是不難想像得到的。因為今天玩的這些小花樣，全是他的主意，公冶長功勞再大，也只不過是他棋局中的一枚卒子。如今眼看藍衣老怪物頭才伸出，臉上原有的怒意就化為一片震駭，他當然比甚麼人要感到痛快！

只可惜這位雙戟溫侯似乎笑得太早了些。

不錯，他這局棋，一着也沒有失誤。

對方人給騙出來了，公冶長也抓住了機會，出手够快、够準，也够狠！

只有一點，看來似乎不大對勁。

那便是公冶長一掌劈中老怪物後腦之後，老怪物只好像打噴嚏似的向前顛了一下，整個身子並未應掌而倒！

薛長空笑聲頓止，面孔也變了顏色。

這是怎麼回事？

連血刀袁飛都不是對手的龍劍公冶長，拳掌方面的功夫，竟然如此不濟？

像這樣好的機會，如果換了他薛長空，別說是人的腦袋，即使是條水牛，他都敢誇口能一掌劈出紅白之物來！

這位龍劍怎麼會這般差勁？

事實上，這時的公冶長，比薛長空更為吃驚。

他的掌力並不差勁。

如果他這一掌劈下去的是條水牛，他也能一掌劈出紅白之物來！

但是，他劈中的不是一條水牛。

他劈中的是一名天狼長老！

公冶長一擊無功，迅即縱身後退，因為他必須提防老怪物挾怒反噬。

這一邊薛長空眼看無法袖手，立即抛去那面小唐鑼，撩衣自腰間掣出一對銀光閃閃的護手戟，一聲呼嘯，長身掠起雙戟挾着一片耀目精芒，疾如離弦之箭般飛刺藍衣老怪後背心。

藍衣老怪背腹受敵，一點也不慌亂。

他容得薛長空雙戟堪堪觸及衣邊，突然雙肩一沉，旋身飛腿，一脚踢向薛長空小腹。

一脚踢出，虎虎風生，毒辣至極！

薛長空縱身撲出，使的是飛燕掠水式，身軀前半段要較後半段為低，老怪物沉肩傾身，正好以毫厘之差，避開了薛長空的戟鋒，而薛長空由於雙戟戳空，上身自老怪物頭頂掠過，首尾不能兼顧，小腹以下，頓成空門。

這是令人窒息的一刹那。

就連公冶長也止不住暗捏一把冷汗，不知道薛長空要怎樣才能躲開藍衣老怪這一腿。

結果事實證明誰為這位雙戟溫侯担心，都是多餘的。

就在藍衣老怪單足飛起，眼看就要踢中薛長空小腹之際，薛長空不知那裏來的一股力量，突於半空中身軀一翻，向右滑栽下去！

老怪物一脚踢空，人隨式轉，也跟着向右邊轉了過來。

薛長空右手首先着地，護手戟插入地面三寸許，正好成了一根有力的支軸。

左臂藉力向上斜斜一揮，左手護手戟反朝老怪物心窩戳去！

一轉眼之間，易客為主，險招反而成了絕招！

藍衣老怪似乎從料到這位雙戟溫侯身手竟會如此靈巧敏捷，急切間抽身不及，只好一掌朝着短戟拍去。

但是，他出手已慢了一步。

他一掌雖然沒有拍空，但在他拍中戟身之前，短戟上的月牙尖鋒，業已穿衣及肉。

只聽刷的一聲，護手戟已在老怪物胸口劃出一道血溝！

老怪物縱身後退，薛長空也自地上一個滾翻跳起。

公冶長大聲道：「還是薛兄要得，小弟只好檢個便宜，打打落水狗了！」

藍衣老怪傷得不重，正擬上前報此一戟之恨，這時看到公冶長手上那口誅心劍，不覺神色微變，收步凝眸道：「原來你小子是靈台傳人？」

公冶長笑笑道：「是又怎樣？你老鬼是不是曾在這口誅心劍下吃過虧？」

藍衣老怪雙目中閃過一片詭譎之色，緩緩點頭道：「好！」

一個好字說完，突然雙肩一抖，拔起三丈來高，斜斜落去西邊屋脊上，臨去之前，扭頭向下道：「你們兩個小子快辦後事吧！」

語畢，身形一閃，人已不見。

薛長空冷笑道：「眞是人老皮厚，自已逃命不暇，還要說大話。」

公冶長笑笑，正待開口要說甚麼時，裏面院子中忽然傳來一陣叱喝格鬥之聲。

薛長空神色一動道：「裏面也動上手了，我們快進去看看！」

× ×

院子裏動手的是血刀袁飛和潘大頭。

潘大頭的兵刃，是一對虎爪，招術雖然不俗，但顯然不是血刀袁飛的敵手。

魔鞭左天斗在堂屋門口揪着衣衫不整的小翠花，似乎正在盤問甚麼。

薛長空高聲道：「老左，有沒有看見到那個金四郎？」

左天斗放開小翠花，轉過身來道：「這娘們說那廝夜裏來過又走了。」

薛長空忙喊道：「那麼你快下場替下小袁，這姓潘的非留活口不可！」

別人聽了，也許會感覺奇怪。留活口就留活口，為甚麼一定要換人下場呢？

難道血刀袁飛就不懂甚麼叫留活口？

事實上，血刀袁飛，不是不懂，而是不能的！

因為這位血刀的刀法，刀路奇猛，一動上手，刀刀均是砍向敵方的要害，要這位血刀在緊要關頭刀下留情，根本就是件辦不到的事。

魔鞭左天斗當然明白薛長空要他接替袁飛的用意。

所以，經薛長空這一提，魔鞭左天斗立即縱落院心，長鞭呼的一聲揮出，口中一面招呼道：「袁兄快退，待小弟來收拾這個大頭。」

血刀袁飛也知道自已刀下難留活口，趁潘大頭轉身接鞭之際，立即收刀退下。

他退下之後，向薛長空問道：「去開門的那個老傢伙呢？」

薛長空苦笑了一下，道：「脚底抹油，溜了！」

袁飛皺皺眉頭，沒有開口，內心顯然在打着問號：你們可眞會辦事！兩個人守在大門外，居然連一個手無寸鐵的老傢伙也逮不住？

薛長空移目望去院心，只笑了笑，也沒有解釋。

院心中的潘大頭，經換人之後，精神突然抖擻起來。

他原已感到絕望，這時心底不禁又升起一絲生機。

左天斗的一根長鞭雖然也不怎麼好對付，但比起袁飛的那口刀來，威脅總要小得多。

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對方要拿活口，這一戰無論勝敗，他已不必為性命担憂。

同時，他也並不想眞的打贏這個姓左的。

對方有四個人，他只有一個人。打垮一個，還有三個。無論再換上三人之中的那一個，都不見得比這姓左的更好對付。

所以，他打贏了這一戰，只有對他更不利的。

他如今需要做的事，只有四個字。

設法開溜！

可是，在這一羣青年殺手的環伺之下，他溜得了嗎？

這是他的一個秘密。

由於他一向珍守着這個必要時可以賴以活命的秘密，就是天狼會中，也很少有人知道他懷有一身超絕的輕功。

他這一身輕功，是從小苦練出來的。

他從小就比別的孩子聰明，所以當人趕時髦練刀，練劍時，他則偷偷地將時間全部放在輕功上。

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決定。

因為他知道以自已這種天生又矮又胖的體型，如果秘密地練成一身上乘輕功，將來在黑道上打滾時，無疑將是一注最珍貴的本錢！

見到他這種肥鵝似的身材，誰會想到他有一身好輕功呢？

即使他自已說出來，恐怕都不一定有人肯相信！

目前的情形，便是如此。

如今院子裏這幾個目空一切的小伙子，見他像肉球般的滾來滾去，狼狽得連氣都喘不過來，他相信這些小子一定不會想到他潘大頭竟在轉着開溜的念頭！

他溜不溜得了，只有他自已一個人心裏明白。

如今他只等待着一個機會。也可以說，他正在製造這個機會。

只要有機會避開大門公冶長等三人的虎視眈眈，不着痕跡地繞去西廂下面，他的計劃就成功了。

魔鞭左天斗的一條長鞭，無論如何是留他不住的。

他手上的一對虎爪，是一種武器，也是他輕功的一部份。

別人縱高竄低，需要相度地勢，需要算好落足點，他則不必。

即使在一道直立的陡壁上他也能突然停住身形，隨時隨地將自已在這道陡壁上掛起來。

因為他有一對鋒利而堅硬的虎爪。

他已打點好了，西廂是座小樓房。像這樣一座兩三丈高的小樓房，當然人人上得去。但是，要想飛登樓頂，輕功再好的人，也必須隔四五步就作勢運勁才辦得到。

他因為有一對虎爪之助，則可以免去這種麻煩。

到時候他可以先升高至二樓的樓口，以虎爪打入墻壁，再藉力翻上去！

一上樓頂，海濶天空，不論誰也攔他不住了。

現在，他正裝作還手無力，不住的躲閃退後——退向西廂那邊。

左天斗見這位一號金狼已被逼去墻脚根下，不禁大笑道：「這位大頭仁兄，我看你最好還是省點氣力吧！」

他口中說着，長鞭如怪蟒出洞，突然呼的一聲向潘大頭頸子上捲了過去。

這一次潘大頭還手了。

他以左手虎爪去撩鞭梢，長鞭逢堅倒捲，登時將一支虎爪纏了個結結實實。

左天斗再度大笑道：「好，好，咱們就來較較勁道——」

只可惜，潘大頭根本就沒有跟他較勁的意思。

左天斗往回撤鞭，潘大頭面紅耳赤，也作力轉奪鞭狀，就在左天斗暗暗添勁之際，潘大頭出其不意，突然五指一鬆！

長鞭飛起，虎爪吊在鞭梢上，就像從河裏曳綫釣起的一尾怪魚。

左天斗一個收勢不住，人也跟着向後退了一大步。

有這一步就够了！

潘大頭毫不猶豫，雙肩一晃，騰身而起，人就好像個娃娃形風箏一般，沿墻直升而上。

剎時間大家都瞧呆了。

左天斗中計失手並不稀奇，江湖人物交手，除鬥力之外，本來便充滿了詭詐的心機，無論換了誰，都難免會有上當的時候。

他們驚奇的，是這大頭的一身輕功！

正如潘大頭所預料的一樣，他們顯然誰都沒有想到，這頭痴肥如冬瓜的金狼，居然會練成了這樣一身好輕功。

薛長空第一個回復驚覺，發聲大喊道：「追！」

他一聲喊出，四條身形，立即相繼縱了起來。

可是，已經太晚了。屋面上空空如也，那還有甚麼潘大頭的人影子？

左天斗頓足切齒，又恨又慚愧，薛長空安慰他道：「算了，左兄，這些金狼一個個狡猾如狐，小弟跟公冶兄，剛才還不是照樣的網破魚漏？」

公冶長也接着道：「薛兄說得不錯，事情才剛剛開端，以後機會還多着哩！」

薛長空眼珠一轉，忽然道：「不！還有辦法補救。」

左天斗道：「怎麼補救？」

薛長空轉向公冶長道：「巷口那個傢伙，你點的不是死穴吧？」

公冶長道：「不是。」

薛長空忙道：「這邊兩個傢伙臨去匆匆，一定想不到他們把風的人，我們仍然留在巷子口，我們去逮住那個傢伙，也是一樣的。」

公冶長點頭道：「這也是個辦法。」

於是，四人走出小翠花住處，快步往巷口走來。

只可惜他們又慢了一步。

那副麥芽糖担子，依然放在老地方，但是墻脚根下已經失去那名叫朱裕的金狼踪影。

公冶長皺皺眉頭，正待開口之際，左天斗目光四下一掃，「颼」一個箭步竄出，趕上街心一個推獨輪車的　鞭一抖一掄，不由分說便朝那漢子後背心打將過去。

薛長空一怔，說道：「咦！老左這是幹甚麼？」

他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只聽砰的一聲巨響，一條人影跟着於大笑聲中掠起。

飛身掠向街旁店房屋頂的人，竟是那名推車的褐衣漢子。

由於褐衣漢子去勢迅疾，大家都未能看清這漢子的面貌，不過，對方這種笑聲，聽來却極耳熟。

薛長空不由得又是一怔道：「怎麼？是金四郎？」

公冶長點點頭，同時嘆了口氣道：「又失掉一個好機會，老左也太性急了。」

這時兩邊商店中，很多人探頭張望，街上行人也多駐足觀看，不知道究竟發生甚麼事。

適才那一聲巨響，是獨輪車撞及墻，發出來的。

經過這一撞，那輛獨輪車已告支離破碎，碎木片中蜷臥着一個人，正是那名穴道受制的金狼朱裕！

很明顯的，金四郎發現黨羽中算，不便當街施救，正擬載去別處處理，不巧竟遭左天斗適時識破行藏，他唯恐留下活口，會洩露了秘密，竟然狠起心腸，於離去之際，想一舉置伙伴於死地。

左天斗沒有去追金四郎，這時正在試探朱裕的脈息。

薛長空趕過去問道：「還有沒有救活的希望？」

左天斗點頭道：「只撞斷了幾根肋骨，性命諒還無碍，快叫公冶兄來！」

公冶長也趕到了，當下先爲傷者解開穴道，然後另喊了一部獨輪車，一行重新回到如意坊。

薛長空在路上問左天斗道：「左兄從背後是怎麼認出那斯來的？」

左天斗似乎一點也不感覺得意，苦笑了一下，才道：「我不過是看這傢伙推車時舉重若輕，推車的姿式却又蹩扭得很，懷疑他可能是江湖人物所喬裝，因而上前試他一試，不意這厮機警過人，竟然又給滑脫了掌握……」

高大爺見他們果然生擒了一名敵人，不禁大爲高興，也沒去追問詳細經過，但吩咐公冶長設法逼取口供。

公冶長當然照辦。

可是，這個叫朱裕的傢伙，口風嚴密得很，任公冶長如何追問，他總是閉着眼皮，連吭也不吭一聲。

公冶長耐性很好，繼續和悅地道：「伙計，你這又是何苦？就憑金四郎臨去玩的那一手，你伙計難道一點也不寒心？」

朱裕緩緩張開眼皮，以眼梢睨住着公冶長，臉上仍然沒有一絲表情。

公冶長見攻心策畧收效，僵局可望打開，連忙接上去道：「你伙計想想——」

朱裕輕輕一哼，突然冷冷截口道：「我已經想過了，當時如果換了我，我照樣也會那樣做！」

他話一說完，立即闔上眼皮，同時將面孔扭向另一邊，表示這便是他全部要回答的話，底下再問什麼，他連聽也懶得聽了。

公冶長大感意外。

因爲他說什麼也沒有想到，這厮不僅不以金四郎的絕情爲意，居然還會設詞爲金四郎提出辯護。

這些話眞是從這個傢伙內心發出來的嗎？

天狼會的黨羽，如果人人都有這種襟懷，人人都能這樣忠於組織，這個組織豈不是太可怕了？

高大爺勃然大怒，重重一拍桌子道：「好一個不知死活的傢伙！找張管事來，給他上上勁。」

張管事就是張金牛。

蜈蚣鎭上人人知道，這位張大管事的武功雖不怎麼出色，施刑逼供，却是一名好手。

有人應聲出廳而去。

公冶長苦笑着搖搖頭，雖明知刑逼無效，亦未加以阻止。

這個姓朱的傢伙，先被他以重手法閉穴多時，如今又斷了好幾根肋骨，就是囚去一邊不予理睬，都不一定能活得了性命，若再施以拷打，不過是火上澆油，加速其死而已。

在這頭背運的金狼而言，既然求生無望，早點撒手西歸，也未嘗不是一種解脫。

至於高大爺方面，他更懶得爲這種事多費唇舌。

這老傢伙在關洛道上威風慣了，只知頤指氣使，根本不識大體。試問：張金牛又算老幾？連他們這些殺手都逼不出一句話來的角色，難道憑張金牛的一雙粗拳頭，就能迫使這頭金狼改變心意？做夢！

不一會，張金牛來了。

不過，這位在高大爺手底下也算是一號紅人的張管事，顯然並不是那名家丁從後院請來的。

張金牛進來時，像一陣旋風捲進了大廳。

這位大管事大概是奔跑得太劇烈的關係，人已站定，雙腿猶在微微顫抖，臉上滿是汗水，臉色灰敗如土，像是隨時都會癱瘓下去。

看清張金牛這副狼狽相，大廳中登時沉寂下來。

不問可知，一定是又有事情發生了！

張金牛一鼓作氣衝進大廳，本來像是有滿肚子話要說，如今見衆人都拿疑訝的眼光瞪着他，心中一慌一急，喉頭登時堵塞，掙扎了好半晌，才一邊抹着汗水，一邊喘息着結結巴巴的道：「鏢……鏢局，那……那邊，出出……出了事情。」

高大爺像兜心挨了一拳，臉色登時一片蒼白。

高遠鏢局是他金蜈蚣的金字招牌，如果他高大爺連自己的鏢局都保不住，以後他在關洛道上，還拿什麼面目見人？

「出了什麼事情？」

「葛老夫子被人劫走了。」

「還有呢？」

「局子裏的東西，全被砸爛了，穿心鏢谷師父也受了重傷。」

「只谷師父一人受傷？」

「是的，據對方表示，他們跟燕雲七殺手沒有恩怨，只要七殺手不多管閒事，他們絕不會跟七殺手爲難，所以他們雖然傷了谷師父，却無意要谷師父送命。」

「這是多久的事？」

「就是剛才。」

「對方一共來了多少人？」

「三個。」

「三個？」

「是的。帶頭的是個藍衣老傢伙，另外兩個，是兩名青衣壯漢，谷師父就是這傢伙打傷的，砸東西擄人的人則是另外那兩名壯漢。」

「那藍衣老傢伙生做什麼模樣？」

「據趟子手小賴說：老傢伙身材不高，雷公咀，尖下巴，模樣醜怪無比，可是，一身武功……」

高大爺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像是氣得要爆炸：「果然又是昨晚那個老賊！」

薛長空和左天斗等人，忍不住互相望了一眼。

藍衣老怪無疑是離開羊腸巷之後，才帶人趕去的。老傢伙行動之快捷，以及手段之狠辣，想想的確可惡而又可怕。

高大爺面孔由白轉青，牙齒咬得吱吱作响，他掉頭望向公冶長，正待發出命令之際，公冶長已接下去向張金牛問道：「對方劫走葛老夫子，必然別有居心，那老鬼臨走時有沒有留下什麼話來？」

高大爺只好住口。

因爲他問了半天，完全不關痛癢，公冶長現在問的，才是要點。

大廳中又靜了下來，大家都在等着張金牛的回答。

張金牛又抹了把汗道：「據小賴說，老傢伙臨走交代：明天中午，他們要在太平客棧前面以人換人。並說要我們這邊好好的欵待他們的朱長老，如果他們的朱長老受了委屈，葛老夫子就休想活命！」

公冶長點點頭，這一點並不意外，以葛夫子的身份，對方也只能如此要求。

他接着問道：「除此而外，那老傢伙別的還說了什麼沒有？」

張金牛搖搖頭道：「沒有了，小賴就只告訴我這麼多。」

事情已問明白了，底下該怎辦呢？

公冶長轉過臉去，望向高大爺，等候高大爺發出決定。

高大爺如同石像似的坐在那裏，除了臉色一片鐵青，表示他還在生氣之外，臉上幾乎什麼其他的表情也沒有。

是的，他知道，大家都在等候他的決定。

可是，他又該怎麼決定才好？

老實說：葛老被擄，穿心鏢谷慈受傷，以及鏢局遭人砸爛，他所損失的，只是顏面。其他的事，他根本就不關心！

葛老就是死了又怎麼樣？鏢局的生財器具，更不值幾個錢。

在他高某人來說，目前當務之急，莫過於找出對方落脚之所，藉這批殺手的力量，一舉加以殲滅！

這樣做，才是治本之道，才眞正對他高某人有好處。

因爲目前這種機會異常難得，無論士氣與人手，他都贏過了對方，而這種優勢並不永遠屬於他。

只要一點小小的意外，這份優勢就可能從指縫中溜去。

所以，他必須儘快加以利用。

但是，他能置葛老夫子的生死於不顧，繼續貫徹初衷，在這頭受傷的金狼身上逼取口供嗎？

絕對不能！

如果他這樣做，必然會使這批殺手寒心。

如果沒有這批殺手爲他賣命，他高敬如就垮定了！

所以，他經過一番精打細算，只好暫時放棄如意算盤。

於是，他故意裝出一副心情沉重的樣子，長長的嘆了口氣，以掩適才的猶豫不決，然後以嚴肅而堅定的語氣，朝公冶長點點頭道：「好，把這位朱朋友請去後面，交給關老總好好欵待，一切都等葛老夫子換回以後再說吧！」

衆殺手見高大爺爲了一位西席夫子，居然肯作如此重大之忍讓，人人臉上都不禁流露出一種感同身受的歡欣和欽敬之色。

高大爺如此決定，雖然出於逼不得已，但見衆殺手反應良好，心中總算得到了點安慰。

他暗慶自已舉措得當之餘，又轉向張金牛吩咐道：「你帶人去把谷師父抬到這邊來，交給花管事照應，另外差人去找鎭頭上的賈菩薩，要他帶着藥箱，馬上來一趟。」

這當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安排，如果受了傷沒人管，誰還樂意拚命？

張金牛走了，公冶長也叫出兩名家丁，準

備將金狼朱裕扶去後院養息。

×　　×

金狼朱裕雖然身受重傷，但神色始終都很平靜，張金牛的報告，他當然也聽到了。然而，奇怪的是，這樣一個大好的消息，在這頭金狼身上，居然沒有產生絲毫反應。

如果換了別人，就算不說風凉話，歪着腦袋，哼上幾聲，總是免不了的。

而這頭金狼怪就怪在這裏，從張金牛進來到離去，他閉着眼睛，躺在那裏，竟然充耳不聞，幾乎連動也沒有動一下。

如今當公治長示意兩名家丁要去攙扶他時，他卻突然睜開眼皮，向公治長點點頭道：「你過來一下。」

公治長依言走過來，心中暗暗納罕，不知道頭頑强的金狼要幹什麼。

朱裕望着他，又點了一下頭道：「你坐下，我們說幾句話。」

公治長只好坐下。

朱裕注視着他道：「你在羊腸巷口，點我穴道時，用的是什麼手法？」

公治長微微一怔，但旋即明白了對方問這幾句話的用意，當下只好聳聳肩膀道：「君子報仇，十年未晚，橫豎你朋友明天就可……」

朱裕截口道：「你誤會了，我不是這個意思。」

公治長不覺又是一怔道：「那麼，你朋友的意思……」

朱裕道：「回答我的問題。」

公治長道：「那也不是什麼特別手法，不過出手時力道稍爲重了一點而已。」

朱裕原本平靜的面孔上，忽然現出一種痛苦的表情，等這種表情消失之後，他才又繼續注視着公治長道：「那麼，你知不知道，你以這種手法點人穴道，被點穴道的人，會有什麼下場？」

這一點公治長當然知道。

不過，他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從對方適才那種痛苦的表情看來，這頭金狼顯然在提出問題之前，就已知道了答案。

朱裕果然沒等他回答，就已接下去道：「你老弟以這種手法點人穴道時，既然明知道被點的人縱然不死，必也將變或廢人一個，爲什麼不乾脆發發慈悲，殺了對方？」

這種話只有身歷其境的江湖人物才知道它並不是笑話，而且不含一絲諷刺意味。

在一個武人來說，尤其是依賴一身武功生存的黑道人物，你下狠心一刀殺了對方，有時的確是一種慈悲的行爲。

公治長默然不語。

朱裕閉上眼皮，長長嘆了口氣。

公治長忽然道：「我可以配個方子，交你朋友帶回去，如果你朋友調養得法，我担保你朋友至少可以……」

朱裕張目道：「可以怎樣？」

公治長艱澀地道：「至少還可以保住四成功力。」

朱裕喃喃道：「四成？嘿嘿。」

他搖搖頭，苦笑了一下，忽又睜眼望着公治長道：「你們不是想從我口裏套話的嗎？現在你們還想不想知道天狼會的某些秘密？」

公治長懷疑地打量着這頭受傷的金狼，想弄出對方忽然說出這種話來，究竟是眞是假？是意在揶揄？還是只爲了發洩心頭的一股怨恨之意？

公治長只好反問道：「朋友如肯說出來，有些什麼條件？」

朱裕道：「條件只有一個。」

高大爺遙遙點頭，意思要公治長不論什麼條件只管答應下來。

公治長點點頭，一方面是回答高大爺，一方面也是回答這頭金狼。

「好！你朋友說說看，只要我們辦得到，絕不叫你朋友失望就是了。」

朱裕一字字地道：「明天別以我跟你們那位葛老夫子作交換！」

大廳中每個人都聽呆了。

他們沒有聽錯？

這頭金狼寧願留在敵人手裏，而不願回到自家人的身邊去？

足足過了一袋烟之久，大廳中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誰也沒有開口說話。

公治長望着高大爺。

高大爺的臉色，像是虐疾突然發作，一會兒紅，一會兒白，眞是要多難看就有多難看。

不過，他最後還是朝公治長搖了一下頭。

這個頭搖得他滿身是汗，似乎比推動一道千金閘還要吃勁。

公治長於是也跟着搖頭道：「很抱歉，這個條件我們無法答應。」

朱裕的臉色也有點發白道：「爲什麼無法答應？」

公治長道：「我們雖然很希望能跟你朋友衷誠合作，但我們絕不能因而犧牲我們那位葛老夫子的一條性命。」

朱裕詫異道：「誰說過要你們犧牲那位葛老夫子的性命？」

公治長道：「事情非常簡單，如果我們不依約定——」

朱裕接口說道：「你們難道不能以轟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事先將那位葛老夫子，搭救出來？」

這一下，高大爺眞的沉不住氣了。

他不等公治長有所表示，搶着大嚷道：「行行行，這個條件公平之至，我們只要能救出葛老夫子，當然可以不把你朋友交出去。」

他一邊說，一邊揮着手臂，以加强他的語氣：「說吧，伙計。只要你伙計誠心合作，我高敬如絕不虧待你伙計就是了！」

朱裕突然閉上咀巴，同時緩緩闔上眼皮。

高大爺手臂僵舉在空中，臉色又難看了起來。

這頭金狼當着這許多人，居然拒絕以他高大爺爲談判的對象，自然叫他無法下台。

公治長連忙微微俯下身去，低聲道：「我們高大爺的話，你朋友聽到沒有？」

朱裕閉着眼皮緩緩道：「我需要保證！」

公治長道：「保證什麼？」

朱裕道：「保證我不會上當，保證你們會給予我妥善的保護！」

公治長道：「要誰向你保證？」

朱裕道：「我認爲值得信任的人！」

公治長道：「在這座大廳中，有沒有你朋友認爲值得信任的人？」

朱裕道：「只有一位。」

公治長道：「誰？」

他一面問，一面在大廳中四下環掃一眼。

大廳中這時在七雄方面計有高大爺，胡三爺，艾四爺，花六爺等四位。

殺手方面則有魔鞭左天斗，血刀袁飛，雙戟溫侯薛長空等三人。

除此而外，便是花十八和兩名僕婦，以及花狼，蔡猴子等七八名家丁。

古今以來，一個人能受到敵人的信任，經常都被視爲一種最高的榮譽——這項榮譽會落在此刻大廳中誰的頭上呢？

朱裕回答的聲音不高，但卻一字字堅定有力道：「血刀袁飛！」

這頭金狼選擇的人，竟是昨天在萬花樓殺了第二號金狼的袁飛。

（未完）

武林軼事

五省刀王孫玉峯

神龍

凡是對武術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孫玉峰其人，他是羅漢門的名師。

在民國二十年間，受上海精武體育會的委派到廣州主持少林門拳技。

孫玉峰的羅漢門也是少林流派，這套羅漢拳共分十八路，上六路是主剛的，中六路是剛柔並用，下六路是寓剛於柔，每一動作，都含有羅漢的形象，所以有羅漢拳之名。

據說，孫玉峰的武功，是學自嵩山少林寺的，他的師父是元通禪師，和孫玉峰一起學技的，還有濟南武術傳習所的創辦人馬良，兩人得元通禪師傳技，都有相當成就，不負元通禪師所托。孫玉峰不單止對羅漢門之十八路羅漢拳擅長，並且對「擒拿術」，「單刀」，都有精研。他技成離開少林寺之後，在北五省幹保鑣生涯，仗着一把單刀，縱橫北五省，江湖人物都稱他爲「五省刀王」。他所使的刀法，是配合擒拿術使用的，所以有獨特的巧妙。

孫玉峰是山東景縣人，本是個有錢子弟，但是自幼愛好武技，似乎是與生俱來，山東武風向來很盛，許多市鎭，都有人設場教拳，最盛行的還是摔交，很多摔交能手，都是在山東傳技的。

當地的人，也似乎有意鼓勵少年輩習武，所以每一縣市，年中都有舉行摔交比賽。孫玉峰在十二歲時便在景縣學摔交術，他雖然是個孩子可是體格卻得天獨厚，骨格特別精壯，學了幾年摔交之後，體格更加健碩了，一到十四五歲，便參加摔交比賽，憑着身體强壯，氣力充沛，有了這幾種天賦條件，戰無不勝，得到非常優異的成績。

孫玉峰長大，學武之心更濃，他並不滿足現下的成就。他希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山東景縣和北京相去不遠，他知道北京城裏，武林人物薈萃，各家各派的名手，都集中在京城裏面，要想求武功的進步，便得到京城一行，訪尋武術名師，再求深造。

孫玉峰到達北京之後，因爲他是摔交名手，所以也很爲人所注意，與武林人物相識也漸多，馬氏便在這個時候結交的，因爲彼此都是山東人，份屬同鄉，所以感情也最好。

剛巧這時元通禪師有心發揚少林羅漢門的功夫，到北京遊行，希望把羅漢門發揚光大，他今次到北京來，就是希望能物色到天資聰穎的傳人。

元通禪師眼見孫玉峰和馬良兩人都是練武的好材料，除了有天性聰慧之外，還具有學技的苦心，因此，樂意製造把他們成材，把寅門的羅漢拳技傳授給他們。

所謂寅門羅漢拳，因爲羅漢拳功夫，是以十二地支來作分別的。即子丑寅卯……的傳下去，寅門就是第三代，元通禪師就是第三代傳人了，所以稱爲寅門羅漢拳，至於孫玉峰便是卯門羅漢拳，他是第四代傳人。

孫玉峰和馬良兩人在元通禪師處學了幾年拳技，元通禪師便到四海雲遊去了，並且對他們道：「你們兩人的功夫已經學得很好了，可以出來問世。」

元通禪師離去後，孫玉峰繼續在北京武術界活動，馬良則回山東濟南組織武術傳習所。

孫玉峰在這時候也受了鎭威鏢局的禮聘，出來當鏢師，行走北五省。

孫玉峰仗着羅漢拳一把單刀，在北五省行走，許多名手和他較技，都敗在他的手下，不少綠林响馬都向他低頭。後來，他更在北京創立了一間寧遠鏢局，他自任局主，在保鏢業中他可算是一個有名人物，寧遠鏢局所用的鏢旗是三角形狗牙邊，黑底白字，這三角狗牙邊旗所到之處通行無阻，亦在同時，江湖中人給以一個五省刀王的美譽。

然而，保鏢這種生涯也漸漸不景了，由於當時的交通逐漸發達，保鏢這一種生意也逐漸低落，似乎有被淘汰的必要。

正當這個時候，霍元甲死了，陳公哲幾個繼承他的遺志，把精武會繼續攬下去，並且到處搜羅各派武術人材在精武會中任教。他們看見馬良在濟南所發揚的羅漢門拳技，都有相當成就，因而想在精武會中設這一門功夫，知道孫玉峰是馬良的師兄弟，便使人向他游說，孫玉峰處此保鏢生涯衰落期間，因此毅然答應下來。

孫玉峰携同兒子孫文勇離開北京，一齊到達上海，就在精武會當教頭，教了幾年，製造不少人材，後來受廣州精武會禮聘又南下廣州，以精武會教師身份，先教精武基本拳技，倘有武技高超的人求學，才肯把羅漢拳相傳的。

當他在廣州精武會任教時，初期有很多南派拳師，爲着抱門戶之見，看北派拳師不起，不特不肯投到他的門下學技，還想和他較量一下，把他打倒，因而他父子兩個，在精武會初教拳的時候，常常有人到來，以參觀爲名，實在是向他們問難，不過孫玉峰的功夫，確是有他的長處，一經和他交手，都要向他表示佩服，還有願意向他執弟子之禮，拜他爲師。

黃嘯俠本是蔡李佛的新秀，他的功夫是學自李恩的，年富力强，身軀雄偉，所以對於蔡李佛家拳技，學得很好，李恩是陳官伯的門下弟子，在廣州是很有名的，黃嘯俠的蔡李佛功夫，是得自他的眞傳。對蔡李佛的尋，拿，掛，掃，插等手法，練到很精純，拳技像「十字扣打」，「長拳」，「八卦心」，兵器裏的「梅花雙刀」，「大紅旗棍」，「左右十三槍」，「橫頭槍」，「單軟鞭」無不精純，所以李恩對他十分看重。

少年人有這種好功夫，自然是心高氣傲，聽人說孫玉峰的羅漢拳是少林正宗，並有五省刀王之稱，他便想和他研究一番，希望把他打倒，一舉而成名。

一天，他獨自到精武會去參觀，看孫玉峰教拳，看到孫玉峰教「通天炮捶」時，他便挺身而出，說你方的「通天炮捶」不及得我方的「通天炮捶」，孫玉峰聞說，知道是較量而來了，於是便對黃嘯俠道：「好，我們來較量一下，倘若你能够勝我，我便立刻離開廣東，回去景縣，倘若你敵不過我，便要跪在我跟前，向我叩頭。」

黃嘯俠便立刻答應下來。

黃嘯俠自恃年富力强，一開始就向孫玉峰猛攻，但孫玉峰卻一面招架一面向他解釋，指摘他的手法破綻，像是教授拳術一樣。到黃嘯俠屢攻不下，有點疲態之時，孫玉峰才使了一招潭腿二路的「窩肚拳」，把來拳一繞一壓，同時左脚一起，向他上五寸下五寸部位踢去，痛得他眼淚直流，不能再鬥，黃嘯俠也聰明過人，立刻向孫玉峰跟前下跪，口稱師傅，孫玉峰也樂意收黃爲徒，自此之後，黃嘯俠便跟孫玉峰學羅漢門，成爲南方發揚羅漢門的得力之人。

（完）

抗戰英雄傳奇故事

陰陽界

文·諸葛青雲
圖·盧　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古立和王忠，因王痲子的強拉，往逛妓窟，而認識了重慶秘密組織的人員，水仙、鳳仙，同時也了解了白玉梅的身份，古立即刻宣誓加入組織，並暫放棄私人恩怨，爲國劾力。翌日，牟振川商得刁大海同意，聘古立在B城自衞隊兼職，那天古立隨牟振川往B城，第一個與他碰面的便是使他恨之切骨的賈幼萍，古立強抑着怒火沒發作，賈幼萍却乘握手之便塞給他一張紙條，立請他和牟振川往小山東店中午餐，古立得水仙耳提面命，對任何人均須予以密切注意辨識，但他觀察過小山東後却使他失望——

抑忿維大局　洩恨斬情絲

一直到這頓早餐吃完，在古立的印象中，小山東始終是一個那麼誠樸而隨和的小人物。

當小山東送上清潔的毛巾給他們淨手時，賈幼萍向牟振川笑問道：「牟隊長，今天節目安排好了嗎？」

「甚麼節目呀？」牟振川有點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就是接待古先生的節目啊！」她嬌笑着道。

「哦……，我想，先在隊部舉行一次簡報，讓古先生了解情況，並認識本隊中的各級幹部，然後，再陪同他去實地巡視一下本城的環境。」

「倒像是新官上任似地，你打算替古先生安排甚麼職位？」

「敎官，專敎拳擊和槍法，這是一個客卿的身份，地位崇高而又自由。」

賈幼萍嬌笑道：「這眞是智者所見略同，而且，你還着了先鞭。」

牟振川訝問道：「怎麼？難道賈小姐也有意聘請古先生當敎官？」

「不是我，是林木少佐，他已經向聯隊長建議過，聯隊長也已經答應了。」

「啊！那太好了！古先生，恭喜你啦！」

古立淡然一笑，說道：「我很感謝各位的栽培。」

「這也算是不打不相識，」賈幼萍含笑接道：「古先生，聽說前天晚上，你和林木少佐在怡紅院中，爲了爭風吃醋而大打出手。」

古立點點頭道：「不錯，賈小姐消息很靈通啊！」

賈幼萍抿唇媚笑道：「這是林木親自告訴我的，你們也算是打出來的交情。」

語鋒一頓，轉向牟振川笑道：「牟隊長，我該回去了，待會，你帶古先生熟悉這兒環境時，請用電話通知我一聲。」

「賈小姐也要去？」

「難道你不歡迎？」

「歡迎，歡迎，有妳在一起，我們的行程會方便得多。」

「好，我先走了，古先生，我再提醒你一聲，別在這兒鬧出人命案子來，也要隨時當心會有人暗中狙擊你。」

古立微一怔道：「謝謝妳！我記下了。」

目送賈幼萍離去的背影，牟振川曖昧地一笑道：「古兄眞有辦法，才見面賈小姐就對你這麼關心。」

古立「唔」了一聲，道：「她在這兒，好像很吃得開？」

「那還用說，她等于是聯隊長的夫人，她的話，也就代表聯隊長的命令。」

「哦！一向精明而又多疑的日本人，會這麼信任一個中國女人？」

「這叫作英雄難過美人關呀！再說，賈小姐的表現也的確棒。」

「如何棒法？」

「別的不說，單說到這兒來搗亂的重慶份子，在最近一年以來，至少有十個死在她的手中。」

這幾句話，像一把無形的利劍，刺在古立的心房上，使得他心中感到一陣劇痛。

但他表面上却裝成若無其事地，道：「她還替日本人作特務工作？」

牟振川碰了一下他的手肘，苦笑道：「古兄，小聲一點。」

古立笑了笑，索性不再開口了。

× × ×

回到牟振川的隊部，牟振川立即將古立帶到早已替他收拾好的房間歇息，一面歉笑道：「古兄一直是馬不停蹄，現在請好好休息一下，我去準備好簡報工作之後，再來恭請。」

古立的心中，像打翻了一隻五味瓶，自己也分辨不出究竟是甚麼滋味。

本來，他來陰陽界的目的很單純，如不是碰上白玉梅，賈氏兄妹已在他的槍下喪生了。

但爲了盡一個國民的天職，他却強忍着不便下手，而且不得不強顏歡笑，去敷衍他們，甚至由表面上看來，他自己也落水當上小漢奸了。

興念及此，他眞有啼笑皆非之感。

突然，他想起了賈幼萍塞給他的那個小紙

條。一看門口並沒有旁人，立即由衣袋中取出，匆匆打了開來。

立哥，過去的一切，在適當時機，我會給你一個心平氣和的處置，但目前，你可千萬不能在人前揭開你我過去的關係，還有，隨時當心有人會暗殺你，也不要在這兒弄出人命案子來。

字，是那麼娟秀，也那麼熟悉，但語氣是那麼令人莫測高深！

紙箋上還有着淡淡幽香。

他的心中湧起陣陣漣漪，也湧起太多的疑問。

他不斷地心口相商：「她已當了漢奸，以她的色相和同胞們的鮮血，在中根大佐面前，獲得了榮寵，也獲得了堅定難撼的信任，她還有甚麼企圖？爲甚麼還要敷衍我？又爲甚麼一再強調會有人要暗殺我……？」

突然，腦際靈光一閃，冷冷地一笑道：「我明白了，要暗殺我的準是她自己……」

他點燃一枝香烟，同時也將那張便箋付之一炬。

目注那便箋所燃燒的熊熊火焰，他禁不住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

× × ×

簡報所費的時間，雖然只不過半小時，但古立對于牟振川這個自衞隊，却已有一個清楚的概念。

這個自衞隊的人數，實際上已超過了一個步兵團，而其裝備之精良，更是一般野戰部隊所望塵莫及。

像B城這麼一個偏僻的山城，除了有一個日軍聯隊駐防之外，居然還有這麼一個實力強大的自衞隊，則B城在戰畧上的重要性，已不難想見。

經過這一個簡報，古立的心頭，可更爲沉重了。

他不知道他們那位神秘莫測的小組長，究竟有多大的神通，也不知已方有多少可用的人員，面對敵人如此龐大的陣容，憑少數的地下工作人員，要想完成任務，可實在太困難了。

更使他作難的，是他並非科班出身的情報員，而是一個道地的「半路出家的和尚」，遇上困難，連個可以商量的人也沒有。

同時，目前他也等于是象棋盤上「過了河的卒子」，只有向前，不能後退了。

簡報過後，賈幼萍來了電話，囑咐牟振川帶古立去見中根大佐。

中根大佐是一個典型的日本軍人，四十不到的年紀，中等身裁，一雙烱烱有神的精目，充分顯示他有着用之不竭的精力。

一見面，他就向古立深深地注視了足有一分鐘之久，然後才點點頭，操着半生不熟的中國話，道：「很好，很好……」

這個日本鬼子可眞是鬼得很，他口中說得好聽，右手却以最快速的動作，冷不防地將手槍掏了出來。

但古立的動作，幸比他快上了那麼一丁點兒。

中根大佐的手槍才掏出來，但聽「砰」然一聲，手槍已被擊落。

不！不是被擊落，事實上，中根大佐的手槍是被古立的槍彈震落的，因爲古立的子彈，剛好射在中根的槍身上，手槍雖然被震落了，人却安然無損。

槍聲一响，牟振川的臉嚇成了一片蒼白。

同時，門外的衞兵，也以最快的動作衝了過來。

但中根大佐却向衞兵揮手笑道：「沒有事，我是考驗一下，咱們新聘的這位古敎官的槍法……」

衞兵行了一個軍禮，退了出去。

這刹那之間，古立心念電轉，他已明白賈幼萍一再地叮囑他，當心有人暗殺，以及不許鬧出人命，最好也不要傷人的話意了。

牟振川一面揩拭着額頭冷汗，一面諂笑道：「大佐膽量包天，我算是又有了深一層的認識。」

牟振川的話雖然有點誇張，却也並不算過份。

因爲，像中根大佐方才的行動，等于是玩命，生死之間，是間不容髮的。

像這種玩命的勾當，也只有像中根這等活力充沛，而衝勁十足的少壯軍人能作得出。

但中根本人却淡然一笑道：「作爲一個現代軍人，這點膽量，實在算不了甚麼。」

賈幼萍由裏面房間走了出來，嬌笑道：「別吹牛了，大佐，如果不是我事先向古敎官打過招呼，你現在那還有命在……」

古立心中冷笑着：「原來你們是事先串通好了的……」

中根却向古立笑問道：「古敎官，賈小姐是怎麼跟你說的？」

古立故意苦笑了一下道：「賈小姐說，要我隨時隨地，當心會受到狙擊，但她却不許我傷人，更不許我殺人。」

中根向賈幼萍咧咀一笑道：「好啊！畢竟你們都是中國人，互相照顧。」

賈幼萍微笑道：「可是，我們這些中國人，都是替你們皇軍劾力的呀！」

不等對方接腔，又笑問道：「大佐，古敎官的槍法還過得去嗎？」

「沒得話說。」

賈幼萍道：「你這位眼高於頂的大佐，也說出這種話來，我想，古敎官的槍法，該的確

是不賴的了。」

「林木少佐看中的人，還能錯得了！」

「對了，林木怎麼沒看到？」

「出差去啦！」中根轉向古立笑道：「古先生，請原諒我方才的冒昧。」

古立的心境已平靜得多了。聞言之後，淡淡地一笑道：「也要請大佐原諒我的失禮。」

「不！嚴格說來，失禮的是我，我還應該感謝你手下留情才對哩！」

賈幼萍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白眼道：「大佐，有沒有個完的？」

中根呵呵一笑道：「瞧妳這急性子，我已經說完了，有何吩咐？」

「該辦正經事了吧？」

「是的，該辦正經事了，」中根大佐神色一整道：「古先生，從現在起，你已是本聯隊的教官，也是我這個聯隊長的私人顧問……」

古立插口接道：「多謝大佐栽培，只是……只是——」

「還有甚麼只是的？」

「我擔心時間沒法分配。」

「那沒問題，當你在B城時，三分之一的時間在自衞隊，三分之二的時間在我這兒。」頓住語鋒，扭頭向牟振川笑問道：「牟隊長沒意見吧？」

牟振川諂笑道：「但憑大佐吩咐。」

中根又向古立笑問道：「古先生你呢？」

古立接道：「我也但憑吩咐。」

「好！」中根一掌拍向古立的肩頭，爽朗地一笑道：「我比你多吃了幾年大米飯，就托大叫你一聲老弟了。老弟，好好幹，只要你能協助我，平平安安地渡過這最近的一個月，我會替你向大本營請獎，同時，也保薦你在南京政府中，獲得一個很理想的職位。」

「多謝大佐！」古立顯得很恭敬，但他心中却在冷笑着：「活見你的大頭鬼！」

中根向牟振川點點頭道：「牟隊長，請和賈小姐陪同古教官去工廠附近巡視一番，有關安全方面，如古教官有甚改進意見，毋須向我請示，可以逕行轉飭承辦人員立即遵辦。」

「是是……」

× × ×

在賈幼萍、牟振川二人的陪同下，古立于十五分鐘之後，到達那座秘密工廠的大門前。

當他實地巡視了一番，對這座工廠的安全措施，有了個概括的印象之後，禁不住心中倒抽了一口冷氣。

不錯，一如所傳說，這座工廠，是位于兵營後面的谷道中。

營房四週，圍着通有高壓電的鐵絲網。

那通往谷道的通道上，更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地，連一隻飛鳥也難以飛過。

尤其是那谷道，長達里許，寬僅十來丈，兩旁都是壁立千仞的峭壁，眞算得上是一個一夫當關，萬天莫渡的天險。

至于那座秘密工廠，就在谷道底端一個天然石洞之內。

他們這三位視察大員的行踪，也就是到達那天然石洞的門口爲止。

古立仰望峭壁頂端那茂密的森林，像不經意地問道：「山頂上是否也有安全設施？」

「有，」牟振川含笑答道：「也包括通電鐵絲網、崗哨，晚間還有探照燈。」

「山頂上的地形是怎樣的？」

「是無窮無盡的山峯和原始森林。」

「是否也有通往別處的通路？」

「有一條通往陰陽界的小徑，但現在已經被封閉了。」

古立笑了笑道：「照這情形說來，這兒的安全措施，已到了無懈可擊的程度……」

賈幼萍接道：「俗語說得好：不怕一萬，只怕萬一，我們所擔心的，就是那百密一疏的萬一。」

「唔……」古立笑了笑道：「我們可以到工廠裏面去瞧瞧嗎？」

賈幼萍苦笑道：「這可不行，別說是我們三人，就是中根大佐，非經上級特准，也是不准進去的。」

「難道說，工廠內部的安全，是另外有人負責？」

「是的，我們只負責工廠外圍的安全。」

「如果工廠內部出了問題呢？」

「那與我們無關。」

「這是說，工廠裏面的人，都持有兩個通行證，一個是本聯隊的，一個是工廠本身的安全部門的？」

「不錯。」

「這麼說來，任何人要想進入這工廠加以破壞，都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也是這麼想法。」賈幼萍笑了笑，忽然將話題岔了開去，「古先生，一個武功高强，輕功也很好的人，一縱之下，能有多高？」

「通常是丈五左右，再高明的人，也不過兩丈出頭而已。」

「你呢？」

「我？勉强可以縱到二丈高度。」

「如果是由上往下跳呢？」

「最多五丈。」古立注目問道：「賈小姐怎麼忽然問起這些來？」

「我自然是有原因的。」賈幼萍抬手一指左側峭壁上的一片突出的懸岩道：「古先生你瞧……」

那是一個突出峭壁十多丈，向下延去，有如鴨舌的岩石，岩石約莫有五丈方圓的面積，上面還長有着一叢綠油油的翠竹，正迎風搖曳着。

那懸岩離地總有五十丈高度，算得上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但懸岩以上的峭壁上，却長有疏疏落落的雜木，如果是輕功造詣好的高手，乘夜由後山潛入，繞過崗哨的監視和探照燈的掃視，當可利用那些疏落的雜木，到達那懸岩上面。

但，即使能冒險登上那懸岩，又有甚麼用呢？

因爲，那懸岩距工廠的門口，也就是那天然石洞的洞口，高度加長度的綜合距離，至少也在五十丈以上。

人不是飛鳥，輕功再好的人，也沒法飛渡這麼長的距離。

不過，古立也明白賈幼萍的話意。

因爲，那天然石洞的洞頂上十來丈處，也有一片突出約三四丈的懸岩，形成一個天然的雨簷。

由左側的懸岩到洞頂上的懸岩，距離自然縮短了十來丈，憑古立的卓越輕功和身法，如果冒險以竹梢的彈力相助，是可以射落洞頂上的懸岩上的。但即使是僥倖作到了，順利進入洞中的機會，還是很小很小。

他，心念電轉着，口中却漫應道：「那一片懸岩，難道有甚麼蹊蹺？」

賈幼萍道：「是的……」

接着，她將古立方才心中的構想，簡略地說了出來。

古立靜靜地聽完之後，才笑道：「賈小姐眞是異想天開……」

「不是我異想天開，是中根大佐曾有這種顧慮。」

「賈小姐相信世界上有這樣能凌空飛渡三四十丈距離的人嗎？」

「我想是不可能。」

「那不就得了，即使是眞有這樣的能人，能飛渡這麼長的距離，難道下面這些警衞人員，都是木頭！」

賈幼萍苦笑了一下，沒接腔。

牟振川插口笑道：「聯隊長的顧慮，雖是多餘，但如能事先加以防範，總是好的。」

「不錯。」古立笑了笑道：「我們可以在洞頂的懸岩上再加一個崗哨。」

賈幼萍對古立深深地凝注着，道：「古先生，我們該打道回府了，你現在是聯隊長的顧問，不妨在離去之前，將這兒的環境，多注意一下，以便加强印象，當聯隊長有所詢問時，心中有個概念。」

古立點點頭道：「我已經記下了。」

賈幼萍道：「還有，有關這兒的安全設施方面，如果有甚改進意見，最好先在心中打個腹案。」

古立笑道：「這兒的一切，都是經過專家的安排設計的，在我這個外行人的眼中，已經是盡善盡美啦！」

× × ×

當天晚上，牟振川在「小山東」歡宴古立，除了自衞隊的高級官員之外，賈幼萍也應邀作陪。

牟振川爲了表示對古立的特別禮遇，席間，當場交代，當古立在B城停留期間的伙食，就包在「小山東」，如果他自己公忙，不能奉陪前來時，就由古立獨自前來。

對於這種特別禮遇，換一個人，可能會有受寵若驚之感，但古立的感受却不同。

他直覺地感到，這兒的上上下下，都對他表現得太熟絡了。

因爲，那些人是侵略我國領土，屠殺我國同胞的日本人，和爲虎作倀的漢奸，而他自己，却是一個道地的中國人。

僅僅憑他具有一身不俗的武功和槍法，就值得他們那麼熟絡嗎？

是不是所謂笑裏藏刀？表面上故意對他熟絡，而暗地裏却是別有用心呢？

當然，這是他心中的事，只能藏在心底。

表面上，他顯得非常豪邁，酒到杯乾，談笑風生。

酒席未終，牟振川被他上級的一個緊急電話召走了，臨去時，他一再地向古立致歉，並拜托賈幼萍代爲欵待。

席終之後，賈幼萍將其餘的陪客都打發走了，才向古立說道：「古先生，我送你回隊部去。」

「不敢當！」由於沒有旁人在側，古立的臉色突然沉了下來：「我自己會走。」

賈幼萍却並不因對方的冷淡而退却，她邊走邊輕輕一嘆道：「看過那張便箋了嗎？」

「看過了，多謝妳還認得我。」

「你還在生氣？」

「唉……我生我自己的氣。」

「爲甚麼？」

「當初，我不該瞎了眼睛！」

賈幼萍輕嘆道：「立哥，日久見人心，總有一天，你會……」

古立截口冷笑道：「不必再等，我已看透了妳，妳全身的每一個細胞都是邪惡的。」

賈幼萍幽幽地一嘆道：「立哥，不管你如何恨我，我都不怪你，目前，我只提醒你一聲，一個人的好壞，必須蓋棺才能論定，過早的論斷，是有欠忠厚的。」

「妳是說，我寃枉了妳？」古立仍在冷笑：「姑且撇開你們兄妹過去對我的『栽培』不說，目前，你們賣身投靠，認賊作父，以自己同胞的生命去邀寵，難道這也是假的嗎！」

「立哥，周公恐懼流言，王莽謙恭下士時，這兩個典型的先例，你該不陌生吧？」

「周公一代完人，妳不配提他！」

「好！不談先聖先賢，咱們談目前的，先想想你自己看。」

「我？我怎麼樣？」

「你，口口聲聲以民族大義來責備我，可是，你現在作的是甚麼工作？」

這下子，可將古立的咀堵住了。半晌，才訥訥地接道：「我……我是身在番邦心在漢。」

「你又憑甚麼否定別人不也是身在番邦心在漢呢？」她媚笑着。

「但我看不出來，我只知道，妳的身上，沾滿了自己同胞的鮮血。」

「我不跟你抬槓了，我再提醒你一個事實，最近殉國的三十三集團總司令張自忠上將，你該聽說過吧？」

古立道：「當然聽說過，張將軍忠肝義膽，浩氣長存，當他壯烈殉國時，連他的死敵坂垣征四郎，也不由地舉手致敬，尊爲『中國戰神』，這是中國軍人的典範，也是我們中國人的光榮。」

「可是，當張將軍代理北平市長，跟日本人週旋時，不是有很多人罵他爲漢奸，賣國賊嗎？」

「………」古立的咀，算是完全被堵住了。

賈幼萍又是喟然一嘆道：「立哥，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有他的難言之隱，而這種難言之隱，即使是在自己的親骨肉與夫妻之間，有時候也不便說明的，你同意嗎？」

「………」古立默然點了點頭。

「我們都是中國人，生於斯，長於斯，血管裏流着的是純粹的中國人的血液，請相信我，我也相信你胡本立不會作甚麼出賣國家民族，使祖宗蒙羞的事來。」

「好，我且拭目以待。」

「至於過去，我承認對不起你，尤其是我哥哥……」

「不要說了！」一提及過去，似乎又引起了他心頭的怒火。

「但我不能不重申我的保證，在適當時機，我會給你一個心平氣和的處置。」

古立的咀唇翕張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這時，兩人已走到自衞隊隊部門前，賈幼萍壓低語聲說道：「立哥，請多多珍重，我不送你了。」

接着，又揮着手，提高語聲說道：「古教官，再見！」

「再見！」

× × ×

本來就有着滿腹心事的古立，自與賈幼萍一度懇談之後，他的心事可更多了。

首先是自己的任務問題，據他親自勘查的結果，要想達到破壞那秘密工廠的目的，眞是困難重重，如果那位神秘的組長不能創造奇跡，可實在不能樂觀。

其次是賈幼萍的態度問題，她，身爲日本上校的情婦，並且殘害過不少政府工作人員的生命，但她却舉出壯烈殉國的張自忠將軍，也曾在北平妥協過的事實爲例證，表示她也是身在番邦心在漢，而且於言語之間，一再暗示她是別有隱衷。

她的話，有幾分可靠的成份呢？

還有，他所奉到的要他暫時放棄對賈氏兄妹尋仇的命令，其中是否也別有蹊蹺？

像他這麼一個本來是很單純的江湖人，一旦捲入這個錯綜複雜的環境，與撲索迷離的情況之下，一時之間，可實在不易適應。

因此，儘管他是靜靜地躺在床上，但腦子

裏，却有如暴風雨中的海洋，巨浪滔天，激盪不已。

究竟是甚麼時候入睡的，他已弄不清楚，但第二天起床時，已經是八點半了。

勤務兵一面伺候他盥洗，一面說道：「報告教官，隊長有電話打回來，請教官自己去小山東用早點，他不能趕來陪你。」

「隊長是幾時回來的？」

「報告教官，隊長還沒有回來過。」

「哦……好，我自己去用早點……」古立道。

× × ×

由於用早點的時間已過，午餐的時間却還沒到，因此，當古立趕到小山東時，正是小山東最清閑的一段時間。

儘管外間大廳中沒有別的顧客，但滿臉笑容的小山東，却還是很殷勤地，親自將古立導入他們自己專用的餐廳中。

古立一面就座，一面笑問道：「老鄉，生意還好嗎？」

「多謝古教官！還算馬馬虎虎。」

「這年頭，能過得去就不錯啦！」

「教官說得是，說得是……」小山東滿臉堆笑地遞上一枝香烟：「這是東洋的軍用香烟，不成敬意，不成敬意……」

這一枝香烟，却使得古立爲之一楞。

在淪陷區中抽日本香烟，本來是很平常的事。

所以，古立之所以發楞，倒不是由於小山東敬他的日本香烟，而是，小山東那敬烟的姿勢。

小山東那敬烟的姿勢是：雙手的食、拇二指，分別輕捏着香烟的兩頭，雙掌掌心向下，其餘六個指頭，作半屈半伸狀。

古立微微一怔之下，立卽漫不經意地，以右手的食、中二指，作剪刀狀將那枝香烟攔腰一挾，道：「謝謝！」

小山東目光深注着笑問道：「古教官喜歡抽日本香烟嗎？」

「敬烟是代表敬烟的人的誠意，所以，不論是甚麼香烟，我都喜歡。」

「古教官平常喜歡抽甚麼香烟？」

「我喜歡抽英國製的三炮台。」

小山東道：「這年頭，英國香烟，已不容易買到了。」

「是的，但這個問題，却難不倒一個單帮客……」

小山東滿臉興奮神色地，伸手緊握着古立的健腕，搖幌着笑道：「以後，請多照顧。」

原來上面的一些動作和對話，正是古立於水仙口中所獲知的對於自己同志的聯絡暗號。

「那是當然！」古立注目接問道：「請教老闆尊姓台甫？」

小山東將語聲特別壓低道：「我是天字第五號，請指示！」

古立苦笑道：「我還不能算組織中的正式人員，該請指示的是我。」

「不敢，我只是傳達組長的指示，」小山東含笑道：「請等等，我去將早點取來……」

五分鐘後，熱騰騰的豆漿和燒餅油條都已經取來了。

古立一面用着早點，一面注目問道：「老闆，現在，你可以說明了吧？」

小山東燃上一枝香烟，徐徐地說道：「組長須要知道你經過實地勘查後的感想。」

「很難，很難，」古立苦笑着。

「當然很難，否則，我們早就下手，也不必勞動你老兄的大駕了。」

「可是，我不是超人。」

「但在目前，只有你才有力量進入那個工廠。」

「我？我又不會隱身法。」古立一直在苦笑着：「怎麼能進去？」

小山東笑問道：「古兄注意到工廠門旁邊的那個大排水溝嗎？」

「我注意過，那是唯一似乎可以潛入工廠的一條通道，但實際上却不可能。」

「爲什麼？」

「因爲，那水溝中排出來的廢水，都含有毒素，別說沾上皮膚受不了，聞聞那股氣味，也會令人支持不住。」

「是的，這是一道自然形成的防禦，但對我們而言，這却並非是主要障碍。」

「還有甚麼更厲害的防禦措施？」

「那是用拇指粗的鋼條所組成的栅欄，要想通過，必須弄斷或扭彎兩根鋼條，才能勉强擠過去……」

「這一關倒是難不住我。」

「所以，咱們組長才看中你呀！」

「哦！」古立苦笑了一下：「可是，外面那谷道如何通過？還有那有毒素的廢水……」

小山東截口笑道：「這些，毋須你擔心，一切自有組長代爲安排，他只是要我轉告你，先在心理上有個準備。」

「好，我記下了，還有甚麼指示嗎？」

「有，不過，那是組長的指示。」

「請說！」

「組長說，爲了對付我們這些重慶份子，日本軍方派了一個山田惠子的女間諜在這兒負責，但咱們組長費了很大的精神，却一直沒查出這個日本女間諜來，所以，他要求你在任何女人面前，都要特別當心。」

「我會小心的。……」

他們的密談，就到這兒爲止。

這一整天，古立都無所事事，也沒見到任何人，包括牟振川在內。

一直到晚上十點鐘，牟振川才滿面風塵的回到他的自衞隊隊部。

而且，一進門，連臉都沒洗一把，就進入古立的房間，密談了十多分鐘，然後才長吁一聲道：「古兄，我還沒吃晚飯，請先去小山東等我，我要去向聯隊長報告情況，再到小山東來，咱們只謀一醉，可能的話，我會將賈小姐拉來作陪。」

也不等古立的反應，說完之後，立卽匆匆地走了。

古立微一沉思，也立卽向小山東趕去。

十點鐘以後的小山東，自然不會有甚麼顧客，也正準備打烊了。

因此，小山東一見古立夤夜趕來，不由心頭一驚，一面將他讓到裏間的餐廳，一面低聲問道：「是否有甚麼緊急情況？」

古立點點頭道：「你先吩咐伙計，準備幾道牟隊長愛吃的菜餚，他還沒吃晚飯，待會就來。」

「好的……」

「你對伙計吩咐好後，還得馬上趕回來，我有話說。」

「好，我就來……」

三分鐘後，小山東又回到古立的身邊。

古立悠悠地噴出一口香烟，沉思着說道：「方才，牟隊長一回到隊部，就跟我說，明天有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要我去帮忙。……」

小山東截口笑問道：「是否有關那秘密化工廠的一批重要原料的問題？」

古立一怔，說道：「原來你老兄早就知道了。」

小山東笑道：「這都是咱們組長的神通廣大，而且，也已經有過指示了。」

「是甚麼時候給你的指示？」

「兩個鐘頭之前，不過，這指示不是對我，而是要我轉告你的。」

「好，請說！」

「組長說：這是一個給你儘量發揮特長，也是讓你在日本人面前建立信心的最好機會，你可以不必有任何顧忌，放手施爲，以期能順利完成任務。」

古立皺眉問道：「你知不知道，那些原料，是日本人用來作化學武器，屠殺我們的同胞的？」

「我知道。」

「那麼，我們破壞的惟恐不及，爲甚麼還要協助他們順利運達呢？」

「這叫作放長綫，釣大魚，如果你現在不能協助他們完成此一任務，就不能獲得他們的絕對信任，就沒法完成我們的任務。」

「這個道理，我懂得，但要協助他們順利將那批原料運到，就得犧牲我們自己的愛國同胞。」

小山東笑了笑道：「老兄，以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懂嗎？何況……」

古立截口皺眉沉聲問道：「還有甚麼何況的？」

小山東神秘地一笑，說道：「我們要犧牲的那些人，雖然是我們的同胞，但却不是愛國同胞……」

「他們冒險犯難，要刧持那些原料，怎麼還不能算是愛國同胞？」

「不但不能算是愛國同胞，嚴格說來，他們還是我們的敵人。」

「你越說越玄了。」

「一點也不玄，因爲，那些人都是新四軍的赤色爪牙。」

「哦……現在國共合作，他們不是已經發誓，一致對外了嗎？」

「一致對外是假，伺機擴充他們的實力，才是眞的，請問：自所謂國共合作，聯手抗日以來，你曾聽說過共軍跟日本人打過一次硬仗的嗎？」

「這個……倒是不曾聽說過。」

「老兄還不相信我的話？」

「我相信，不過……那麼，那批人冒險犯難的目的何在？」

「歸根結底，還不是爲了要擴充他們自己的實力。」

「刧持那批原料，就能够擴充他們的實力嗎？」

「不錯。」

「可是，我弄不懂。」

「他們知道，那批原料，對日本人正在製造中的化學武器，非常重要，只要刧持那批原料，就可以向日本人獅子大開口，要求以大批軍火作爲交換。」

「哦……」

「你總算明白了？」

「……」古立苦笑了一下。

「還有甚麼疑問嗎？」

「暫時是沒有了。」

小山東道：「有就趕快提出來，咱們時間可不多……」

街道上已有淸脆的馬蹄聲由遠而近，靜夜中聽來，顯得特別淸楚。

古立一挫鋼牙，道：「好，我不須要問甚麼了！」

小山東含笑起身道：「那麼，請記着，一切以爭取日本人的信心爲第一。」

馬蹄聲止于門口，小山東已疾步出迎，只聽他連聲諂笑着說道：「牟隊長，賈小姐，您好……」

牟振川的語聲笑道：「不好還能半夜三更跑到這兒來喝酒？……」

賈幼萍的語聲道：「小山東，古教官來了沒有？」

「我已差不多在這兒等了半個鐘頭了哩！」古立的咀角叨着一枝香烟，含笑迎了出來，並代小山東搶先回話。

賈幼萍向他投過一個媚笑，沒接腔。

牟振川却歉笑道：「對不起，聯隊長面前多說了幾句話，敎古兄久等了。」

古立笑道：「這算不了甚麼，牟兄公務繁忙，馬不停蹄，也該好好歇息一下了。」

「是啊！」賈幼萍嬌笑道：「我就是奉聯隊長之命，代表聯隊長，多敬他幾杯的。」

一行人一面走向裏間，牟振川連聲謙謝道：「不敢當！不敢當！」

不到五分鐘，酒、菜，都擺好了。

賈幼萍首先含笑舉杯道：「來，我先敬二位一杯。」

她，算是先乾爲敬，一仰頸子，喝了個涓滴無存。

等古立、牟振川二人乾了一杯之後，她立卽親自把盞，再度舉杯，道：「這一杯，我是代表大佐敬牟隊長。」

「……」

「第三杯是代表大佐敬古教官。」

古立停杯笑道：「無功不受祿，我看，這一杯算我敬妳吧！」

「不！古教官雖然還沒建功，但明天的任務，却全靠你去完成。」

「全靠我？」古立不由一楞，道：「難道咱們不派軍隊護運？」

「自然有軍隊護運，但這不是打硬仗，所以，軍隊都穿便衣，也不能集中在一起。」

「那是爲甚麼？」

賈幼萍微笑道：「乾了這一杯，我再跟你說。」

雖然喝的是日本製的太陽啤酒，但兩杯下肚之後，賈幼萍的俏臉上，已呈現一片酡紅。

她，人本美艷絕倫，再添上這一片醫紅之後，更是嬌艷欲滴，眉宇之間，洋溢着無限風情。

這情形，使得牟振川乾嚥口水，古立却將目光避了開去，心中「怦怦」直跳。

「喝呀！」賈幼萍媚笑着。

古立沒答話，只是舉杯一飲而盡。

賈幼萍也乾了杯後，才正容說道：「這原因很簡單，因爲，日本人佔領的是點和綫，其餘廣大的空間，都是中國人，像這批無比重要的原料，如果明張旗鼓，以軍隊護運，那等于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沿途將不勝其煩，所以，爲了避免這些紛擾，才採取從前走暗鏢的方法，現在，你該明白了吧？」

古立點點頭道：「我明白了。」

賈幼萍接道：「這批原料，由于採取走暗鏢的方式，因而自從港口起運起，一直不曾出過任何風險，不料就在快要到達目的地時，却走漏了風聲，而不得不勞動你這位大鏢客去護運。」

古立沉思着接道：「由C城到這兒，遠達百里，而且沿途都是險峻的山徑，不但往返費時，我一個人恐怕照顧不來。」

牟振川接口道：「古兄是要找一個得力助手？」

「唔……」

「這一點，我已想到，而且也已採取了行動，方才，我已派遣急足赴陰陽界，一方面是代你古兄向刁老大請五天假，另一方面，也是向刁老大借將。」

「隊長可眞顧慮週到，但不知是向刁老大借哪一員大將？」

「自然是王忠，次一點的角色，我這兒也有，用不着向別人借將。」

「那麼，我們幾時出發？」

「只等王忠到達，立即起程……」

這一頓酒，一直到凌晨一點，才算是盡歡而散。

× × ×

第二天，出發之前，由林木少佐主持了一次秘密會議。

穿上戎裝後的林木少佐，似乎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戴一副闊邊眼鏡，帽簷拉得很低，一面的冷肅神色，沉默寡言，與幾天之前，在陰陽界和古立因爭風而大打出手的林木少佐，可說是截然不同，如非是經過牟振川的介紹，古立可絕對不會辨認出來。

不過，林木少佐對古立倒算是相當客氣，一見面，就熱烈的握手，並笑謂他們的認識，是中國人所說的「不打不相識」。

參與這一秘密會議的，一共是五個人，林木少佐、岡田上尉、牟振川、古立、王忠。

會中當場決定：使用「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辦法，以策萬全。

原來C城與B城之間，是兩條通路，一條是險峻的山徑，只有一百里，另一條是平坦的官道，却有一百五十多里。

林木的意思是，派出一隊相當于連的兵力，明張旗鼓地，由官道護運，而眞正的原料，却化整爲零，走山區捷徑，由岡田上尉負責，牟振川、古立、王忠三人協助。

同時，由日軍及牟振川的自衞隊中，挑選擅長武功及槍法的便衣人員五十名，化裝成單帮客及一般販夫走卒，沿途暗中照應。

最後，林木鄭重宣佈：「那個裝備精良，走官道護運的隊伍，已于黎明時出發，現在，諸位好好摒擋一下，也該走了。」

× × ×

C城的規模雖然不比B城大，但由于它能通小型輪船，陸路又有公路，因而市面上的繁華，却遠非B城所能比擬。

古立、王忠、牟振川、岡田上尉等四人，下榻于C城的平安客棧，暗中建立了一個地下指揮所。

至于那隊明裏押護的軍隊，却暫時寄寓于一間王氏宗祠中。

由于還沒接受任務，而C城的市面又遠比B城繁華，因此，這初到C城的第一晚，對牟振川、古立等人而言，是一個大好的可以輕鬆一下的機會。

可是，當大夥兒分別在各種燈紅酒綠的場所尋求官能上的刺激，而興緻勃勃時，心中有着若干矛盾，也可說是太多心事的古立，却感到意興闌珊地，獨個兒溜回了客棧。

打開房門，一隻手剛剛摸向電燈開關，一枝冷冰冰的槍管已抵上他的背心，同時，背後傳出一個陰冷語聲：「舉起手來！」

古立心中一驚，但他外表上表現得很沉着，旣沒反抗，也沒舉手，却是故裝訝異地道：「朋友，開玩笑也得有個分寸呀！」

「誰有工夫跟你開玩笑，我再說一遍，舉起手來！」

「你……你是誰？」古立的聲音中，似乎有着太多的驚駭。

「我是一個不當漢奸，也不作順民的中國人。」

「我也是……」

不等他說完，那人已是一口「呸！」在他的頸子上：「你也配！」

「朋友，如果你是想找幾個盤纏，可找錯了對象，我不過是一個單帮客。」

「姓古的，別再裝蒜了，你再不舉手，我可……」

「舉起脚來，行嗎？」話出同時，古立以快得不可思議的動作，閃身飛腿，不但避過了對方槍口的威脅，也將對方踢了一個狗爬。

那「嗎」字的尾音未落，那人的手槍，已到了古立的手中。

「起來！」古立以手槍瞄準着對方，一面以脚尖將房門關上，並順手開了電燈，笑道：「知道我姓古，還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電燈下，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精壯漢子，穿着一身很普通的青布短裝，看外表，也像是一個跑單帮的流浪漢。

那年輕人冷笑一聲道：「姓古的，我死了不要緊，自有千千萬萬的有血性的同胞替我報仇。」

古立淡然一笑道：「你不會死，但你必須說明你的眞實身份。」

「我就是你們口中所說的重慶份子。」

「我要看證件。」

「你這話，就太外行了，幹地下工作的人員，怎能帶着證件。」

這話倒是實情，因此，使得古立也禁不住啞然失笑。

稍爲停了一下，才注目問道：「那麼，你此行目的，是……？」

那年輕人答得很乾脆：「跟你談條件。」

「談甚麼條件？」

「如果你能懸崖勒馬，棄暗投明，替我們自己的政府効力，不但既往不究，而且有你的好處。」

「否則呢？」

「否則，」那年輕人冷笑道：「我們將盡一切辦法和手段，來取你的性命！」

對目前的古立來說，這是一個大難題。

因爲，他目前的行動，可說是有點近乎盲目行動。

儘管他的出發點，是秉承自己的良知，算得上是俯仰無怍。

但在這勾心鬥角的場合中，他所明白的情況，可實在少得可憐，而這些少得可憐的情況，又不過是多方面的一面之詞。

對這些一面之詞，他都不能不相信，目前，這個年輕人所說的話，同樣的也使他無法懷疑。

因爲，事實上，他目前的確是在作敵人的爪牙，對方要爭取他，要取他的性命，也都是情理中事。

那年輕人一見古立沉吟未語，似乎已有意志動搖的跡象，因而又立即正容說道：「古先生，千千萬萬的中國人，爲了保衞我們的領土，主權，都在冒險犯難，拋頭顱，洒熱血，難道你就這麼無動於衷？」

「……」古立仍未接腔。

「古先生，你我都是中國人，有熱血的中國人，也許你目前的境遇是別有隱衷……」

古立截口一嘆道：「不要說了，朋友，你走吧！」

那年輕人注目問道：「你不跟我走？」

「人各有志。」

「那麼，請將手槍還給我，這是我的防身武器。」

「可以……」

說話間，古立已將奪自對方手中的手槍遞了過去。

那年輕人接過手槍，苦笑了一下道：「古先生，雖然你不殺我，但除非你迷途知返，否則，以後，我還是要找機會殺你的……」

房門忽然被打開，傳出一聲冷笑道：「你已經沒有以後了……」

「砰砰」兩聲槍响，那年輕人，已應聲倒地。

那位突然趕來將那年輕人殺死的，是一個青布包頭，作村婦裝束的青衣婦人。

她，目注殊感錯愕的古立，媚然一笑，說道：「立哥，你太善良了，實在不適合幹這份工作！」

「妳……妳是賈幼萍？」

「不錯，賈幼萍就是我。」

「妳爲甚麼要殺他？」

「因爲他要殺你。」

「不！我要聽眞實的理由。」

「我這理由比任何理由都要眞實，也遠比任何理由都有份量。」

「是嗎！」古立披唇冷哂：「我感到非常光榮。」

「立哥。」賈幼萍幽幽地一嘆，說道：「不論過去或現在，我都能想像得到，你的心靈深處，都有着太多的委屈和憤惱，所以，你要痛快淋漓的罵我，打我，我都絕對毫無怨言，唯一的條件，是請你別再這麼冷言冷語的諷刺我……」

古立冷冷地一笑，道：「妳認爲我委屈妳了？」

「……」她沒接腔，只苦笑了一下。

兩個便衣人員出現門口，其中一個向賈幼萍行了一個軍禮，道：「賈小姐，讓我們將屍體抬下去……」

「等一等，」賈幼萍俯身在那屍體上一陣摸索，然後捏着上衣前襟的一角，向古立說道：「古教官，我敢斷定，這個人是新四軍方面的。」

「何以見得？」

賈幼萍道：「這裏面，就是新四軍情報人員的符號……」

「啊……」

「我的力氣不够，請將這兒撕開一瞧就明白了。」

不錯，經過古立撕開那一副衣襟查驗之後，果然證實那死者是新四軍的情報隊員。

古立對於賈氏兄妹，本就存有成見，此刻，目睹賈幼萍心狠手辣，親自殘殺自己的同胞，更是由衷地深惡痛絕，如非顧慮到他自己的神聖任務，他眞恨不得立即將她處死才甘心。

但當他證實死者果然是新四軍的赤色爪牙之後，心中的氣已消去大半，而禁不住如釋重負似地，長吁了一聲。

「教官，你相信了吧？」她媚笑着。

「……」他默然點首。

賈幼萍向兩個便衣人員一揮手：「將屍體抬下去！」

「是！」

「叫店家派人清洗房間……」

不等她說完，早已等在一旁的店家，疾趨面前恭應道：「小的早就來了。」

「唔……」賈幼萍點點頭，向古立招招手道：「古教官，我還有話說，咱們換個房間談談……」

抱着無可無不可的心情，古立隨同賈幼萍進入另一個房間。

賈幼萍所住的這個房間，不但相當寬敞，其設備與陳設，也是現代化的。

因此一進門，古立不禁目光爲之一亮道：「啊！想不到這小旅館還有這麼好的房間。」

「你想不到的事情還多哩！」她媚笑着，順手關上了房門：「如果你喜歡，這房間就算你的了。」

「那麼，妳呢？」

「我自有住處……」

說着她的嬌軀，已很自然地偎了上去。

「……」他，如避蛇蠍似地，退了一步。

「別這麼避之若浼，我身上沒有長刺，」她滿臉不勝委屈的神情。

「但妳心靈上的刺，比任何利刺，都要惡毒。」

賈幼萍苦笑了一下，旋卽正容一嘆道：「立哥，我不能不提醒你一聲，錯過今宵，你會後悔一輩子的……」

「就算是這個世界上的女人都死光了，我也絕對不會因放棄今宵能重溫鴛夢的機會而後悔。」

「這是你心底的話？」

「唔……」

「好！希望你永遠記着你自己說的話，告辭！」

「……」古立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却沒有任何行動。

賈幼萍已經走到室外，又折回來悄聲說道：「方才，一共宰了三個，都是新四軍的紅色爪牙，這筆功勞，也都記在你頭上。」

「爲甚麼？」

「因爲，你是此行的護運大將，總不能反而要人家來暗中護衞着你呀！」

「……」

「請記住，即使你受了萬萬分的委屈，也請咬着牙，完成這一次任務，並隨時隨地，當心有人要你的命……」

她冷不防地，在他的俊臉上親了一下。

古立一怔，道：「這是算甚麼？」

「我求我心之所安。」

「方才那三個的賬妳眞要記在我頭上？」

「唔……」

「可是，妳那兩個手下……？」

「他們不會洩密！」

略爲停了一下，古立才注目問道：「妳是幾時來的？」

「跟你們不過是前後脚之差。」

「牟隊長不知道妳的行踪？」

「知道，到目前爲止，知道我行踪的人，一共才有五個。」

「哪五個？」

「你、我、中根、林木、牟振川。」

古立深深地凝注着她，似乎想要看透她的靈魂深處。

撇開過去的一切不談，以目前的情況來說，賈幼萍的言行，的確是有點兒神秘。

這些神秘感，可能別人不易察覺出來的。

但對古立而言，由於他們過去有過不尋常關係，而重逢之後的環境，又是這麼矛盾而複雜！

也因爲這些，使得古立的神經特別敏感。

其實，他那特別敏感的神經，也僅僅是止於覺得賈幼萍的言行有點神秘而已，儘管他似乎已察覺到別人所未曾發現的秘密，但仔細想想，却又一無所獲。

他，凝注着對方的俏臉，不斷地心口相商着。

她眞是那麼一個沒有靈魂的女人？

不像。

她是像張自忠將軍那樣，讓自己的名譽，身體，蒙垢，而別有神聖的使命的人嗎？

也不像。

她目前對我的態度，以及所說的那些似眞又似假的話，爲的又是甚麼？

爲甚麼？爲甚麼……？

他呆呆地凝望着她，腦子裏的問題，似乎越來越多。

賈幼萍似乎誤解了他這種發呆的神情。

她，輕輕將房門帶上，也輕柔地偎入他的懷中，雙臂環着他的頸子，送上一個溫馨的熱吻。

（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

無影劍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夏秋蓮聯同柳鳳閣、楊非子、龍、虎、狼、猿及凌度月，把神秘黑袍人擊退，凌度月聽信夏秋蓮的話暫時留下，那晚將近天明，柳若梅突潛進凌度月房中，通知他速離，因其母夏秋蓮要加害於他，凌度月佯作應允，去而復返，隱身暗處，翌日早，夏秋蓮告知柳若梅凌度月已逃，惜身中楊非子的慢性毒藥，要柳若梅設法送解藥給他，柳若梅接藥離去後，夏秋蓮獨自返回睡房，因在一夜間奪得控制大局之權，心情愉快，疏於防範，剛入房中，突被人自後點中穴道，夏秋蓮穴道受制，毫無反抗之力，心中明白，對方隨時可出手取她之命，遂不敢再動——

剛脫豹狼窟　又陷蛇蝎窩

那施襲人點了夏秋蓮雙臂穴道之後，只是靜靜站着。既不說話，也未再出手。雙方僵持約一刻工夫，夏秋蓮才緩緩說道：「你是楊兄麼？」

身後人，仍然是不言不語。

夏秋蓮道：「你不是楊兄，定然是大伯了。」

身後人仍未答話。

夏秋蓮歎口氣，道：「你怎麼不說話呢？小妹雙臂穴道被制，實已無攻敵之能。你要什麼？可以提出來了。」

身後人似是啞吧一樣，仍然是不言不語。

夏秋蓮等候了良久，接道：「我可以回頭看看你麼？」

身後人開口了，冷冷一哼，說道：「可以。」

夏秋蓮緩緩轉過身子，目光到處，微微一怔，道：「是你！凌少俠？」

凌度月笑一笑，道：「不錯，是否覺着很意外？」

夏秋蓮道：「完全意外，若梅告訴我，你已經走了。」

凌度月道：「不錯，在下是走了，但我又回來了。」

夏秋蓮嫣然一笑道：「其實，你該走的。你去了之後，楊非子才告訴我，在你身上下了毒。」

凌度月道：「唉！可眞是楊非子下的手麼？」

夏秋蓮道：「他親口告訴我的，那裏還有錯？」

凌度月淡淡一笑，說道：「下的什麼毒？」

夏秋蓮道：「一種發作很慢的毒葯，我已派若梅給你送葯去了。」

凌度月道：「三夫人，在下並沒有中毒。」

夏秋蓮道：「唉！凌少俠，楊非子爲什麼會對我說謊呢？若梅確已替你送葯去，你如不信……」

凌度月冷冷接道：「三夫人，够了，凌某人可以受一次，兩次騙，總不會再受第三次騙吧！」

夏秋蓮一副訝異神色，道：「我騙你什麼了。」

凌度月臉色一變，冷冷說道：「三夫人，我無意和你口舌之辯，激怒我，我可能殺了你。」

夏秋蓮看他劍眉聳動，俊目放光，却有出手的可能，不禁一呆。

凌度月接道：「三夫人！我想瞭解眞正內情，妳的用心？」

夏秋蓮說道：「好吧！你想知道什麼事。」

凌度月道：「在下少不更事，一旦失手，就可以傷了妳三夫人的性命，那時，妳縱然掌握了柳家的財富，也無法買回妳失去的性命。」

夏秋蓮歎息一聲，道：「凌少俠，去把廳門拴起來，咱們好好的談談。」

凌度月道：「三夫人大智若愚，裝出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在下如非親身嚐試過三夫人的手段，決不會想到你三夫人惡毒心計。」

夏秋蓮突然微微一笑，道：「凌少俠，別說的太難聽，你心中想什麼，盡管提出來，只要我能够作得到，決不會讓你失望。」

凌度月道：「妳能給我什麼？」

夏秋蓮道：「柳家舉世無雙的財富，和我的獨女若梅。」

凌度月道：「眞是財色兼收，人生的好事，要我一人得全了。」

夏秋蓮笑道：「凌少俠，我化了很多的心血，利用了那黑袍人的力量，才獲得今日，這個結果，但凌少俠，如若願意要，賤女可以雙手奉送，片刻之間，你就是天下最富有的財主了……」

凌度月冷笑一聲，接道：「够了，三夫人，咱們該談談過往事了……」

夏秋蓮一皺眉頭，道：「我說的是眞事，我可以把得到的全部奉獻。」

凌度月道：「很可惜，我沒有那份貪心……」

語聲突轉嚴厲，道：「那黑袍人，究竟是誰？」

夏秋蓮說道：「賤妾已經說的很清楚了……」

突聽楊非子的聲音，遙遙傳了進來，道：「楊非子求見三夫人。」

夏秋蓮壓低聲音道：「楊非子來了，要不要他進來。」

凌度月略一沉吟，低聲道：「你坐下木榻，擺出妳最動人的姿勢，在下隱於門後……」

夏秋蓮點點頭。

凌度月閃身射入門後，兩道目光却盯着夏秋蓮的身子瞧着。

但聽夏秋蓮柔聲說道：「楊兄請進來吧！」

楊非子道：「三夫人下了栓，難道要在下破門而入麼？」

夏秋蓮略一沉吟，道：「你破門進來也成。」

楊非子哦了一聲，未再多問。

凌度月站在門後，這足足等了一頓飯的工夫之久，仍不見有人進來，立時心生警覺，暗道：「破門而入，大背常情，以楊非子老練，豈會上當。」

心中念轉，頓覺無名火起，冷冷的看了夏秋蓮一眼，正想發作，突聞楊非子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三夫人，在下可以進入臥室麼？」

夏秋蓮道：「妳進來吧！」

凌度月一皺眉頭，忖道：「原來，他早已進來了。」

但聞一陣輕微的步履之聲，傳入耳際，穿着一身藍衫的楊非子，竟然舉步行了進來。

他似是未想到門後有人，雙目一直盯注在夏秋蓮的臉上，舉步而行。

凌度月右手疾快點出，直取楊非子的肩後「風府穴」。

指力落實，楊非子啊喲一聲，向前仆去。

凌度月右手如電，一把抓住了楊非子的衣領。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但見寒光一閃，一把鋒利的匕首，點上了凌度月的「命門」主要穴道。

凌度月呆了一呆，道：「什麼人？」

但聞楊非子的聲音，傳入耳際，道：「在下楊非子。」

凌度月冷哼一聲，揮手一推，那手中扣住要穴的假楊非子，一把給摔了出去。

楊非子哈哈一笑，道：「閣下是凌少俠。」

凌度月道：「是我。」

楊非子道：「在下手中這把短刀，不但鋒利無比，而且淬有劇毒見血封喉。」

凌度月道：「凌某人既落在你的手中，但憑處置。」

楊非子笑一笑道：「三夫人，你說應該如何？」

夏秋蓮道：「我覺着咱們應該先放了他，不知你楊神醫的意下如何？」

楊非子道：「悉聽夫人吩咐，不過，在下斗胆，有幾句話，還要奉告夫人！」

夏秋蓮道：「小妹洗耳恭聽。」

楊非子道：「捉虎容易放虎難，何況，這小子武功高明的很。」

夏秋蓮道：「楊神醫的意思是——」

楊非子低聲道：「夫人如若不準備把他收爲已用，乾脆，咱們就想法子廢了他的武功。」

幾句話，字字如刀如劍，刺入了凌度月的心中。

夏秋蓮歎口氣，道：「他這樣一身武功，廢去了實在可惜，何況，咱們還要他抗拒強敵。」

楊非子道：「夫人說的也是，可要在下餵他一粒葯吃。」

夏秋蓮道：「你要給他什麼葯物？」

楊非子道：「一種可以使人忘去憂慮，忘去自我的葯物。」

口氣一變，冷冷接道：「凌度月，張開嘴。」

凌度月心中一直等待反抗的機會，但楊非子很小心，手中的匕首，一直緊頂在凌度月的「命門穴」上。

但聞夏秋蓮格格一笑，道：「楊非子，你給我住手。」

楊非子臉色一變，道：「夫人，爲什麼？」

夏秋蓮道：「就憑凌度月這一點江湖經驗，豈能制住我麼？」

楊非子微微一怔，道：「夫人的意思是——」

夏秋蓮接口道：「我不過是裝作的罷了。」

楊非子道：「你裝作的，爲什麼？」

夏秋蓮道：「我要騙出凌度月的眞正身份來，想不到，却被你自作聰明的破壞了。」

楊非子沉吟了一陣，道：「就算夫人說的是句句眞話吧！但楊某人已造成了騎虎難下的局面，說不得，只好先制服凌度月了。」

夏秋蓮冷笑一聲，道：「楊非子，你見過我的武功了？」

楊非子道：「見識過了。」

夏秋蓮道：「你在殺死凌度月的時光，我如突然出手，是否可以取你之命。」

楊非子沉吟了一陣，道：「可以。」

夏秋蓮冷聲道：「除非你自己也不想活了……」

語聲一頓，接道：「退下去吧！我担保，凌度月不會找你報復。」

楊非子歎口氣，道：「三夫人，在下是爲了救援你三夫人，才出手制服住他，想不到……」

夏秋蓮笑一笑，道：「我知道你的用心，不過，你却壞了我的事。」

楊非子突然哈哈一笑，道：「夫人，楊某人深精醫理，就我的看法而言，夫人是被人眞正的點中了穴道。」

夏秋蓮厲聲喝道：「楊非子，你敢抗我之命麼？」

楊非子笑一笑，道：「三夫人，沒有法子，在下不能樹下凌度月這個强敵。」

凌度月感覺到尖刃已然破衣而入，接通肌膚，仍然找不到反抗的機會。

此刻，稍有失錯，立時會死在楊非子的毒刀之下。

夏秋蓮怒聲喝道：「楊非子，你可是覺着我無法對付你麼？」

楊非子道：「不過那不是現在……」

突然，頸後一緊，一道寒鋒，頂在了頸後要害。

楊非子呆了一呆，道：「什麼人？」

但覺頸後一疼，似是鋒刃已經破了肌膚。

夏秋蓮冷冷說道：「楊非子，你相信了麼？」

楊非子苦笑一下，道：「三夫人果然是很精密的人。」

夏秋蓮道：「收了你的毒刀。」

楊非子無可奈何的收回了頂在凌度月背後的毒刀。

凌度月長長吁一口氣，緩緩向前行兩步，陡然回過身子。

只見一身白衣的柳若梅手執長劍，劍尖正頂在楊非子的後背之上。

柳若梅對着凌度月一伸舌頭，却忍下未言。

夏秋蓮道：「楊非子，你手中那把毒刀不錯啊！把它丢在地上吧！」

楊非子道：「那黑衣人武功高强的很，在下才準備了這把毒刀，萬一再和他對壘之時，就用這柄毒刀對付他。」

夏秋蓮道：「你想的眞是週到，丢下來，讓我見識一下。」

楊非子還想狡辯，凌度月却突然一抬手，一道銀光射出，噹的一聲，擊在毒刀之上。

楊非子心頭駭然道：「無形劍。」

右手一鬆，丢下毒刀。

他心中明白，凌度月如想取他之命，只不過舉手之勞。

但好的是，凌度月擊落他手中毒刀之後，就未再有攻襲行動。

這時，楊非子自知已完全沒有反抗的機會，雙手一垂，道：「三夫人，在下是一片忠誠。」

夏秋蓮道：「我知道，但你壞了我的事，不許回頭看，慢慢的轉過身子，退出去吧！」

楊非子無可奈何，緩緩轉過身而去。

柳若梅手中的長劍，一直頂在他後頸之上，把他送出跨院，砰然一聲，關上木門。

楊非子一直沒有機會看清楚，暗算自己的是何許人物。

目睹楊非子離去之後，夏秋蓮忽然微微一笑，道：「凌度月，你現在有什麼感覺。」

凌度月道：「在下覺着，諸位都是大奸大惡的人物。」

夏秋蓮道：「至少我救了你的命。」

凌度月道：「這也就是，我沒有殺死楊非子的原因，我知道，現在，他還有不死的價值。」

夏秋蓮問道：「可以解開了我的穴道麼？」

凌度月歎口氣，伸手解開了夏秋蓮被點的穴道。

夏秋蓮伸展了一下雙臂，長長吁了一口氣，道：「好險啊！好險，咱們今天都兩世爲人。」

緩移蓮步，伸手拾起了楊非子丢在地上的短刀。

那是一把一尺二寸左右的短刀，鋒利異常，全身都閃着藍色的光芒，點點頭，道：「果然是一把淬毒的利刀，但不知它的毒性如何？」

目光突然轉到那假冒楊非子的大漢身上。

只是他瞪眼張口，講不出一句話來。

原來，凌度月在摔他出去時，已點了他身上的穴道。

夏秋蓮掂了掂手中的毒刀，伸手拍活了那人穴道，笑道：「你是什麼人？」

藍衫人道：「我是府中的二賬房，我是那位楊大先生逼來的！」

夏秋蓮道：「你剛剛看到的事，千萬別傳出去。」

藍衫人道：「夫人放心，小人有天大胆子，也不敢胡說八道。」

夏秋蓮道：「那很好，你去吧！」

藍衫人道：「多謝夫人。」

轉身向外奔去。

夏秋蓮右手一揚，毒刀突然刺出，正中那藍衫人的左肩。

但聞那藍衫人啊了半聲，人已倒在地上。

就是這一瞬工夫，那藍衫人的臉上，已佈滿了一層黑氣。

夏秋蓮道：「果然是一把奇毒利刀，楊非子在和那黑衣人對敵搏殺之時，就不肯輕易的拏出來，顯然，這把毒刀在他的心目中，份量很重了。」

凌度月目睹那短刀之毒，想到適才處境之險，不禁暗自捏了一把冷汗。

夏秋蓮收好短刀，笑道：「最好的保密方法，就是殺人滅口。」

凌度月吁一口氣，道：「夫人，在下告辭了。」

夏秋蓮道：「爲什麼？你心中定然有無數的疑問，爲什麼不想問了。」

凌度月道：「不管如何？妳救了我的性命，咱們之間的恩恩怨怨，就此一筆勾銷，在下就此別過。」

但見白影一閃，柳若梅突然出現，攔住了凌度月的去路，笑道：「現在就要走麼？」

凌度月笑一笑，道：「若梅姑娘，道

不同難相爲謀，我也應該去了。」

柳若梅歎口氣，道：「凌兄，不肯和我娘好好的談談麼？」

凌度月道：「談談？」

柳若梅道：「不錯，談談，你們應該很仔細的談談才是。」

凌度月道：「若梅姑娘，在下想不出應該和令堂談些什麼？」

柳若梅沉吟了一陣，道：「娘！那你和凌少俠談談呀！」

夏秋蓮道：「孩子，讓他去吧！人各有志，勉强不得，他對娘的誤會很深，只怕一時間，也無法談出什麼。」

柳若梅低聲說道：「娘！妳這樣不行啊！」

夏秋蓮道：「不行，那裏不行了，咱們母女雖然經歷了無數的艱辛，但咱們不是好好行過來？」

柳若梅忽然垂下頭去，道：「娘！那要不要女兒告訴他？」

夏秋蓮說道：「若梅，不可以胡說八道……」

語聲一頓，接道：「凌少兄，你請吧！見着歐陽老堡主時，代我們母女問一聲好。」

凌度月似是聽懂了他們母女一番話，但又似是不太懂，但他內心之中，一直認爲這兩母女，都是極善做作，也會做作的人，當下急急一抱拳，轉身而去。

柳若梅似是忍不住要放聲大喝，但却被夏秋蓮伸手阻止。

凌度月全神戒備，一直離開了這座寬敞的知府府第。

他心中有太多的疑問，太多的感慨，已非他這樣年齡之人所能理解。

一路上出人意外順利，一直走回了大祥記綢緞莊。

歐陽明老堡主早已得到了消息，匆匆迎出來。

過關刀雷慶，歐陽成方，及杜天龍夫婦等，緊隨在歐陽明的身後，迎了出來。

雷慶和凌度月合作歷險，使兩人在情感上接近了不少。

急行一步，迎上來，抓住了凌度月一隻手，道：「凌兄弟，你好吧！」

凌度月道：「大概沒有事？」

杜天龍怔了一怔，道：「兄弟，這話怎麼說？」

凌度月道：「那地方太詭異，我無法確知自己是否身受毒害。」

杜天龍哦了一聲，道：「快些請入廳中，查查看是否中毒？」

凌度月先對歐陽明抱拳一禮，在羣豪護擁下行入廳中。

歐陽明一面吩咐準備酒菜，一面要凌度月運氣相試，是否中毒？

凌度月運氣默查，未見中毒之徵。

歐陽明長吁一口氣，道：「凌少俠，咱們本來要全力接應你……」

凌度月搖搖頭，接道：「晚輩已通知雷老前輩，要他轉告諸位，其實，他們之間，現在展開着一場殘殺，咱們如是一插手，只怕會弄巧成拙？」

雷慶道：「老弟，柳鳳閣和楊非子，那一位掌握了優勢。」

凌度月道：「情勢變化詭異，柳鳳閣，楊非子，全都落敗！」

雷慶道：「老弟的意思是……」

凌度月接道：「目下最佔優勢的是柳三夫人夏秋蓮。」

雷慶長長歎息一聲，道：「老堡主，看來，還是你有先見之明！」

凌度月奇道：「怎麼？歐陽老堡主，早已推斷如此了？」

雷慶點點頭道：「不錯，薑是老的辣，歐陽老堡主，由老朽口中，知曉了部份情勢之後，就加了一句評斷說，這些紛爭之事，可能都來自那柳三夫人，夏秋蓮的身上，想不到，竟然被老堡主言中。」

歐陽明歎息一聲，道：「雷兄，咱們先聽聽凌少俠的高見？」

凌度月苦笑一下，道：「那裏的情勢很詭異，我只能把經過之情說出來。」

歐陽明道：「凌少俠說的詳細一些，咱們就多一份瞭解。」

凌度月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大口，道：「眞是一言難盡啊！」

當下，把經過之情，很仔細的說了一遍。

雖只有數日工夫，但其間的變化，却是波譎雲詭，叫人目迷五色。

凌度月化了大半個時辰的工夫，才算把經過之情很仔細的說了一遍。

歐陽明聽得頻頻點頭，道：「想不到中間的變化，竟然如此複雜……」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凌少俠，你身歷其境，覺着咱們應該如何？」

凌度月道：「在下覺着，柳家的財富太多了，多到叫人眼紅，才引起了這麼一番爭奪，同室操戈，兄弟相殘，連他們的夫人，也捲入了這樣漩渦之中。」

歐陽明略一沉吟，說道：「凌少俠，他們新創不久，正在紛亂的局面之下，是麼？」

凌度月點頭道：「目下情勢，確然如此。」

歐陽明微微一笑，道：「凌少俠，如若老夫傾盡綠竹堡的實力，來一次全力夜襲，咱們能把握幾成勝算？」

凌度月沉吟了片刻，道：「這個，晚輩無法估計，夏秋蓮掌握的實力，晚進雖知道一個大概，但却未能全部瞭解，至於老前輩這方面，晚輩就無法知曉了。」

歐陽明道：「老夫可以對付楊非子，或者柳鳳閣，你凌少俠也可以對付一個，老夫再找兩位副手，合力對付一人，餘下的，以綠竹堡的屬下，都可以對付了。」

凌度月聽得心中一動，說道：「老堡主，晚輩心中有一點不解之處，不知可否請教？」

歐陽明道：「凌少俠只管請說，老夫能夠回答的立刻可以解說明白。」

凌度月道：「老前輩動員手下全部精銳，夜襲夏秋蓮等，不知用心何在？」

歐陽明呵呵一笑，道：「凌少俠，問的好，綠竹堡薄有田產，衣食無缺，決不會貪圖柳家的財富，但柳鳳閣和夏秋蓮伙憑那一份富可敵國的財產，胡作非爲，武林之中，只怕很難得有寧日了，如若能一舉把他們全數生擒，至少，江湖上可保一個暫時平靜無波的局面。」

凌度月輕輕歎息一聲，道：「就算咱

們能一擊如願，但又如何處置柳家那大筆財富呢？」

歐陽明道：「這個，更不用煩心了，柳鳳閣，夏秋蓮，所以能興風作浪，全靠那大份資財，咱們只要了去他們大部份資財，他們就無法爲所欲爲了。」

凌度月道：「老前輩的意思，可是說把那批財富分散開去。」

歐陽明道：「老夫正是此意。」

凌度月說道：「如是能善用這一批財富，解救天下的貧苦災民，可是千千萬萬人受惠，也可使江湖之上，少一個是非的根源。……」

沉吟了一陣，接道：「不過，老堡主，那究竟別人之物，取之不當，如若要在下做主，似乎是不宜出手……」

雷慶突然接口說道：「兄弟，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萬一，等那夏秋蓮掌握了全局之後，再興風作浪，那時，將如何是好？」

凌度月道：「這個麼，晚輩不敢保證，不過，就晚輩的看法，夏秋蓮雖然已暫時掌握了大局，但是，她很難一直掌握下去……」

歐陽明微微一笑道：「既是凌少俠如此解說，老夫也犯不着和他們拚命了。」

凌度月喝了一口茶，道：「老堡主，在下適才提過武功奇高的黑衣人，老堡主可還記得？」

歐陽明道：「記得。」

凌度月道：「老前輩能够想出來，他是什麼人麼？」

歐陽明沉吟了一陣，道：「這個，老朽無法預測，但凌少俠把他形容的，也未免有些過份了。」

凌度月急忙說道：「那黑衣人，武功高明極了，他一人獨鬪我們數人，還有餘力。」

談話之間，用完了一餐酒飯，歐陽明輕輕笑一聲說道：「凌少俠，咱們也用不着客套什麼？這些時日，只怕你沒有睡過一場好覺，早些去休息一下，有話咱們以後再談。」

親自送凌度月到了一處靜室之中。

凌度月這些天來，一直都在警惕的戒備之下，確無一場好覺睡過，此時精神鬆散，再加上三分酒意，立時睡熟了過去。

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耳際間突然響起了木門呀然之聲。

一種本能的反應，凌度月突然想挺身而起。

那知這一坐，竟然未能坐起。

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刻是酒意全醒。

睜眼看去，只見燭火高燒，照的滿室通明。

身着長袍的歐陽明，臉帶笑容，正緩步行近木榻。

凌度月抬動一下右手，只覺手臂中，如壓着千斤重鉛，手臂竟然無法抬動。

但他的神志仍很清明。

歐陽明行近了木榻，輕輕吁一口氣，道：「凌少俠，好了一些麼？」

凌度月呆了一呆，道：「老堡主，在下怎麼了？」

歐陽明道：「凌少俠受了暗算？」

凌度月奇道：「什麼人暗算了我？」

歐陽明說道：「這個，老朽也不清楚了？」

凌度月心中一動，忽然歎一口氣，道：「老堡主不肯說，在下也明白了。」

歐陽明拂髯一笑，說道：「你明白什麼？」

凌度月道：「暗算區區的，恐怕是你歐陽老堡主吧！」

歐陽明淡淡一笑，答非所問，道：「凌少俠，你果然是一位很聰明的人，只可惜年紀太輕了一些。」

凌度月暗中提聚眞氣，只覺全身都癱了一般，連眞氣也無法提聚。

歐陽明搖搖頭，接道：「可惜呀！可惜。」

凌度月道：「可惜什麼？」

歐陽明說道：「可惜凌少俠的這身武功。」

凌度月道：「我……」

歐陽明接道：「你服下了一種失去武功的藥物，使十幾年苦學而成的一身武功，在片刻之間，完全失去。」

凌度月道：「哦。」

歐陽明道：「從此之後，你就變成了一個平常的人。」

凌度月只聽得心頭一寒，出了一身冷汗。

强自鎭定了一下心神，凌度月緩緩說道：「老堡主，在下心中有一件不明之事，死難瞑目。」

歐陽明道：「好，你說吧！老夫或可代爲作答。」

凌度月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歐陽明道：「天下武林同道，有誰不識綠竹堡的歐陽明。」

凌度月道：「你和那柳鳳閣，究竟有什麼關連。」

歐陽明道：「老夫和柳鳳閣，全然無關。」

凌度月道：「那你和楊非子，也無關連了。」

歐陽明笑一笑，道：「不錯。」

凌度月道：「我明白了，你就是那夏秋蓮口中的神秘黑衣老人……這眞是叫人難以相信的事啊！」

歐陽明伸出雙手，道：「老弟，我記得你說過，那人的手上受了傷？」

凌度月嗯了一聲，道：「他受了傷，不錯。」

但歐陽明的雙手，却是完好無傷。

一下子，又把凌度月心中的構想，又完全推翻了去。

如墜入五里雲霧之中，凌度月完全茫然了。

歐陽明道：「老弟，一個如是雙手傷得很重，決然無法在極短的時間中把傷勢治好吧！」

凌度月輕輕吁了一口氣，說道：「老堡主，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在下完全糊塗了。」

歐陽明道：「事實上，事情很簡單，我不是那位神秘的黑衣人。」

凌度月道：「但，你爲什麼，暗算了我？」

歐陽明淡淡一笑，道：「老弟，你能够肯定麼？」

凌度月搖搖頭，道：「不能。」

歐陽明微微笑了一笑，道：「你確是一位難得的練武材料，也是位具有很高的才智的傑出少年，你仔細想想吧！老夫去了。」

變化是那麼意外，事實是那麼冷酷，凌度月完全陷入了一種莫可名狀的神秘之中。

凌度月盡量的保持心情的平靜，以便能想的清楚一些。

但他失望了，想不出自己是如何的受了暗算。

不知道又過了多少時間，木門呀然而開。

一個長髯飄垂的老者，快步行近了木榻前面。

是雷慶。

雷慶輕輕歎一口氣，道：「兄弟，你怎麼樣？」

凌度月道：「我很好，但却不能行動，甚至無法舉動一下手臂。」

雷慶道：「歐陽老堡主來過了？」

凌度月道：「來過了。」

雷慶道：「他沒有說什麼？」

凌度月道：「沒有，他只是證明給我看，他不是那位黑衣人。」

雷慶道：「兄弟，必須想法子，先把你身中的劇毒解除。」

凌度月道：「我看，我似是傷在一種很奇怪的怪毒之下……」

雷慶接道：「不錯，所以，你必需要合作一些。」

凌度月冷冷說道：「要如何一個合作法？」

雷慶道：「先答應他的任何條件，然後，再找機會。」

凌度月苦笑一下，道：「希望，咱們能還有機會……」

語聲一頓，接道：「你，雷老前輩，爲什麼還在這裏？」

雷慶歎息一聲，道：「我們也受了控制。」

凌度月道：「什麼控制？」

雷慶道：「聽我說吧！我被人家在身上刺了一針，每隔三日，都要服用一粒解藥。」

凌度月道：「雷老前輩，你看過被刺的地方吧！」

雷慶道：「看過，那只是一個很小的針孔。」

凌度月低聲道：「老前輩，這四週可有監視咱們的人？」

雷慶道：「沒有見到其他的人……」

突然，木門又開，杜天龍快步行了過來。

他步履很快，三五步，已到了凌度月的木榻前面。

目睹杜天龍，不禁使人想起了這些事端，都是由他而起，立刻火冒三丈。

杜天龍歎口氣，搶先說道：「凌少俠，你好一些麼？」

凌度月道：「我很好，被人在茶中下了毒，像服了軟骨散一般，躺在這裏動也未動過一下。」

杜天龍道：「凌少俠委屈了。」

凌度月道：「够了，杜天龍，我不想再聽這些甜言蜜語了。」

杜天龍道：「是！這一次，在下來，就是想請教一下凌少俠的用心！」

凌度月道：「先說明你的來意，再告訴我，你的身份，然後，我自然會告訴你我的決定。」

杜天龍似是有點失措，苦笑一下，道：「我奉家岳之命而來。」

凌度月冷聲道：「想當然耳，他是不是最後的首腦人物，別要後面還有幕後的人物？」

杜天龍說道：「這個，在下就不清楚了。」

凌度月道：「說你知道的事。」

杜天龍道：「家岳需要在下來請教兩件事。」

凌度月道：「你看看，我如立掌如刀，可以斬斷你的雙臂。」

杜天龍道：「在下决不敢閃避。」

凌度月忍不住一腔怒火，直衝而出，道：「呸！僞君子，不要臉，還不如江湖中下九流的人物，他們至少，也可以講究恩怨二字。」

杜天龍道：「凌少俠，請息怒火，我也是沒有法子的事，我不敢不來，也不能不來……」

凌度月道：「你也是逼迫而來？」

杜天龍道：「是的！」

凌度月道：「逼你的人，就是你們老岳丈了。」

杜天龍點點頭，沒有開口。

凌度月點點頭，說道：「以名取人，誤盡蒼生，他的名頭，在江湖上是何等的響亮，想不到退隱了數十年後，才原形流露……」

杜天龍低聲道：「凌少俠，別太激動，處此情景，瞬息萬變，你必需保持着一份冷靜，才能自保。」

凌度月歎口氣，道：「說吧！你來意如何？」

杜天龍道：「家岳要我問凌少俠，是想死，想活？」

凌度月道：「死法如何？」

杜天龍道：「一粒毒丸，吞下去之後，會慢慢的昏睡過去，這一睡，就永遠不會醒過來了。」

凌度月道：「死的方法不錯，活呢？又怎麼個活法？」

杜天龍道：「活下去，在下也可以沾沾凌少俠的光了。」

凌度月道：「我是階下之囚，用不着再替我戴件什麼高帽子了。」

杜天龍說道：「我所說的，是由衷之言。」

凌度月冷笑一聲，道：「此時此情，杜大鏢頭也用不着說恭維的話了，我只想聽聽內情，和你們的目的。」

杜天龍道：「如若凌少俠願意活下去，那就是願意和家岳合作了。」

凌度月冷冷哼了一聲，問道：「以後呢？」

杜天龍道：「家岳用人，唯才是重，只要凌少俠肯和家岳合作，你就是他的副手了。」

一面放沉了聲音，接着說道：「凌少俠，答應吧！這中間，重重內情，在下也

無法說的明白，還要仗憑凌少俠，主持公道。」

提高了聲音，接道：「你聽到沒有，一個是死，一個是活，死則一了百了，活則享不盡今後的榮華富貴，你自己拿個主意吧！」

凌度月道：「在下就算答應了，歐陽老堡主肯相信麼？」

杜天龍道：「自然是不肯相信了。」

凌度月道：「不相信，在下就算答應了，也是無用。」

杜天龍眨了兩下眼睛，道：「家岳有一粒丸藥，只要你凌大俠，服用下去，家岳就可以完全相信你了。」

凌度月道：「哦！原來，令岳也是一位用毒的能手。」

杜天龍說道：「不敢相瞞凌少俠，家岳的用毒之能，只怕不在楊非子的藥理之下。」

凌度月道：「那眞是失敬的很……」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你這乘龍快婿，自然也是位用毒高手了。」

杜天龍低聲道：「罵得好！」

語聲一頓，高聲說道：「用毒之道，屬於大智大慧，在下這點才智，自難和家岳相比了。」

凌度月道：「原來如此，你小子也是知道謙虛二字。」

杜天龍道：「在下所說的句句都是眞話。」

凌度月道：「歐陽明名滿天下，江湖之上，誰人不知他是一位大仁大義的英雄，退居綠竹堡，歸隱養老，似是已不問江湖上是非，誰知道他骨子裏，竟是從中操縱江湖變局的人物……」

杜天龍又眨了兩下眼睛，向凌度月示意，口中却接道：「凌少俠，土裏藏不到夜明珠，以你凌少俠這份能耐，不論是誰，想完成了江湖霸業，都全重重的借用閣下，……」

凌度月冷冷說道：「够了，够了，別再說下去了？……」

忽然長長歎息一聲，道：「你不能作得主意。」

杜天龍道：「在下奉命來此，就是專說你凌少俠的事，別的事，在下不能作主，但凌少俠的事，在下也許能作的一點主意。」

凌度月道：「那藥丸服下之後，反應如何？一個人又變成了什麼樣子？」

杜天龍道：「那是一種奇烈的毒藥，如若不在一定的時間，服藥中和，立刻毒發而亡。」

凌度月道：「我看到了楊非子施毒之能，但最後，却自己被困在南荒蠱毒之下，受人擺佈。」

杜天龍道：「凌少俠岳家，還在等我的回信，凌少俠不能給在下一個很肯定的答覆。」

凌度月搖搖頭，道：「你既然什麼都作不了主，也不用和你談了。」

杜天龍先是一怔，繼而微微一笑，道：「這麼說來，凌少俠是希望和家岳談談了。」

凌度月道：「不！我要先和你那位老婆談談。」

香烟之最

▲吸烟最多的是美國人，一九七三年的一年美國便化了一百三十億美元購買香烟，平均每一成人每年抽三千五百支烟（如吸烟者每天抽一包的話，一年要吸七千三百支烟）。

▲世界最長的香烟達十一吋之長，叫 Head Plays，爲美國產品，每包祇有五支，最短的祇有一又四分一吋的長度，英國出產，叫 Lilliput。

▲最出名的香烟收藏家是一位紐約醫生，他收藏了出產自一百六十三個國家，六千六百一十二種不同的香烟。歷史最早的一支是在一八八五年美國出產的，名叫 Lone Jack。

▲收藏香烟盒最多的却是一位丹麥人，他有五萬二千種烟盒，包括鐵罐及紙盒，二十支裝、十支裝等。單是英國烟盒，此君已有六千八百多個。歷史最早的烟盒是一八六零年芬蘭製造，可放二十五支香烟。

▲最名貴的打火機，是由著名的英國登喜路廠出品。售價三千英鎊，是由兩色硬木作該機之身，四圍十八K金，再加上二百粒鑽石。相信顧客不多。

・德明・

杜天龍一怔，道：「這個，這個，爲什麼？」

凌度月道：「怎麼？你不同意麼？」

杜天龍還未來及答話，一個嚴重的聲音，已傳了過來，道：「杜總鏢頭，乃是大有風度的人，怎會不同意呢？」

這聲音很陌生，凌度月竟然聽不出是何人的聲音。

但杜天龍却是如奉綸旨一般，一連聲應道：「同意，同意，在下這就去請她和凌少俠談談。」

轉身向外行去。

凌度月冷冷說：「站住。」

杜天龍停下腳步，回過身子，道：「凌少俠還有什麼吩咐？」

凌度月冷冷道：「告訴他們，我只要你老婆一個人來，不許任何人暗中追她回來。」

杜天龍微微一笑，道：「好！在下據實奉告家岳，由他老人家裁決就是……」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家岳愛才如渴，尤其是對你凌少俠，器重的很，想他老人家，萬無不應之理。」

凌度月暗暗歎口氣，忖道：「看來，這杜天龍，確也在一種惡毒手段控制之下，身難由己，連自己妻子的名節，也無能保護了。」

杜天龍未再多言，轉身行了出去。

過了約一盞熱茶工夫之久，一股幽幽香風，撲入鼻中。

凌度月故意閉上了雙目，雖知人到了身前，却仍然裝作不知。

只聽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道：「凌少俠，要找賤妾。」

凌度月緩緩睜開了雙目，只見歐陽鳳含笑站在榻前。

她似是經過了一番刻意的修飾，只塗的脂粉嫣紅，柳眉彎彎。

凌度月心中忖道：杜天龍也許是被迫行事，這歐陽鳳既是那歐陽明的女兒，只怕是早已知曉內情，說不定，早已是這大椿陰謀的核心人物了。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杜夫人，經過了這一番刻意的打扮，似乎是嬌艷多了。」

歐陽鳳微微一笑，道：「如論風情嬌媚，天下美女，誰也難及夏秋蓮，凌少俠是過來人，自然比賤妾還要清楚了。」

平常時間，她端莊凝重，一看之下，就感覺出是個出身大家的閨秀，武林中名門兒女，但此刻，却是語氣中滿含着輕佻之意。

凌度月吸一口氣，忖道：「只有好色貪財之徒，才會怕死，我如是想活下去，就要先消除他們心中之疑。」

心中打定了主意，緩緩說道：「夏秋蓮確够妖媚，不過，在下覺着她欠缺了一些什麼？」

歐陽鳳道：「欠缺一份大家閨秀的風範，儀態。」

凌度月道：「嗯！夫人這一提醒，倒叫在下恍然大悟了。」

歐陽風微微一笑：「凌少俠找賤妾來，只爲談夏秋蓮的妖媚麼？」

凌度月道：「那是題外文章。」

歐陽鳳道：「題內文章，又是如何一個作法？」

凌度月道：「杜夫人……」

歐陽鳳微微一怔，道：「爲什麼不叫歐陽姑娘，或是鳳姑娘。」

凌度月哈哈一笑，道：「妳本來就是杜夫人了，是麼？」

歐陽鳳點點頭，道：「是！」

凌度月道：「夏秋蓮也嫁過人了，而且，還生了一個女兒。」

歐陽鳳道：「柳若梅承繼了她母親的大部妖媚，日後，也許青出於藍。」

凌度月輕輕咳了一聲，道：「在下已經不在那裏了，不用再談他們母女了。」

歐陽鳳道：「凌少俠，想要談些什麼呢？」

凌度月道：「談談你杜夫人吧！」

歐陽鳳臉上突然一紅，說道：「遊龍崑崙不見山，你既然見識過夏秋蓮母女二人了，天下間還有什麼女人會放在你的眼中。」

凌度月暗道：這杜夫人平日裏，凜然不可侵犯，想不到現在竟然也如此輕浮。

當下重重咳了一聲，說道：「白菜，蘿蔔，各具其味，也未必定會輸給山珍海錯。」

歐陽鳳嘆口氣，默然無語。

凌度月暗裏咬咬牙，道：「杜夫人可知道在下此刻的處境麼？」

歐陽鳳點點頭，又未說話。

凌度月道：「令尊和在下說過了。」

歐陽鳳說道：「我知道，爹已告訴我了。」

凌度月道：「你丈夫杜天龍，也來過了。」

歐陽鳳道：「是他叫我來的！」

凌度月道：「也是他叫妳刻意的打扮一番麼？」

歐陽鳳低垂粉頸，突然抬起，雙目中滿含淚光，似乎是想發作，但她突然又忍了下去。垂首說道：「是我自己要這麼打扮一番。」

凌度月道：「杜夫人可知道區區要請妳來的用心麼？」

歐陽鳳道：「我不能說不知道，但也不能說很明白。」

凌度月道：「令尊要我作他的副手，但不知，他有幾位副手。」

歐陽鳳道：「家父很看得起你凌少俠，就賤妾所知，你如答允和家父合作，你將是他手下第一副手，那是一人之下，千百人之上的位置。」

凌度月道：「如若在下不答應，勢必難過死亡之關了。」

歐陽鳳道：「所以，你要報復他，想羞辱，玷污他的女兒。」

凌度月道：「妳本來可以不必來的，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妳已經嫁給了杜天龍，對麼？」

歐陽鳳苦笑一下，道：「我知道自己的身份，用不着凌少俠提醒……」

語聲頓了一頓，繼續接着道：「凌少俠的時間，並不太多，你應該作一個決定了。」

凌度月道：「這麼看來，杜夫人，也是參與機要的人了。」

歐陽鳳拒絕回答。

凌度月接口說道：「在下還有多少時間。」

歐陽鳳道：「一個時辰左右。」

凌度月道：「如是在下一個時辰內，無法決定呢？」

歐陽鳳道：「那麼，你就永遠不必決定了。」

凌度月道：「過了一個時辰之後，就要把在下處死了。」

歐陽鳳道：「那是最後的限期，決不能拖延。」

凌度月道：「如是在下提出一些非份之求呢？」

歐陽鳳道：「我爹很器重你，也很需要你，只要你提的不太刁難，他都會答應的！」

這時，凌度月已認定歐陽鳳是參與機要的人物，由洛陽開始，她就可能知道了這個陰謀，不禁心頭火起，冷冷說道：「如是在下要你歐陽姑娘，杜夫人呢？」

歐陽鳳道：「我不是已經來了麼？而且，刻意的打扮了一番。」

凌度月道：「令尊叫妳來的？」

歐陽鳳點點頭。

凌度月道：「你丈夫也知道了。」

歐陽鳳道：「他奉了岳父之命，叫他的妻子到這裏來的。」

凌度月道：「杜天龍也算是英雄人物，想不到，他竟然這樣窩囊。」

歐陽鳳苦笑一下，道：「我們都是俗人，所以，我們的際遇和恩想，也是那樣的平凡，和庸俗，你和我們不同……」

凌度月接道：「有什麼不同？」

歐陽鳳說道：「你是超人，所以，你的一切際遇和處境，都非一般人能够比擬，你是屬於那種賓爲貴賓，敵爲大敵的人

，不論是誰想利用你，都願意付出最大代價。」

凌度月突然覺着歐陽鳳說的很有道理，不自禁的點點頭。

歐陽鳳吁一口氣，接道：「正因爲你太強了，所以，也容易折。」

凌度月道：「妳的意思，也是勸我答應了。」

歐陽鳳道：「路錯了，可以回頭再走，但命只有一條，如是死了，那就永無再翻身的機會。」

凌度月道：「唉！要我服下的藥物，會是一種什麼樣藥物呢？」

歐陽鳳道：「會要你忠誠守約，永不背叛。」

凌度月道：「如是在下一旦叛離了令尊，那就會毒發而死。」

歐陽鳳道：「不錯，你想活下去，只有一途。」

凌度月哈哈一笑，道：「我如要活下去，只有吞下那粒毒藥，然後，我就是令尊的貴賓，也是他副手，一人之下，千百人之上的人物，而且，能爲所欲爲，要她嫁出的女兒，他也毫不吝惜。」

歐陽鳳道：「凌少俠，辦大事者不拘小節。」

凌度月道：「領教，領教，看來令尊的臉厚心黑，尤過楊非子和柳鳳閣他們二人了。」

歐陽鳳道：「够了，凌少俠，你如只是想羞辱我，似乎也該滿足。」

凌度月心中暗暗忖道：「就算自己要死，也該先設法恢復功力，找找那歐陽老兒一拚死活，怎生能想出一個法子，要他解開我受制的關節穴道，給我一個反抗的機會。」

忽然間，腦際靈光一閃，冷冷說道：「歐陽姑娘來此的用心，可是抱着進入地獄的精神而來麼？」

歐陽鳳點點頭。

（未完）

古代奇人錄

象數學者——康節先生

·金龍·

邵康節宋「先天象數」學者，生平品學兼優，嘗曰：「易中秘密窮天地，造化天機泄未然。」是故以易爲書，殊非偶然。因其精微玄妙，窺而探出先後天之殊，蓋萬物有定數，而易數則無窮，所謂先天屬已露之機，後天爲未成之兆，且天地之妙莫過一理，理明者在於學，學須窮究，難則在性，如性明達，其理昭然，彼因秉性樂於易理，卜居洛陽四十年，不問世故，其靜心靈慧，爲當時隱者冠。

元豐年間（一零七九），時歐陽修出仕京師，會聞康節之名而未識焉。適僚屬出宰郡邑，須經洛陽，歐陽公囑曰：「到洛後，可往謁邵先生，致吾慕之，而無由相見，彼若留汝，可小盤旋無妨，所得言悉報來知。」同僚兩人按時至邵處，及見，延客入室，說話終日，諄諄不休，二人聽不能解。赴任後，將情錄呈於公，公能解其半，其能解者後果驗，則兩人一爲太常博士，一則未幾病死。

某次，先生午睡於廊，有鼠走其前，先生以瓦枕投擊之，鼠走而枕破，覺中有字，取視之字云：「此枕賣與賢人康節，某年某月某日，擊鼠枕破。」先生見字訝之，乃出查造枕陶人，陶者曰：「昔一人手執周易憩坐，舉枕爲書，諒爲此老所筆，今不來久矣，但能識其家。」言畢，偕先生往訪，及至，已不在矣，室中遺一書，謂家人曰：「某年某月某日，有秀士至吾家，此書可授之，能終吾身後事也。」家人取書與先生，接書揖別，閱之，乃易文訣例，及閱竟，推例演數，至再磨研，心竅大啓。一日，出庭前觀梅，中有兩雀相鬥，先生觸機，依書布算，測得次曉有鄰女折梅花，而墮傷其股，後果驗，之後世人相傳曰「梅花數」。自是先生之易精理明，偶有舉例，布算均獲驗。繼則揣磨辨色辨聲，則能知其奧。聞鷄鳴，察其聲知其必烹。聽牛鳴，因其韻察其將殺。見少年有喜色，卜其有幣聘之喜。老人有憂色，知其有食魚之疾。正所謂其聲其色爲先天，布算獲眞爲後天。某日，置一椅以推算坐齡，而後自書於椅底云：「某年某月某日，有仙客坐破此椅。」及期至，果有道人來訪，匆促間坐椅破裂，道人愧赧，先生曰：「物之成毀亦有數，不足介也。」遂舉椅下所書以示道人，道人愕然，飄拂而出，將送行，已不見矣。此爲知算之妙，神鬼難逃，而次於人乎。

先生茅屋築山林，嘗以字義使人斷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時進士晁補仁解曰：「陰能順陽，陽不順陰，水受火蒸而沸，火爲水沃而滅。」其解難稱其義。繼而朝野諸儒，舉出漢班固「白虎通」五行篇有云：「有濕水無寒火，而湯泉則有之。」又舉西京雜記載：「水主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燄，然卽寒火也。」其義解通。（按抱卜子曰：「澥中有蕭丘，自能生寒火，但春起冬藏。」）

邵康節本名雍，宋范陽人，字堯夫，習數於北海李子才座下，精文王所著易理爲後天，而伏羲所著者爲先天，乃作先天卦位圖。仁宗屢召授給不赴，讀書蘇門山百泉上，名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稱爲百源學派，卒諡：「康節」，後人多以康節先生稱之。著有觀物篇，漁樵問答，伊川擊壤集，皇極經等書。

係好D嘅！
新電視
權威性電視娛樂週刊
電視新聞
着着領先
全港家庭最受歡迎之電視刊物
期期精彩
電視彈讚·最具權威·不偏不倚
藝員近況·詳盡報導·應有盡有
逢星期四上午出版·各大報攤均有代售



寧神固腎

註冊商標

紫金丹

主治症狀　風濕骨痛　神經衰弱　貧血頭暈
記憶衰退　用腦過度　工作過勞　夜睡不寧
怔忡心跳　畏寒失眠　耳鳴目眩　腰酸腿軟
中氣不足　機能衰退　陰虛盜汗　夜多小便

主要中藥　麗參　鹿茸　鹿尾把　西歸頭
玉桂　杜仲　黃耆　三鞭　冬虫草　珍珠末
附子　茯神　蟾酥　蠶蛾　熟地黃　酸棗仁

商場如戰場，增一分精神，則增一分事業；情場亦如戰場，增一分體力，則增一分享受。紫金丹爲名貴中葯提煉，葯性王道，無不良之副作用，能使痿靡的精神重振，衰弱的體格健康。此後容光煥發，智力高超，無論商場與情場，春風得意、無往不利

永安公司 總批發

港九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H-445643

分　銷：澳門全昌大藥房　澳門板樟堂街八號地下☎7969